

阮啸仙文集



目 录

洪秀全论(一九一六年).....	1
黄种白种之智力论(一九一七年).....	3
我对于筹办各县自治的忠告(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5
改造日记(节录)(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	8
一个奋斗的女子(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46
青年创造环境的工具(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八日).....	55
青年自觉(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59
社会主义与军人(一九二二年三月七日).....	61
“五一”运动略史(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	64
致施存统的五封信(一九二三年五——七月).....	71
致邓中夏、卜世畸的三封信(一九二三年九月).....	76
复陈独秀信(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80
给团中央的七个报告(一九二三年十月).....	83
复刘仁静信(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	97
致刘仁静、林育南信(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	99
致刘仁静信(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102
致刘仁静、恽代英的两封信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月十日).....	105

在广东新学生社成立半周年纪念会上的开会词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10
给团中央局的三个报告(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月)	112
致刘仁静信(一九二四年三月八日)	119
一年来之团粤区(一九二四年四月四日)	121
致邓中夏的两封信(一九二四年五月六日、六月一日)	133
团粤区委报告(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二日)	135
致林育南信(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	138
致刘仁静、卜世畸信(一九二四年七月)	139
致林育南信(一九二四年八月九日)	140
给团中央的两个报告(一九二四年十月五日、十月二十七日)	141
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二十三次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149
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及提案(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150
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宣言(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164
广东农民运动之现势(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	168
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七十二次大会的报告	
(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	172
一年来广东农民运动经过(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	175
高要地主民团围攻农民协会残杀农民事件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180
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欢迎省港罢工工友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201
高要地主民团屠杀农民之经过(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205
国民党与农民协会(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212
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之经过(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	217

两张农会章程拿在劣绅手里就值得三十五块钱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	235
我们怎样纪念孙总理(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	236
敬告德庆和紫金的农友(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240
给杨道融、郭金阶的复信(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244
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246
广东省农民一年来之奋斗报告大纲(一九二六年五月)	251
第一章 广东省农民协会未成立前之奋斗	251
第二章 广东省农民协会之成立	257
第三章 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后之奋斗	258
第四章 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及第二次全省 大会	263
附：农界死难烈士统计表	265
廖仲恺先生殉难一周年纪念与农民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五日)	267
全国农民运动形势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九日)	277
中国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	299
一、农民在社会上的地位	299
二、农人与工人阶级	301
三、中国农民问题	302
四、全国农民运动形势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	304
五、方法和策略	304
仁化报告(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	316
仁化报告第五号(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	323
组织地方暴动的意义(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328

农民要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一九三〇年四月九日)	331
“五一”与农民(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六日)	334
地方暴动与帝国主义(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九日)	337
反对富农(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九日)	339
组织地方暴动的主要工作路线(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343
由苏维埃区域到全国苏维埃(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345
怎样来反对富农(一九三〇年五月七日)	347
苏维埃政权的特点(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七日)	349
致阮镜波信(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353
致阮乃纲的两封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六月十六日)	356
武断欺骗和虚伪的傀儡(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	360
把“节省每一个钱，为着战争，争取前线上的胜利”	
提到福建省苏面前(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三日)	369
给林匡、刘英的命令(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	371
附录：	
阮啸仙同志生平年表	林水先 刘林松 372
编后记	386

洪秀全论

(一九一六年)

当专制淫威之朝，政治紊乱，生民涂炭，而能揭竿起义，以保全同胞为职志，成为拨乱反正之明太祖，败为身死族灭之洪秀全，虽幸不幸殊焉，而感愤蓄志一也。

余观秀全，固人杰也。何杰乎？清入主中原，据天下为一家所私有，亲戚权贵，守要害之区，吾人受牛马之鞭，将达百年。迨宣宗之世，搜括益酷烈，政事益腐败，鸦片之战，丧失国威，瓜分之议，纷至踏来，亡国灭种之祸，愈喝愈高。当此，有能弯弓而报怨者乎？无有也。有能拯民于水火者乎？不闻也。且野蛮政府摧抑忠良，任用宵小，国事莫为，民心失望。秀全以渺小之身，本救民之志，兴兵除暴乱，起金田，夺永安州，出湖南，入武昌，沿江东下，取金陵而都之，所下六百城，势莫能当，响应遍于全国，使清之君臣，食不甘味，寝处不安，岂苟焉而已耶。

或谓秀全不仁不智，破坏之术则有余，建设之才则不足，不学无术，流寇之流亚也。噫！此特自事论人耳，明太祖之起也，不过一牧奴，才能不及中人，然登高一呼，四海响应，卒

能扫除群丑，统一天下。使当日秀全克成其志，安知非一代英雄之主，而与明太祖并称之哉。然则秀全之不成，会清祚之不当终耳，岂秀全有必亡之道乎？故凡訾秀全者，类以成败论，不足以服英雄之心也。

呜呼，秀全特瓮牖绳枢之子，非有陶朱倚顿之富；且满清之天下，非小弱也，兵甲非不多也。秀全不自揣其卑陋，崛起草茅之中，以与满清抗衡，东南半壁垂手而得。虽古豪杰，不是过也。身虽陷没，彼观其意，以为天下之一士一民，方受暴君之束缚，不得自由，无日不以抵排异己，保全种族为前提。事虽未就，其所摧败，功亦足暴于天下，而激于后世矣。当将星将殒之日，安知不欲后人克成其未竟之志也？而幸也，共和之复见于今也，脱羁绊而还自然。饮水思源，谁为为之，而孰令致之耶？骅骝开道，作革命之先河，微秀全其谁与归！呜呼，岂非人杰哉！

黄种白种之智力论

(一九一七年)

或问于余曰：地球各国，如星罗棋布，有所谓黄种、白种、黑种及红色、棕色诸种，今仅见黄、白二种之角逐，则红、黑、棕诸种之衰颓无论已。然而黄、白两种又乌乎强？余曰：白种强，黄种则否也。或曰：凡国家之强弱，皆视其种族智力之优劣，黄种之弱，其智力不如白种乎？曰：不然。彼人也，我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何有低昂之分哉？所患者，自满自足，不能振刷，遂使日形退化，而莫可与人并驾矣。彼夫白种之强者，凡重要之事物，皆善取成法而讲求变通也。中国之弱者，徒泥守成法，而不知进步也。

学术也，商业也，军械也，三者强国之本也。我国中古之世，后唐明宗时，有冯道、李遇者，发明印刷之法，以刻书籍，其后由巴比伦传欧洲，西人益推广而扩充之，遂有今日学术之发达。是黄种创之，白种师之也。上古之世，有黄帝者阐发指南针之术，以示四方，厥后自阿拉伯流入欧洲，西人明其理，以作航海之用，然后有今日商业之繁盛。是又黄种创

之，白种师之也。隋炀帝之时，则有火药之发明，为今日枪炮之利用，英人效法，自为制造，又岂非黄种创之，白种师之耶？准是以观，我国既能创造，其智力岂在白种下哉。

呜呼，黄种先人创之，欧人因之。黄种先人创之，而后人不知进取焉；欧之因之，而日益求精焉，无怪彼强而我弱，彼富而我贫也。使吾人既能创造，更取欧洲成法而讲求焉，安知其不强且富哉？在我之自为而已。若必谓黄种、白种智力之有优劣，则吾未之敢信。

我对于筹办各县自治的忠告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五四运动，提倡平民主义，打破军阀制度。那时全国学生响应，就一唱百和，振聋发聩，中国的明星就快要出现了。从那个大大的示威运动的冲动，一个一个发觉起来，无论商工农士，都要出来争人格，谋自由，监督政府，干预政治，共和国才有生气。这一回看是一大有价值的变动了。

在这个新潮怒放当中，我们广东，受了岑、陆、莫的军阀所支配，还不得认真改革。争省长又不得达目的，学生被摧残，也不得伸冤。虽是我们有偌大的宏愿，无权无勇，都要压迫于武力底下，没有一些儿振作。现在孽障已开，粤人治粤的目的，亦已经达到，现在并有人提倡各县自治，来实行民治，所以我们欢喜的了不得。

但是，我们要明白一层，粤人治粤，不是少数粤人治粤，不是这一个粤人来治那一个粤人，这就是各县自治的起点了。各县自治，就是地方自治，就是各人自治各人；不是自治地方，不是官绅包办，假借名目的自治。要处自有的地位，没处被动的地位。虽说是从事实上，始初不免鼓吹和宣传，都要明

白群众的心理，和了解群众的事业。没有一毫自私自利的心存乎其问。首先要明白自治是什么？做什么自治？从自治目的上，根本上，研究研究。

若是徒说某人治某，唱得好听，自治自治，闹个不了，不明白了解，彻底觉悟，人人怀着升官发财的念头，自私自利的野心，不从根本上解决，目的上做工夫，虽说是十年百年，恐没有成功，还恐愈弄愈糟了。

现在自治运动已积极进行，要求自治的声浪，越唱越高。一县一县的，渐渐起来。但在这个重大问题，大家是否彻底运动？要求的人是否一个觉悟的人？是不是抱着自治运动的目的，和根本上的解决而来呢？还是有其别的野心呢？我不能不怀疑。

昨天早上，在报纸上发表一件新闻：“新会筹办自治之内幕”。我不是新会人，不知其中的底细。但我相信未必无其事。其内容说：“新会筹办自治初始，系由商棍某某劣绅某某假借自治自卫美名，为经营私人私利诡计，暗里筹划……，彼等乘机运动……来省……私请三数人在东亚宴饮，……新会同乡全未预闻，……冒称代表全体分谒总裁……及在新会明伦堂会议，如此如彼，这样，那样，什么秩序大乱，什么大动公愤。”我不知某某是否商棍，某某是否劣绅。但是三数人宴饮，便可称全体代表。已是全体代表主席，还要大动公愤。真是儿戏得很。自治运动的目的是这样吗？自治的根本是这样吗？我恐不独新会是这样，还有其余的县也是这样呢？我们从现在社会中观察起来，不是土豪得势，就是劣绅摆弄。想明眼人都看得到的。俟这样做法，在今群众运动当中，人民俟醒未醒之间，争权夺利，就会惹起械斗，自治还是自祸自杀。所以，我为着自

治前途，抱莫大悲观。

我很希望各县明达之士，在群众未有明白以前，要良心上主张，把自治运动的目的，鼓吹宣传至群众心理上。然后从根本上研究研究，和全体人民来实行。遇有土豪、劣绅，敢从中播弄，我们要惩戒他，不使他破坏群众的事业。我为着求学时代，知识又很饥荒。自治的办法是怎样？没得空和大家谈谈，俟有机会然后请教请教。现在只把我的筹办各县自治底忠告写上，还请记者先生批评批评。

（载一九二一年二月二日《广东群报》，署名：瑞宗）

改造日记(节录)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

引 子

我们青年，处在现在的环境，不消说的，不满意到万分，就想马上来改造它，来适应人生的需求，来达到我们的满意。改造！改造！是时刻不容缓的了。

但社会的组织，很是复杂，纵横交错，千头万绪，问题百出，我们不能笼统，随便扯来讲的。改造的问题，要从片段做起，从零碎的攻击，打破一面，还有一面，层层打进去，才能下总攻击的命令，然后才能完全改造起来。若是我们拿着“夸大狂”的说话，动不动从大处落墨，要是皮毛的工夫，整好这个门面，而内容的纵横的组织，不能一一的整理起来的，改造问题算不得竟却全功。

教育事业的腐败，学校的环境不良，其接触最近，反应最多，受痛最深的，就是我们青年的学生。改造学校问题，就是我们学生的责任。至若最接近，成为切肤之痛底学校问题，都不能改造起来，“我躬不阅，遑恤其他，”别要讲其他的了。我

们是工业学生，处最接近的工校，觉得学校的组织不良，要使我们时常来挨痛受苦，精神上很是不快，那么，就马上拿了改造问题，来改造我们最接近，和不满意底工校了。

改造工业这个问题，当时在社会上，确是闹得很大，全体的退学底大牺牲，也闹出来了。想略加注意教育事业的人，都承认是问题的了。我们是问题当中的发酵者，混在这个幕内，也许有很难的地方，为我们改造的程途底恶魔，所以我们从这个当儿，得了许多经验，知道许多内容，觉得这个社会，是尘障的东西，光怪陆离，令人莫名其妙。也许打破我们从前的一种崇拜大人先生的观念，知道他们通通是假的，而我们改造的心，也从此坚决了，也预备来牺牲了。我们在工业改造的途程，是有流泪流血的色彩，为途程的点染，这就是我们牺牲和奋斗的精神。

现在工艺局取消了，工校是独立了，经费也有扩充的希望，校长也能得个工业人材，工校算是从根本改造过。但是我们回顾以往，处这现在，希望将来，对于工校，对于社会，要怎样的从新建设，来成就了新环境呢？所以我们不能不将这次“工业改造”的日记，从头至尾，一五一十的登记出来，为我们回顾已往，处这现在，希望将来的一面很好的镜子，也许有可纪的事实的。

唉！我们现在虽算是做了改造的工夫，但是能够建设不能，还望继起的人，肯照这面镜子不肯——工业改造日记。现在已将这日记，赤裸裸的写出来，很望阅者诸君来批评指教。

一九二一·一〇·一〇。

四月十二日

是晚七时，特开全体大会，讨论整顿校问题。事缘本校自高剑父接任校长以来，已经数月，校务废弛，毫无设施，全体同学，以失学堪虞，特提出大会讨论，以求整顿之方。即由各班同学，提出各该班缺乏事项，向校长要求，并请高校长出席答复。高校长当时，亦承认学生要求为正当，对于提出各整顿条件，亦认为可行，当即向众宣言，轻而易举之事，限三日举行，稍为繁难者，则于一星期后行之。全体同学，以已得完满之答复，惟有静候实行而已，即宣告散会。

四月十八日

全体大会，继续讨论校务整顿问题。全体同学，以日前高校长已即席答复，整顿校务，乃迄今数日，多不在校，对于经已承认之条件，事无大小，毫无实行，恐长此敷衍，于学业前途，诸多妨碍，特经详细讨论，议决：

- 一、上书广东教育委员会，请愿设法整顿。
- 二、上书省长，请愿撤换校长。
- 三、请高校长自行辞职。

以上三端，由大会通过，同时进行，并由各委员会主任执行。

附：上教育委员会书

为呈请整顿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以宏造就事。窃敝校

附设广东工艺局内，由黄前校长莫京先生开办，事属草创，对于各种设备，俱形缺乏。去年陈省长率师返粤，即委高仑先生来长斯校，金谓从此必有刷新之望。乃数月以来，因循苟且，振作毫无。生等深惟实业前途是惧，不敢自安缄默，以为校务之不振，其故有三：一因经费困难，不足以资整顿也；二因办事因循，不足以言整顿也；三因敝校附设工艺局内，事涉纷歧，易滋弊窦，更不易于整顿也。

查敝校与工艺局名目虽不相同，而办事人员及各种经费甚为混淆，故作弊者，每资以为利藪。盖局校经费共六千五百余元，大概可分为教育、营业、行政三部分经费，除行政、营业两部分，经费共三千余元，为工艺局之经常费外，只余三千元度为工业学校之经常费，除供校内职教员薪金与学生工场实习费及膳费之用外，实无余力以资整顿。现计敝校应整顿之点，约有数端：

(一)学生实习工场各种器械与试验器械及理化仪器，宜速设备也。现在各科学生，工场实习，向赖工艺局内原有工场。然原有工场，对于学校所应需者，多付阙如。况原有工场内，各种器械，久既腐败，又多缺乏，不足以供实习之用。至于理化仪器及各种试验机械，则更属无有。此在工场及讲授方面，宜增设者一也。

(二)宜增设建筑、瓷窑等科以广育工业人才。建筑、瓷窑等工业在广东甚为发达，乃粤人殊少研究，坐令腐败，不加改良，至为可惜。况此等工业，对于现在社会，最需要之土木及电气两科，实不足以供社会之要求。此宜增设者也。

(三)各科宜每年继续招生，以推广职业教育也。敝校自民国七年开办，至去年乃再招生一次，实于学级上，诸多障碍，

非所以推广职业教育之道。此后请增加经费，自本年暑假起，每年招生一次，则作育既多，真才易得。此宜注意者三也。

(四)宜增设讲堂及宿舍也。敝校离城既远，学生势不能在外寄宿。然现有宿舍及讲堂尚不敷，现时每借取工艺局旧日无用之工场，或破坏之处所，暂为敷衍，若更招班，实不能容。此宜注意者四也。

(五)请撤换校长及设法取消工艺局，以资整顿工校也。上述四端，对于廓充方面，大略如是。至于办事人员，生等雅不欲有所论列。但利害所关，实有不能自己者。敝校附设于工艺局内，局长兼任校长职务，而工艺局为含有政治意味的机关，政客官僚，动思染指，难得真正之工业人才办理校务。切欲整顿工校，非撤消工艺局不可，如此方可得真正之工业人才为本校校长，庶有整顿及扩充之希望。否则政府虽欲整顿工校，其如办事者之因循苟且何，况现任校长高剑父先生，乃一画学名家，以之为美术学校校长则可，苟不早加撤换，敝校真无整顿之可言。至于工艺局开办多年毫无成绩，而行政及营业两方面，每月经费乃至三千余元，实为虚糜公费之机关。既无存在之余地，而又以局校相联之故，妨碍校务之进行。曷若以此有用之巨款，拨归工业学校，以为扩充之用。此对于校长及工艺局问题宜一并注意者五也。

以上所举五者，生等认为与敝校前途至关重大，用取沥情陈明，务请体察实情，早日解决。不胜仰望之至。此上教育委员会诸先生公鉴

附：上省长书

为呈请撤消广东工艺局，以整顿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

务期名实兼收，以宏造就，而资改良实业事。

窃查广东工艺局，开办多年，毫无成绩，未见有如何发明，徒见其岁糜巨费，豢养一般无聊政客，为政府位置私人计耳。前黄莫京先生任局长时，深悉前时腐败，始就局内创设工业学校，为作育人才之计。然而局校相联，局长兼任校长职务，事涉分歧，苟不得人，易滋弊窦，于今为著，卒使全省独一无二之工业学校，腐败至于此极，此固非创办者所能预料。生等目睹现在情形，思维再四，以为非撤消工艺局，则工业学校将长受其累，无整顿之可言。谨将今昔情形，及其所以致此之由，为我省长陈其梗概，幸垂察焉。

一、关于工艺局者。案工艺局与工业学校，名目虽各不同，而办事人员及各种经费，诸多混淆：内分行政、营业、教育三部办事，每月经常费，共六千五百余元，除教育经费三千余元为工业学校正当支销外，其余行政方面，每月经常费约二千元，一班职员薪金，及分销所之支销属之；营业方面，经常费一千二百元，机械、织染两厂之支销属之。此三项中，实以营业部每月之一千二百元为最可怪异，平常之营业，除开始一次出费外，即无赢利，亦宜出入相抵，从不闻月有千二百元之补助。而营业不发达者，在黄前局长任内，机械厂有工匠五十余人，艺徒廿人，染织厂有女工百余人，染工数人，艺徒廿人。虽各种制造品，不甚畅销，然亦可出入相抵，惠及一班贫民。今则借经费困难，极端收缩，机械厂工匠，仅用数人，原有工头一名，亦既裁去，由工师兼任，不另支薪；染织厂则仅用染工二三人，女工十余人，月来虽亦招收艺徒三十名，然亦无教授，与前相差已远，而营业补助费，每月报销如故，职员之领薪如故，每月支销三千余元之巨，竟无成绩可睹，可惜

孰甚。此就工艺局本身言之，不可不撤消者一也。

二、关于工业学校者。本校创立之始，各种计划及各科分配，皆由各科主任编订完备。徒因当时桂人用事，诸多掣肘，以致经费不足，工场实习及理化各种仪器，俱形缺乏。及后由省议会通过，加征花筵捐扩充工艺局案，黄前校长以财政厅欠发校款之故，始为一时权宜之计，暂将该项借支，作为工业学校经费，预定四班，每月实习费六百元。及高校长继任后，在去年下学期的中，化学科二年班完全停止实习，染织科二年班则漂白实可而已，染与织均已停止。机械科现有之机器，亦不足供学生实习之用，即如手打磨、木工、铸工所用各种器具，皆不齐备，即有之，亦多由黄前校长所买，为时既久，业已破坏不堪。数由各科班长面请高校长维持，则云经费困难，诸多推诿，复由学生大会提出种种整顿条件，亦只得口头之承应，并未见诸实行。但未知月月报销之实习费六百元，归于何用？举凡教员学生，有欲为本校图整顿者，率多束缚，实因工艺局为含有政治意味的机关，政客官僚动思染指。观以前历任局长，皆为政客官僚，鲜得一有工业专门学识经验之人，可为明证。夫以毫无工业学识经验之人，因工艺局之故，使之为工校校长作种种之设施，曷其有济，纵不为公款计，宁不为一班青年计耶。此就工业学校言之不可不撤消者二也。

基此两种理由，与其徒有工艺局之虚名，而虚糜公费，毫无补益，不如裁撤工艺局，以整顿工业学校，而收一举两得之效。生等学于工业利害攸关，用敢缕述情形呈钧听，请即裁撤工艺局，将工艺局原有工厂设备拨归工业学校，以为学生实习及社会试验物之用；将工艺局经费拨归工业学校，以为购置理化仪器、工场实习各种器具，及扩充班数经费。是否有当，

出自钧裁。伏祈谅鉴。谨呈

陈炯明省长

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校友会委员会主任丘鉴志、
周其鉴、刘尔崧、阮熙朝、黄兴发、郭宗岳、欧邦
宁、陈扬泰、李骥寰、郑传蕙、张善铭等全体学生
谨上

一〇年四月十九日

四月廿一日

致报界公会书

是日因广州有少数报纸，登载本校起风潮之新闻，内容类是诬蔑之语，全体同学，以其失实过当，特致书报界公会更正。

某报编辑先生：

今天我们看见贵报登着一段“工业学校起风潮”底新闻，里面所载的全和事实不对，还是很疵谬，难保没有人为私人底饭碗和感情来故意造这些谣言。我们除追究那投稿人和他严重交涉外，为真理、正义、名誉上，我们不能不郑重声明。

那段新闻开首便说：“工业学校学生某州籍贯居八九”。这一层已经大谬特谬的了。我们学校旧生，是由各县招一百五十人，省城招五十人，合拢来的；至于新生呢？虽是完全在省招考，但是各县来的也很多，至今还是方言各别，可一而知知的，怎么能说是某州籍居八九？究竟某州是那一州呢？

其次是说：“近闻有人欲利用府界问题，图获校长一席，屡次鼓动学生与校长为难。”这一层更疵谬得很。学校是公开

的，有什么府界县界底臭名词，想是投稿人底心里底私界罢了。况且现在学校还做不到校长由学生公推地步。就有甚人想利用府界，也弄不到校长问题去。而且所谓有人是那个人？屡次鼓动有什么证据？这事太诬蔑我们学生底人格了。这一定要查出起诉他，赔偿名誉的。

再次说：“前经推举某籍学生赴省署要求撤换校长无效，昨日复集会，胁迫排队到省署请愿，有多数学生反对此举，不肯加入前往……。”这一层我看他更是可笑又是可怜。既说是推举，便是大众的同意，分什么某籍不某籍？况当日请愿，是由校友会各委员主任全体去的，各县的人都有，又岂能指定说是某籍？底敢武断，至他说集会，便是一种征求全体意思底手续，怎又有所谓胁迫呢？既是胁迫，断没有少数人能胁迫到多数人的，怎下文又说多数人不肯加入呢？这不多是自相矛盾的么？这不是凭空结撰的么？

这些与事实完全不对的很疵谬的谣言，本来没有一驳的价值。但是贵报已经登载出来，恐怕淆乱社会底观听，有碍敝校和贵报底名誉，所以不能不大加驳斥。贵报如果没有为私人底饭碗和感情底作用，请将这封信完完全全底登载出来，更正今天底谬误，这是我们工业学校全体学生所最盼望的，感激的。

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全体学生叩

四月二十一日发

四月廿二日

发表宣言书，声明此次读书运动之理由，表示自动之精神，坚决之态度。

附：工业学生整顿校务之大会议

广州各报登载增步工业学校学生，因校长办理腐败，遂于日前呈请省长及教育委员会撤换，并于星期二全体列队请愿从速办理。经由教育委员会，于星期三，派员前往调查，惟其中有少数学生(美术科之萧永存、钟福佑等十数人)甘受运动，于昨前两日，向各报捏造谣言，并欲以少数人意见，假借全体名义，向各方面运动，希图破坏多数人的“读书运动”，以保存高仑个人饭碗；遂致大动公愤，昨晚全体学生，特开大会讨论，对待办法，表决两事：(一)先由各班班长警告各败群者，乃仍不改过，则再定办法，(二)发表宣言书。

四月廿四日

于本日派代表呈请愿书于教育委员会及省署。

上教育委员会第二次请愿书

为呈请早日撤换高仑校长职务，以资整顿，而安学业事，窃生等前以敝校腐败情形，呈请撤换校长，及废除工艺局等由，业蒙派员查明在案，并蒙委员长面谕，于一星期内解决人的问题。生等奉闻之下，不胜雀跃，以为解决有期，从此可以安心学业。徒以高氏怙恶不悛，日出其卑劣手段，威吓利诱，以金钱收买美术科少数学生向各方面肆行运动，以为保存个人位置之计，其寡廉鲜耻，实为教育界所不齿。生等为个人学业计，为工业前途计，亦安能忍此卑劣之徒，滥竽充任。

委员会为全省教育独立机关，既负整顿之责，复执罢免之

权，而又洞悉敝校之腐败情形，何疑何嫌，至今莫决。生等愚鲁，以为整顿校务之方，实以人的问题为关键。若任此卑劣之徒仍尸厥位，则敝校实无解决之可言。用特再行请愿，即日撤换高仑职务，以免生等二百余人长受此精神上之痛苦，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上 委员会诸先生

工业学校校友会委员会主任丘鉴志等十一人暨全体同学……二百余人同上

上省长第二次请愿书

为请愿即行撤换现任校长高仑职务，以整顿工业学校事，窃生等曾于本月某日，以资格不符，搁置校务，破坏学制，贪劣无状等由，请愿撤消高校长，并派代表谒见，当蒙派古政务厅长延见，并蒙俯允早日解决。但至今数日，未见若何表示。生等当求学时代，自应以时间为生命，诚不忍任工业学校之长此敷衍，牺牲至宝贵之光阴，用特再行请愿钧座，请即行撤消高仑校长职务，另拣真正工业人才充当，庶工业学校，方有整顿之希望。群情仰望，伫候钧示，谨上

陈省长钧鉴 工业学校全体学生谨叩

四月廿五日

工业学生反对校长之真相

广州各报登载云：增步甲种工业学校，自反对校长办理腐败之风潮发生后，颇惹起社会上之注目。记者特向各方面切实调查，始悉此中真相。兹特将其起因及视学员调查之报告录出，以飨阅者。

查该校学生素具自动精神，自前年五四运动以后，对于各种正当群众运动，莫不参与其间。此次风潮，诚以该校长办事因循敷衍，有以酿成之。盖该校为工业学校，首重工场实习与各种试验。高校长自接任后，对于工场实习各种器具，多付缺如，以致染织、化学两本科停止实习至数月之久，即机械科各种器具亦多缺乏及破烂，至理化仪器及各试验器械，则无一件之设备，故该校学生对于讲授及实习，皆已身受其苦。月前曾由学生全体请求校长整顿，只得口头上之允许，至今月余，亦毫无实行。适教育委员会通令各校报告各该校缺憾情形，该校长仍置诸弗理，遂致惹大多数学生群起反对，此该校风潮之起因也。至其进行情形，各报已有登载。迨前星期三教育委员会特派视学员马文车等前往调查，闻马君等报告，已认定学生之要求为正当，自应依照所要求之点办理。但高校长仍不欲即行去位，乃以金钱收买美术科少数学生（萧永存、钟福佑等十余人），且向各方面运动，以达保存个人地位。而大多数学生意思，金以为非排去高氏，则该校永无振刷之希望。经已决定无论如何，亦坚持到底，并闻已表决一面致书高氏请其自行引退，一面再行分头上书省署及委员会请愿，选派有工业学识之人接替，以免荒废学业云。

四月廿七日

一、第三次上省长书

二、快邮代电：

工业校长高剑父刺伤学生之骇闻

本校校长高剑父，自被学生反对后，屡次运动美术科学生

萧永存、钟福佑、张启昆等十余人四出运动，布散谣言，以冀淆乱社会观听，保存自己地位。经由各报次第揭破，昨日复嗾使美术科学生张启昆等出首，假造工业学校维持会名义，在南中、广东、七十二行等报，登载“工业学生之又一宣言”一则。全体同学见此无稽之宣言，遂群起质问，张启昆理屈词穷，承认系十数人之所为。后由全体大会请张等出席答复。殊张因日前有病，一时又被良心的制裁，精神上遂觉非常痛苦，不能出席，只指出由钟福佑等十余人答复。殊钟等出席，不但不将理由说明，反口出恶言。后由主席秉承公意，严厉质问，着令更正，并劝告此后毋得再作此破坏团体之行为。钟等即拍案退席。当时会场纠察员上前依法制止，请钟等回来明白答复。乃钟等得高剑父意旨有恃无恐，不由分说，竟敢肆其野蛮手段，向纠察员拳脚交加，被伤数人，遂致激成众怒。斯时会场秩序大乱，互有损伤。高剑父适在楼上校长室，跳跃而出，大声喝打。全体同学以校长如此蛮横，怂恿败群学生，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即派代表向前质问。乃高剑父不问情由，突出剑仔向学生代表乱刺，当场刺伤学生黄振新、白铎政、黎沛霖三人，均伤在脉门。在中，黄君受伤最重，恐有性命之虞（以上三君伤势经由中法医院西医生验明有据）。似此草菅人命，仇视学生，尚复成何体统。学生等目击心伤，五中俱裂，不图求学，竟乃得祸。除一面向法庭起诉，一面向省署及教育委员会请愿撤换惩办外，尚望我父老兄弟诸姑姊妹主持公论，尽力赞助。区区苦衷，惟祈谅解。

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全体学生泣告

五月三日

一、拒绝高氏回校办法：

- (1) 发传单宣言其罪状不为承认其为校长。
- (2) 致函高氏限期辞职。

二、对于新任校务主任麦棠借词组织校务委员会为高氏出脱之应付法：

- (1) 请麦棠出席质问一切。
- (2) 发表校务委员会黑幕俾众周知。

三、关于此后请愿事应如何办理：

- (1) 关于重大事件全体请愿。
- (2) 稟呈仍用原日各委员会主任十一人署名办事则举后备代表二十人与各部主任轮值行之。
- (3) 择日全体请愿同时派发传单。
- (4) 质问《晨报》。

附：发刊《劳动号》纪念劳动神圣

广州各报登载云，增步甲种工业学校学生，自请愿教育委员会整顿后，经已得允许，该校学生非常欢喜。惟校长问题，自日前高仑刺伤学生后，各生以高氏不独失去校长之资格，且绝无人道，故无论如何，绝对不能承认高氏为校长，闻已决定坚持到底，高氏不去，运动断不停止。至对于被伤者，闻已延请律师向法庭起诉，并闻教育委员会已派视学员区华清在校维持。学生方面亦谨守读书运动之宗旨，照常上课，非到万不得已时，决无他种举动。前日劳动纪念节，该校学生仍排队加入

巡行，并刊发《劳动号》，另送各工团，内容颇多可观。当此风潮剧烈之时，犹能好整以暇，服务社会，不遗余力，即处一端，足见该校之精神。至外间传说种种谣言，闻为好事者所捏造云。

附：工业学校风潮之大写真

黎明社云：工业学校这一次风潮，已经闹到一没法可收拾了，将来该校的生命，能否维持或继续，实是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就目下而论，学生与校长已处于决裂情势，将来恐难并存。校长辞职抑或解散学校另招新生，实属一个疑问。以学生全体与一个校长比较，学生方面当然重要些，若因一人而解散全体，实是小题大做了。当局虽然有这个意思，恐不能操之过激。但学生反对校长，此风究不可长，无论将来校长之去留如何，其必将为首滋事的学生革除，仍属意中事。至于工艺局办理以来，可说是没有一毫成绩，每年白白花了七万余元罢，即学校亦无好结果。将来如果能够将工艺局与工业学校分离，得人而任，或有希望，决不能以一艺术家而兼工业两职。中国人才万能，于此已可概见当局用人之不慎，亦不能辞其咎。前任主要职员亦非常糊涂，如教职员薪水一事，该处经费本由加抽花捐拨充，花捐是收银毫的，而前手乃发七八成的纸币，现在各校全加二成，而该校则不然，厉阶有所由来呢。该校长现在依然不敢回校，风潮真不知所底了。

附：工业学校反对校长风潮之近讯

广州各报登载云：增步甲种工业学校校长高仑，自被学生揭出其各种劣迹后，深恐对于个人位置从此动摇，乃出其种种

手段，以为保存之计。初则以金钱运动美术科少数学生，希图破坏学生团体，继见无效，复唆使伊私人之一部分职教员假名维持校务，组织校务委员会，连日续开会议，皆不许学生参加。当未开会时，学生曾派代表要求参加，皆被拒绝。闻其表决事项，有“学生无提议权、无表决权”等字样。学生方面，以校务当以学生为主体，既名为维持校务，学生自应参加，何以连日会议，皆守秘密，至表决之“学生无提议权、无表决权”，更为不合。闻该会议完全为一部分人之主张，各科教员多未列席。故学生方面，不甚为平，闻已于昨日特开全体大会，请各职教员向众宣布，并质问何以连日会议，不许学生参加。查该校职教员与学生素来融洽，此次学生运动，各界人士多认为正当要求，该校少数职教员竟有如此举动，殊令人难解也。至于学生方面，最近之意见，则欲乘此机会，从事废除校长制运动，以冀实现年前北大运动未竟之志，而为全国之先河。闻其内容计划，拟四科中，各设主任一人，另选学生代表若干人，共同组织一校务委员会，所有校中之兴革事务，概由校务委员会开会讨论，议决施行。事果非虚，亦教育界之重要问题也。又多数学生以日前某社所发之稿，实为高氏辩护，并非真相，特具函《晨报》质问。本社以此次风潮既闹至不可收拾，诚不能为之讳，特照录原函如下：

顷阅五月二日贵报载增步工业学校风潮之真相一则，非驴非马，解人难索。据云：“据本社切实调查。”究竟从何处调查？其听高氏一面之辞乎？抑得诸全体职教员学生乎？至谓“某学务包办派欲夺该校校长一席而有之，遂鼓动该校一部分学生借词反对，务使高校长知难而退，以便扩张已派之势力，而渐次入寇高师、法政学校，其阴谋诡计，在明眼人固多能洞

见之也。”当此新潮澎湃，思想解放，万众醒觉之秋，吾侪虽下愚，颇知自爱，人格犹存，性多不昧，断不敢附和一班一面鼓吹无政府主义，一面为政党作留声机器之人，借提倡新文化为敲门砖，以鼓吹新主义出风头，自欺欺人，自杀杀人。其或先生欲扩张已派势力，拥此傀儡，死据工校，摧残教育，而渐入寇高师、法政等校，从中挑拨，含血喷人，希图反噬，却何辞以自解耶。学生等逃听下风，头目暈眩，颤颤股票，敢问先生，明眼所觑，洞见何处也？高氏赌买二三败类，四出招谣，已经大众揭破。贵社欲为高氏辩，乃谓萧等素精技击，负隅抗拒，当者披靡，写得威风凛凛，如生龙活虎，可见高氏怂恿败类，把胆拔令，昭然若揭，欲盖弥彰。先生为人可谓不为魏攸藏拙矣。况当时败类被众怨创，乃钟福佑非萧永存，何调查失实乃尔。贵社并谓“高氏出短枪”。以堂堂校长，出短枪示威学生，摧残教育莫此为甚。为自卫计耶？为杀人计耶？爱人以德，先生乃落井下石，固甚高氏之罪矣。南海县率带游击队来校干涉，谓学生包围教职员，鼓动罢课两事。究竟学生有无围困教职员，有无鼓动罢学，有本校教职员可问，教育委员会所派之视学员可查。当时已失事实，生等为学界羞，忍而不言。忆昔学生，一被殴于先施公司，一被困于省议会，再被困于东园，武人摧残，学界受辱。迄今思之，犹有余痛。贵报乃大书而特书之，将谓派警干涉，大快厥心，教育前途，何堪设想？若谁为凶徒，谁为恶煞，法律具在，无待旁人饶舌。呜呼报纸为代表舆论，主持公道之独立机关，此次高氏办学腐败，贪劣无状，事实俱在，无可讳言，乃以假事作真相，以捏造为切实，先生不暇自悲，而傍人悲之也。

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全体学生启

五月七日

一、全体请愿省长及教育委员会。

二、发表第二次宣言书，及派队巡行分发国耻纪念传单。

三、定九日函请工业界、教育界及各社团来校参观，请各界主持公道。由交际委员会委员担任招待，发言则照日前与教育委员会调查员谈话之各班代表任之，主席则由交际委员会主任充之。

四、定于九日七时半实行宣誓，以示决心。

宣誓词

此次运动，为国为校，高仑一日不去，进行一日不休，患难相扶，死生与共，有渝此盟，天人共殛。

请柬

先生大鉴，敬启者，敝校自发生风潮以来，外间多不明真相，加以奸人蛊惑，观听易淆，遂使公理莫伸，元凶狡脱，此不独学生等切肤之痛，抑亦吾粤省工业之忧。素仰先生主持说论，夙具热心，敢请大驾于下星期一（即五月九日）下午一时蒞临敝校，参观一切，借资指导，而明真因，庶学生等区区求学微诚，得大白于社会，敝校之幸，即先生之赐也，吾粤工业前途，实利赖焉。肃此，即请

公安

工业学校全体学生敬启

五月七日

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学生第二次宣言书

我们全体学生鞠躬致敬沥胆剖肝为我最公道最可敬的诸父老昆弟姊妹告：

我们工业学生，因为现任校长高仑贪劣无能，有害我们的学业，所以发起读书的运动来反对他，请愿教育当局来撤换他。不想他视工业校长为自己的东西，害怕饭碗打破，就没有饭吃，出了种种的卑劣手段——贿赂几个败群的学生，故意和大众闹气，想来迷乱社会耳目，说我们这般那般，受人利用，胡里糊涂，不堪入听的说话，想见过我们第一次宣言书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当我们发表第一次宣言书之后，他见得不能行其奸谋，又妙想天开，怂恿败群者张启昆，假造本校学生维持会的名义，来捏造事实，和我们胡混。我们就不忿气这没头脑的败群者，要向他质问。殊不知他们恃着后背有一个高仑把台，就一意和我们作对，发起牛性来，向会场纠察示威。我们为着公理，忍不住气，一时的大闹起来。但是我们闹气当中的人总要出来排解才是。那个贪劣无能的高仑，不但不排解，反从中喝打。象这样的人成什么东西呢？我们的代表向他质问理由，他来势凶凶，出白利的剑仔，向我们的代表乱刺，当场被他刺伤三位同学，伤在脉门很是要紧。他从后门逃走的时候，反出手枪恐吓追凶的同学。象这样使剑仔，出手枪，如狼似虎的人，配不配厕身教育，配不配做我们的校长呢？高仑愈出愈奇，刺伤学生逃脱之后，反在省长面前说我们的短长，说我们围困职教员，殴打校长，鼓动罢课，种种的不是。噫！我们不是梁山泊的喽罗，又不是和职教员校长有仇有冤，不过我们因为校长贪劣无能，想撤换校长得读书的希望罢了。为什么围困

职教员？殴打校长有何用呢？明明是读书运动，非到山穷水尽，也用不着罢课啊！高氏不知怎么样鬼怪，用这大题目来诬陷我们。究竟诬陷不来的。是不是围困职教员和殴打校长，总可以有事实看出来。职教员围在那里呢？学生受伤入了医院，高仑毆到那块地方呢？教育委员会所派的视学员住在校内，有没有学生罢课呢？噫，高仑这样的行为，没廉耻，没人道，人格堕落到九重地狱去了。那么：我们抱着读书运动的宗旨，精神坚毅的决心，洁白无瑕的理性，誓与高仑不两立，无论怎样寡廉鲜耻的高仑，校长地位早经破产，不但无望再入工校之门，还要赔偿伤害学生自由身体的损失。

今天是五月七日，是我们国耻的纪念日。高仑摧残教育，蔑视学生，直接为害我们，间接为害国家，我们引为了一件很羞耻的事。我们在这国耻纪念当中，有太大的感觉，所以郑重再次宣言数高仑的罪恶，雪教育界的耻。恳望我父老兄弟姊妹，扶助我们，扫除教育界的障碍物，来雪教育界的耻。

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学生启

毋忘国耻

诸君！诸君！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不是五月七日国耻纪念吗？自从民国五年到现在是第六次国耻纪念了。我们多过一次国耻纪念，多一回感想，多一番教训，应该多一点觉悟才是。我们希望诸君不特不要忘记了这个国耻，更要雪了这个国耻。因为我们徒然纪念这国耻是没有用的啊。诸君啊！如果不能雪这国耻，恐怕以后的国耻纪念还多着哩。你看什么山东三款啊，闽案啊，晖春案啊，和最近外蒙独立啊，那一件不与某国有关？那一件不是我国民的耻辱？试回想当日山东三

款，我们不是望列强替我主持公道吗？但现在是怎样？卖国条约不是推在段系身上吗？现在又是怎样？总之国耻不是徒然纪念的事，雪国耻更不是靠人的事。但问我们国民愿意有这国耻否？能够雪这国耻否？这是要我们国民自家觉悟的自家解决的啊。列强和政府既然是不可靠的了。试看我们国民的情形，又是怎么样呢？五分钟的热度过了。“五月七日毋忘国耻”的声浪沉了，什么大演讲大巡行，我们也听不到看不见了。是不是我们把国耻雪了？是不是我们把五七国耻忘了？不是。不是。国耻是未能雪的，诸君也未必就全然忘了的。不过我们不贵一时兴奋的冲动而贵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贵枝节的行为而贵根本的解决。这不是我们志气的消沉，是我们应有的觉悟。但试一观市上，我们正未可遽抱乐观。诸君，诸君！你也当见市上的劣货“堆积如山”，买劣货的人“蜂屯蚁聚”，你究竟作什么感想？难道我国商人一定要卖劣货的？我国人又一定要买劣货的吗？我敢相信我国商民不是好买卖劣货的人，因为爱国心是人人都有，国耻是人人都知的，不过我国的工业不发达，我们一面要这样的东西用，一面又不能制造这样的东西来供我们的用，那末，才“茹恨饮辱”、“任人宰割”，以求“缓死须臾”。说起来真是可以痛哭流涕的。这么说来，诸君一定会给我们驳回说：“你们不是工业学生吗？工业不兴不是你们工业生应负提倡指导的责任吗？”这是的，国家空费了无数金钱，我们虚度了几年岁月，可是没有一些贡献出来，那可不是我们误了国家，那可不是我们误了自己？但是，不是我们误了国家，也不是我们误了自己，是我们给办学的人误了，因为国家教育我们的经费给人中饱了，学科空了，实习停了，你说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学习呢？有什么可以贡献呢？唉诸君！诸君！你要不忘国

耻，你要雪国耻，你要以振兴工业为根本的挽回，你休要被我们误了国家，更要眼看着你们给人家误了。诸君，诸君！毋忘国耻，共雪国耻。

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全体学生谨告

五月九日

是早七时半，即举行宣誓，全体同学二百余人，齐集操场，首向国旗、校旗行三鞠躬礼，随由同学，每一个人，向国旗、校旗，朗读誓词一通，事毕，欢呼坚持到底三声而散。朝膳后，即预备欢迎各界来校参观。至十二时，各界联合会理事张景仁君、广东学生联合会代表张冥菴君暨各学校代表、本校前任及现任职教员、各界来宾等，国会议长林森先生亦躬与斯会。随导各界人士到各工厂等处参观，由各班代表亲自指明，何处缺憾，如何腐败，条分缕析，不遗余蕴。各界人士，均认为要求正当，事实明确，各发说言伟论，以为吾辈维持工校之贡献，至三时始散。是日并印刷本校向省长辩明书多张，分发各界人士，以备研究之用云。

我与林议长之谈话

林议长说：“我几日来，都知道贵校的风潮，闹到不得开交，非加急的设法维持不可了。我也很注意这件事。但我以为贵省的当局，总会设法来维持的。今朝接到贵校校友会请我来参观的信，我就趁这机会到来一行。这间是工业学校，在广东方面，区区只得一间，不消说是很重要的。现在整到如此地步，有不可收拾的趋势，诸君要勒马悬崖，万分的注意。”

我说：“我们这次运动，是认明为读书的运动，并非为人的问题和校长闹意气，来起无意识的风潮。我们在这里，是读书的，不是白吃饭，好象住旅馆一般。高校长入来已经数月了，对于工校，毫无整顿，置诸不闻不问之列。虽是我们学生恁般的请求，就不用我们来请愿省署和教育委员会了。但是请愿也请了好几次，请愿书里头也非说得不详细，就是教育委员会那边，也经派员调查过，都承认我们的要求是正当的。我们想想，要求已是正当，那校长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不料支持了几月，都未有明白答复我们，所以越整越坏，时刻变化点来，闹得似今日这么大的风潮，我们都未有法子了。我们的初意，以为读书目的，是很容易达到的。万不料以正当的要求，成了反比例的结果出来，这是非我们始料所及的。但是现在已闹到这田地，我们所恃以解决的当局，又不体谅我们。那么，我们为自身学业计，为学校前途计，就想请各界来主持公道，这就是今天请各界来校参观的意思。林先生！对于这么一回事，还请指教指教。”

林说：“我从参观实地所得的，从请愿书里头看出来的，和从社会各方面所听得来的，也许有明白的见解，知你们的苦衷，知你们求学切心了。我从理论上讲讲。高先生是一个美术家，是抒写天然的一派人。工业学校，是实际上的工夫，是着着实实底做去的。天然和实质，也许有不同的地方。叫自然派的人，来行实践的工夫，也许有不能满意的地方。我们中国的画家，素来不讲究的，配不起说美术两个字。从前的写生家，长起指甲，穿着拖鞋，边幅不修，长衫穿起来，执笔画一幅叫做什么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山水人物便算了事。象这样的人，只可说是(林先生说时以手划台上作沔字)美术家。我想高先生

断不至这样的腐败。我和高先生虽是革命的老友，但谈话的机会很少，我以为用自然派的人来做工业学校校长，总觉得不妥当。但是青年做事，脱不得任才使气数字，总想望着前途，爽爽快快的赶到，不知其中也许有难到的中途。你们要明白，政府中人做事，有不容许你们爽快的，越是想快，越难达到。比方你们悬一个目的，若是向直线上走去，是很易达到的，但天下事不满意的十常八九，要是中途的障碍，就不能不委曲求全，从弯曲的路上走走，所以你们要明白这一层。中国的社会，现在仍是黑暗的程途，非可以直行无碍的。我对于诸君的心理，是很明白的，很是注意这一件。如果有我发言的机会，在教育当局一方面我定去走一遭，来帮助诸君。我也想诸君对于我刚才的话注意一下子。我现在仍有别的事要做，时间到了，请诸君慢慢商量。”说毕兴辞而去。

五月十日

一、上书省长辩明此次风潮真相。

二、自行退学问题。

(1) 未退学以前，仍照日前办法，由自治委员会维持校中秩序。

(2) 如未退学以前开除同学学籍，誓不承认，退学后亦如之。

(3) 本星期日出法维持，如无结果，实行退学。

(4) 定某日开教员学生谈话会。

(5) 组织退学团。

(6) 每人自缮退学书，呈教育委员会。

(7) 退学日大举巡行，发表退学宣言书。

第五次上省长书

为下情隔睽，冤抑莫伸，特请彻底究查，以明真相事，窃生等前因校长高仑不职，曾将其种种劣迹及最近凶暴情形，再四渎陈钧署，请予撤换在案，方意安心学业，静候钧裁。乃伏读本月四日钧署布告，所言各节，多与实在情形互相悬绝。惊悉之下，骇惑莫名。生等为工业前途计，为教育前途计，为自身前途计，均不敢不辩，惟省长怜而鉴之，则不胜幸甚。窃维钧署布告有云：“业经派员查明，所控均非事实，高校长到校以来，增设美术研究科，其余各科，均有主任专责，机械科实习器具，均既继续购置，其取录插班各生不及格者，已剔作艺徒教授尚无不合，至克扣薪金一节，该校收支计算，尚未造报，岂能以悬察之辞作为实据，等语。”不知高仑对于本科各班实习器具，预科各班理化仪器，固绝无设备。即就美术别科摄影而言，仅有画镜，对于人像之摄影镜，亦付缺如，制版一门，药料亦时告匮乏，机件复损坏不堪。似此缺陷孔多，至为昭著，根本不固，何能谋及枝叶。况所谓增设研究一科，不过被学生告发后一种掩耳盗铃之智，其余各科，向有主任，然经费之权，操于校长，虽有规画，奈无实行。高仑接任以来，各主任因屡请购买实习品物不恤，引咎去职者，前后已有区克明、伍英、李敦化、王仁宇四人，此外现任之主任及实习教员，亦均有负才莫展之叹。事实俱在，正不难向各主任及教员查问也。机械实习器具久已废烂，不堪使用，学生催请十余次，不得已，然后以劣物塞责，虽一错之微，亦买旧者，不识所谓陆续购置，果为何物，工场具在，无难检视。且机械科外，尚有

织染、化学及美术别科，织染科机织实习停止至今，而化学科规定之定量分析，冶金、电气、化学三种实习，完全至今未做一样，颜料半载仅做得三色，果又有何设备？至插班各生不及格者已剔作艺徒教授一节，则更绝无其事，自高仑到任以来，艺徒久已停止上堂授课，而插班各生，更无一人剔入艺徒者，有学生出席表可稽，艺徒上厂簿可按也。教育大会议决，教员薪金加二发给，高仑自到任以来，直至本年三月，经全体教员诘问后，始行补发。至以学生膳费，则扣入私囊，此事校内尽人皆知，亦尽人可证，其收支计算，久不造报，正欲藉以弥缝。凡此数端，皆铁证确凿，稍为加察，实迹自呈。生等所举控诸端，经由教育委员会派员调查明白，即生等第三次上呈钧署，请愿书亦既言之甚详，且所举更不止此数条。惟细绎钧署布告，一似未见生等第三次请愿书者，生等求学情切，不蒙原鉴，良用恐惶，深滋骇惑。

钧署布告又云：“近据该校校长呈报，四月廿六日，学生提倡罢课。廿七日复开会议，与不肯罢课各生互相齟齬，竞起用武，职教员制止不恤，且复持物乱掷，追击校长，将校长室及庶务室窗门捣破，致殴伤教员、学监及录事、同学等数人等语。又廿七日有以该校全体学生名义发出传单，内有因高校长因学生质问突出剑仔，向代表乱刺，当场刺伤学生三人，并拔出手枪恐吓等语，复经分别确查当时真相，该传单所称高校长出枪恐吓，及刺伤学生情事，均属凭空捏造。”等语，尤深骇异。学生等是否罢课，固有出席表可查，又有教育委员会派来暂摄校务之委员可证，且有钧署所派之南海县知事调查报告可按。至同学所以间生异议，实全由高仑购买美术科学生十二人，冒签七十余人名字，发表捏无为有之宣言，致动全体公

愤，提出质问，时钟福佑等，恃有护符，反向同学示威，学生为正当防卫，致起齟齬，当时高仑不独不出而排解，且见学生代表上楼质问，不待开言，遽拔剑将学生黄振新等三人刺伤要害，乘乱脱逃，经学生追挽，复敢拔枪恐吓，此皆当日实在情形。高仑刀伤学生，则校长室之血迹，已经教育委员会委员查明，更中法、博济两医院之诊单及医案可证。生等并无持械斗殴，亦有在场教员潘子襄、袁擢英等目睹共见，讵能指为捏造。且校长如被多人追击，岂有不损一毫，而学生反伤三人者，揆之事理，实至易明。谓学生殴伤教员学监等语，更无其事，实由当时不肖学生示威，职教员上前排解，误相触撞所致，然是否伤及，是否为学生殴打，质之职教员自身，亦不承认，此已由南海县长到查后，生等已即请教育委员会委员欧华清先生查考明了，又时时可以询问者也。凡此种经过情形，生等第四次上钩署请愿书亦已详及。而钩署布告乃引传单为据，是尚未见生等第三、第四次之请愿书也，此生等所以骇感惶恐，不知所从也，亦生等所以不敢不辩者也。至钩署布告谓查高校长于学务具有经验，平日办事热心，本省长素所深悉，生等亦极知高仑平素长于美术，向来办事成绩，办事手段，久已同深钦羨，惟其工校腐败，至于此极，合计到任至今，经各科学生大小请愿购买实习器具，凡四十余次，忍耐至于半载，又经全体学生开校友大会请求自行辞职二次，高校长不特不加原谅，不自反省，且四散流言，横加诬污，是以不复能曲为之讳，迫而出此，实非始愿所安，学生等纯为求学起见。不料此志不蒙怜恤，下情睽隔，冤抑莫伸。我省长素重民治，力争宪法，爱护教育，海内同钦，已往良政，久成口碑，生等虽愚，工业实为民生所寄，想必不致任一人营私，以伤一省元气，及

掷数百学子一去不可复返，实等卞璧之光阴，至于数年之久也。是则学生等所切望于我爱护桑梓，主持正义之省长也，事不厌求详，理不防互证，迫得将睽隔情形，沥陈钧座，俾冤抑得伸，学业有赖，伏乞彻底查究，以维教育，而伸公义，实为德便。此上，

广东省长陈

甲种工业学校全体学生谨呈

五月十二日

一、对于昨日议案，今日似有转机，但仍须继续进行，以备不虞，如万不得已时，则依期实行。

二、未退学前，不得无故离校，如有事故须要出外时，当向各班班长陈明理由，给与假单，以维秩序。

三、将今日省长口头答复情形，再上书以实之，免至如从前之中变。

四、请广东教育委员会派人来校暂时维持现状。

附：甲种工业学校之近讯

广州各报登载云：增步甲种工业学校学生，自邀集各界到校参观后，对于该校实在情形，外间颇能谅解。该校学生复于昨十日到省署及教育委员会请愿，但均不得要领。各生回校后，非常愤激，遂于今早召集全体会议，议以教育当局不谅学生苦衷，学业前途已形绝望，即公决两条：（一）再作最后请愿，如仍不得圆满结果时，惟有直接行动，自行退学；（二）未退学以前，严守“闭户读书”主义，静候解决。旋于早饭后接有

省署秘书处电话，嘱派代表数人到署谈话。随即派代表某君等四人前往，由省长亲自出见，坐谈二小时之久，询问内容至为详尽。该代表等请愿两事：（一）对于经费问题，请早日取消工艺局；（二）对于校长问题，请早日另拣工业专材接替。闻省长答复，对于第一条既下令教育委员会将工艺局附属于工业学校之下，将该局经费拨归该校以为整顿之用；对于第二条，则须物色真正工业人材办理。该代表等风闻命之下，当即辞退回校报告。观此则该校风潮旬日内必有圆满解决之希望也。

五月廿三日

廿四日全体最后请愿，如无完满答复，准明日实行全体退学。

五月廿四日

组织退学团

一、组织十人团，由小团体总结大团体。

二、退学后，指定地点为总通讯处。

三、以后对于省署及教育委员会非有明确表示，无论如何决不迁就。

附：破天荒之师生话别会

广州各报登载云：增步甲种工业学校，日前经为最后的请愿，惟仍无结果。各学生回校后，即开全体大会议，议决于本星期四日，实行退学，别图进取，由各人自缮退学书呈教育委

员会，闻将退学书交由各级长汇呈者，已有二百余人之多，并于是日函请全体职教员在大课堂开师生话别会，职教员以兹事体大，到者甚众。一时开会，主席瑞宗君代表全体向职教员发言，略谓此次运动，乃为求学而起，高校长上受省长付托，下受学生责成，乃不能负责，敷衍了事，对于将来整顿改良，可无论已即现象亦不能维持下去。似此漫无能力之人，办理此校，校长地位，早已破产。而当局不谅，致校长问题迄今未能解决，兼之暗中有人以一方面之私情，把持此事，遂使此问题别生枝节，各生一腔热诚，已成绝望，伤心已极。与其容忍苟活，恋此虚有其名之工校，认此不明不白之校长，不特有碍学业，抑亦丧失人格，教育事业神圣独立，乃任人侵谮，污我高洁，计惟有牺牲一切，决然退学而已。言至痛切处，声促而短。既而化学主任梁武周，随即登台愤激发言，言时痛斥社会不良，学生惨遭打击，演成退学之举。悲惨已甚，声泪俱下。当时全场激动，放声大哭，声震屋瓦，至半点钟之久不闻人声，第闻哀泣，即傍视之工匠艺徒，亦为之垂泪，其悲哀之状，令人不忍视。最后染织科主任梅萼芳本欲登坛有所发表，亦因悲忿之余，不能成声，只在黑板上书“闻退学心惨痛”六字而已，诚可谓一字一泪也。现在教员方面仍欲设法维持，以图补救于万一。殊未知能否有效耳。

五月廿七日

- 一、朝膳后，全体同学实行离校。
- 二、发表退学宣言书。

五月廿八日

致各报辩明书

记者先生：

昨日阅贵报载工业学生退学风潮一则，内容谓一部分学生愤然离校，一部分不赞成此举者仍留校中，其不愿者，或为威挟，或为力迫，几至互殴，将校具暨同学用物肆意捣毁，各科实习室及宿舍各物，亦被毁甚多。所载各节均非事实。盖敝校此次读书运动，悉出于大多数的意见，日前议决退学，计自缮退学书者二百一十人之多，现留校者不过三四人而已。所谓威挟力迫，互殴各节，未知果何所见？至云捣毁公物各节，更属无稽之言。当日退学之时，头门有护勇检查，而宿舍各物，又有储藏室管理王松亭督率杂役点收明白，若实习室诸器械，则有工师、工匠管理，每于学生下堂后，则将室门关闭，谁得而捣毁之者？况敝校同学此次运动，原为反对高氏之腐败，以谋工校之发达，岂肯出此无意识之举动，以贻奸人口实？务望将前载各节，明白更正，以符事实为禱。此颂

箸安

工业学校退学生丘鉴志等二百余人谦叩

五月廿九日

● 我与林森先生之谈话

我们全体同学退学出来，为最后的警告当局，才下这决

心，以表示无两全的道理。但对于工校，仍想设法维持，希望回复的一日。众同学们到各处求援，大多表示同情，肯和我们设法的，但林森先生，对于我们，尤为诚恳真挚的，故特录出这篇谈话来。

廿九日早上，我和季岳君走去大沙头参议院秘书厅，想向林森先生求援。到了这里，林先生却是未来。我们俩因看壁上的时钟，才知道八点钟，时候太早些，因林先生九点钟才到秘书厅办事，习以为常的。我俩知道我们心急了！过了句把多钟，林先生到来了，我们就向林先生致意。

林先生说：“我前几天，由贵校参观回来，已和你们向贵省的当局讲了，但是未有效果的。我这里不是行政机关，对于你们这一回事，只可从言论上帮助，没有权来越俎代庖的。但是你们已然是这么的牺牲出来了，你们是另组一校来读书呢？或是想望回原校呢？依我的见解，以为设法回去原校的好，另组一校是很难的。从前震旦学校也曾闹过退学风潮，后来没转圜了，其中有一位某君，是很热心兼有毅力的，就出来提倡开办复旦学校，卒至万分危急，不能维持下去了，某君竟至投海而死，为大家而牺牲自己性命，你说可怜不可怜呢？诸君是青年时代，要预备出来担任艰巨，为社会尽力的，一人的精神有限，不可多与悲境接近，来牺牲有用的青年，至好从回去原校方面着想。现在你们和校长已走极端，且决裂起来，势不两立的。但我们细细比较一下，与其牺牲数百青年可宝贵的光阴，来迁就这个校长，虽至愚的人，也知道是不可行的。现贵省当局总有解决的方法，来马上维持的。

我说：“我们经了这次风潮，时刻变化不同，觉得社会黑幕，令人心伤至极点。我们这一回事，算是改造社会当中第一

步的牺牲，想为工校谋永久的根基，非大大的洗刷一回不可。但我们退学非一二人的事，数百青年的失学，是很可怜的。照先生刚才所说的，我们确是没有多大本领，来另组一校，不消说要从回复原校注意。现在我们好象穷途难民，心绪烦闷，没法子想，还请先生来和我们设法呵！

林先生当时满口应承，一定会和我们设法回复。我们就辞了回来。

六月十二日

为同学被开除学籍事致同学书

同学诸君均鉴：敬启者，顷据可靠消息，高仑确已向省署辞职，闻已批准，不日将有发表，惟同时被开除学籍者有丘鉴志、周其鉴、刘尔崧、阮熙朝、黄振新、姚陶馥、白铎政七君。高氏当此临去之时，犹复下此毒手，极为可恨。我同学前已宣言，誓同生死，当此事在垂成，若有少数同学被革不得回校，不独有背日前宣誓，且于此次运动之声价，亦形减色。吾辈现时惟有本我宣誓，奋发精神，贾其余勇，坚持到底，百折不挠，誓达我完满之目的，全体一致，协力进行。在未完满解决之前，幸毋单独行动，以个人私意，破坏团体，致令纯正高洁之运动，功亏一篑。至于如何解决情形，再函奉达。在省寓各同学，仍望每日到来一行，俾得共策进行，努力自爱。并祝患难相扶
死生与共

通讯处 禺山市场左侧三十四号

工业学校校友会启

六月十三日

再致同学书

同学诸君均鉴：连日派人与新校长接洽，对于丘君等回复学籍问题，严重交涉。惟新校长，仍无切实答复，只得口头上允许，俟至暑假后，然后行之。但此捕风捉影之言，时日久稽，难保无变事故发生。况七君如有回复学籍之可言，则旦暮间行之可耳，何必待至来秋。群众运动，致令少数人受害，情岂能忍，心实悲之。兹闻新校长于十三日（即本礼拜一）接任视事，布告召集回校上课，望诸君于未有具体办法之前，一致坚持，以竟前功，非得校友会上课宣言及上课通告，切勿私自回校，单独上课。此后如有何种办法，望时时示知，及时到办事处商量一切，以利进行。尤望接到此信后，即来函表示态度，是所切禱。

校友会启

六月廿一日

召集同学回校书

同学诸君均鉴：本月廿日新校长召集各教员开校务会议，对于被革七君，拟仿照一中办法，由七君家长函请校长，再转请教育委员会，准予恢复学籍。据职教员谓，新校长此举，实出诚意，且已得教育委员会同意，一中照此办法，已收效果，则我校解决，想亦不难。当经函请七君家长办理矣。体察在省

多数同学情形，旅居日久，生活困难，自不能不借此转圜，以视其后。特先行通告，在省同学于廿三日返校，其远道诸友，请自接信之日，陆续前来，共策进行，以图善后。尚此奉告，即颂时祺

校友会启

七月二日

第二次请愿教育委员会收回停办染织预科书

为再呈请收回停办染织预科成命，继续招生以宏造就，而维学业事。窃敝校自开办迄今已逾三载，只因经费困难，办理不善，遂形腐败耳。本月八日^①奉贵会训令停办染织预科，业于本月十一日^②已将该科不可停办之理由，详陈贵会，谅邀鉴察。诚恐款款之愚，未能尽达，谨再将其必不可停办之理由，详陈于左，幸垂鉴焉。

(一)敝校向分四科，设备均不完全，中以染织一科，开办既久，其购置器械，实较他科略为优胜，计自前清宣统二年开招艺徒，迄今十二载，当未开办甲种工业学校以前，其以艺徒资格取得毕业文凭，现被省中大小工厂聘任为技师者，计约四百余人。彼不重学科，而专重技术者，其收效卓著，尚且如是，况今日增进为甲种工业学校复具有科学精神者乎，他日之成效，当十数倍于艺徒毕业者，可断言也。此就敝校织染科之

①②疑原文有误。

历史及其成效观之，不可停办之理由一。

(二)敝校织染科实习工场旧存机械，均堪资为实习之用者，计新旧式手织机共八种，高机、坐机、厩机、弓棚机、辘轳机、唐碓机、毛巾机、多被机共七十余台，新出足踏铁机，可制平织、柳条织、斜纹织者，约有二百余台，以上均完全可为织染本科一二年用之。其他应修理以资本科三年生之用者，有莫大小机六台，纹纸机一台，大花机一台，一经修理，便堪实习。凡此数年前之购置，供一科之实习。但其他对于未备者，而逐渐添置之，且添置之费，亦不过三千余金而足矣，以较于增设他科之整顿，更易着手。就其经济建设一方向计之，历年多而设备易，其不可停办之理由二。

(三)敝校织染一科，除原有织机外，应添购置者，计印花机一台，价六百元，提花机六台，价一千二百元，笠衫机四台，价四百元，火力自动机十台，将敝校原有铁机改良，即可供实习之用，修理费不过六百元，莫大小机八台，修理费不过一百四十元，纹纸机一台，修理费不过三十元，提花机一台，修理费不过一百元。以上统计扩充费不过三千余金。今则工艺局既已取消，每年剩余款数约二万元，将之提拨三千余金，以扩充织染一科，既易着手，亦无妨害他科之整顿也。今如明令所云，专办机械、化学、美术三科，必不予区区三千余金，而取消织染一科，以贻社会之注目，则社会其将谓我公何。此就拨充一方面言之，既能保存织染一科，又不致妨害他科之整顿，其必不可停办之理由三。

(四)以现在织染科生四十人，将之归并他科，微特既变该四十人入学之志愿；就今归并他科，应以归并故，增加他科各项设备，夫既以归并故，仍应增加设备，曷若就其志愿，即以

四十人之设备，而设备染织科乎。况染织一科，稍加设备，便进完全，无需多费也，况吾粤近来织染颇形发达，因人才缺乏，供过于求，应为社会造就此项人才。此就其志愿之四十人及同样设费计之，其不可停办之理由四也。

(五)织染本科三年学生，尚有三十六人，亦应有第三年之设备，岂能因停办织染之故，而停止其设备乎？按理准情，其势必不能停止其设备。既不能矣，则织染一科之设备，当然达于完全而后可，预科生之升入，断无难办之理。由是而预科生升入本科，嗣后接续招收预科，对于工业亦无妨碍。此就织染本科之设备推之，无庸停办之理由五。

(六)停办一科而欲设备他科，或增设一科，而他科之能否成立，或完全设备，尚未可知。而织染一科，实见停办，徒报社会上谓当局不知注重实业耳。此就利害方面言之，其不可停办之理由六。

(七)吾粤织染幼稚，能抵制洋货者，除平织、柳条织、斜纹织、毛巾织等数种耳，其他花纹织等物陈列于市肆者，皆舶来品也，遂致国货委积，莫能与抗，数十年来，小民生计被夺于外之织染业者众矣。及今不设校而研究改良之，其为祸何极。此就国货一方面言之，不可停办之理由七。

(八)织染一物为日用品最大之需求，且各类织染学理深奥，欧美各国均设大学专门以研究之。今吾粤仅有甲种工业之织染科，实为研究改良之准备，由此而更入大学专门，其成效当不在化学、机械之下，就学理上言之，亦有研究之价值，其必不可停办之理由八。

(九)敝校分设四科，以未入学以前，各具志愿书，今忽尔改变，志愿相反，即令强入他科，亦无兴味。为成就志愿及维

持学业计，其不可停办之理由九。

(十)织染科与化学科，性质相反。化学科乃造原料者，织染科乃利用化学科制出之原料者，旨趣不同，与之归并，适成不可能。就统系方面观之，不可停办归并理由十。

基上理由，因时取宜，按情度理，该织染科实为不可停办之理由，当敝校代表亲见委员长时，详为陈述，幸蒙洞鉴，尚望即日收回停办织染预科成命，并请对于织染科与机械、化学两本科，图积极之改良，为同样之设备，不胜感激屏营之至。此叩

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公会

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全体学生谨上

八月五日

广东教育委员会批准续办染织科。

八月三十日

广东教育委员会批

呈悉，卷查该工业学校学生某某等，前因反对校长演成罢课风潮，经由高前校长呈奉省长核准开除学籍，并追缴学费在案。兹据家长等以该生等既知悔悟，情有可原，联请恢复学籍等情，前来，姑准该生回校旁听，仍由该校长留心察看，如果有悔过诚意，再行呈候核办，仰即知照，

此批。

(载一九二二年《工业杂志》第一期，署名啸仙)

一个奋斗的女子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广州那年，学生排货抗警风潮，闹到极了，如箭在弦，稍触即发，有不可收拾的趋势。官厅慌到手忙足乱，好象大祸临头似的，这时市上，就马上戒严起来。其摧残学生的法子，除了用枪头刺伤学生，解散集会外，其里头的几个办事人，还想驱逐他出境，或暗出命令，通缉他，所以我当时为恶空气所逼，就跑入一间医院去住。

这天早上，晨光曦微，太阳还未有出来，近院的马路，还未有车子过声。这时我已醒来了。其实我这几晚，何曾安稳睡过。心头的辘轳，和思潮的涨落，打得不得开交，虽是闭着眼，心里还是眼光光的反来覆去。现在虽醒了，精神恍惚，仍是未有起来。忽剥啄之声甚厉，我蓦地吃惊，以为警察清早起来拿人，转想这是医院，非警伯所能入来拿人的地方，必是外间又起了什么风潮，或末运的学生又挨警伯一次打，有人来报信不定。就连袜不穿出去开门，原来是……

钦道——伊是产科医学生——是学生联合会的职员。伊神色很惶惶，面色惨白，呼吸急速，好象昨晚失眠，一天到晚未有合着眼，苦思一件事未有就绪一样。坐下半点钟未有开声。我当时装束完了，伊才半晌很沉着的说：“不好了！祸事来了！我……”

未有说完，低着粉颈，去弄衣角，两颊微晕。我说：“今天警察又来干涉我们开会吗？或是晚上那一位被捉将官里去不成？究竟有什么不好呢？”

伊晕红的双颊，带着微微的一笑说：“不是，我们开会，时时都要受无理干涉，但这里干涉，可以跑往那里开会，干涉是干不来的，算不得什么一回事。我们又不是乱党，又不是悬红的著匪，犯不着捕拿的罪，有什么不好了的事呢？不过我……”忽的停住说话，流下几点清泪来。

当这个时候，窗外的风呼呼的叫着，令人发抖。隔室留病的人，也叹息起来。好象形容愁惨的天地出来，便又寂然无声。只见钦道在这里颤动。我当时摸不着头脑，如坠公超五里雾中，眼见这个情景，也想流下泪来。但是忍住这无意识的泪，装着腔子，不使它出来。便问钦道说：“究竟是来了什么祸事？是大众不好了？是我的不好了？还是你的不好了？请你略定了神慢慢儿说给我听罢。”

伊听着往身上一摩，就捡一条白纸条出来，掷来我身边说：“你看了，我再说。”

哦！原来是一封情书，是益骏写给伊的。这封书是：

钦道吾姊乎！吾至爱之姊乎！姊乎！汝真如此忍心耶？汝真忍心不允许我耶？虽然吾无怨尤于姊也，只自恨自悔耳。

吾今将与姊长辞矣，自分今生与姊无缘，不能见爱于姊，而为姊所唾弃。

但吾遗有幼子，既无父母，终鲜兄弟，我死之后，请吾姊一临存之，清明时，请吾姊以生花一束致我墓而去，则吾虽死无憾矣。将死之言，幸吾姊回其最终之爱以临我也。

弟益骏绝笔八年十月六日

我看完之后，不绝的称怪事，自想自语道：“这也奇了！好好一个人，为什么会弄出这样怪事来？”我虽不知来由，但好好一个人，就坐令他死了，未免可惜。就着急的道：“钦道，我想他好好的一个人，未有这样快死，我写封笼统的信去止住他，然后才来商量，好不好呢？”

伊说：“是，你写罢。”随即潦潦草草写在下面：

益骏兄如握，闻你和钦道因婚姻的事，闹得想发生意外，我很不赞成的。现在是什么时候，匈奴未灭，怎么死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请你回来商量罢。

我写完了这回阳救急散，就马上叫人送去。随说道：“钦道，你为什么和益骏闹到这个田地，是几时起衅的，你的意见怎么样呢？这是你们俩的事，不容第三者干涉的。但看这封信，有些意见冲突起来，好象你不赞成的样子。我试问你，是绝对的不同意？或是相对的不同意？有什么条约上障碍吗？这我可以和你说合的。”我说了偷偷的笑着。

伊说：“这件事说来很长，也很可笑，说什么同意不同意，简直说我不知有这回事罢了。起初前两月，我们因先施公司的风潮，被警察刺伤几位同学，送往广东医院去医治的时候，我为着医学生，看护是我的天职，所以我时常跑往去看护我们受伤同志。益骏也时常在这里，益骏也是会内办事的一人，不消说是相识的，不过现在较为接近些，说说笑笑的起来，但是不止益骏一人，还有好多，也是这样说笑，算不得什么希奇，不知他鬼不知神不觉，却觑起我来。我当时是门外汉，没有特别注意他，也不见他有不好的意思。过了两星期，个个好了，出了院了。益骏和我住得近，就时到我这里——产科学校——坐谈。过了几天，我的姊姊乐道——是产科学校学监——对我

说：“益骏这人很好，是很有志气，他和你感情也是很好呢，他想和你结婚，你的意思想是赞成的。”我见伊劈头就说结婚二字，就觉好笑，以为伊好预人家的事。不知这一笑，伊便误会起来，就说知益骏，说我有首肯的意思，益骏就苦苦来缠我，明白表示求婚。我当时就谢绝他，说我们在求学时代，不宜讲这件事，我以为就此无事了。”

这时天已大亮，满室都是大阳光，精神也兴奋起来，很想于百忙中，听这有趣的事。钦道也整整衣服，预备尽量发挥，逞其词锋接续说道：“益骏自这回被我抢白之后，他很不自然的，想和我结婚的心，仍是不死。他恐他手段不够，不能结我欢心，那么，日日来我这里献殷勤，说痛苦。说他自丧妻之后，家事无人料理，儿子日夜啼饥号寒，朝天望日，想得一遂心的能干的女子，来续弦，总未得其当，真难得你这可人儿，又是患难的同志，说了一大堆。我见他慎了，恐他缠我，见他来便思远引。他见我不可说了，便又异想天开，从我家庭着想，倩人以说打动我的母亲，说了我母亲出来。

那天我母亲想用家长式的威力，来强硬和我订婚。对我道：“钦道，你已长大如许了，你这门亲事，至好趁我在上，完结了我向平之愿。所以我今天特地出来看女婿，想你是知道的。益骏已是你的同事，他和你感情也是不恶。我闻你的姊姊才说过，他家有财又有势，在耀华坊的住宅，算是数一数二的人。他的爸爸，在前清做过官来，到了民国，虽不能说是大官儿，衙门里和税关里，他也曾混过来，钱也赚到够了。益骏又在法政学校念书，将来毕业了，以他家的势力，何愁不得一官半职。你若和他结起婚来，他日贵了，便是一个阔太太。俗语说，女生外向，到了这时，怕忘记了我了，若是不忘你的妈

妈，连你妈妈都带着光荣，那就是生女为外家作门楣了，方不负我一生的痛你呵！”说完了，我姊姊和其他的人，接连说了许多恭维话。说什么“嘉藕天成，”什么“几生修到。”弄得我鼻端出火，耳内生烟，欲笑不得，欲哭不成。我恐他们将我生吞活剥起来，铸成我的大错，就急急驳他们道：“讲起官来，太局促了。中国的官，也苦太多了。官僚万恶，社会种种罪恶，都是这班官僚造成的，官字为世人唾骂的弃儿，令人谈虎色变了。夫妇，是爱情和理性的结合，是男女两性，最大的幸福，金钱和势力——作官，是不能占两间的位置。结婚与不结婚，是爱情和没爱情的问题，是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买卖式势利婚姻，是没有价值的。我现在是为学时代，犯不着说上婚姻两个字。纵说是两性的幸福，是不能免的，都要我慢慢儿思想过，不能草率从事，这是我一生的命运，别人不能替我作主的。”说得一班人，个个嚼起舌来。我的母亲便老羞成怒，狠狠的说道：“你这奴才，真是不知好歹，古人说得好，女子无才便是德，送你入学堂，读了两年书，便摇唇弄舌，说什么自由平等，日日做什么代表，出去和这班狗男女往来，偏偏学坏了，连三从四德抛往九霄云外，妈妈都奚落起来。说别人不能作得主，须知吾家数代书香，礼乐人家，想望你来撑门面，现在反弄得半人半鬼，你想起家庭革命不成了？汝父远离在外，便是我来作主，看你怎样？”我知道我母是不可理喻的，便一溜烟往外跑了。闻我跑了出来，我母亲大哭起来，说“家门不幸，养了不肖的奴才。”

我说：“你经了这次大大交涉，益骏必定知道的，他是明白的人，必不敢尝试了，做什么又有今日之事呢？好好一个人，为什么弄出这么怪事来？”

伊说：“我和母亲冲突来，在朋友处几天没有回去，益骏便飞短流长的，四出造谣，来恐吓引诱我，我总是不理会他。殊不知他又来缠我，写了几次信来，我也未有回他。今朝就使人送这封信来，我见了好似失了魂，没能自主，就跑来和你商量。我和他不过是普通的朋友，爱情两个字，我并不能牵到他身上，他虽强勉泡制令我爱他，我又不知如何爱法，也不知其所以然。我是医学中人，是以慈善为怀的，我不想他为我而死。若是他用来恐吓引诱我，那就他纵不死，我便死了，不能受他的苦缠。”说着便涔涔泪落如雨。

我听到这里，便拈了益骏这封绝命词，翻来覆去的审视，便忍不住拍案叫道：“天下最可怜的是强不爱以为爱。”只见钦道接续道：“这件事我身处其境，都不知其所以然，就令索者也不得其解。你虽去函叫他不可死去，但他虽听你说，此事亦未有了局，却如何是好呢？请你再详细函劝他，或是亲自去走一遭。”

我当时便应承，再详给他一函。但转想好好一个人，为什么会发生这么怪事来，便自道：“强不爱以为爱是不行的，这是你们两人的事，做什么又苦苦来缠第三者的我？”

伊听了冗的笑出来。这时又来了一位同学，伊便停止不谈了。我见伊不作声，也住口不说。三人一齐吃了早饭，看起時計，就猛想着这天是各界联合会开成立大会，时候快到了，就起身一齐去赴会。那时人数已来得很齐。开会的时候，有一位名流演说很是中肯，他说：“政府是靠不住的，总靠我们大家觉悟起来，直接去行动——奋斗——牺牲——来解决困难问题。”掌声如雷，我背后掌声较格外清晰，回头看去，钦道的手掌已经红了。我暗想伊或有大大感触，不想伊后来，拿了这几句说

话实行起来，来奋斗——牺牲——解决自身的问题。

第二天早上，我因为昨晚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去劝益骏，却未见回复，恐是发生意外，就亲自往他的住宅一行。到了这里，巴不得回面一张，见得未有什么动静，门首又未有什么不吉祥的表示，他的儿子还在这里玩耍。我知他不曾真个死去，他那封绝命词，好象他的儿子在这里玩意儿。就拿了一张名片，请阍人找他见见。一会儿阍人出来说：“少主人不在家”。我说：“我非别人，乃是学生，找他有学生会紧要事磋商。”阍人再去再出来说“少主人病了，下次再来罢”。我想益骏必是害羞，不肯出来相见，也就好了。

过了几天，我在这里住得很是烦闷，想做事又做不出来，外边空气又紧，想离开广州，往他处一行。钦道却知了来送别。我问起伊的事来，伊说：“我有解决的方法了，但是广州学生摧残极了，无事可为了，个个想离去，刹那广州就会变成暗昧了。”言时叹息不已。

厥后，我离了广州，到了一处地方，比较上自由些，钦道也许久未有通讯好象忘了。一日阅了一张省报，义务通讯栏发生一封信道：

钦道女士鉴：我前送之金约指金钏……请即掷还。

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益骏启

我见了以为钦道确与益骏断绝了，已经拾回送礼呢！暗地里为两人叫好，知道两人能够摆脱，不致自寻烦恼。

久而久之，离奇的事，又现我眼帘，那报上又载道：

“西关某产科学生钦道，因婚姻的事和她的母亲发生冲突，几至打架，现在钦道跑往澳门去了……。”

接续又道：

“查钦道早与益骏有成约，他的母亲却改订与柳某，钦道知道，以婚姻自主，不愿他人干涉，已私约下益骏往澳门去自由结婚云。”

我阅了之后，莫名其妙，不知这闷葫芦藏了什么药。前几天已见益骏出名索回婚约，现又说伊为婚姻事和亲娘打架，已逃往澳门结婚，却又不是别人乃益骏，若真益骏，是伊母亲赞成的，断不至闹婚打架这回事。千思万想，都想不出他们的就里。

九年的春天快要到了，又讲上学去，学生风潮也较定一点，我在外边逛了几个月，费时失业，知识起了恐慌，想趁此风潮平息，重理旧业。便负笈担簦望广州市来。这时景物已非，同人散处，不似去年狂热。偶於信插上觅得一封信，是去年底寄来的，尘封已满，拆开一阅道：

“我自从医院里和你分别后，我的前途，日趋於危险。前月我母又来逼我，我被逼不过，不得已拣了三十六着的上着，跑出重围，走来澳门了。现在我和早有宿约的子柳结婚。我们俩也自谋生活去。我现在方湖医院当医生，想谋经济独立——独立生产，不得不本其所学来救世，这是我素来抱负。但我这回受了激刺太深了，起先接了他的绝命词和我母的逼迫，我几不欲生。在后在各界联合会，闻奋斗二字，便觉自杀是过，就决逃走，所以这时实行起来，是最后的决心。殊不知益骏仍弄他的狡狴，见我走出，必定困难，使人来啖我。我万事皆定，无可挽回。他又登起报来，指鹿为马，想引诱我将错就错。我恐变幻非常，马上和子柳结婚。可见世情险恶，我今想起乃不寒而栗，亦见小人心劳日拙(下略)①。”

①原文如此。

我读了一通，月来的怀疑，刚才明白，细想好好一个人，为什么弄出这等强不爱以为爱的怪事来，乃不禁拍案叫绝道“奋斗——牺牲——来解决自身问题”。

一九二一·一〇·一四日

(载一九二二年《工业杂志》第一期，署名：熙朝)

青年创造环境的工具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八日)

现在的环境可算是坏到极点了！社会上所表现的种种罪恶，莫不是坏环境压迫出来的。原来人类是向前走的，乃为环境所逼，成为迟滞的——也许是坠落下来了；原来是有意识的，现为环境诱惑，变成头脑不清，凡事糊涂起来了；原来是勃勃有生气的，乃为环境所熏染，变成畏怯退缩，遇事推诿放弃了；原来是光明磊落的，乃为环境所蒙蔽，生出昧良的心性，欺诈巧伪了；原来是敢作有为的，乃为环境所征服，变成没勇气的，甘自暴弃，没有振作了；原来是吃惯苦的，乃为环境所挫折，便不肯舍己，畏首畏尾了。那么，我们抱着改造宏愿的青年，对于这不良的现在的环境，不消说的，不满意到万分。但只是不满意的在这里烦闷，不去研究打破的方法，来创造新环境，那环境的压迫，总有一天高似一天，筑起坚壁垒来，断不会天从人愿的，给我们一个愿意。我们当这青年有为的时候，在这环境压迫的当中，要超出旧环境，加入新环境，着着实实做去，别要空中起楼阁，讲几句新名词，读几册新思潮书籍，戴着空谈主义的假面具，就算了事。我对于这个问题——青年创造环境，以为必有一种创造的工具，这工具是准

备实行的，所以提出来和大家讨论讨论。

一，判断 我们人类本来是有人的可能性，头脑很是清楚的。何以事理之来，便糊涂起来，不能条分缕析的得个明白？这就是缺乏了判断力，当断而不断，没有处理事物的可能。既不能处理事物，对于无论如何问题，不敢下个决心，那就做不成了，任环境去支配，压在环境的下面呢。所以我们要训练判断力，发展个性的可能，对于问题的发生加以详细的研究，明白了解了，便驱去怀疑，勿为他动力所诱惑，一意做去，那一切的困难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二，进取 我们青年做事，本是勇往直前的向前走去，一境自有一境的进程。做什么会迟滞的半途中止，或是不进则退的落下呢？就是没有进取的心。人类的欲望本来没有满足的地方，欲达到欲望的鹄的，要不息的进取，方可推陈出新的，望着快活在前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这样说法。但青年人，多是好逸恶劳的，偶有一得，便自贻自喜，不谋再进一程，这是青年没进取心的表征，免不了的事实。所以我们当这创造环境的过程，难艰的问题，纷至沓来，攻进一层又一层，搴旗击鼓向前跑，才有达到创造的一日。

三，负责 人类本来是好动的，有担当艰巨的天才。为什遇事推诿放弃呢？因为责任心薄弱。责任薄弱，是青年的通病，偷闲置散，不明白真正的人生，匪特废时误事，精神也从此埋没，变成坠落的青年。不想能创造环境(?)反为环境压迫底下的降卒，岂不是枉做青年吗？我们准备做青年创造环境的工夫，要了解人生观，抱定“匹夫有责”主义，尽自己的本能，对于社会尽一分力，历任艰巨，责无傍贷。

四，朴实 当青年的时代，大都含有朝气，胸怀坦白，很光明磊落的，纯洁的一个人；断不会弄成心性昧良，欺诈巧伪来，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青年人，大抵是怀着客气和虚荣心，对于任何一问题发生的当途，便以为与己身没有关系；明明是见得到的地方，因见社会上没有人发起，便不敢当头去做，这就是客气用事。但是对于自己有利益的，或是于名誉上可得些少光荣又不需费什么力，即可欢欢喜喜的去做。似这样做去，便是为自己做事，并非为做事而做事，于社会不发生什么效力，这就是虚荣心。怀着客气和虚荣心来用事，便假就会生出昧良的心性，和欺诈巧伪来，便变成刻薄的社会。所以我们青年已担创造环境的责任，马上要排除客气和虚荣心，走向朴实的一途。

五，奋斗 我们青年当这环境不良的压迫，来做创造的工夫，免不了有障碍的当前，阻住我们的去路，令我们不能向光明的直线上行去。若我们没有毅力和决心，好容易会弄到为环境所征服，没有发作，也许是全功尽弃。所以我们当障阻的当前，要拿手段去打破他，去和障碍决战，直撞上去，不管什么危险不危险。有这决心，前途的故障，总有打破的一日，表现我们的新创作底新环境。奋斗！奋斗！这是青年创造环境的唯一底工具。

六，牺牲 我们已拚着奋斗的精神，去和恶魔决斗，但旧环境壁垒坚固，万障千层，非容易为力，也许有危险的过程，为奋斗者的戕贼。吾辈青年，若是不惯吃亏，惧怕起来，半途中止，那就会弄到欲罢不能，被他生吞活剥下去，所以我们要拿“我不牺牲，谁当牺牲”的决心，甘心愿意受危险的牺牲，便

可转危为安。且有一种牺牲，必有一种代价，或于自己当时不免受了痛苦，但于社会的影响必大。有价值的牺牲，为全人类求幸福，也何乐而不为？

总之，我们做青年，是想做好的青年，为新社会的健儿，为主义的实行家，也许甘愿为旧社会恶环境的破坏者，坚忍卓绝，来破坏挡住新社会进行的障碍物。那么，我们已有快活的前途，也不能无有中道的危险，去掉危险，得着幸福，也许有创作的工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青年创造环境的工具，是应该注意的。

一九二一·一〇·一八日

（载一九二二年《工业杂志》第一期，署名：熙朝）

青年自觉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我们试平心静气，鼓起精神，放开眼界，从国际方面，纵观世界，默察各国，哪一国不是紧依着资本主义，把持旧经济势力，向无产阶级肆其横暴；压迫弱小民族，恣意蚕食。其在英、日两专制国，军阀资本家合伙打劫，固不具论，即在法兰西的民主共和国，和所谓“德谟克拉西”的北美合众国，也莫不是在资本家势力的支配之下。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也和资本阶级妥协，一切政权，居然握在资本家的手里。可见，资本主义一日未有打破，旧经济的组织一日未有铲除，则平民的痛苦也一天加紧一天；弱小民族的压迫，也一时不能解放。表面的、空想的、资本主义者所提倡的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等等的假名词，都是欺人的勾当，不是内在的美。依靠人家给自己解脱，不是梦呓就是癫狂。

凡尔赛和会、太平洋会议，就是唱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的高调的人开的。但开一次国际会议，资本主义就坚筑一座高垒，我们平民所得的利益有几？弱小民族的想望，达到若何程度？不过空讨一场没趣罢了。过去的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际会议的历史，已明白告诉我们说：国际会议是建筑在资本阶

级的上面，是掠夺与扩张窝贼，征求劳动生产剩余价值的收入，和你们被掠夺者是处于仇敌的地位。他们不是好相与的，无产阶级永得不到些少益处，除非你们自己觉悟。

同时，人类的历史也指示我们说：你们是人类社会的良分子，你们已尽了应尽的义务，应当有该享的权利，应当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剔除烦恼，离去痛苦，应当从阶级斗争奋起，走到自由幸福的新社会中来，完成你们人类生长的使命。

但是，资本主义满布了全世界，好比铁桶似的。①

（载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青年周刊》创刊号，署名：阮啸仙。）

①以下原文佚缺。

社会主义与军人

(一九二二年三月七日)

劳动者是无产阶级，军人也是无产阶级；劳动者要受资本家压迫，军人也要受资本家压迫。照这一点看去，军人们，正是劳动者的老伙计。然而事实上，我们小百姓，那一个不受过军队的残害，那一个不畏军队如蛇蝎。军队和我们——无产阶级者——同处一样的境地，同受一样的待遇，做甚军人们，反来压迫我们，来欺凌与他们同境遇的同胞？其实军人也是一个好人，不过为利诱和胁迫，染著了军队国民教育的毒气，反忘了本来面目，只知盲目服从罢了。咳！可惜没有人指导劝他们！因为他们处在军营深锁，为人迹罕到的地方，不能得到良好的教训。所以未由察觉他们自己所做的罪过，和所处的悲惨的命运。久而久之，也许会失了人类的同情心，竟至昧了良心，来压迫同境遇的劳动者。

中国有一句话说：“好仔不当兵”。这很可以证明军人的背景，就是无产阶级者，曾受过很大的压迫而翻身出来，乃至入伍当兵。从前他们作农工时代，受了大地主——佃主——租户——的压迫，做佃主——租户的牛马生活，替人家出死力，反被掠夺吃穿不足；有时天旱水灾，时荒岁歉，就要卖家和工

具、卖妻子来偿租欠。到无法偿还，要被拘入监牢里去。他们不得不要挺而走险，舍农为兵，做帝国主义的牺牲者。在这财产私有制度所必然产生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时代，政府要受资本家豢养，政府的军队，要替资本家出力，来保护大地主大制造场。不消说，这班军队是先前的劳苦饥饿底农民，曾受资本家压迫过；但到了这时，就不知不觉的，忘却前时的痛苦，忘记了他们是被压迫过来的人，顺从资本家利用，从而压迫农人和劳工，替大地主讨账，代厂主攫取劳工的剩余，做出绝无人道的勾当。即如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间，萧山县衙前的农民协会，为劳农减租运动，在衙前东嶽庙集会，被田主请来的军队包围，并以枪柄殴伤会员。一九二二年二月间，湖南第一纱厂华实公司，因工人争求工资罢工，借得赵恒惕的军队，任意把劳工击杀，劳工会干事，黄爱、庞人铨两出来调停，惨遭他们杀害。

可是军队中除上级军官，是已经变成资本家了，不容易受我们的善言；其余的下级军官、教练官和兵士们，大半是学生及农工，纯粹的无产阶级者，他们也常受上级军官和教练官的虐待，在战壕上白送给他们的性命；他们的衣食住——人生所必需的三大要件——何曾有些少的满意。他们当清夜自思，他们的良心和智慧，要有好些说话默默的告诉他。我们今后能够常常将社会主义的真理，说给他们，叫他明白了军人正当的使命，他们就会打从资本主义的黑暗里，朝着社会主义的光明路上走来，先前替资本家个人的无意识的牺牲，现在就会变成社会革命的义勇队，为人类谋幸福。到军队实行劳动化，军人和劳工农民携手，军械在无产阶级之手，社会革命，便有多大的武力团体，可以猛向资本主义，下总攻击了。

共产主义者马克思说：“自由的最好担保和保证，是枪械在劳动者之手。”这句话，就是军队劳动化的意思，是指导社会主义者举行社会革命第一步重要的方法。因为我们做社会主义运动，不是向有产阶级——资本家求和的。向资本家说情，不只是与虎谋皮，也许是表示降服了。劳动者的革命，只有战争而胜，只有和资本家碰个死活。组织社会主义的军队，——赤卫军——为保卫社会主义的进行。这种赤卫军，是建筑于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与资本主义，用来摧残劳动阶级的军队，截然不同。基此种理由：我们实不能不注意于军队中朋友了。

（载一九二二年三月七日

《青年周刊》第二号，署名：啸仙）

“五一”运动略史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

“五一”是我们劳工——无产阶级者，一个很重要的纪念日。劳动者的觉悟，资本家的致命丧，都与这“五一”纪念日，具有莫大之关系。世界和平的前驱，无产阶级的新生命，差不多在“五一”纪念领着使命，开辟一个新纪元。其中也许有流血断头的惨剧，但红色的旗帜，已染过鲜明的异彩，给普遍人们一个暗示。那么，我们对于这纪念日，当然怀着很大的希望，和沉重的感想。现在我特将“五一”运动的历史，约略记载出来，做我今日到纪念会场一个赠品。

一、“五一”运动的由来

“五一”运动，是争八小时作工问题而起。当一千八百八十四年，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工，因为政府屡次欺骗劳工，扬言改善劳工条件，却未见诸实行。他们明白了希望政府，是不可能的事，非靠自己力量，断断不能达到目的。乃决舍去请愿无为的手段，直接向资本家行动，即在芝加哥开国际的和国民的

八大联合大会，决议以每年五月一日为期，举行示威运动——总同盟罢工，以实行一日八小时工作为目的，指定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为第一回示威运动的日子。

自这回会议之后，民众势力，就由大团体的结合，涌现出来，他的重要，全在劳工组合主义，纯粹的经济运动。一八八五年十一、十二两月间，同时开的劳工组合会，和美国劳工同盟大会，决议使八小时工作的运动，越发推进；全国劳工，以决不作八小时以上的工，定明年“五一”日，向雇主要求实行，万一不听，便出猛烈的举动，断然罢工。

果然，以他们坚决的志愿，激烈的运动，有许多资本家不到五月一日那一天，就承认他们，表示降伏了。到了那天“五一”，美国全国所有各种职业工作者，都停了工游行街市，合唱：

“从今以后，一个工人，
也不作八小时以上的工作，
工作八小时，
休息八小时，
教育八小时。”

的歌，居然得到多大的胜利。一个月后，成功的人数——八小时运动的成功，由十二万增到二十万。万国劳工大胜利的纪念日，就是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了。

二、“五一”运动的色彩

“五一”运动，劳工阶级起而对抗资本阶级，一时的得到胜利，算是成功了。但这个运动当中，为群众运动而牺牲的人

们，流血绞死的惨剧，我们是永远忘不了的，一八八六年的芝加哥的运动惨史。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小资本敌不过大资本这么雄厚，很容易就为大资本家所推倒，而变为无产阶级的贫苦工人，这是必然的趋势，在一八七七年就发见这个现象了。美国诸大城市，充满了失业的工人，尤以此芝城为甚。那国际社会党人，召集多次群众大会，极力鼓吹宣传，很得一班贫苦工人信从，就于一八八四年的十一月中间，举行游街示威运动。芝城的报馆，也鼓吹工人武装。全美的工人，都起来参加这猛烈的运动，想实行一八八四年预决于八六年五月一日的八小时工作的制度。一八八五年八小时会、职工会议、中央劳工联合会，接踵而起，整饬阵容，准备作战。这时，一班雄辩家说士，都在八小时集会里演说，劝说工人预备在五月一日那一天武装起来。

一八八六年“五一运动”，芝城的工人，已大多数达到八小时工作的目的，但运动当中，没有达到目的的人，也还不少。他们抱着牺牲的精神，继续不断的罢工，以图收获最后的胜利。其运动最猛烈，就是mecomMick农具制造厂的罢工。他们在“五一”以前已被迫出厂了。五月三日的早晨，他们罢工的工人，集合了一个全体大会，讨论回复工厂问题，竟至因破坏罢工同盟的工人的冲突，惹起巷战，用石子作武器。无理的警察，出来干涉，开枪乱打。这一场的激烈战争，打得落花流水，两方面互有损伤。民众愤怒异常，草出宣言，散发传单，复仇！复仇！的声响，唱得高曼起来了。

在追悼他们这回惨被杀戮的朋友们的会场里，警察又出于干涉开会的手段，摧残劳工，无名的炸弹，也从空间飞来。“五

一”运动——八小时作工问题，又染了鲜红的热血。

从这掷炸弹的疑案，检查告发，罗织罪名，栽到社会党人身上；解散工会，捕拿Sdiex君等八人，一个定了十五年监禁，七位判了死刑。再三请求的结果，两人减为终身监禁，一个仰药自尽，还有四人 spieslparsons, Flscherengel, 于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惨遭绞刑。他们死义的时候，都很沉雄悲壮。spies君当那绞绳加在头上的时候，有一句临终的宣言：“我们在坟墓中的沉默，比我们的演说更能动人的时候快来了！”

darsons君的最后一句：“让民众的声音得被听见”。flscher君高呼：“这是我一生最快的一刹那。”

过了六年，经许多曲折，才平反了这捏造事实的冤狱，算是得了昭雪。我们生在百年之后，回想从前，知道有许多烈士，做了阶级斗争的牺牲，给人们很大的教训。劳工们呵！向着异彩，血染大千，做我们后起的责任。

三、“五一”运动的趋势

“五一”运动，自芝城发轫之后，潮流所趋，风起云涌，给欧洲劳工界以很大的激刺，他们相信一致的大示威运动，所得的效果，必定更为显著。一八八九年欧洲劳工团体，在巴黎开万国社会党大会，决定采用“五一”纪念日。

一八九一年，法国的“五一”纪念日，也曾演过流血的运动史。就是福尔梅市，起了二万多工人的同盟罢工的风潮，差不多也是警察枪杀劳工，劳工以血肉御刀枪，下狱监禁的人们，竟成劳动史上免不了的事实。

一九〇〇年的“五一”纪念日，欧美各国大小无数的工业都

市，一齐举行这个大运动。伦敦海德公园竟有廿五万人，设演坛十六处，为廿年来未有的大示威运动。自后一连几年，第五、第六次万国社会党大会，都议决继续不断的，在每年五月一日，停工和示威大运动。

一九〇六年，万国社会党本部，用英德法三国语言，刊行一部小册子，题目《五月一日万国联合示威运动》，其中最紧策的几句说话：

“我们希望工人参加迫切的示威运动，以求实见此希望的意思更加巩固。于五月一日停工呵！

于五月一日举行示威运动呵！

祝福劳工呵！”

这么一来，“五一”的示威运动，已成了欧美工人的新纪念，资本主义的末运，也于这时表露征兆。

中间经一九一四年的欧战事起，劳工阶级一时受了帝国主义的鼓动，爱国主义的诱惑，各国社会党，效力于资本主义政府，“五一”纪念日，几乎因而中止。可是举行休战的那一天，于德国放一异彩：一九一六年，德国社会党首领李卜克内西，于五月一日，在柏林的工人大示威运动中间，穿着公民的衣服，演说兵士抛弃他们的武器，劝劳动者起来反抗，同时终止战争与资本主义。他因此被捕，以后便被判决四年的苦工，和剥夺十年公民权利。他的“五一”宣言有说：

“……前进！我们要同这政府战！我们要同这一切自由的不共戴天的仇敌战！我们要为凡是劳工阶级将来的胜利战，为人类和文明的将来战！

劳工们！朋友们！女界同胞们！切不可令这次的“五一”纪念日——战争以来的第二个“五一”纪念日——一点不反抗帝国

主义的屠户，就空空过去了。……”

一九一八年，俄京莫斯科的“五一”纪念日，更是一个盛典：因为那一天是劳农共和组织成立后的第一纪念日，是举行马克思铜像开幕式纪念日，接着五月五日又是马克思诞生百年的纪念日。

四、“五一”运动与中国——结论

“五一”运动，发源于美国，盛行于欧美两大陆，劳工主义的感应力，和向外发展的趋势，已普遍大地，给人以很大的觉悟。可是我们中国，对于这神圣的纪念日，仍然未有什么举动，好象没有劳动问题发生似的。我初到广州的那一年，一九一八年“五一”纪念日，全国都未有一种动人听闻的表示。翌年北京大学发起“五一”纪念日，上海好象也行过，广州则由华侨工业联合会发起，在东园庆祝，是日到场的工人，很少很少，烟云过眼，不过一场高兴罢了。“五一”纪念的意义，一般人才渐渐的醒觉，不似从前的寂然无闻了。

一九二〇年，广州的“五一”纪念日，颇有可纪的价值。因为“五一”以前，香港机器工人要求增加工值，减少时间举行罢工，全体工人跑来广州市，得了各职工的赞助，和他们自己团体的坚决力争，居然得到胜利。就在“五一”那一天，举行巡游广州市达数千人以上，算是中国的“五一”纪念史上底荣光。同时我们工业学校，也出了一种传单，趁此机会大吹特吹，广州各报都有登载。可是就惹起政府的忌讳——莫荣新攫政的时候，大加呵责我们，说我们学生高尚的人格，不应出来胡闹，鼓动工人罢工。因为传单里头，有直接行动的说话。结果，卒

勒令校长将做传单的人记过了事。迄今想起来，实是笑话之极。这事本不足写作“五一”运动历史的记载，也算是“五一”纪念日的当中底一件事。而各地举行庆祝的，发刊“劳动号”的，也有好多起。但真正的劳动团体底举行纪念，算以香港机器罢工的工人举行胜利的庆祝为最。今年那就不同了，各地工会的组织，也多起来了，举行罢工的，得到胜利的，劳工运动的趋势，已澎湃中国海，给中国劳工以新生命。全国劳工的携手底机会也到了，“五一”纪念的今日，就是全国劳工组合的庆典，这个庆典，就乘着前次香港海员罢工，从国际间反对资本主义的大示威运动，和湖南资本与军阀的巨魁赵恒惕，摧残劳工，惨杀劳工干事黄爱、庞人铨的反映的结果，压迫出来的。那是中国的劳工运动底历史上，也曾经过鲜血的点染。劳工们呵！同胞们！女界诸君！我们——无产阶级者——一切不可轻轻放这“五一”纪念日劳工运动，不是一地方一种族的局部问题，乃全国人类的问题；也不是罢工、增薪、减时的问题，乃是大规模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问题。简言之，就是社会革命。世界无产阶级的人们！携手猛进！毋忘“五一”！

（载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劳动号》，署名：啸僊。）

致施存统的五封信

(一九二三年五——七月)

—

存统书记：

S.Y. 粤区以从前种种阻碍，精神涣散，现象很是不好，非从根本上整顿不可！并得西校执事同意和指示方法，于五月十三日召集各小组会议改选。结果：当选校务者——阮啸仙、施卜、刘尔崧、杨章甫、郭瘦真，候补者——周其鉴、杨匏庵、罗绮园，并互选啸仙为书记。即日宣告成立，执行职务。嗣后进行情形，当陆续报告，此上。

粤区书记 啸仙

五·十九·

二

存统同志：

我刚草好粤区改选报告书，就接到你的来信，指示一切，

都知道了，也许是一——势必是要急速的进行了。但从前经了一场大病，弄得糟极了，我初接手，好象百孔千疮，不知从何做起。不过尽我的力量，而这几位新职员又极活动，后得其人，前途很有希望。我自从工校出来，即跑入劳动阶级做实际的工作，个人甚有兴趣，即在粤劳工统一的运动——工人大联合，也算有了段落，广东工联合会成立了，所差劳工同志们人才甚少，于精神上还欠缺工夫，但已打出血路，成功不难了。实庵又要我做S.Y.工夫，他说青年运动未有适合而且努力的人，我本不舍得劳工运动，想在劳工下级再混一混，但在事实上，确有如实庵所言，现在不得不勉强注全力于S.Y.的工作，而劳工方面也要兼顾，因为我乐趣所在。民权同盟——国民统一运动。差不多也是我吃其全力，平山回来，得他主持，现在更为顺利。现在S.Y.第一件事，就是赶办第三十七号通告的事务，和调查表及统计表。此事到来许久，一点都未有办到，现在为时间所迫，觉得很是棘手，不过好歹都是要担当起来，不可放弃的了。

“爱群社”已解散，我搬入广东工会联合会住——广州仙邻巷四十四号。以后来信请交来这里便是。

啸复 五·二十·

三

存统同志：

第一次报告，谅邀△△△△^① 察阅。现在本团小组织，已

^①原文如此。

经成立，共二十四组，约共团员二百人(后有统计表)。香港方面，新组织一组，共八人(教员、学生、工人)。香山县一组，五人(宣讲生)。其余外县因通讯处散失(如此可痛)，尚待调查，但现已有头绪。至于本团同志活动情形，较前已有可观，如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劳工运动，参加者日见其多。如五月二十七日之京汉路被难工友追悼大会，团员到者占全场之半数，居然站在群众面前，大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京汉工友复仇！散会后，到第一公园演说，及沿途派传单者，皆为S.Y.也。于前途颇抱乐观。现在为实际分配各同学工作，特开会讨论，西校长亦参此会。认为中央通告，此后当注重青年工人一则，当然谁也不能否认。但在粤目前，仍在青年学生。因粤为手工业多，工厂青年工人甚少，除学徒之外。但青年工人，必在工厂中之无产阶级求之，方为有用。故现在办法，只有设法恢复机器工人补习学校，方得入青年工人之路。而于本团活动范围，目前需要工作，为国民革命运动——民权运动。暂时决定，于本区根本上未完全整理以前，一方面做学生普遍的运动——组织新学生社；一方面做工人普遍的运动——组织青年工人俱乐部——这是第二步办法。第一步办法：新学生社，将近成立，其性质与活动范围，详见纲领及章程，并拟办一《新学生》周刊，为国民革命的推进。并议决本区学生部同志全体加入活动。第二步办法——青年工人俱乐部，正在拟议中。

《先驱》收到十五、十六两期。现在已定有办法：每团员阅一份，劝销一份(已得多数实行)。自十七期起，请每期寄贰百份来。此间并指定张善铭同志为经理。《工人周刊》亦请代转知每期寄百份来。余容续报。并祝

精神康健

啸仙上

六月四日

我现在搬至广州司后街四十五号新学生社，以后来函请寄此。

四

存统兄：

六月十二日的信，已经收到了。调查表和统计表现在正在赶造之中，一星期内即可以寄到。因为调查表前任一点都未有办，调查表未有做好，统计就不能成功。我们自接任到现在，天天都是奔走，不是组织小组，就是向个人谈话，根本上的改造和训练，以粤校经涣散之后，非此不能恢复原状。更非大加整顿之后，做调查表统计表，纵做得很好看，但不忠实的，一点没有用处。因此，你催了几次，都无法快快做到。

新学生社于六月十七日成立，内部组织见通告(附呈)。社员现在一百十八人(已日见扩充)，遍十校，都是各校很活动的分子，而S.Y.居多数。在暑假期内，各县都可以有同样的组织，在日来的情形观察，这种组织，容有发展的机会。

《山区》^①十七、十八期本区未有收到。本分校校友实际经训练有用的至多百人，所以现在只销贰百份——不过是试办，但已证明可行，多寄几十份来亦可。

啸

六月十九日

^①即《先驱》。

五

存统兄：

今日本区全体大会，除省外不能如期到会外，“甲工”及“高师”（各有同志二十人）因考试之故亦举派代表到会，故到会实数，只得三十六人。加入“高师”、“甲工”，名义上有八十余人，虽是不好现象，然亦勉强开会。是日会场空气比较的好，关于本校大考，本区的温习问题（是国民运动问题、农民运动问题、青年工人问题、学生运动问题、校友教育问题、妇女运动问题，共总六项），关于校务处预拟案，亦有详细的讨论。其中组织问题，粤友以为注重基层小组组织之切实训练，和各校务处之内部组织注重在实行分工，免至中央集权制，变成校务主任独当其冲。粤校务处对于小组成立之经过与困难、学生运动之计划——新学生社与S. Y. 之关系、劳工运动之进行——参加C. P. 劳工俱乐部，以及本团出版物之推销责任，均对大会以详细之解释，并将一年来校务处之错误，校友之错误，和盘托出，大会同志皆甚谅解，兴趣颇高。赴大考者，为我和瘦真同往。瘦真是法校学生，人很切实工作，现为粤C. P. 之候补者之一。预备赴考者，为刘尔崧与施卜，如我、瘦真或发生阻碍，则此二人顶上。末后，并拟定本区暑期工作——组织各县新学生支社，农村调查。散会，三呼本校所定的口号欢欣而去。我们可以此会为复活时期，努力而已。即祝精神

啸仙白

七月八日

致邓中夏、卜世畸的三封信

(一九二三年九月)

—

仲夏委员长
世畸秘书 均鉴：

我在港寄上的信，想已收到了。我在港区留了四天，连续开了四天晚上的集会，一、二两晚是将大会的情形及决定的政策，向同志们以详细的报告和解释，三、四两晚是参与演讲会。港同学设有两种演讲会——一是校内的，一是公开的。公开演讲颇得一般工人的同情，足见港同学努力之处。港地方团可以成立了——俟中校通告到的时候。

十八日晚我已回到广州。现定二十三日开组长会议，略为报告大会情形，俟中校改组通告及小册子到，即可开大会，作详细报告和讨论。甚望小册子等早些寄来。

此间校务进行，仍望随时指示，我们当努力而为之。如有错误的地方，也请不客气的举出，俾便即改。

我带来的议案，中校务会议时，请加以讨论，有可采之处，则请采用之。

书记 啸仙

九月二十日

二

中夏、世畴同学兄：

九月十八日发出的第四号通告一纸、信一封、小册子三十本均收到了。本区改组及改选，定此两星期内举行——因为函请各县派代表来，为一大的整顿，及详细报告大会情形，不能不稍需时日——实在情形，当详细报告前来。

本区西、北两江的农民运动，现正和西校合作，从民团方面着手。北江如花县、高塘等民团，已由我们同志在中指导；西江如鹤山、广宁等处民团，已由我们同志跑进去做教练，成绩亦不错。俟有实际，当将详情报告。

通告及来信寄仙邻巷四十四号，小册子寄“爱群社”，很是不好。一因仙邻巷四十四号是工会运动公开机关，分子复杂，恐无人负责收受，以致泄露秘密及遗失，贻误进行；二因“爱群”已停办数月，恐邮局不肯转交，及无从转交，更是不便。此两处是何人经手书写？请转知以后切不可如此！仍照交司后街四十五号新学生社为宜！因负责者均在此处住宿故也。

小册子寄来三十本，甚不够用，请再寄叁百本来！若由本区翻印，又未有经费，且区区转印数百本，颇嫌不经济。

粤政局日来甚好，联军已节节胜利，惠城援路已绝，孤城坐困，非缴械不可。左翼已进攻河源——许军与刘军等；右翼

已进攻海陆丰——滇桂军等。两翼如果胜利，则会攻潮汕，为日不远。以上是近日实在形势，是我亲到博罗观察过来的(九月二十三日去，二十六日回来)，我们同志加入前线者有徐成章、徐天柄、鲁易、秀松、曾西盛诸人。请了！再谈！即复并
禱

宗菊诸兄进步

嘯仙上

九月二十七日

三

中夏、世畸两兄：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本代行区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四次常会议决：

(一)以现在广东区已成立海丰、香港、广州三个地方团，梧州、佛山、东莞三处也将次成立，依据章程第九条规定，及事实之可能，认为即有组织区执行委员会之必要，应请宗菊兄派员来区召集区代表会。现为急于进行，及时间经济起见，已定函请各地方选派代表出席，于十月十四日举行区代表大会。请即派员指示办法，如不能来，则请就近指定一人为盼！

(二)团员苏鹗元，以不满意国民运动决议案，及不满意团员尽量加入国民党，来函坚决自请出团，但其不满意及不赞成的理由未有说出。本执行委员会以苏君反对本团政策，即将来根本上不能为本团努力，理应除名。

团员古有成，以自己环境不好，甚抱悲观，及体弱多病，功课繁剧，不能为团体工作，恐怕将来被开除，也来函自请出

团。本执行委员会以古君志气薄弱，徒挂学籍，也是无用，当开除之。且两君对于团体观念素薄，自五月加入至今，全不为本团服务，照章均当除名。

代行广东区执行委员会

书记啸仙报告

九月二十九日

复陈独秀信

(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实庵先生：

来函诵悉。“演讲录”我回来时已印好，惟篇尾“编辑者”印了“广东高师知用社”的名义，我以为在事实上及主张不同上，用这个名义很是不对，要丁卜改过。现已赶他改好数十本，即寄上□^①本。您要多少？请来函示知，以便分期寄来——此间有五百本之多。

本区已成立了三个地方团——广州、香港、海丰。照章有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之必要，已定十月十四日召集区代表大会，请各县、地选代表出席，并请中局派员参与。同时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拟拣择青年工人、学生中之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者三人来组织之，一以训练候补人才，一以使本团循序渐进变为青年奋斗的团体。本区最不好的就是活动而且能负责的同学甚少，恐怕将来养成团员只信仰一人，于主义上发生危险，或于工作上偏枯一方，分工不开，弄成包办的趋势，因此，区执行委员会更有成立的需要。

^①原件此字不清。

留俄事如何？请示知。

彭湃，我回来时即去函请他赴区代表大会，他已往汕头，恐怕此函落空，现在拟由瘦真兄返汕与之接洽。

佛山、东莞、梧州已有同学去活动，地方团可于最近期间成立。但必要我们亲自去走一遭，而本区经费甚困，所望于中局之津贴甚急！现在已定月三十元，那就再好没有的了！当晓向中夏催寄。

精卫在沪已答应代筹“新学生”款半年，如有机会见他时，请催他进行。

西、北两江民团虽几次派员去宣传，但具体的照我们的办法去组织的，还未有做到这一层。我们拟训练民团中稍有觉悟者，并吸收他进团，做一个基础，为避免造成“农村军阀”——实有此危机，民团须与农民运动同时并起。此说至当！平兄也曾注意及此。故先训练同志，以便进行，也是为此。

陈式熹、丘鉴志、彭湃^①三同学均到鹤山当教员。他们很能努力于农民运动，一班农民也很表同情于他们。我们已以办农民夜学及平民阅报社，使他努力去干。式熹同学已进到民团里头当教练，此是很好的现象。

香港同学进行也不错，同学已增至二十余人。我到港时和他组织演讲会——一是公开的在工会，一是本团的。不过梁鹏万兄脾气不好，不表同情——私情——于他的同学就予以排击，会议时指驳他的言论，就肆口骂人。教育界的同学，均予以黄色的徽号。我在港有一天晚上，开公共演讲会，因我此来是特例，不是常会，教育界同学因夜学职务不能到，他老先生

^①彭湃，即彭刚侠，非海丰的彭湃。

就当众宣言学生靠不住，很为工人吐气的样子。如果不是我们同学，骂骂也无妨，但已是同学，必要使之工、学分离，殊于团体工作有碍。我当时老实告诉他，不应取这种态度。我和平兄商量，一定介绍他到工厂去做工好。命葵今日已落港，介绍他到船厂去，此后或派别一人到港。

派同学到上海作帮，现在仍找不到相当的人。

S.Y.中局所有通告及小册子均寄已死了半年的“爱群社”来，西、中校来信以前均寄司后街。我在沪并特别为之书明，他们如此寄法，是否恶作剧！

啸仙敬复

九月三十日

给团中央的七个报告*

(一九二三年十月)

一

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午十二时，假座广东工会联合会开广州地方全体大会。是日到会者六十二人——不过先后而到，竟有迟至散会者。

1. 由书记报告第二次全国大会情形，并解释大会议决全文。末了，报告出席代表与临时中央局谈话之结果，团员皆极满意。而对于此次大会议决案，已比前更趋实际，认为本团甚有希望。

2. 小册子三十本不够分配，至少每团员一本。此事甚关重要，因章程内有“不看本团纲领章程决议案及机关报者”，应受留团察看故也。应请中局于最短期间补足。

3. 主席报告广东区执行委员一年来经过情形。前次选举出席全国大会代表时，已略经报告，兹再详细解释：以广州地方

* 第四至第七个报告是由阮啸仙与郭瘦真合署的。

小组会议，屡次不能实行；干部会议，只得两处照章办理，大会每每不能全体到会，即到，亦不守时刻；月费大半不交，弄到地方经济支绌万分；但对于销售C.P.及本团机关报尚称满意；而团员对于工作不甚注意，知识界同志不能在学生会活动，工界同志不能在工会活动，即全体对于劳工方面不能努力，甚为缺憾！故本地方一年来，只得执行委员及少数同志工作，敷衍门面而已——且执行委员实际上只得三人做事。凡此种种，皆本地方不好现象。此后应大家努力，从组织及纪律上加以严重的训练，而对劳工方面应格外注意。

4. 区代表大会已定十四日开会，广州地方团应举代表四人出席，书记声明自己理应出席报告，可不用选举。随即选出瑞成、瘦真、施卜、季岳四君。

5. 中局通告双十节应做工作，议决：

A. 印宣言一万份，并联络各团体同时印同样的宣言。

B. 演讲者：啸仙、菊坡、瑞成、季岳、施卜、律西。

C. 全体出发。

D. 上午十一时集中第一公园。

中央局鉴

代区书记啸仙报告

十月八日

二

十月七日接中局通告第五号，适值此日开本地方全体大会，执行委员会书记即将中局来意，当众明白宣布，详加解释。大会承认中局通告，实为中国目前急务，应当乘双十节日

努力做民众宣传，使国民革命易于进行。随议决到此日全体出发巡行示威，并一齐参与国民党党员恳亲大会，同时将中局所拟宣言略加修改，印发传单。到了此日十一时，全体团员到者九十五人——以广州地方百二十人计，已超过三分之二，出发演说的演说，派传单的派传单，巡行的巡行，团员颇为努力。在民众面前以反对曹锟做总统，打倒北洋军阀，反对列强护路案，长江联合警备案等，打倒英、美帝国主义，国民革命的意义，已大声狂呼。民众愤激，甚表同情，革命之空气，洋溢于广州市矣。事前并联络各团体合作，在报章上为文字之鼓吹，故是日巡行民众不少。在省工会数十，香港工会亦来参加，学校亦有，但为数不多，大约以劳工为最，总数达万人以上。此双十运动大略情形也。现为反对曹锟事，已联合各团体发起召集国民大会，务努力于中局通告之工作。详情续报。此致
临时中央局

代行粤区书记 啸仙报告

十月十日

三

曹锟贿选，既成事实。本区同志，特联络各界开国民大会，发起者为新学生社、民权运动大同盟、工会联合会、民权社、互助社、学生联合会，于十三日开会，假省教育会为会场。到会者有劳动周报社、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新学生社、民权社、省教育会、工会联合会、油业工会、侨港泥水驻省公会、机纺昭信工会、农工协会、广沙联和工会、酒业工会、学生联合会、国民党清远分部、南洋华侨十

四埠团体驻省代表、顺德第五分区、南斐洲支部、顺德分部、星洲分部、越南分部、庇能大山脚分部、从化分部、执信学校、自动机织研究社、民权运动大同盟、机器工人维持会、锯木工会、义安社、铁路车务同业公会、油烛扎作工商会、华人船主司机、互助社、香港西福工会、香港铜铁工艺社、驳载总工会、香港中华总工会、侨港清静总外寓、侨港木屐工会、省港澳义安总工会、省港同德总工会、侨港联胜工会、侨港京果工商会、侨港机器工会、侨港共和工会、侨港酱料工会、侨港平和工会、侨港木业工会、侨港各货协助工会、建国宣传团、联义社、海员工会、平乐工会、土木建筑工会、广东女界联合会、香港持平工会等团体五十四代表，并个人共二百余人。下午二时开会，公推啸仙主席，宣布开会理由，略谓：北洋军阀首领曹锟，四、五年来盘踞京都，摧残教育，蹂躏民权，吾人痛心既极。此次复贿买议员，攫取总统，一面勾结英、美，暗输金钱，为贿选经费。帝国主义者之侵略，益加紧张，祸国殃民，莫此为甚！所以今日召集国民大会，征求真正民意，应如何切实对付等语。次联义社代表谭达三发言，略谓曹锟贿选，吾人莫不知其暗中外人帮助，与伪制民意之国会议员捣鬼。吾人固然应一致声讨曹贼，而把持侵略主义之英、美，昧良丧耻之议员，尤不可放过等语。次教育会代表陈熙如发言，略谓：曹锟一以武力压迫，一以经济压迫——借外力的经济压迫我人民。此次贿选一笔款，一面固然取之于人民，一面系帝国主义之侵略者所接济。吾人固然反对军阀，而军阀后面之帝国主义者，亦当一致反对，始能脱此两重压迫等语。次民权运动大同盟代表冯菊坡发言，略谓：中国纠纷如此既极，总其原因，一是人民不理政治，如前之黎元洪窃位，国人仍以

为此系事实总统，置之不闻不问，甚者有谓法统重光，护法告终，是故酿成今日曹锟之贿选；一是人民放弃责任，如国会假托民意，为不合法举动，而国民毫无表示，任其所为，故被军阀利用，制造伪总统。今日国民大会，就是征求真正民意，否认议员，声讨军阀。吾人深信国民大会之力量，实能解决时局一切纠纷。如土耳其素有西方病夫国之称，然此次居然脱离帝国主义之英、法而独立，此系国民大会与人民政府一致之故。东方病夫国之中国，当今亦须国民会议，由小团结而大团结，务要普遍的一致拥护人民政府，推倒军阀，推倒列强等语。次新学生社代表刘尔崧提出具体办法：（一）请孙大元帅北伐；（二）促进全国国民会议；（三）实行抵制英、美。次工联会代表张瑞成、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香港持平工会代表叶金源、互助社代表莫远公，及马文衡等相继发言，大致相同。即议决：（一）通电全国，讨伐曹锟，惩治猪仔议员，抵制英、美；（二）宣言中外，否认曹锟贿选；（三）请孙大元帅出师北伐；（四）定期示威运动；（五）推举临时办事职员。即举出发起者：民权运动大同盟、新学生社、广州学生联合会、互助社、工会联合会、民权社六团体外，更举女界联合会、教育会、海员工会为临时职员，筹备示威运动，并请愿北伐。至四时半散会。

以上十三日国民大会详情，特此报告。

仁静
两兄
育南

书记啸仙
十月十八日

四

粤区代表大会，于本月十四日起至十六日止，一连三日。每日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下午二时至五时。出席代表：

(一)C.P.代表冯菊坡。

(二)代行区执行委员会代表阮啸仙。

(三)广州地方代表张瑞成、刘尔崧、郭瘦真、蓝裕业。

(四)香港地方代表林君蔚。

(五)鹤山——同志三人，代表彭湃。

已经通信，而未派代表出席者：

(一)香山：各同志多已往外工作，三数人产代表不出。

(二)东莞：因附近道滘乡发生械斗，交通阻绝，且省中拉伏甚急，各同志俱是农民，如来，恐发生意外，所以不敢派代表出席。

(三)海丰：该处在战事区域内，消息完全不通。

A. 关于区报告的决议案

两年来广东同志，漫无系统，所以组织未得健全，团体未得坚固。去年大会来粤开会后，粤区始与中央联络，方期从新发展。但不久陈炯明乱起，旋据斯土，同志既惹其注意，活动稍形秘密。此时纪律上的训练，仍未臻于完备，不能以团体加上活动，虽多少同志努力工作，如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发起国民大会等，而未能引起其他同志全数的同情，职是之故。今年改选后，可谓本区复兴时代，努力于纪律上的训练。然犹负

责之人太少，兼之代理区事务，所以不得良好成绩。此次代表会议根据章程第八条，香港、海丰应正式成立地方委员会，并广州已有三个地方团，根据章程第九条，组织正式区执行委员会。即决议：

(1) 国民运动以铁路工作为重要，粤汉、广三、广九，须于此届任期内各辟一地方团。粤汉分韶关、英德、黄沙；广三分三水、佛山、河口；广九分广九站、九龙、深圳，各三支部。

(2) 农民运动亦于粤汉、广三、广九三处为要区。先以三路各支部为基础，努力农民宣传，并使路工与农民日就接近。

(3) 各地方应于农民运动之重要程度，加设地方团，先在东、西、北三江及韩江中心地点设立地方团。

(4) 地方团应早成立，第一期为汕头、江门、琼崖、梧州、佛山、香山等处，第二期为潮州、肇庆、梅县等处。

(5) 佛山方面，应利用各堂馆旧组织(形式的)，选择工界优秀分子，组织较新团体，以保卫人群为目标，代替其械斗恶习。

(6) 汕头方面，目下须从新学生社入手，原有之新学生社，促其组织坚固或改组之。

(7) 其余各地方既有组织或未组织者，应由区执行会酌定计划，努力进行。

B. 关于地方报告的决议案

1. 广州：地方辽阔，同志散处各方，若由区执行委员会代理职务，恐应付不灵，发生偏枯之患，必须组织地方执行委员

会管理之。这一年进行，暂定劳工、学生两方面为活动范围，劳工方面，则侧重机器工人；学生方面，仍侧重文化运动——主义宣传。

a. 劳工方面：

I、机器学徒：

(一)组织俱乐部。

(二)组织补习学校。

II、手工业工人：

工会内组织青年工人特殊团体，形式如何随势而决定。

b. 学生方面：

I、扩充新学生社。

II、发起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

III、《新学生》半月刊应多量发表关于文化运动批评之文章。

IV、各团员应努力改组学生联合会之工作。

V、各团员为其他团体活动时，须受地方执行委员会之指挥。

2. 香港：该地工业较为发达，工人甚多，直接被帝国主义者榨取压迫之下，比之本国尤感痛苦。同志应努力向劳动阶级宣传，第一使之阶级觉悟，第二使之明白中国在国际间的地位，与国内纷乱之历史的原因，灌输国民革命之精神。又该处孔教特别流行，简直无文化可言，故文化运动亦占重要地位，并须努力国民运动，以吸收民党之良好分子。

a. 劳工运动：

- (一)调查工人工会状况。
- (二)联络同种职业之工会为工联会。
- (三)在各渔船内组织机器及木匠支部，为船渔工会基础。
- (四)谋设工人外寓。
- (五)调查男女青年工人的待遇及设法援助。

b. 文化运动：

- (一)扩充阅书报社。
- (二)攻击孔教会及青年会。
- (三)扩充女工补习学校。
- (四)设演讲会——一面为团员训练纪律，一面对外宣传主义。
- (五)印行月刊。
- (六)设立工人补习学校。
- (七)凡同志与他人合办之出版品，须无形中传播主义。

c. 国民运动：

- (一)组织十人团。
- (二)利用其他含有政治意味运动之团体。

d. 学生运动：港中学生一面多数为大资本家之子弟，一面多数为基督教孔教空气所包围，学生运动，可说绝无希望。现暂定二种办法，缓缓引导：

- (一)创设技术学会，借此机会灌输新思想。如体育运动

会、美术社等，务要力使接近。

(二)在我们印行之出版品中，多登载讨论人生观之浅白文章，使之有确定人生观之必要。

3. 鹤山：该地人民稍活泼的即往南洋各地，所留只是农民，文化极低，现在同志只三人，言语不通，指定工作如下：

a. 青年知识农民方面：

(一)组织演讲会(演讲故事)。

(二)研究科学的小组织。

(三)组织学校报。

(四)组织童子军。

b. 普通农民方面：

(一)乡团小组织。

(二)组织演讲会。

c. 选举区执行委员会五人，候补三人。

当选者：阮啸仙

刘尔崧

罗绮园

施卜

郭瘦真

候补三人：

张元恺

黄侠生

蓝裕业

仁静 二兄
育南

粤区委员长 啸仙
十月十九日

五

粤区执行委员于十八日下午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区委员职务如下：委员长阮啸仙，秘书郭瘦真，会计施卜，编辑罗绮园，刘尔崧则特派到各处活动。当经中央特派驻粤委员卜世畸同志认为适合。

特此报告。此致

仁静 两兄
育南

啸 仙
十月十九日

六

十三日国民大会决议示威运动一案，由九个临时办事职员分配工作。同志以所活动团体——民权运动大同盟、新学生社、工会联合会、民权社——担任文牍、庶务两职。筹备完妥后，即定于昨二十二日举行。先一日同志以文牍、庶务两种职

权，全市遍贴：“抵制英、美勾结军阀”、“反对军阀做总统，否认非法之国会”、“革命尚未成功，同胞仍须努力”等标语、传单，及说明大会地点——第一公园，时间——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是日签到团体，除同志活动的外，有互助社、执信学校、省教育会，市立第一、第四、第五、第七、第九、第十高小、潮属旅省高小、高师、法大、甲工、警专、私法，市立第一、第四、第五、第九、第十四、第二十六、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七、第三十九等民校，市立第四、第二、第五女子高小，广高附师、图强产科、女子师范、妇孺学校、岭南学校、市立师范、市立甲商、市立保姆学校、广州河内艇货工会、酒楼茶室总工会、女界联合会、真相化妆剧社、广东轮渡船务总工会、觉悟通讯社、市立美术学校、佛山工会联合会、自动织机研究社、佛山制饼工会、佛山理发工会、金银首饰工会、土木建筑工会、酒业工会、联义社海外通讯部、肉行昭信工会、广州学生联合会、黄沙陈馆联英乐社、志成女子高小、海外华侨演说团、锦纶阖行、建国宣传团、药材工会、广州药材工会佛山支会、农业专校、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市立职业学校、自强民校、体育女子学校、缝业工会、工程学校、南海中学、光华医校、徽柔女校，共七十五团体，人数总在万人以上。十二时半开会。教育会代表陈熙如同志主席，尔崧、平山同志略有发言。一时半巡行，每团体领队一人，由庶务给与红旗一枝，旗上编列队数。同志六人执“国民大会巡行”、“国民大会请愿”、“反对何东之和平会议”、“抵制勾结军阀之英、美”、“讨伐总统自为之曹锟”、“赞成革命统一”等口号之旗帜为先导。巡行至三时二十余分钟，由同志所活动之团体及省教育会、执信学校，代表国民请愿。兹将是日所派传单

及二十三日广州市报纸所载新闻一段，一同报告。

仁静
育南 诸兄

粤区执行委员长 啸仙

十月二十三日

七

广州地方执行委员改选会，业于二十一日由前书记啸仙召集。大会选出张善铭、李毓秀、沈厚堃为执行委员，邹师贞、朱节山、韩盈为候补委员。是日并由区执行委员瘦真报告地方代表大会情形，及中央特派驻粤委员卜世畸同志演讲“世界革命的趋势”。二十四日，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委员职务如下：委员长张善铭，秘书沈厚堃，会计李毓秀。唯善铭同志尚在高州，除由区执行委员会快邮促其早日回省外，并饬该秘书暂行代理委员长职务。

又香港地方，前由区特派该书记林君蔚同志召集，组织香港地方执行委员会。顷已得报告于二十五晚召集大会。查谓香港地方原为重要区域，根据第一次修正章程第八条，得举三人以上组织地方执行委员会，遂一致议决该地方执行委员五名，候补三人。林君蔚、梁鹏万、彭月笙、梁九、区直之当选为执行委员，李义祿、杜沧洲、苏南当选为候补委员。旋于二十六晚开第一次职员会议，决定委员职务如下：委员长梁鹏万，秘书彭月笙，会计梁九，教育宣传委员君蔚，劳动运动委员直

之，当经本区批准。

海丰地方在战事区域内，闻彭湃同志逃往汕头，消息不通，中央所寄通告概存本区。

鹤山、东莞、香山等支部组织未据报告，本区当再责成前所特派专员，从速组织成立。

中央所发通告至十六号，已如数收到。所付工作当竭力干去。现由区执行委员会指定：

广州地方教育宣传委员刘尔崧。

广州地方出版物经理员赖炎光。

仁静
诸兄
育南

粤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瞿仙

十月二十八日

复刘仁静信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

仁静兄：

十月十六日寄来的信及通告已收到了，并且将通告转寄各地方去了。关于粤区的事，我们当然根据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中局所发的命令，努力做去。但可惜肯办事的同志太少，又时常不免还要干C.P.的工作，因此，精神、能力上必然会发生困难，真是无可如何！

现在粤区向外发展机会已有了，新会、汕头等处已找着得力的同志回去活动，不过开手整理未有具体的报告。

《团刊》初期寄来的已够用，《中国青年》一、二两期各五十份已收到，但不够分配，至好每期多寄五十份来——共百份。可直接与经理员赖炎光同志交涉。并可多寄丁卜社代售。

中局通告及各出版物调查表等，是否由区执会转达各地方？请来函说明，以便照办——因为有几号通告是中局直接寄与香港地方的，而间中亦有由区转的，很不好办。

中局津贴粤区三十元，前已得独秀同志来函略为说及，但不知实际办法如何？久不见中局示知。现在粤区穷到极点，向外发展又很需要款项，同志们甚望津贴费是实，而且渴望早日

汇来！

粤区教育宣传，比之各地更为紧要，因为一年经验之所得。而此项人才甚为缺乏，可说简直找不到，很望中局随时指教一切。社会科学研究会是粤区代表大会议决案之一，现在想设法举行，但少一提挈之人。在我们的意思，以为在沪发起，通函来粤组织分会，其方法，可公开的来函向广州各校征求意见，我们同时在广州呐喊。所以如此，是想组织普遍，使多人入会，收效必大。诸兄以为如何？

关于广东政局情形，平山同志不日来沪，可面询一切。

十一月七日，已筹备开会，联合各界一致进行，详情开会后当有报告。

团员调查表及支部调查表已督促广州地方即日举办，香港不知中局有将此种调查表直接寄去否？

我病已痊愈。此次卧病二十余天，不能食，亦不能睡，很是痛苦。现在元气仍然未复，孱弱不堪，但已可力疾工作。知劳远念，并附及之。

列同志均此问好！

弟 啸仙敬复

十一月五日

致刘仁静、林育南信*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

中局通告已发至第二十号及各出版物等，完全收到。七日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纪念，此间已先三日预备庆祝，除S.Y.同志由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知会外，并由新学生社通函各学校，工联合会通函各工会，一齐庆祝。中局发下传单照印壹万五千份，为是日开会后散派，并先寄香港、梧州、佛山、东莞、新会、香山、鹤山等处。是日借省教育会议事堂为会场，外门挂一白布横额，上书“俄国革命成功六周年纪念大会”，两旁横衬三角小红旗一串，门内至会场路旁遍插纸作之小旗，如“俄国革命的成功，即世界革命的起点”，“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解放”，“中俄同盟是中国解放之唯一道路”，“承认苏俄”，“恢复中俄会议”，“被压迫的阶级联合起来呵”等等标语，场内并讲台上面共挂了三个斜十字形之红色旗帜，正中壁上悬大红旗一面。是日到会者除我们同志和新学生社社员全数外，其他签到团体有佛山工联合会、碾谷工会、宣讲员同学会、铁路车务工会、自动织机工社、新会工会联合会、互助总社、广东油

* 这是由阮啸仙与郭瘦真合署的。

业工会、铜铁工会、机纺昭信工会、宏仁会、土木建筑工会、广东铜铁工会香山支会及佛山支会、广纱联和工会、酒业工会等共数十团体。十二时开会，嘯仙主席。先全体起立大呼：“俄国革命成功万岁”、“中国民族解放万岁”、“中俄联盟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万岁”、旋宣布开会理由，略谓：吾人今日这般热烈的来庆祝，是为的甚么？因为中国内受军阀之捣乱，外受帝国主义之侵略，此两重压迫之下，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俄国乃抵抗帝国主义之先锋，而且已得着胜利者，我们庆祝它，就是庆祝中俄携手早日联络起来，在同一战线上努力，以完成自由独立之民主国家等语。次第三国际代表鲍罗廷同志演说俄国革命之经过及中俄之关系。次驻粤委员卜世畴同志及谭平山同志相继演说(代表演词俟抄妥后拟在《新学生》发表，此里不另录)。至四时二十余分钟散会。散派传单：由嘯仙在台上飭各同志分东、西、南、北四路负责(河南施卜、孙律西，西关一带一中、甲工，永汉路以东法大、高师，永汉路及天字码头为区及地方执行委员)。特此报告。

又本区先期派佛山镇旅省工人回佛山举行纪念巡行，顷得梁复然同志报告：是日巡行有土木建筑工会、制饼工会、理发工会、药材工会、土遮工会等，人数达四百人以上。巡行时各人手执纸做旗帜，上书：“打倒资本帝国主义”、“工人专政纪念”、“工人大联合”等标语。沿途并大呼：“劳工神圣”、“被压迫阶级解放万岁”、“苏维埃俄罗斯万岁”、“承认苏俄”、“中俄联盟万岁”等，诚好现象也。

香港、梧州、东莞、香山、鹤山、新会各地，本区亦先函知会举行庆祝，惟未接到报告，容后补上。

《团刊》第二号收到——只五十份，不敷分配，以后每期请

寄至壹百五十份，亦补发前期不足之数，《中国青年》亦同。

仁静
育南 诸兄

粤区委员长 啸仙

十一月九日

致刘仁静信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仁静兄：

十一月四日您给我们的信已收到了。你所指示我们的，在在都是事实问题，而且是势在必行之事，我们当然要努力去干，以不负诸兄之期望。什么纪念会、示威巡行等运动，都是一哄之市，如走马看花，不过留给人们一个影子，诚如兄言得不到什么大的效果。我们的切要工作，在于深入群众，和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宣传与组织，为与群众长时间之接触而结不解之缘也。我年来经验所得，总觉得知识界在团体不见得好，总是变动，靠不住，尤以高等专门学生，因读歪书太多之故，变动更是容易。现在我们变更方针，倒不如专注重青年工人（产业中工人）和农民。学生运动在国民革命当中，也是可用，并不是放弃。粤汉路和广九、广三两路，已推进他的门了，那方支部不久就可成立。最可怕就是政局牵连，使我不能专心干下去。鹤山、东莞两支部已成立，纯粹是农民。鹤山同志们已取得民团教练地位，我已严促他们着手为农民组织，做教育宣传，避免民团变成农村军阀之危机。这两地，如果本区经济稍裕，要我自己亲自去走一遭，从实际上观察，为加急的有计划

的进行。海丰本来很好，太可惜被敌军摧残，彭同学又跑了，真是好哭无泪！

民党改组很有希望，得鲍君之推进，非常得力，中山已下改组大决心，仲恺、孙科也很出力。十一日广州党务大会，到者二千余人，成绩不错。现决定在广州试办两个月，为两个月后至全国大会之考成，分全市为十二区分部，第一、三、四、十，四个分部都有同学做执行委员。本区决议集中一、三、十区，因一区学生多，三、十两区工人多，同学们全班落力出齐拍演，一齐混进三个区去。我和尔崧同学办第一区，日来进行事务很忙，开会的时间甚多。我们具体计划，就是从下面找群众。以广州五千余党员计(不是实数)，与我们表同情者至少训练到三千，在中工人至少要一、二千以上，将来必产出同志不少，这是绝好机会。又有鲍君为之后援，实为不可多得，故我们拟从实实在在做些功夫。同时发表农民自有耕地及劳工立法宣言，请愿政府批准上项党的请愿。日来政局有些不安，鲍君欲乘此机会，组织国民义勇军，为联军后援，并以训练党员，经全委员会通过，正火速进行，则近日又不免一番忙碌。

此间困难问题，一是同学干事者少，什么事情都要我们几个委员亲自出马，有日不暇给之势；一是经济毫无，动辄掣肘，欲进不能，真是未有办法。诸兄有何指教？

李骏、范体仁两兄之事，民君方面之与此事有关者，只得廖、徐二人，但近日以军事紧急，两人都忙得不得开交，无从询问，此外则无可询问。其得自李、范两兄之自述，都是偏面之词，无能断定。我后又到沪，参与其事的只平山兄知之最详，等平兄来沪时一询之。若从别方面之有关者调查，非从缓不可。

军事期间，本校前通信处或有变更，以后来信请交“广州文明路高等师范林里谷转”为妥。此后即祝
列同学兄康健！

弟 啸上

守候回示

十一月十三日

致刘仁静、恽代英的两封信*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月十日)

一

六号报告以后，广州局面骤形变化，同志们奔走于国民党中异常忙碌，本区曾将同志最近活动情形，仓卒报告，有收到否？兹更详细报告如下：

(一)国民党改组，同志们尽力活动。本月十一日民党开全体大会，组织广州市各区分部，依警察区域划分为十二区分部。我党势力预备集中于第一区。是日同志们和非S.Y.之N.S.S.①社社员列席大会者四十余人，第一区二十余人。最后选举区分部执行委员三人，同志占二人——阮啸仙、尔崧。本区初意不过如是（此时驻粤委员世畸同志尚在粤，民党改组经过，回沪后当必详述）。

(二)S.Y.同志加入国民党各区分部之实数如下：第一区十八人，第二区四人，第三区五人，第五区三人，第七区二人，第八区一人，第十区二人，第十一区一人，此是现在实数，其尚未加入者，仍饬广州委员会促其从速加入，努力于国

* 这是由阮啸仙与郭瘦真合署的。

① “新学生”的英文缩写。

民革命之工作。

(三)本区以民党正在改组，同志活动务须审慎，又同志乘此机会，尤要尽量表现能力，以取得该党及社会一般之信仰，故于前星期召集全体同志和C.P.开联席会议，议决：每区中即行组织一小组(S.Y.和C.P.同志共同组织)，举组长一人，又由组长组织一国民运动委员会(已经成立)，以定策划。若某一区仅有同志一人或并无同志在其中者，则另设法联络青年工人学生，秘密组织其他团体，受国民运动委员会的指挥。

(四)在国民党实际运动问题，区执行委员会决定以第一区为基础，进行方法如下：

A.联合勇敢向上富于革命性之青年工人学生等，成为民党中之左派。B.对于糊涂之投机式的党员，取猛烈攻击的态度。C.对于游离分子，以感化政策，缓缓使之趋向左派。

(五)第一区分部组织慰劳队，瘦真当理财科主任，第一次已于二十二日出发仙村慰劳，第二次定二十六日出发石龙慰劳。同志在此极能表现能力。啸仙同志亲自指挥，前赴阵地。以上五项，完全是同志在外活动情形，至内部整顿事宜，亦分项报告如下：

(一)上旬因广州危急，本区即飞函各直辖支部暂停来信，故近况殊不明了。现已通函各支部接续详报本区，情形如何，待报。

(二)区执行委员编辑罗绮园屡不到会，经已由委员会议决取消，候补蓝裕业补上。

(三)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会计李毓秀因事不能负责，候补韩盈补上。

(四)广州地方内部最近进行情形如下：

1. 该地方内分十五支部：第一支部甲工，第二支部高师（工程附内），第三支部一中，第四支部法大（以上经已报告组织成立），第五支部新兴祥店，第六支部大北直街，第七支部宏英（中校），第八支部市师，第九支部警监，第十支部建筑工会，第十一支部工联会，第十二支部杨家祠，第十三支部恒华（商店），第十四支部福泉新街，第十五支部粤汉路。2. 该地方组织劳工运动委员会，指定施卜同志为主任，学生运动委员会指定张元恺同志为主任。3. 对于改造广州学生联合会及扩张新学生社，因时局影响均未能做到。4. 该地方通过新加入团员李梓材、罗协从、邓湖秋、李绍尧、杨独树、林尉廷、洪剑雄（俱是学生）、陈朗秋（军人）八人。开除团员王绍祐、岑麒祥、马锵（俱高师学生）三人（已见前报告），均由本区批准。

仁静 诸兄
代英

粤区委员长 啸 仙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二

十一月二十五日报告第八号收到否？本区各直辖支部已陆续报告到区，兹摘要具报如下：

（一）新会：该地同志陈晃对于团体活动颇具计划，惟从前同志甚少训练，团体观念殊为薄弱。现已组织新学生社新会分社，联络在城小学教员十数人为基础，又拟组织一平民俱乐部，以工人为基础。该两机关每周演讲一次，宣传本团主义，凡富于革命性而可造就的分子，即使之加入S.Y.。如此做去，

不久可成立一新会地方团。又该新学生分社，拟从速出一半月刊，现正在筹备。

(二)香山：香山原有同志六人，非常涣散，本区曾三令五申促其报告并不见复。区委员会意思，拟此间事务稍松，即派员前往调查，如旧的职员(书记)失职，则令其改组，提择良好分子担任职务；如各同志对于团体观念薄弱与违背本团主义或政策时，则解散亦所不惜。中局诸兄以为如何？

(三)东莞：东莞同志甚形活动，据最近报告活动范围如下：A.乡政方面：(1)恢复乡自治公所；(2)改组民团。B.文化方面：(1)创办阅书报社；(2)组织演讲会；(3)扩充或改良国民学校；(4)设立各种补习学校。C.农民方面：(1)组织农会；(2)组织农民俱乐部；(3)调查各乡村农民经济状况。

(四)鹤山：鹤山同志办理民团——充民团教练，设演讲会，与该地农民甚相接近。本区已通告该支部一面吸收良好团员，一面向外宣传。准此做去，三数月后，当得很大效果。

以上是本区各直辖支部活动状况。至广州、香港两地方情形，分别具报如下：

(一)广州：1.新加入团员六人：杨石魂、文景献、杨炳文、邹史、邹浩、黄绍明，俱是学生。2.工程学校同志七人组织第十六支部。3.设立妇女运动委员会。4.劳工运动委员会与学生运动委员会着手调查。调查表各一张寄上察阅。

(二)香港：最近该地委员会会议决于耶稣诞日反对基督教，所拟计划甚妥。详情如何，尚待报告。

中局通告二十二，二十三号今早收到。

此上

仁静
代英 诸兄鉴

啸 仙
十二月十日

在广东新学生社成立半周年纪念会上的开会词*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今日敝社半周年纪念，开游艺会，得诸位到来，是非常之荣幸的，我现在特代表敝社同人感谢。

现在先说本社成立的原因。大凡一个团体在社会上设立，必有其成立的原因。若一个团体不能适应进化潮流的，而且向后退的，可以不必要！或屹立社会上不动，则此种团体可有可无。我们本社，乃是时代的产儿啊！当北京政变，黎元洪出走，中国政治纷乱已到极点，且值长沙“六一”案发生的时候，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是非常紧要。我们试看中国现在的情形：社会方面，工商业不发达，而外来的势力——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纷如其来，侵掠我们中国；而国内的军阀，又复勾结列强以自殖势力，来压迫自己同胞，中国人民同时受“政治”、“经济”上种种无理的压迫。我们认为革命的机会到了！青年奋斗

* 这是阮啸仙同志在广东新学生社成立半周年纪念会上讲话的摘要。广东新学生社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成立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七日。

尤其急不容缓!! 国民革命需要极了。但环顾国内担任国民革命工作的人甚少，民众势力的组织几乎没有。本社就是乘这机会成立，许愿为国民革命奋斗的一员。本年来临城事件、护路问题、警备舰队问题，和最近列强派兵舰到广州，压迫革命政府收回关余的事件，都是我们当面的大问题，也是我们奋斗过来的事实。我们认定军阀是压迫人民的，故我们首先主张打倒军阀。外国以经济侵掠中国，且用兵舰做他掠夺的后盾，故我们同时主张打倒外国帝国主义! 而其他男女平等的要求，劳动立法的要求，和打破教会学校不平等之待遇等种种工作，都是我们眼前的工作。我们不敢自认为好人奋斗，而愿为青年学生出来轰轰烈烈，为国民革命而牺牲，为社会改造而牺牲! 总而言之：我们已为时代的产儿，就应作时代的牺牲品! 故今日开会期间，至请在座诸君，不客气的指教，正直来批评我们，指导我们。

(载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新学生》半月刊第十二期，署名：阮啸仙)

给团中央局的三个报告·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月)

—

十号报告，谅接到。二十八号以前之通告，统接到。一月十五日的纪念，我们竟忘记了，而中央通告到时又已过期，抱歉之至！

兹将各地情形报告下：

(一)广地：

(A)自尔崧、其鉴加入油业组后，情形颇好。现在省河(广州)方面签名加入K党者，已有五百人许。并拟在东关、河南、花地、西关各处共设四个俱乐部——一星期内可成立三个，以为训练机关。俟训练成熟后，始正式介绍入K。

(B)工联同志张瑞成等为筹备工人俱乐部(普通的)定旧历元旦用K第三区党部名义开工人游艺会，现正在筹备中。

(C)一月十七日为黄、庞纪念日，由“工联”、“互助”发起在

• 第一个报告由阮啸仙与刘尔崧合署，第二、三个报告由阮啸仙与郭瘦真合署。

公园开会，到会者数百人，惟工人不多，同志参加演讲者数人。

(D)“新学”经已改选，执行委员七人中同志五人——嘯仙、善铭与赖玉润(高师)、杨石魂(工程)、卢季循(一中，新入)，非同志二人——郑尘(法大)、沈学修(女师)，俱是女生。并设四个特别委员会，即编辑委员会——主任其鉴；国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尔崧；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学修、郑尘；体育委员会——主任周添贤(法大，非同志)。现加入者渐多，拟用游乐方法，以固其团结心，然后加以训练。

(E)新加入团者：陈道周(学生，现在花县教书，可做农民运动)、廖奇清、谭竞和、张兴(均法大生)、孙俊广(电报生)、王志陶、何宠光、谭涤宇(甲工生)、林一元、卢季循(一中生)。

(F)派罗国杰同志任兵工厂工人补习学校教员。

(G)大新学徒要求开半夜补习班，已指定同志数人轮流教授。

(二)香港地方另付报告。

(三)鹤山支部——式熹同志为民团教练，颇得力，现有三数团丁可组织十人团。

(四)东莞支部——因军事影响仍无甚进行。

(五)佛山支部——C区派寒焮、复燃二同志参加，注重国民运动。

(六)海丰地方仍无法通讯。新会支部近亦未接报告。

(七)大良(即顺德城)新开一支部，有同志四人——俱青年工人，由李民智主持。

宗菊诸同志均鉴

嘯 仙

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二

1.工人游艺会。粤区同志决定组织工人俱乐部，为进行劳动运动的步骤。本月五号、六号两天为夏历的新年，K党广州市第三区党部乘此开工人游艺会，由该党部秘书张瑞成同志办理，欲借以联络工友，为组织工人俱乐部的机会。五号游艺会开幕，借高师大礼堂为会场。堂中满挂红旗，讲坛正面横挂二丈余之白布，开列K党全国代表大会新通过之政策，旁挂该区党部工人党员提议之劳工保护法。下午一时开会。首由张瑞成宣布开会，廖仲恺主席宣布理由，沈玄庐、于树德相继演说，大致鼓吹工人团结，以及加入K党应促国民革命的成功。其他为歌诗、跳舞、演技等娱乐。是晚又由女界联合会工读学生歌诗、跳舞，并由新广州剧社演剧，描写金钱万恶。次日六号，继续开会，有李能致演说。至歌诗、跳舞等一如昨日。惟同志之龙、鲁二人演唱北腔双簧，历数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观者颇为感动。是晚又复由执信学校华社演剧。这两天虽天雨不止，到会者均几满千人，但工人签名加入俱乐部者不过四十人，该俱乐部仍未成立。

2. “二七”纪念与追悼列宁。“二七”纪念会由工联合会通函各工会发起筹备，兹得署名发起者有油业工会、建筑工会、机器工人维持会、碾谷工会，洋服工会、缝业工会、铜铁工会、纸业工会、农工协会、土墨工会等十一团体。工人游艺会闭会，即接着开这个会。

“二七”纪念会的通函发了之后，列宁逝世的噩耗传来，同志即促各发起纪念会的工会，再通函各界于是日追悼列宁。兹

将是日情形详告：

仍在高师大礼堂为会场，布置如游艺会时同。诸同志先在会场散派本区所印之传单。一时开会。同志张瑞成主席宣布开会理由，冯菊坡报告列宁的一生事业及帝国主义者压迫弱小民族之惨痛。阮啸仙报告“二七”之前后事略及军阀摧残工人之残毒。李之龙报告施洋律师被难纯由英帝国主义者之主使。鲍代表演讲列宁之革命功业。廖仲恺、李守常、沈玄庐、李能致均有演说，大致鼓励工人：我们追悼列宁及纪念“二七”，须继续列宁及“二七”死难工友未完之革命工作，努力奋斗，达到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国家，方能争得集会结社等自由权与民族独立等语。是日到会者千二百余人，新学生社员除返里者外全数加入，计以工人为最多。是晚由广州剧社演《可怜》悲剧一幕，描写宗法社会与私产制度下的工人和女子受的苦楚，颇足引起工人的阶级觉悟。

3. 顺德大良支部的活动情形。该处同志人数虽少，惟对于农民运动颇有成绩。近得报告组织工人俱乐部及农团。阅该农团简章草案宗旨尚适合，惟组织上未免疏漏，区中自当时时指正。该工人俱乐部开办伊始，详情未悉如何，容后报告罢。

4. 广州地方的活动情形。广州同志的活动，前1、2项报告当可概见。近日同志工作或在K中央委员会帮理党务，或在K中央委员会筹备列宁追悼会干事。至其余各地方及直辖支部未据报告。

5. K中央委员会定本月二十四日在广州追悼列宁，本区已通告各地方及直辖各支部一致参加，并嘱其是日在各该地散发传单或演讲列宁一生的革命功业与中国民族的关系。

此致

宗菊诸兄

啸 仙
二月十七日

三

(一)关于国民运动的进行。国民运动进行的方针,概由 C. P.、S. Y. 所组织的国民运动委员会议决。这会自去年成立,今年经已改组,委员七人,每星期开会一次,通告已发至第贰号,兹付上一览便详。前星期该会曾议决指派各同志调查广州市建筑工会,划分五区调查——东关、西关、河南、老城、长堤一带,每区二人,以促工人跑上国民运动的战线上。

(二)关于啸仙同学视察的报告。啸仙同学视察各地校务,于二月二十三日区校务会第十次常会报告如下:

1. 顺德: 大良同学四人, 已成立一支部。啸仙到后指示许多方法为同学活动: a. 改组顺德总工会, 着同志先在各工会中介绍富有革命性分子入校, 每工会须有二人以上。同时并宣传工人联结的利益, 俟各工友赞成了, 然后召集各工会职员开联席会议, 讨论进行。至改组的章程须我们同学担任起草。改组以前我们须极力接近各工会职员和工友。b. 须多介绍工友加入 K, 做起国民运动。按照顺德可分十区, 大良为第一区, 第一区又可成立四个区分部(东、西、南、北四关), 东、南两分部完全为工人及农民, 我们须集中此两区取得地位, 借以进行劳工统一运动。c. 该地农团的设立, 是啸去后从中规划。先啸着同学召集本地农民演讲农民解放及国民运动的必要和方法, 颇

能引起感动。至该农团组织虽未尽善，但幼稚的农民（从未有团体的结合），只适于初具规模的组织。自后区中当时勉该地同学，先行严密的训练，则各样团体自归于完善的组织。

2. 新会：新会同学七人，但是当小学教职员，没有实力的运动，且每次工作进行中又遭外界的反抗，活动的范围已狭，又不得群众的同情，故没有好成绩。今年各同学又因职业未定，团体不免涣散，看来无甚希望也。区校已通告该地同学：
a. 速即征求良好分子、能够实力运动的学生工人入校。b. 工作进行中的口号，须适合本地的情形和需要（如学生要求参加校务或财政公开，农民之抵御土匪、抗抽苛税等），以免外界的反抗。

3. 香港：港同学已增加至二十八人，组织训练尚好。唯尚有六、七同学不明白国民运动而怀疑加入K的事。区校已通告解释国民运动的必要和加入K的政策，并嘱其多读本校所出版的刊物。

（三）关于广州同学的活动情形。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会议决利用地方主义的集会，由各该地的同学，联络该地的良好分子（K中的左派以及富于革命性的青年）组织地方团体。琼崖同志已组织成立琼崖少年同志会（半公开的），又另组织新琼崖评论社的公开的言论机关（《新琼崖评论》已出版第□^①期），俱是同学主持。现在潮梅同学又在进行组织潮梅少年同志会的半公开的团体，及新岭东社及《新岭东评论》。

（四）关于追悼列宁情形。二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第一公园追悼列宁大会。区校印传单一万份，N.S.印传单五

①原文如此。

千份分派(该传单已先寄)。是日十二时开会，中山、仲恺、林森、孙科、铁城、协和、希闵、振寰、邹鲁俱到，仲恺主席，林森、仲恺均有发言，后由包代表致谢。到祭者有工界各团体、学校及K各支部，约有六千余人。是日所派出版物除S. Y.、N.S.的外，有民党列宁追悼会所印之《列宁纪念册》及传单，省立第一中学之传单，《兵工厂周刊追悼列宁号》，《新民国报特刊列宁号》等。

(五)《团刊》只收到第四期，《中国青年》只收到第十期。

宗菊诸兄

一切通信有无收到？请示知！

啸 仙

二月二十六日

致刘仁静信

(一九二四年三月八日)

仁静兄：

你给我的信收到了。

现在对于顺德农团，答你的疑问如下：

1. 此农团纯粹是农民组织，与民团可以雇人者，略有区别。
2. 农团人数，是日到会者约有四十余人。但仍不止此数，是日不过初初发起而已，日后当有增多。
3. 此农团是顺德县大良城中附近之小村落而已，人口约三、四百人(男女老幼)，但经此一起，已有附近三个村落有同样的组织了。我们准备以小村落为基础，然后谋数村落之大联合。
4. 当然带政治教育的性质，不过团结之始，此层仍未办到。
5. 近日已有三数人进来做同志，他们原是民校学生，进行上颇有可观。我本来仍想多住几天，或多去几次，只限于经济。现设法以菊坡兄用民校名义调查民校情形，前往办理矣。

粵校津贴费，世畸兄当时对我说止限三个月，故疑以为停止了。

以津贴费移作“中青”费，是区会所主张，但现据上海书店数目仍有出入，一至七期各寄五十份，八至十期各寄百份，共五百几十份，以四仙一份计，只不过二十余元。此事要我来时解决之。我预五号来，今十号来。

啸 仙
三月八日

一年来之团粤区

(一九二四年四月四日)

本来我很应该而且很愿意做一篇文章，报告S.Y.粤区的经过事实和我个人参加活动经验所得，给《团刊》发表，就是中局诸同志也来信催我几次，只以工作过忙，发了几次宏愿，也许是执过笔来做，总是许久未有达到。这不特是中局诸同志认为我有旷职之嫌，即我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现在借出席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之最后而且比较有暇的一天，就决心做这篇文章。关于此层，我要对各同志说的。本来《团刊》是我们团体报告事实和讨论具体计划唯一的出版物，断断不能令一、二人单独去做文章，不单是令一、二人吃亏，就是勉强可以一、二人藏其事，究竟也失了我们创立《团刊》的意义，得不到有甚效果。我希望——不但是我，中局诸同志也更希望的——同志们，尤其是各级委员会负责的同志们，硬躲懒不理不消说得，就是很不得空，都要抽闲为《团刊》做文章，以完成《团刊》的使命，尽自己的职责。

S.Y.粤区，在去年五月间是死去复活的时期。死去的事实，在南京大会时，已经大众明白宣布其罪状，章程及宣言的

小册子中，也简单的登出来。广东的同志也许是认过知改了，用不着我来再替广东同志忏悔，只好撇开不说。现在所要说的，就是复活至今将满一周年的事实——一年来之S.Y.粤区。兹为易于叙述及一见明了起见，特提挈揭领分类如下：

（一）组 织

区执会：南京大会以前，是以广州地委代理区执会职务。大会后香港及海丰两地有照章成立地委的可能，且得临时中央认可，海丰并已由前届中央直接组织成立，合广州已有三个地方团，区执会也可照章成立了。经于去年十月中旬召集区代表大会——由代理区名义召集。除各地方应派代表外，各县支部亦得派代表参与，表决权概用十人有一票表决权，以上类推。代表费用，由各地自给，可谓不名一钱的区代表大会。同时并函中央派员来粤组织，可是因时间关系，中央特派员到来，已权宜自行开会完毕了。但得特派员临时认可，后并全案报告中央批准，认为缜密，切实可行。计区代表大会开会四天，按照各地方报告，议决各地实行计划方案十余种——该议案本有供同志实际参考之处，以碍于《团刊》篇幅不能登载。区执会在广州正式成立，不兼理所在地——广州地委会，但非绝对的不参与，不过区委员于不妨碍本身工作时必要短期的参与地委事务，要受地委会指挥，可见区执会与广州地委会完全独立存在。区执会正式成立，不兼所在地地委会的，或不由所在地地委会代理的，全国中要算是粤区。其所以如此，在当时的意思：一、为向外发展起见，不能兼理广州地方繁剧的职务。二、为养成新进活动干员独立工作，并免除旧职员久于其任发

生少数人包办之苦或流弊，使成年团员逐渐脱离进入C.P.，使青年团员逐渐出来工作，以完成S.Y.为青年利益奋斗的使命，并使其名实相符。关于此两层，本年来的奋斗，已得不少的效果，继续做去，不难完全实现。区执会委员五人，完全分配工作。每星期开会一次，开会事项，各委员本身担任工作在一星期内活动情形的报告及批评。在批评时，很不客气的热烈的批评，有时会发生纷乱，但未有嫌同志互相间的态度不对或过火（在初时间或有之，习惯则未有了），过后并未有余愤在心头，好象未有什么一回事，就融融洽洽地各干各配定的工作去了。此项批评，在经验上于我们团体或个人都得到很大的益处，地委会议及地方大会，都可以适用，且曾用此种方式行之，不过最初有轻重之分，不能一蹴而几。各地方及直辖各支部的报告审查及批复，新发生的政治问题及其他各种社会问题的讨论，规定下星期应做的工作等等。有时召集所在地地委员会联席会议，解决所在地重要问题。平时所在地委会也派代表参与。有时各地方或各直辖支部，派员或来函请求解决重要问题，则开特别区执会会议。有时各地方或各直辖支部的同志有事来区——虽非特派员，但亦来区报到，如遇区执会常会期间，必令其出席报告，以供区执会之审查及参考。区常常于相当期间派员视察各地，区执会得到视察员报告，不客气的批评各地工作之良歹，直指示其缺点，而纠正之；各地方也常有指出区执会指导不到之处。因此，区对于各地方各直辖支部之消息颇灵通，发生密切之关系。

地委会：广州及香港地方委员均五人。分配工作，开会次数，开会事项——报告及批评，审查各支部报告及批复等等，与区执会差不多相同。有时召集某若干支部全体或代表联席会

议，解决某若干支部同性质的困难问题。平时也参加支部会议，但不能完全参加，在香港地方，因支部不多，可以完全做到；在广州地方，有十数支部，因开会时间冲突，委员不够分配，所以不能完全做到。在这次扩大中委会议，广州曾提出此项困难问题，各区代表也有此项提议，可见已成为全国普遍困难的现状，我看还要听各地方按照事实设法做到。不特参加会议发生困难，即各支部完全按期开会，也有做不到的，此层全国也是如此。各支部会议报告，各地委会参加支部会议日程，均有简明的调查表填写，可以按表查核。各支部除政治活动及政策的进展上须要全体工作外，关于各个本身职业组织的奋斗，均向各个职业组织上活动，或由地委会指定各支部就职业组织上活动的方针，如工会支部做工会活动，学生支部做学校革新运动等。这些支部纵然不尽是产业的组合，大都是职业的组合，比较从前以地域而联合的小组，只是可参加某种群众运动，而受团体指挥工作外，不能更有独立工作，却是进步得多，并可避免团员还团员，执行委员会还执行委员会底各不相关的恶现象，而更加亲密，更加团结起来了。

直辖支部：有些地方不属于任何地方团范围，又未满二十人不能成立地方团的，则直接由区管理之，多数按照职业组合成立小组，满五人以上，则成立支部。支部以下组织三人的干事会，也极分工，随时报告于区，区也随时按照报告指导工作，与区关系颇深。

（二）训 练

纪律上的训练：在素未有组织的中国社会，一般人未经团

体生活的素养，多有凭着主观，喜欢个人活动与自由，不肯恪守团体的纪律，害怕团体支配个人行为，尤其是浪漫式的小资产阶级化底学生们，更忽视团体纪律，甚而至于发生厌恶之有团体束缚。自然在中国宗法社会底下而组织的S.Y.，尤其是类似学生会的现在S.Y.，总比一般人不能十分高明，免不了这一类的毛病。但我们S.Y.是革命的团体，是为青年无产阶级革命的团体，似这一类事实，纵然不能避免，但终归要消灭的，虽一时感着困难，终久必要做到的。因此，粤区对于团体纪律甚注重之，随时指导同志：“我们为什么要有团体？团体为什么要有纪律与我们为什么要遵守团体的纪律？不遵守纪律会发生什么弊害？”以上项诸问题之充量解释，并常在事实上加以纠正。有一次，某支部想用该支部名义向外发表宣言，有一次某同志无意的向外发表有碍团体的个人意思，区执会知道了，即敏捷的阻止与忠告之，来往辩论得很利害，结果，当事人表示十分谅解。在初有些同志以为感觉不安，有自请退出本团的，经一次解释之后，都可逐渐改变其态度。但对于太不守纪律的，且在工作上确定其不堪造就，而会于团体发生恶影响的，粤区曾不惜竟开除之，并通告全体同志周知或其本人，以严明纪律。直接声明开除同志，算以粤区为开端，见中央答复粤区开除同志报告的信。当下此决心之前，我们很觉得苦痛，以为万不得已之举，或恐惹起反动，但此种危机现在已过去了。经此几次的训练，团体纪律已日趋巩固。

政策上的训练：一个革命的政党团体，与普通团体不同之点，在于有明确而且对于现社会很需要的政策，不然便是乌托邦，永不能完成其所负的使命。是以粤区对于我们确定的政策，不特在大会上与支部会议间充量向同志解释，即在个人谈

话间都明白加以指证，并时常拿目前所发生的关于社会上政治上的事实，及我们团体出版物所发表的时事评论，在政策上向同志来解剖证实。在这个当中，很少见同志们发生疑问。我们怀疑到以为同志不注意团体出版物与决议案，但细加考察则又非是，于此足见同志们多数能了解政策，已有政策训练的可能。我们仍不以此为满足，益求进步，诚以政策有甚于主义，因为只有——即甚确定的主义，而不讲求实行的方法，便是无主义——在实际上用不着见不到之故。

工作的训练：同志们已了解政策，谨守纪律了，但只是了解与谨守也不算数。如果站着不动，不去找工作做，政策仍不能实现，纪律并不见得可贵。我们常见公园门前的石狮子，向它说纪律，说政策，它未尝不加以默认，事实上它也许是未有违背过纪律，对于政策未曾说过不字，但究有何补益？似这一类的事，一般人反以为我闹笑话，其实一个革命家不在工作上来实行政策，严明纪律，与石狮子之居然默认，有以异乎？无以异也！所以粤区对于工作上的训练，也颇注意，除如(一)项所说指定各支部以一定的工作外，对于新加入团员，也以工作为标准，如某支部同志想介绍人进团，即令给以可能的工作，在支部中间和同志们一块儿去活动，以是否可以和我们合作而定去取。平常同志们或有不为团体做工的，委员会必忠告他，或诱导他，使能了解进团就要做工的意思。自经一年来的训练，比较以前只见各上下级机关人员去动，不见全体有所作为的不好现象，已逐渐免除了。

(三) 对外活动范围

国民运动：南京大会决定国民运动议案，全体一致加入国

民党，和民主派合作，共同跑上国民革命的战线。但此政策决定后，国民党是否可以做国民革命的工具？又是一个目前的疑难问题，急待解决的。因此，怎么样可以使国民党做国民革命的工具？就发生改组国民党问题了。在国民党未改组以前，粤区同志与国民党最为接触，便时常发生纠纷，或言论上的冲突，或情感上不能互相谅解，此时期所谓合作，实在是合而不作，也许是合而无可作。粤区同志很感觉痛苦，不过同志们很明了政策，都能忍辱负重，对他们表示很冷静的态度，并时常想法子来改造国民党，但苦于无处下手。在此情状之下，粤区同志之苦况可以想见。等到苏俄代表鲍先生来粤，第一次就找C.P.及S.Y.委员会开联会，磋商进行改组国民党方略，我们也很忠实地贡献事实，不久国民党改组就实现了。鲍代表对彼方之如何进行，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听到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演说中，也可以窥见大概，不外诚恳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加以事实之证明而已。在改组当中，我们就组织一个和C.P.混合的国民运动委员会，来决定进行方针。同时分配同志深入国民党去，更集中于青年学生和工人里头去。数月来的奋斗和努力，颇得到国民党中的青年学生和工人的同情。最主要之点，就是国委会时常劝诫同志，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拿到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至对于政策上，我们决不稍让，以保存我们的固有精神。努力的结果，明了大势的国民党员，固然很表示同情，但同时发生几种不好的现象：一是他们看见我们太过努力，害怕我们怀着什么阴谋来利用国民党；一是看见我们努力的成绩，因羡慕妒，也怀着不好的意思；一是一班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的人，恐怕国民党改组好了，于自己不利，也自然向我们排击。因此，我们

也得到好几种经验和教训：一是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不可缓进，也不可超过事实的急进，我们不可妄想乘驾飞机去凌空，也不好学飞檐走壁，想遁身无形，我们只好坐在摩托车上就可以，但也不可用尽马力，要等后头乘手车的来，跑路的也来，大家携手前进，也许是加点速度来叫他们快些前进。至若向后退的，也许是拉住我们不许前进的，只可让他淘汰就是了；一是历史叫着我们这样做的，我们应该认为分内之责，不好表示骄态，成则客观条件适合的功劳，败则归咎于自己之不努力；一是中国农业制度所必然产生的宗法社会底下的我们贵国人，自然不是个个能合我们主观的条件，也不必要合，人人都有不同的口胃，我们只合为人类幸福着想，为得到群众着想，去诱导训练他们，使他们改变人生观，除去劣根性，因为他们为私人利益的错误，不尽然是一个现成不变的自甘反动的下流，诚然，如果他们真是这般下流，我已说过，只好让他们归于淘汰就是了。此种经验和教训，不但我们自己知道，时常使同志们通通都知道。我现在更可以举一事实来证明：当选举区党部、区分部的时候，他们为争选举票不惜乱拉人入党，我们并不用此种旧习惯，来和人家争无谓的权力，结果他们人数虽多，我们同志所得的选票竟有超过他们的，不特如此，且超过同志的人数，即此一端。可见我们不在于形式上的斗争，全在于精神上的努力，来得到群众的同情，这是很要紧的。我个人所领受的：有一次到大元帅府听中山演讲，同船的人很多，他们都说我的坏话，因为他们不认识我，怪难听，当面抢白，实难忍受。但我总不以为意，接受他们的批评。因为不好生在这样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国家，要做革命工夫，都要“忍辱负重”，努力向前，干！干！！这是革命家唯一的信条。现在国民党各

级执行机关，或任何职业机关，地方政治团体，有国民党活动的地方，如果我们去参加，都组织一小组，为我们自己的党团。尤其是注意国民党区分部，做下层工夫。我们组织小组，并不是有什么阴谋，我们为中国革命前途起见，质言之，为忠实国民革命起见，换言之，为实现我们政策起见，都应该如此。

学生运动：我们因见广州学生联合会精神涣散，无组织，无训练，不能担任各种青年工作。同时又以产业幼稚的中国，在已成半殖民地的经济政治状况之下，不好拿S.Y.名义做公开运动，且势已不能。粤区议决以S.Y.学生同志做中坚，组织广东新学生社，集合各校革新分子，来做学生运动。组织法与S.Y.同，纲领主张国民青年革命。进行计划，在各校多找社员，做学校革新及学生自治运动，为学生本身利益而奋斗。该社并组织有初具规模的体育运动会、白话剧社、旅行团、阅书报社等。先整理或组织本校学生会，进而整理广州学联会。关于活动便利上，以各校支部会议决定为系统，以谋学生群众利益为口号，拿学生政党的精神，不露政党的色彩，冀得群众，并收实效。同时，关于各种社会运动、地方政治问题，亦实际参与。现在此社在广州方面已取得学生监督地位，并扩充到各县镇去，社会上也颇得群众的同情。目前更与国民党合作，做大规模的全省学生统一运动，集中势力于广州学生联合会。还有一件事足供参考的：有一次某校发生学生与校长争教育经费风潮，粤区即令该校同志与新学生社员合作，用国民党大会宣言对内政策第十四条“……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做经费斗争的工具，竟在老国民党员做校长势力之下而得到胜利，同时该校学生们亦感觉到我们“为学生利益奋斗”之

非虚语，而发生好感。

工农运动：在广州差不多全数为手工业状况之下，来做劳工运动，实感着困难。表面上，广东工会联合会，虽是拿到我们手里，但实际上，不能成为有实力的能活动的劳工群众团体，尤其是青年工人运动，粤区简直未有做到工夫。我们日夕设法“怎样在广州来做青年工人运动？”到现在仍没法解决，实是一件最缺憾的事！稍为差强人意的，广东兵工厂青年工人补习学校——有五百余青年学徒，是我们同志拿来办；顺德青年工人俱乐部，是由同志发起组织，将来可做点青年工人运动。现在大规模的计划，在国民党活动之下，来做统一全省劳工运动——正在进行中。农民运动：因广东连年兵燹，同时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之影响，农村经济大有变动，兵匪横行，人不聊生，一班富农贫农，——小地主、自作农、被雇农等，有联合做御防政策，且有武装，即农村中的民团，他们为利害相同而自然结合，初无政治的气味，更无阶级斗争的意思——阶级化比都市工业制度更未得显露。但此种农民武装，便值得我们注意，如果我们不加入活动，不从事宣传，好容易变成农村军阀，将来城市革命，农村必主张复辟，不但“以建筑在农民群众上面的所谓农业国”于国民革命进行有碍，于社会革命更有阻碍。因此，粤区便注意在有同志的农村当中，尤其是有民团的农村，指导同志们进去活动，从事教育、文化、宣传，并组织他们。现在有几处是由我们指挥，将来此种组织必有发展。我们在工农运动中，也有几件事可以报告，且足供注意的：油业工会罢工，已经公安局照东家条件批准，差不多快要失败了，我们就利用国民党改组宣言草案“……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做工具，替他们力争，达到完全胜利。现在由我

们替他组织数处俱乐部，且进行内部的积极工夫。建筑工会从前旧行会馆，带有利用神权纠合同伴的鲁班先师庙，为政府作庙产投变，我们也替他们利用上项口号，争回来办工人补习学校——已成立的有八所。顺德农团是同志发起组织的，向政府立案的时候，该县长有延缓之意，我们就拿国民党宣言对内政策第十一条“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来力争而得到政治上的补助。现在一般工人农民都说我们是“好国党”、“新国党”，可见新国民党是我们，国民革命中已有我们了。在我们讨论国民党问题，有些同志起初以为工农加入国民党不大妥当，一恐造成国民党有群众；二恐工农加入国民党变成国民党化，于阶级斗争不利。经详细的研究，结果：因为国民党未有群众，所以不能完成其历史的使命，正要造成群众的国民党，才可以实行我们国民运动的决议案，第一疑问不成问题。因为劳动群众正要有政治的觉悟，才能发生阶级的觉悟，必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才有政治的觉悟，且阶级的分化而至于斗争，完全根据于经济的变动，与客观条件的可能，断未有加入国民党就不会阶级斗争，不加入国民党就快要阶级斗争，则第二疑问也不成问题了。半年来的奋斗，按照上项几件事实，不但理论上使我们相信，即事实上也予我们以几分根据。那么，在国民党活动之下——国民革命当中，来训练工人和农民，是中国经济政治的状况所形成不得不如此做的，也必要如此的，可毫无疑问的了。

（四） 结 论

上项的报告，是粤区已做过的很坦白的事实，并我自己所

见得到的经验和教训，已一缕一缕的照直写出来了，自然其中缺点很多，甚望各地同志诚恳地批评和指正！并望引起各地同志有同样的事实报告，使大家都来批评纠正，共谋进取，以完成一个更有组织更有力量的为青年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革命团体。

末了，我仍要伸明的，粤区以前的状况，是上不到天下不到地的状况。现在呢？已稍为有了民间性，但仍是随地打滚，好象醉人一般，扶得东来西又倒，正需要在民间的空间谋一个站得住行得动的位置。则此后的努力为何如？并且青年运动，除了学生运动曾做些工夫外，农工方面仍然茫无头绪，与S.Y.名实的确不符，恐怕全国都是这般烦恼。

同志们！南京大会已过了半年了，半年的努力也不过如此，下半年的努力，更要急起直追。那么，这次扩大中央会议所议决的议案，最好于第三次全国大会把他结成“努力”、“成功”四字。

一九二四．四．四．于上海

致邓中夏的两封信

(一九二四年五月六日、六月一日)

一

中夏兄：

三十元及信均收到。现在我刚是起程往港的时候。港事已有民校完全负责，三同学已交保在外候审，事情已和缓些。

本区报告，目下实在很忙，等我由港回来时才做。瘦兄咯血症已渐愈，但仍不能治事。

“五一”、“五二”、“五四”、“五五”均有闹热的举动，“五七”也将有大规模的巡行，容后报。

付来补证书一纸。

啸 复

五月六日

二

中夏兄：

三十四至三十七号通告已收到，并已用新学生社、广州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名义通电全国，以为声援。关于此事，粤区代

表大会闻之异常愤激，金拟回去各地，力求各界一致援助。

区代表大会于五月二十五日开始，至六月一日闭会，每日上午开议三点钟，下午亦如之，中午则引各代表参观各工厂工会，或游名胜之地，以资观感。计连续开会八天，议决十余案，最重要为各地实行方法及农民运动议案。今早有二十余人公祭黄花岗，今晚则请法郎客讲演。闭会了，伫看将来实际的工作与发展如何耳！此会甚好，在形势上已由上不到天下不到地的状况而进到民间去了，这是本区的一个好现象，堪为中局告慰者。详情就来报告。

区委员已选出，除原有三人外，加进做农会有经验的一个——彭^①，现任学联会主任的——蒋^②，是新分子，但仍未分配职务。

在区大会闭会期间，与新职员未配定工作以前，故由我择要报告。

出版物经理专员——黎轻发，甚尽职，此后可陆续寄款来。请将“青工”及“中青”，多寄些来：

“中青”式百份。

“青工”一百份。

中局通告前已商定一切由区转，共寄三份来，一存区备查，一香江，一广州。最好有则寄多些。

啸 仙

六月一日

①彭，即是彭湃。

②蒋，即蒋世明。

团粤区委报告·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二日)

本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五月二十五日开始，至六月一日止。计开会十六次，议决十四案。各地报告及决议案全文，正在印刷中。选举结果，当选区执行委员者：

阮啸仙一九票

刘尔崧一九票

彭 湃一九票

郭瘦真一七票

蒋世明一二票

说明：此次共有表决权二十票。

候补者：

苏 南一九票

赖玉润一七票

蓝裕业一二票

一九二四年六月九日，第二届区执行委员会开成立会。

(1)分配工作如下(依照中央组织法)：

• 这是由阮啸仙与刘尔崧合署的。

秘书——啸仙； 宣传——瘦真；
组织——尔崧； 农工——彭湃；
学生——世明。

候补者：

玉润为秘书助理；

裕业为宣传助理；

苏南为农工助理，并随时出席常会，参加各部工作。

(2)确定常会日期：

每星期三、六日下午七时至九时，此为工作开始之常会时间，故每星期暂开常会二次，将来各事渐有头绪，则每周开常会一次——星期六下午七时至九时。

(3)确定以后常会会议程序：

A. 各执行委员报告一周活动情形及工作上的批评。

B. 一周间政治、经济问题的讨论(地方与国内外)。

C. 分配后周各委员的工作。

D. 讨论各地的报告及批评。

E. 临时发生问题的应付方法。

(4)各部目前的工作：

A. 秘书要将区大会议案及报告编成小册，报告中央，并通告各地方。

B. 组织部要将各地同志团籍制成简明表册。

C. 宣传部要开始调查或搜集经济、政治——本国及外国——的状况，为宣传的材料，并从速设法成立公开的社会科学研究会。

D. 农工部要计划各地青年农工运动及调查农村实际状况。

E. 学生部要搜集及调查各地学生运动状况，及临时发生的学潮报告。

(5)通函广州C.P.及S.Y.地方参加本区常会。

(6)预选广州学生联合会出席全国学生总会代表三人(姓名从略^①)，并设法使新学生社员及其他表同情于我们者共同选举之。

(7)预选加入民校的农民运动研究所的所员，照该所原定二十名额，我们同志至少参加半数。

秘书 啸仙

六月十二日

^①原文如此。

致林育南信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

育南兄：

通告及各件均收到。关于庆祝中俄恢复邦交大运动事，此间民校右派分子在广州《民国日报》攻击此事甚力，竟说我们是新卖国党，其目光正如豆大。C.P.正在和民校左派交涉此事。因此，大运动恐惹反感，况张继、谢持等刚在广州捣蛋。但发传单是可以的，当能照办。

《中国学生》通讯员，已指定郭寿华同志。兹转来稿一篇，请查收发至宣传部为盼。

即祝

精神

弟 阮比力

六月十八日

致刘仁静、卜世畸信

(一九二四年七月)

仁静、世畸两兄：

前函谅达。本处现有“圣三一”教会学校发生风潮，该校并未有同志，但竟来新学生社投诉，请求援助。同时带教会式的公医专校亦发生一样的风潮，我们已决意援助他们。广州教会学校势力很大，素为吾辈劲敌，谅为兄所深知，我们因此半年来进入去活动。正在酝酿中者，也许有几校之多，稍动即发，将来必有可观，运动方法很是完密，即风潮中人也，甚有希望，观他们宣言，即可知矣。

甚望兄与将宣言转登《民国日报》，并作批评。其余可发表言论的各出版物，也请多做评论，遥为声援。上大学生会是否可以来电响应，亦请注意。详情当有报告来。弟明晨到花县组织农会——有千余人，回来当也有报告。广宁县农会有万余人，是我们组织，报告后来。

弟 肖铤

致林育南信

(一九二四年八月九日)

育南兄：

此间民权社是高师学生所组织。自自治邹德高来，已勾到右倾方向，现并为邹鲁所收买，实行反攻，与民校市党部右派联合，今又贿出一旬刊，内容不堪寓目。此间已设法应付。但查该北京支社主理罗丹光——即馭雄、南京支社主理谢远定，俩都是我们同志，可由宗菊令俩人为内应，拆他的台。因为该社组织非常散漫，不过为邹某一、二私人所包办，且其中社员因权利冲突，已内讧几次，不难一击即迎刃而解也。最好能够使该南京、北京支社发一否认宣言，则得之矣。如何之处。请卓夺！

比力上

八月九日

给团中央的两个报告

(一九二四年十月五日、十月二十七日)

—

区委会情形：这两月来因农民运动发展起来，而区委员多有参加此运动者，因此有一、二次以人数不足，区委不能正式开会，只谈话而已。但一方面区委员回来必有一种详细报告，从而决定各县农民运动的具体计划，使各县农会于时进展，而本团组织亦得发展之机。则希望各地同志报告区委从而决定之，其利益不及区委实际视察之为得也。不过因人少事多之故，对于上级执行会报告缺乏，使消息隔绝，并使中局与各地关系不深，这是事实上不得已之缺点，现在区委正力图矫正此缺憾。同时希望宗菊能派一同志来粤，以不多做外边活动而专做内部整理工夫者为佳。

活动方面：

广州地方：学生运动比前稍逊一点，就因为主持学生运动之同志，现集中于农村工作之故，此亦为人少事多之憾。劳工

运动比前进步，兵工厂已成立一个支部，有青年工人十余人，很为活动，并由同志在该厂办一青年工人学校，有青年学徒五百余人。可惜自《团刊》第七期泄漏出来之后，就受了莫大之损失！该厂厂长马某——民校右派，可说是反革命派，诸多摧残，被借端开除之同志达过半数，被株连者七十余人，青工学校也停办。粤校同志迄今都引为切齿痛心之事。现在联络被开除者七十余人，向马某下总攻击，各产业机关工人都纷纷响应。在右派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此风潮必至扩大成一问题。

广州车夫工人俱乐部也成立一支部，此俱乐部有工人三百余人，部务完全由同志主持，现在举办两个工人协作社，第三个正在筹备中。

沙面青年工社也将成立一支部，此社是沙面罢工期间，同志在青年活动中所组织的，有青工四十余人，至多在十八岁者，粤区及地委甚注意之。

香港地方：学生运动因同志加入教育活动后，已略有头绪。劳工运动无甚进步，因工人活动分子多被解出境或调开别处做重要工作之故。新成立的支部有：排字工社、电报工人两个。海员及集贤工会的活动，也因第七期《团刊》泄出之影响，几乎被停止了。

顺德支部：新加同志三人。现在工作全部做农民运动，任民校农民部特派员者四人，组织农会正式成立者有两个区以上，计有十余乡。青年工农俱乐部仍旧进行，颇发展。

新会支部：新加入团员二人。现在工作：（一）平民识字运动，亦有平民识字学校两所，有工人百余人，成绩颇好。（二）工人运动，各工会都很信仰我们，不过工人活动同志太少，有力不能及之慨。（三）农民运动，任民校农民部特派员者二人，农

民运动可以开始工作。

东莞支部：此支部经区委加以几次训练，比前进步得多。现在组织该支部所在地之乡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自卫军也成立，并发起组织青年农民俱乐部，完全受同志指挥。该乡农民大多是佃农，甚为贫苦，除劣绅田主外，其压迫最甚者为土匪，居然在乡张贴布告，抽收田亩捐等，俨如政府之发施号令。此为农民谋自卫，促成农会成立之主因。

鹤山支部：同志增加二人。除做学生运动略见成绩外，农民运动亦起手工作，任民校农民部特派员者二人，已成立两个乡农会，成立六十人以上之农民自卫军一队。

花县支部：增加同志六人。此支部工作最好成绩者为农民运动。该县在粤汉铁路中间，地本瘠瘦，屡为战事区域，受兵燹之苦，而土豪劣绅土匪在先压迫最惨，后来已自动的起来组织民团以自卫。支部同志们即借此宣传，组织农会，计：成立者有三十余乡，达三千家以上，人数在万余，定十月十九日成立全县农会。此处工作全注意于下层团结，在各处农会中比较为有基础，曾做一度减租运动成功。

广宁支部：此支部是新近成立者，有同志十余人，在训练中准备加入者，将达十人，照此，最近期间可以成立地方团了。同志们专做农民运动，努力特甚，虽经一次官厅及绅士的挫折，但仍能努力存在，现在更为扩大巩固，计成立四十余个乡农会，几遍全县而贯通之。县农会于十月十日成立，农民自卫军亦可成立。查此处农会成立迅速之原因：（一）当然在客观条件之满足；（二）指导之同志为中小學生及教员，而且是本地之有信仰者，并运动口号及方法能一致，近于实际，此在于同志组织及努力方面之成效也；（三）帮助运动者，为广州工人，

而接近于我们者，亦能一致努力奋斗，不怕危难，而且与农民处同一的地位，更为容易着手。

民校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事件

该所之设立原因，在第三号报告上说过，此次第二次亦如前办法，招收同志入所，但人数比前多数倍，则多招收在乡村农民运动中及城市劳工运动中之与我们接近的工人农民入所。查东、西、北三江之重要乡村都有人，此亦为将来扩充农民运动之准备。此届学生分子很不错，初授以军事教育，差不多有一个多月，即所谓农民自卫军是也。在训练军事教育期间，成绩昭著，于纪律及组织方面更见功效，并使我们得一个经验：一个革命家，如果受过军事教育，必更能守纪律，勇于任事，可使涤去书生习气，而为一不折不扣之挺者。不过政治训练要与军事教育并重，才能养成全材。现在该所正政治训练期中。计百六十人，同志占二十人，新加入者十余人，在训练中准备加入者三十余人，我们意想中将有百人可以做同志。

反帝国主义大联盟事件

此联盟是继北京而起，同时接受中局通告而组织的，在“九七”日曾做过一大示威运动。里头分为学界、有力之工会及女界为我们主持，预备出一周刊。双十节日发起×^①为警告节，通电全国，一致主张，已召集各界会议，做一大示威运

①原文此字不清，似为“改”字。

动，使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国民革命意义普遍于民众，同时对于民校右派之反革命行为予以极力之攻击。

农民运动中之经验

一、宣传口号一定要根据实际调查所得者，因各处之情形不同，而以最简单之方言出之。

二、运动者以本地人为宜，否则都要找本地人做向导。

三、以各该乡之在城市作工者为运动员或介绍人，必更为有力，因其所处之地位相同也。

四、运动者任何人都要自己处于农民地位做宣传的态度，是为阶级意义与利益相同之故。

五、运动入手方法：先出于调查，继则向个人作诚恳之谈话，然后做群众的演讲，杂以游艺性质，能使青年农民发生团体的兴趣，也不可忽视。

六、组织的时候，要自己处于负责人地位，不可处旁观态度，尤其是比农民要努力一倍，才可以指导训练之。

七、成立后，要设法和纯农民时常通讯，使发生互相间密切之关系，切不可中途放弃。

照此运动下去，必发生下列的现象：

一、起手必带有倚赖绅士之倾向，此种倾向并非农民自己甘心愿意如此，在久受压迫之下的农民，因畏惯而妥协而帖伏使之然也，故在未入民间去的运动者，有以联络开明绅士为容易入手之见解。其实与绅联合无异与虎谋皮，无论他如何开明，等到减租运动利害冲突的时候，就要出来破坏了，岂不是得不偿失？故当遇此现象发生，即应向之宣传，使之纠正此种

在积威之下所必然产生之错误倾向。

二、第二步，农民们知道绅士势力不足靠，但始终都想得到政治上之保护，此时有要求请县长出示保护之举，纵使得到省长出示保护，他们都不觉得，因县长与他们接近一层，那么，也可以知道眼前的利益是农民看得见的。我们就可以阶级斗争的意义，以很简单的例证表示出来，使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

三、第三步，等到他们知自身组织力量之重要，他们自然倾心农会，一方面便要求武装自卫，因此而有农民自卫军之组织。

如果照上三种现象循序宣传，农会的基础便巩固了。

在运动中也发生下列困难之点：

一、民校政府之下的驻防军摧残农民。

二、民校政府之下的官吏压迫农民。

三、民校的右派分子勾结商团军损害农民。

此种事实随处都可以显露出来，随处都会惹起农民之反诘。我们只有离开政府地位，单独作左右派的宣传。因为我们站在农工利益面上，来做国民革命工作，并非牺牲农工利益，迁就政府。曾有一次，因宣传反对田亩捐与广大校长邹鲁——右派——碰钉，但我们并不停止这样为农民实际利益的宣传（田亩捐为辅助广大的经费）。

特别声明

以上种种农民运动事实，在第三国际的意义上来看，完全是C.P.的工作。但因为粤地农民运动自然磅礴起来，各县又

未有C.P.的同志，同时C.P.又不能指挥之，区委已极力使担任农运的同志们尽量去找青年农民而组织训练之。

附说：

中局通告及各出版物均收到。粤区代表大会议决案，由善铭带到中局，曾否收到？为什么不见说及并批评之。以前报告有无收到？也不见指示，至以为念为盼！

啸仙同志赴广宁县农会成立会，秘书由玉润同志代理。

又第三次大会，已准备一切，区委代表一人，于十月四日区委常会举派阮啸仙同志出席。

啸 仙

十月五日

二

接十月七日中央特别训令，曾于十月二十五日区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次常会予以充分之讨论，特逐条答复如下，并刻日切实执行之。

一、根据事实上，因为人选问题，在广州设两级委员会，实际是不可能，应取消广州地委，由区委兼地委。同时啸仙、彭湃两同志，经于C.P.广州地委改选时，被选为委员，则本区委员会已不健全，此后内部主持乏人，团务废弛，更不堪言状，认为非实行改组区委会不可！当即决定十一月五日开区代表大会来解决之，及从新估定本区进行方针。至本区须有专门负责之人，不得任C.P.随便调去，本区正犯此病，但在C.P.与S.Y.未经分化以前，亦为不可避免之事实。本区甚赞成中央之办法，尤其是希望中央与C.P.中央协商，使C.P.地方不

可再来尝试调动!

二、对各地方及直辖支部同志已担任农工运动工作，且可以加入C.P.者，即介绍加入之，使完成农工运动应归C.P.主持之原则，其未能即时解决者，由区大会解决之。应特别注意青年工人农民方面，本区早已注意及之矣。

三、四、五、六，四项或已在执行或正在整顿之中，当能完全接纳中央意见。

七、卜同志来粤，本区并未有接到中央通知书，在九月内无从察知此事，卜同志亦未有到区声明，此是中央之疏忽处！卜同志亦未免带些客套。现在留团察看时期已过，中央十月七日来信，仍写明一个月(从九月一日起)，更加疏忽至极！至卜同志现任C.P.翻译工作忙，本区实无从予以相当之工作而督察之，只有去函C.P.广州地委要求解释，经得该地委来示，说卜同志现任翻译工作颇为得力，而且观念也好云云。

八、郭同志在粤需要此人，本区也曾去函调回，他已肯回，但要求百元旅费，此事要请中央解决之。

九、已由陈同志行使特派员职权。

秘书 啸仙

十月二十七日

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二十三次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农民和工人，本是同一阶级的，不过形式上所受的压迫不同。农民所受的压迫，是大地主、土豪、劣绅等；工人所受的压迫，却是大厂主、资本家，和其所勾结之不肖军队等。由这样看起来，农民和工人已是一同站在被压迫阶级，所以有亟宜联合之必要。倘农工能够实行联合起来，在前面的一切障碍物，都可把他铲除，中华民族一定可得到解放，国际帝国主义一定可打倒，省港罢工一定可得到胜利。阮先生并报告顺德县农民近来迭受大地主、劣绅、土豪及其所勾结之不肖官长与军队，肆意掳杀、摧残农会。这是要求各工友代表，予以实力的援助，使农会得尽量发展。

(载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九日《工人之路》特号第八十七期)

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及提案*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甲. 农民运动报告大纲

第一章 农民运动与国民党

第一节 农民的社会地位

第二节 农民阶级之特性及其革命潜伏性

第三节 农民在国民革命进行中之位置及势力

第四节 中国国民党对农民运动之政纲

第五节 农民部

第六节 农民运动讲习所(附特派员工作及生活状况)

第二章 广东农民及农业状况

第一节 农村的危机

(一)土地分配的不足;

(二)农民粮食的恐慌;

(三)农家收入之低浅;

*此报告及提案系由阮啸仙与彭湃参与起草，阮啸仙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召开的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读。原载《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成立之经过》。

- (四)灾荒的频仍；
- (五)受外国工商业的影响——帝国主义的压迫；
- (六)受连年政治变动之影响；
- (七)失业的众多；
- (八)农产品价格低落品额减少手工业破产；
- (九)农民穷困的现象。

1. 努力于副业； 2. 借债及典当； 3. 减少家庭生活
费——独立生活； 4. 卖妻鬻子溺女； 5. 当土匪，当兵，卖
身当猪仔，当苦力，流离； 6. 死亡。

第二节 农民运动勃起之原因

- (一)起于地价的激变——新兴小官僚之地主阶级炒地皮；
- (二)起于农民生活的困难；
- (三)起于地主和资本家的重租及高利债之剥削；
- (四)起于地主阶级待遇横暴；
- (五)起于乡绅土豪的武装压迫——民团；
- (六)起于骄兵悍将贪官污吏之摧残——拉伕抽捐；
- (七)受国内政治的影响；
- (八)受帝国主义的影响；
- (九)受工人运动的影响；
- (十)起于国民党之扶助宣传的效用。

第三章 广东农民协会发展的状况

第四章 第一次全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

第一节 成立的原因及筹备的经过

第二节 各县代表

第三节 当时协会统计

第四节 宣言议决及其意义

第五章 农民自卫军与民团

第一节 农民自卫军与民团性质之歧异

(一)以前民团成立之原因及其作用；

(二)自有协会以来民团与协会冲突之原因及应取消之理由。

第二节 农民自卫军组织之原因

(一)抵抗地主阶级之摧残；

(二)抗拒军阀之压迫；

(三)维持农民协会之存在及发展。

第三节 农民自卫军组织之原则

第六章 实际参加国民革命与拥护革命政府

第一节 出发韶关参加北伐——参加警告节的牺牲

第二节 二月东江之役

第三节 六月杨、刘之役

第四节 反帝国主义运动中之农民

第五节 廖案中之农民

第六节 东征时期之农民

第七章 农民协会进行上之困难

第一节 政治上之矛盾

(一)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分岭；

(二)同志对于党的政策之不了解；

(三)服务于政府的党员对于党的政纲之背叛。

第二节 农村中特殊阶级之反攻

第三节 地主武装压迫

第四节 农民因知识程度低下所发见之缺点

第八章 一年来农民协会发生之重要事件

- 第一节 花县
- 第二节 广宁
- 第三节 海陆丰、五华；
- 第四节 中山；
- 第五节 顺德；
- 第六节 惠阳、宝安、东莞、清远、曲江、番禺；

第九章 农民协会现状及其趋势

- 第一节 会员之统计
- 第二节 区域之伸张
- 第三节 进行之趋势

(一)由经济的斗争进而为政治的斗争；

(二)由广东向各省发展；

(三)渐次觉悟阶级的势力；

(四)工农联合参加国民革命；

第十章 农民运动之牺牲者

第十一章 广东农民现在之要求

预征钱粮之须严禁；田赋以外之一切苛捐杂税；及附加费之应取消；田主佃保局宜裁废；田赋法定额之须严定；田土经界之须整理；无地钱粮之停征。以上六项关于税赋者也。规定最高限度租额，严办重利盘剥农民者；取缔劣绅垄断团局，把持乡政，及禁止民团抽损害农民之苛捐杂费，与强迫农民协会加入；解散各县摧残农民协会之商乡民团；取消民团统率处；组织农民自卫军；拨给贫农耕地。以上各项为关于民政者也。有对于吏治军纪之要求者，如禁止军队在农村拉夫、就地筹饷、占住民房也；征办摧残农民协会之官吏、武人及劣绅土豪也；撤换藐视功令之政府官员也，复有对于经济文化之要求

者，如促进农村合作事业也；整理水利、救济灾荒也；取缔外国人在内地霸占田庄建立教堂也；推广农村教育也；开办农民银行也。

第十二章 提案(见下)

乙. 提案

绪言

中国国民革命，必要联合全国国民共同奋斗，然后革命可以成功。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是农民，农民就是全国最大多数的国民。中国国民革命若不得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参加，则革命断不能成功，反之则成功必可立而待。因为革命必要最大多数的群众做基础，有了群众造基础，然后革命才可以进行，而至于成功，否则不但不能成功，且必至于失败。观乎本党革命过去之历史，民国十四年来革命尚未成功，就是因为未得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参加，做本党革命基础，此无可讳言也。本党总理孙先生，深见于此，故毅然决然将本党改组，在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决定农民政策，从事农民运动，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农民部，以负专责。

自本党改组，确立农民政策，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即负专责，从事农民运动，并由本党政府发表对于农民运动第一、第二两次宣言。于此本党农民政策实施，各地农民皆纷纷起来组织协会。本党是领导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政党，而且是主张农民利益的政党。一年来得本党农民运动同志之努力，本党政府之扶助农民群众之奋斗，其成绩已蔚然可观。在今年五月一

日，广东全省果有二十二县代表一百一十七人，有组织的农民二十一万，在本党革命首都的广州，与全国第二次劳动代表大会同时举行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省农民协会。

广东全省农民协会成立之后，全省农民已变成有系统的组织，指挥更加容易，认识本党更加清楚，而本党之农民运动同志，亦更加努力。从五月迄今，为期不过五个月，而广东全省竟有三十三县有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增至四十五万人。已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有：海丰、陆丰、潮安、五华、普宁、广宁、番禺、东莞、宝安、中山、顺德、花县，十二县；将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有：惠阳、曲江、清远三县；未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有：澄海、紫金、增城、高要、德庆、罗定、郁南、鹤山、云浮、南海、新会、台山、开平、英德、从化、翁源、惠来、揭阳。即在邓本殷势力压迫下之雷、琼，亦有秘密中农民协会的组织。在广西、湖南、河南、山东、安徽、直隶各省，非本党政府势力所及，且受军阀摧残，亦有公开的秘密的农民协会的组织。此诚本党革命前途之好现象也。

广东自有农民运动以来，农民实际上已经参加国民革命，与拥护本党政府。在去年本党总理孙先生提师北伐时，广东全省农民自卫军，与全省工团军，卫护总理到韶关；“双十”广州商团变起，在广州之农民自卫军与工团军死力拥护政府，而中山之农民自卫军亦武装阻止中山商团进攻广州政府，数日即将危害本党政府之英帝国主义走狗陈廉伯赶走。今年东江之东莞、宝安、海丰、陆丰各县农民一齐起来帮助本党东征党军，及本党政府所属军队，不二月即将数年盘据东江，危害本党政府之英帝国主义走狗陈炯明赶走。杨、刘之役，南海、番禺、广宁、中山、顺德、花县、清远、东莞、宝安、惠阳、海丰、

陆丰各县农民，亦一齐起来帮助本党党军，及本党政府所属军队，而番禺农民自卫军，清远农民输送队，且帮助党军军队进到广州，不半月即将危害本党政府之英、日帝国主义之走狗杨、刘赶走。此次不法军队及东江陈逆再次谋危害本党政府，而宝安、东莞农民自卫军起来赶走林树巍、郑润琦等，海丰农民自卫军今已进到广州，拥护本党政府。就最近过去及现在事实观察，可以证明本党农民政策实施之适当，而农民群众之能够为革命的主力军也。

然而广东农民运动在一年来所得之经验，深知农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文化上所受种种痛苦，甚为惨酷，而为本党所亟应设法解决者。兹当本党广东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之际，特根据农民运动一年来过去之经验及现在之事实，为求解决农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所受种种痛苦，以助其组织之发展，提议如左，并为本党将来在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提案之根据。

(一)政治问题——农民在政治上所受痛苦最惨酷，最切肤，而且为农民运动之最大障碍的，就是民团。因为民团是土豪劣绅地主合伙的组织，他们是利用农民武装，与吸食农民血液，以保护及培养自己，查民团经济来源完全是取之乡村公产公款，或苛抽农民的。就定宝安一县来说，土豪劣绅地主们，只借一间联团局(西路联团局)搜括农民脂膏，一年至十万元，竟抽至人头税，无论贫富老幼，每丁每年抽银六毫。东莞怀德乡之乡团局，其剥削农民之苛捐田亩，每亩每年二毫，共收入一千五百余元，田租捐(自耕农)每石每年三毫，共收入三千三百余元，还有猪捐、猪肉捐、鸡鸭捐、薯芋捐等，不下二十余种，每年总收不下数十万元，完全为民团收入，徒饱土豪劣绅地

主们私囊。做一年顺德局长，可以得七万元中饱。其他如中山、南海、番禺各县，完全是与宝安、东莞、顺德一样，剥削农民。他们不但不保护农民，反而用武装来压迫农民。在未有农民运动以前，他们是很自在的坐办团局，鱼肉农民，而农民亦是很恭顺的，在他们宰割下，过了惨淡无味的生活，不敢想法子以抵抗；有了农民运动，得了本党党纲的保护，起来组织协会，脱离他们，反抗他们苛抽，他们即感觉不安，利用民团原有势力，或勾结驻防军队，或勾结地方官吏，以屠杀农民，进攻农会。所以广东农民运动，不过两三个月的时期，便看见民团摧残农会之事件发生。如去年五、六月间，广宁劣绅地主民团的武装拆毁江屯、潭布两区农会；同年七、八月间，南海南浦农团亦被民团勾结防军摧残；同年一月间，东莞第二区农会亦被土豪劣绅地主用武装民团捣乱会址，拘捕会员，十二月间，第一区农会执行委员亦被民团买凶杀害；同年十二月间，花县农会，亦被土豪劣绅地主用民团武装拆毁会所，焚掠会员家屋，并杀毙县执行委员长；番禺第一区农会亦遭同一的厄运，执行委员长被杀。嗣后接连不断的土豪劣绅地主，利用民团武装，勾结驻防军或地方官，摧残农会，拘捕会员的事件发生。广宁为减租运动，劣绅地主居然武装与本党政府军队对抗，血战数月。杨、刘叛变，广宁农民自卫军到江屯，实力拥护本党政府，防堵叛军西窜，而劣绅地主又居然纠率民团，并招买汤山清远土匪来屠杀农民自卫军，解散农会，现在又居然收编清远土匪为民团，坐食江屯，苛抽农民。今年五月间，东莞厦江乡农会被莲溪土豪劣绅用莲溪联团武装勾结驻防军进攻，焚掠全乡，杀毙农会职员十人，全乡妇女自十四岁以上五十岁以下，概被奸淫。八月间，宝安农民自卫军，为实行自卫，并拥护本

党政府，收缴不法军队枪械，而土豪劣绅地主，居然用民团武装帮助不法军队，以攻击农民。最近数月，宝安土豪劣绅地主，又居然用民团武装联合土匪、不法军队、县长，武装袭击农民自卫军，杀戮人命无数，焚掠数乡。其他如中山、顺德各县自有农民运动一直到今，被土豪劣绅地主利用民团，勾结防军、地方官，以捣毁会所，捕杀会员，更为记不胜记。根据以上事实，证明民团完全是专为压迫农民，况且民团多是容纳土匪游民，如中山、顺德各县民团，事实上纵不专为压迫农民，都不能维持乡村治安，此确为本党农民政策实施之一大障碍。故为解除农民痛苦起见，凡有农民组织之地方，大多数之农民已能起来团结自卫，足以保护农村安宁而有余。根据过去及现在事实而且足以拥护本党政府，巩固本党革命基础，应由本党政府命令取消民团，而广东全省民团统率处更应从速取消，由农民协会依据章程及本党政府对农民运动宣言，组织农民自卫军，一以实行本党政府武装农民之意志，一以实际维持乡村治安。

农民在政治上所受痛苦，除了民团之外，就是本党政府治下之驻防军队与地方官吏。这种军队与地方官，他们表面上虽是挂名革命，且到处自称老党员，但是他们都是升官发财，不奉行本党党纲，不遵守本党纪律，到处都是勾结土豪劣绅以压迫农民，摧残农会，本党农民运动所得之结果，几乎为若辈摧陷殆尽。一年来根据过去及现在之事实，如广宁之粤军第三师与县长蔡鹤鹏、李绮庵，勾结土豪劣绅地主，以压迫农民，农民与地主之两次血战，即完全由他们负责。顺德之福军与县长邓雄，勾结土豪劣绅，以压迫农民，李教乡、裕涌乡、李地基乡、云路乡、大洲乡、蒲洲之血案即他们之直接行动。中山之

第三警备司令吴泽理暨福军，勾结土豪劣绅，假借剿匪为名，焚掠波头沙、牛冈沙，大有围抱沙、马鞍沙、金斗湾三十余乡，捣毁会所，拘捕会员，而县长卢家驹假聋装哑。番禺之福军勾结劣绅土豪，拘捕农会会员，收缴农民自卫军枪械，而崇文两堡联团苛抽农民田亩捐，并杀毙农会职员，县长罗邦竟置之不理。花县县长谭声永，勾结田主维持会，纠率民团、商团、土匪，进攻农会，焚掠九湖、元田各乡，并杀毙农会职员。东莞防军谭启秀勾结莲溪联团，屠杀怀德、厦岗、宵边各乡农民，捣毁会所，而县长梁楚三一屁不响。宝安防军谭启秀，县长钟思治，勾结西路联团，蹂躏罗田、燕川、楼村各乡农民。最近数月国民革命军第一新编团长张我东，与县长梁树熊，勾结民团、土匪、土豪劣绅袭击农民自卫军，焚掠十余乡，杀毙会员多名。惠阳之防军林海山，亦是一样，摧残农会，压迫农民。凡有农民运动地方，几完全发生此种现象。如此行为，徒使农民对本党之发生怀疑，亦为本党农民政策实施之一大障碍。故为解除农民痛苦，并使农民信仰本党，与本党合作，对于此种挂名本党，假称革命的军队与地方官，应加严办。其除各县土豪劣绅之勾结防军与地方官，包办乡政，剥削农民，亦应严办，务使农民组织发展，而实现本党之农民政策也。

(二)经济问题——农民在经济上所受之痛苦最利害，而且最共同的。第一是高利债。计债主放银通是加一九扣，九出十三归，而利息之重，广东各县几完全是每月每两纳利三分，至在高要方面，竟每月每两纳利六分，雷州方面，每月每两纳利九分。尤惨的又是父债子还，迫成累代破产。第二是当押店东之重利盘剥。计各县当押通是每月每两三分。第三是一斑债子还

买办阶级之居奇垄断，凡农民卖出之农产品，一经他们之手，必要低价，且必要大秤小斗，买入之消费品（肥料、农具），一经他们之手，必要高价，且必要减量低衡，最可惨的又是高提米价。第四是一切苛税杂捐，及额外征收。除此之外，雇农、佃农、自耕农，尚各有特别的痛苦状况，分述如下：

(1) 在雇农方面，他们一年到晚，用了许多劳力，做了许多苦工，其所得工资，至多不过一百元，至青年雇农及女雇工的工作，与成年雇农一样，其所得之资比较成年绝少，青年雇农的，有一个长年，一文工钱都没有。

(2) 在佃农方面，所纳的地租至少是佃四主六（广宁、花县），当批承时，地主所要的押租额（批头），在广宁、花县方面，每亩四十元，在中山方面禾田每亩至少十元，桑田每亩至少二十元。其批承契约内规定，每造除纳租之外，尚要纳田信鸡、田信鸭、田信米、田信酒。租多半是纳上期（以银代谷），宝安中山东莞即是如此。若不纳上期交租时，要佃客不计工资，将谷送交地主，而此承立契时，佃客又要设席请地主来饮食一大餐（以上统称不平等条约）。至纳租时，地主又要用最大斗的，或用最大的秤（广宁、海丰用斗……花县用秤），来大量大衡，剥削佃户。当荒年失收，地主硬华完纳原定租额，此外还要随时加租，随时调田，农民收入不能填补支出，因此各县农民为维其生活，多提出向地主要求减租，且因要求减租而引起武装斗争，广宁、花县之斗争，即从减租而起。其他如海丰前次农会之被解散，亦是因要求减租。

佃农方面还有一件最痛苦的，是包农制（二路田主）。这种包农制，在中山、顺德、东莞方面最利害，尤以中山方面为利害。在中山方面的包农制，用许多资本组织许多公司，先由他

们公司向地主方面包承田地，然后再由公司转批佃农，或者佃农已先向地主方面批得田地，他们公司又硬向佃农夺去归他们公司手上转批，其租额若直接向地主承批，则每亩一年只要十二元，若直向包农制公司承批，则每亩一年要纳租十六元（指禾田租额）。试举中山第九区罗伍沙以证，该沙由几个资本家（东莞人占多数）以十六万元资本组织一个兴业公司、农业公司。这两个公司，完全是向农民方面夺去田地，专归公司包批，致使佃农失业不知凡几，只就龙古乡农会会员，已有大半因此失业。

(3) 在自耕农方面，虽自己有田地可耕，但每年总纳正式田赋之外，但在田赋上目前的附加捐，如中山方面，计有军费、北伐费、自治费、保安队费、游击队费、疯人口粮费、民团费、庚子赔款费、保卫团费、自卫总局费、自卫分局费、更夫费、沙捐费、捕费、附看费、杀骨费、沙夫费（沙田）、鸭埠费、果木费，不下三十种，而额外征收又有厘金等等之多。各县尚有预征钱粮，在海丰、雷州方面，竟预征到民国十九年，征收无地钱粮，在宝安方面无地钱粮几与有地钱粮相等。

总计农民在经济上所受痛苦，有共同的，有特别的。为解除农民目前痛苦，共同的，就是取缔高利贷、高利押，废除父债子还，取消旧租，取缔买办阶级垄断物价，取消一切苛税杂捐及额外征收，创办农民银行（或叫信用合作社），创办购买合作社、贩卖合作社、农业合作社，整顿水利，改良农业。

分开的就是雇农方面，第一应该增加工资；第二应该要求减少工作时间；第三应该改良待遇。至青年雇农，及女雇工，应该工资待遇与成年平等。

佃农方面，第一应该废除包农制；第二应该规定最高限度

租额；第三应该规定公用量衡；第四应该取消押租额，与上期租并，一切租额外，附加送品；第五应该荒年免租，其生产费额并由地主补偿；第六应该禁止地主无故换田。

自耕农方面，第一应该取消田赋正额以外的附加捐，及一切额外征收；第二应该制止预征钱粮；第三应该取消无地钱粮。

此外农村之民团、保卫团、乡局、护沙局——此占夺去一切公款公产，应由各县农会报请本党政府下令一概收归各该县协会自己管理及支配，举办一切有益农民事业。至于各县之官荒公地，应由本党政府下令拨给各该县协会开垦造林，而一切贫苦无地农民，应由本党政府下令给以耕地。

(三)农村教育问题——依据现在农村社会的状况，农民在教育方面，可谓绝无他的地位，村中大多数的成年农民，类皆陷于不识字的情况，而成为简单的劳动机械。普通一般贫农子女，都是被排除于教育之外。农民愈无知识，则愈无民族国家的觉悟，与战斗能力，而且很容易为反革命派所收买与利用。故现在革命运动当中，最要紧的是筹设农村教育。

农村教育，可分补习教育，与义务教育两种。所谓补习教育，即是对失学农民谋补救。现在农村中大多数失学的农民，应该急速设法补救，是努力于特殊的识字教育。识字教育运动，务使一般失学者能读能写能思索，以启发其民族的国家觉悟，与战斗能力。主要的方法，就是利用农闲，或晚间，假乡村学校，或公社公庙，多开设补习学校，或通俗讲习所。义务教育即为目前普通一般贫农子女，谋普遍的教育，给他们以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普通知识，以图将来长大成人能理解对于国家社会的任务，促进本身的自觉，增进本身的利益。

欲图上列两种教育实现，即应由本党政府将义务教育推广及于农村，指定的款，为农村教育基金，并应一面通令各地农民，痛陈教育之重要，令其自动的努力筹办，不可任令子女闲散失学，至好将农村之一切庙宇祠堂公款公产，指定为农村教育经费。

结 论

以上的提议，完全根据农民痛苦，本党目前的工作必应如此，然后才得农民群众之同情。本党在理论上事实上责任上，既已认定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必要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群众参加，就应获得农民群众之同情。于此以上提议，本党现有急切执行之必要。

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宣言*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工友们！农友们！一切被压迫的同胞们！我们处于帝国主义走狗、东江王陈炯明军阀铁蹄践踏之下，咬牙切齿，忍气吞声，不觉五年有多矣。在此五年愁云惨淡，黑暗冤狱中，受尽人间未曾有的痛苦：羈占民房，强奸妇女，焚劫村落，拉夫充军，预征钱粮，苛捐杂税，勒派军饷，强封船只，弄得东江未有一片干净土；商场倒闭，士子失学，工人失业，农民辍耕；驱东江一带人民，老弱流离死亡，壮年当兵做贼，或卖身到南洋做外人的猪仔，其惨难言，苦不可当！还不止此！杨逆坤如阳假投降革命政府之名，暗中则乘帝国主义在上海而至于广州沙基屠杀中国同胞之惨案发生，全国同胞痛心疾首之危机，甘心卖国卖民，勾结香港帝国主义，破坏省港罢工封锁香港的救国政策，专在澳头一带偷运粮食至港，一面将香港洋大人的饷项军械，转向东江同胞厮杀，间接替帝国主义者拿自己中国人做炮灰，制造枉死鬼，反转来大发洋财，割据地盘，必使东江同胞尽死于洋大人、军阀炮火烟灰之而后快。尤复提倡大惠州

* 这是由阮啸仙为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起草的。

主义，口口声声惠州人不杀惠州人，迷惑我们惠属全体人民，想拿惠州全数同胞结成军阀的炮台、枪架，他们就可以安然高座其上，做其卖国殃民，讨好洋大人掘地皮的把戏。其实被陈、杨、洪、林等军阀占据五年的惠州，我们同胞好处是什么？就是枉死城中，增加无数枉死鬼，人民家中多几个神主牌，江河之上城市之向南洋之广眼见盈千盈万的，无衣可穿，无饭可饱，无屋可住，铤而走险的流氓、兵匪及猪仔，这都是陈逆所谓惠州人不杀惠州人的好结果。陈逆送与惠州人民大模大样的礼品，就是眼泪、血肉、白骨。

霹雳一声！保国卫民的革命东征军，竟将自宋以下为专制军阀所盘据的名城，素来攻不破的铁锁惠州，不一日夜一扫而荡平之，救出东江数百万同胞。此是什么意义？这并不是什么大惠州主义，亦不是什么外江老主义，真正是救国救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卖国殃民的军阀，中国人应该为中华民族谋完全解放的革命主义。此种革命主义，不分士、农、工、商，不分惠州、广州，不分本省或外省，总而言之：凡是中国人民，凡是被帝国主义及军阀压迫底下的同胞，都要一齐起来为自己谋解放去做的，都要齐团结起来，各界组织好各界的团体，如工人组织工会，商人组织商民协会，学生组织学会，农民组织农会，军人组织革命军人联合会。如此，工农兵商学大联合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我们惠阳农民协会，是为我们惠阳全体农民谋利益的唯一的大团体，是受广东全省农民的唯一总机关——广东省农民协会的命令而组织的。我们已于今年二月间在平山、淡水、多祝、白芒花、鸭仔步一带开始从乡到区一步一步的有秩序的组

织起来了。我们也曾为有组织的反对军阀苛抽、摧残，反对陈、杨等逆贼骗人的大惠州主义，反对陈、杨诸逆卖国的勾引帝国主义的行为，联合各县各地的农友帮助省港罢工，截止杨逆偷运粮食供给香港，因此，被杨逆及一切反革命派、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拉去坐监、拷打、枪毙，但我们仍然不怕，依旧团结起来。此次东征军未出发之前，我们就请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并声明杨坤如始终是反革命，是卖国殃民贼，要求打倒他。东征军将出发之际，我们农会就指挥农友武装起来，举枪以待革命军之至，就一致为打倒卖国军阀而奋斗当前锋。果然革命军得到我们农友的帮助，将数年军阀打倒。我们从军的农友，参加攻击惠城军阀，血肉相搏，大呼被压迫的市民同胞们起来杀敌，想诸同胞们现在犹闻其声。同胞们醒阿！

现在我们的县农民协会也要成立了，我们只觉得成立太迟，如果我们早都全县团结起来，杨逆早已呜呼哀哉了，我们农民就不至被摧残凌辱到今日才将伸气呢！

农友们！现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指挥之下的，已有三十五县了，会员人数达百余万人以上，都是很有组织很团结很亲爱如兄弟一般的。此次东征胜利，收复南路也胜利，那么，农会组织就可以普遍全省了，居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二千四万农民就可以大家团结起来了。广东统一，罢工胜利，工、农、兵就可以一齐联合起来了。再进而联合全国革命的工农兵，就可以打倒侵略中国的一切外国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压迫中国人民的卖国军阀，全中国不是统一了吗？中华民族不是自由、独立、平等了吗？凡是受洋人、军阀、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及一切反革命派压迫的农友们，一齐起来加入惠阳县农民协会，凡是有农民的乡村，一齐起来组织各乡及各区农民协会，这是我们县农民协

会今天成立第一句要对农友们说的亲切的话。

工友们！农友们！及一切被压迫的同胞们，一齐组织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军阀、贪官污吏、劣绅土豪！

肃清东江一切反革命派！

罢工胜利万岁！

工农兵商学大联合万岁！

广东统一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广东省农民协会万岁！

惠阳县农民协会万岁！

惠阳县农民协会启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载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中国农民》第三期）

广东农民运动之现势*

(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

今天是广东省农民协会欢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日子，兄弟代表广东省农民协会，谨将二年来农民运动的经过，都报告各位代表知道。但是要详细的来说，千言万语。非十天八天不能讲完，故现在只把两年来的经过，简单些来贡献于各位代表之前。说起广东农民运动经过，可分作六个时期：第一期，在职业上的普通联合，渐认识自己的地位。此是国民党改组后农民政策之实施，即为农民运动之初期。此时农民只知道工人有工会，学生有学会，商人有商会，我们农民为甚么未有农会，这些简单的意思。但他们从此就晓得与工商学界是有同情的地位了。第二期，微露阶级的意识，渐觉得到敌方之压迫与自身之反抗，突出地方主义和家族主义之重围，而为一阶级的联合。此时农民协会已纷纷组织起来，便叠次发生地主用武装民团压迫农民之事件。农民亦觉悟到联合抵抗，为求本身之保存，并且他们为各地的联合及异姓的联合，不分甚么宗族地方关系，只知道有农民阶级的利益。这是地主阶级压迫政

* 这是阮啸仙在广东省农民协会举行的欢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座谈会上的报告。

策相迫而成的事实。第三期由经济斗争急激趋于政治的斗争：

(甲)广宁第一次减租所引起之斗争。十三年十一月间，广宁农民提出正当减租要求，乃地主不但不与农民为双方之和平解决，竟纠率民团土匪拆毁农会，枪杀农民。农民也起而与之对抗，血战三阅月，奋不顾身，为农民利益而死难者，计卅余人。为中国有革命史以来唯一的农民阶级的斗争。此时适国民党保护农民政策之实施期，因此，乃派铁甲车队前往实行帮助农民。此亦为国民党有史以来第一次武装帮助农民之伟举。事延数月，只解除地主一部分武装，稍煞其势，以不了了之。

(乙)市郊林宝宸被杀事件。十四年十二月间，广州市郊第一区农民协会正委员长林宝宸，为反对崇文两堡民团总局抽收田亩捐，卒被该局团长买凶杀毙，死事甚惨。(丙)花县王福三被杀事件。十四年一月间，花县农民协会副委员长王福三，被田主维持会劣绅江耀忠等，纠率民团杀毙，并去手割耳。以上三案发生，不但田主压迫而已，还见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都勾结一气压迫农民。尤可异者，广宁地主对农民说，我失败了不打紧，可以直卷所有到沙面居住，谁都莫奈我何。农民虽至愚，总觉得地主与洋人有关，使他们渐知帝国主义是仇敌了，至少是仇敌的靠山。此时是工农团军，参加中山出师北伐，到韶关宣传，及镇压商团叛变。后之农民，更觉得政治压迫之重要，同时轻轻喊出……“冲破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买办阶级、大地主之联合反革命战线”的口号。第四期，由政治斗争认识民族解放运动：(甲)举派代表参加全国促成会及拥护先总理北上奋斗。(乙)市郊农民力争市选。(丙)第一次东征，海、陆丰、五华等之农民，集中万余人，欢迎革命军。事前或做向导，或做侦探，或担任运输，或扰乱敌人后

方，或布疑阵使敌人不敢前进，其功至巨，牺牲亦大。(丁)“五一”两大伟举，——省农民协会成立，全国总工会成立。此大会已确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方针，并主张一致拥护政府，及加入国民党，并致书中央请肃清反革命派。(戊)发表宣言，拥护政府，号召全省农民联合三铁路工友驱逐刘、杨。第五期由民族运动之意义，进而农工联合，为积极反帝国主义运动。(甲)发表宣言，力争“五卅”惨案。援助省港罢工，如汕头、宝安、中山、惠阳一带农民自卫军，皆出全力，帮助工人纠察队检查仇货，制止粮食出香港。(乙)廖案发生，各级协会开大会，皆有沉痛之表示，及一致决议肃清反革命派。(丙)请愿收复东江，肃清南路，拥护罢工条件，促进广东统一。第六期，工农两大革命基础势力，统一广东，将农民运动普遍全省，而扩充到全国。(甲)有了农民协会之县份，就有工人组织工会，商民组织商民协会，学生组织学生会，妇女组织妇女团体，及各种示威运动，如追悼孙总理及廖先生，纪念“双十”，“反段”，“反帝国主义”。(乙)现在广东成立有农民协会有四十几县，六十几万人了。将来希望各位代表去发展到全国。

末了，从各种过去事实来观察，就知道：(一)有了第一次国民党全国大会决定了农民政纲，就有了六十余万有组织的农民，为革命的基础势力。(二)农民从经济政治斗争之教训，他们非跑到民族解放路上去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不可。同样的意义，他们想达到民族解放，非有很广大的农民群众去参加不可。换一句话说，如果想有很广大的农民群众，非使他们组织得好，冲出地主阶级的重围，更是未有希望。有人说，农民用不着反对地主，中国现在农民与地主无冲突之必要；地主可以很和平的给农民以利益。这些话，在广东有经验的农民，他们

事实的需要，并不相信天下有这一回事。就是我们做农民运动的同志，在每个具体的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斗争中观察起来，也不敢说这些话。(三)我们更希望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定更好的农民运动方案，更努力的实现农民政纲，使中国有三万万的农夫农妇，为有组织的全做国民革命基础势力。

(载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犁头旬报》第一期)

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 第七十二次大会的报告

(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

各位工友，各位同志：今日代表大会叫兄弟来报告政治情形及农民运动，将与诸位会面谈话，喜欢得很。现在我开始报告。报告中最要的是全国问题，其次是农民运动。最近中国发生最要的问题是什么？是日本出兵东三省的问题。日本何以出兵满洲东三省？这次研究的，其出兵目的，无非侵略中国。不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其他各国也是一样的，不过日本邻近中国，故其侵略中国，尤为彰明。我们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尤其要反对切近的日本帝国主义。自从日本取得我国旅顺大连等地后，日日均在计议侵略我国之方法，及入民国助袁世凯为帝，提出廿一条件迫袁承认，率之此廿一条件为侵略我国最好之屏障。此次上海五卅案发生，凶手虽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然推其发生原因，实由于日本投资中国的结果，故谓日本帝国主义者祸首无不可，谓日本帝国主义者号召一切帝国主义者来侵略中国之急先锋亦无不可。近来有人放轻日本，容忍日本，但我们工农决不象他们丧心病狂放轻日本，容忍日本。须知容忍与放轻，便是中其狡计，长其威风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利用

我国军阀为工器，以侵略我国的。现在一切反动的军阀势力渐行崩坏了，我国民众醒觉过来向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进攻了。

帝国主义者知道若中国民众打破了军阀便是失了他的工器，于是助张作霖、段祺瑞用种种方法来压迫民众，卒之孙、冯、吴起而反奉。在这反奉势力当中，我们知道孙、吴是直系军阀，冯玉祥是接受国民党主张的，势力极雄厚，他们势力虽不同，然已足使奉张无法应付了，及郭松龄倒戈，奉张尤为危急，在那时郭军声势浩大。几乎打进奉天城了。日本恐他的侵略工器倒掉，便马上助张作霖军费八十万，出兵二千五百人（其实不止此数）占驻奉天城，当郭进兵时，日兵乔装中国兵出而应战，及用种种诡计把郭松龄捉了杀死。日本何故打死郭松龄？因为郭不受彼利用，故他本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长驱直进的郭松龄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出兵也，表面以保护侨商为名，实则保持反动势力以继续压迫中国的。现在我们可以明白日本出兵东三省之用意及我国之危险了，我们可以看到的：（一）助张压迫东三省；（二）逐渐向关内伸张势力；（三）张下台后，日本取而代之。故日本帝国主义者，非间接压迫中国，已直接侵占中国了。故我们对于日本出兵东三省，一定要反对，要唤起全国民众一齐反对。我们罢工工人及农人已助国民政府肃清东江、南路，已表现能力不弱了。我希望大会通过，领导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之出兵并通电告日本无产阶级的工农兄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之出兵。这是我对于日本出兵东三省之意见。其次是农民问题，广东农民曾助政府统一广东，功不在小。现在高要地主勾结广宁等处民团、劣绅、土匪，压迫高要农会农民，自三号至五号，农民被杀者数十人，屋宇被焚百余间。农民仅有数十杆好枪，其他均不中用的，但毫不退缩与恶

势力肉搏，乃后政府派兵虽未曾如何帮助农民，但农民更勇敢去前进了。他们压迫农民甚如沙面帝国主义者之屠杀市民一样。今日的事情不是高要的事情，是全省的事情；不是农民单独的事情，是革命的事情。希望大会予以援助。

（载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九、二十日《工人之路》

特号第二〇六、二〇七期）

一年来广东农民运动经过*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

各位海员同志们：

今天是敝会欢迎全国海员工会代表的日子。刚才主席已经说过，我海员工友是在水面上奋斗的，我们农友是在陆上奋斗的。大家本来很难得到见面，在今天海陆同志聚集于此，是何等欢喜的事呢！我们今天所开这个欢迎会，就是表示我们工农联合向国际帝国主义者水陆进攻的总机关。所以我们却要报告一年来农民运动之经过怎样，贡献于各位代表之前，使这海陆军大本营更加联结坚固。

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成功后，十月革命的声浪如风波一样的摇荡，由西伯利亚铁路一流而到中国了。嗣后，中国得那十月革命的影响，国中的革命空气渐渐就涨起来了，进攻帝国主义的思想也渐渐充满脑子了。受了十月革命影响后，才有这种革命的思想 and 理论，才有向帝国主义进攻的“五四”救国运动。后经“五四”运动一倡，则有唐山罢工、上海纱厂罢工、京

* 这是阮啸仙在广东省农民协会举行的欢迎全国海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汉铁路罢工、香港海员罢工，看这种种反帝国主义运动，可说一句，完全是俄国工农阶级革命贡献给我国的。后我们农民从自北而南的革命潮流，觉到自己痛苦，也渐渐昂起头来，求自己的解放。当在农民初起时，得一班努力工作的同志们帮助。但我们要知道，这班努力同志，完全都是受俄国革命渲染而来的。

我广东农民运动，在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已经有了。在那时候是陈逆炯明在东江叛乱的时候，那时尤其是我们的海丰工友及农友们合力的在东江能够把陈逆反革命的根据地根本摇动了。经了这次之后，国民党也看到农民运动之必要。刚刚又适与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经代表大会确定农工政策。影响到广东各县各乡的农民群众。但虽有这广大之影响，而所有的农民不敢抬起头来向压迫阶级进攻。这时只知道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学生有学生会，为什么我们农民没有农会呢？这些简单的意思，使他们晓得与工商学有同等的地位。进一步，又晓得一个阶级的争斗，突出地方主义和家族主义之重围，而为一种阶级的联合。此时农民协会纷纷组织起来，便觉地主用武装民团压迫农民之事件叠出。农民亦觉到联合抵抗为本身求利益求保存，并且他们为各地的联合，为异姓的联合，不分什么宗族地方关系，只知有农民阶级的利益，这是地主阶级压迫政策相迫而成的事实。经这次经济斗争之后，急激趋于政治的斗争。民国十一年十一月^①，广宁提出减租问题，及地主不与农民双方和平解决，竟率民团枪杀农民协会会员。农民也起而与之抵抗，血战三阅月，奋不顾身，为农民利益而死难者计卅余人，

^①应为十三年十一月。

也可为中国革命史唯一的农民阶级斗争。此时适国民党保护农民政策之实施期间，因此乃派铁甲车队卫士队前往帮助农民，此亦为国民党有史以来第一次武装帮助农民之伟举。但当时军队的首领，一到广宁，又与地主勾结起来，与绅士会议大呼绅士万岁，新同志万岁。此时农民大着声说，帮着农民实行国民党政纲的，是革命兵友；与地主勾结压迫农民的，是反革命派，不是国民党员。于是乎军队也革命化了，他的头目就站不住跑了。再由政府调别的好的军人去统率，稍杀其势，已不了了之。后市郊第一区正委员长林宝宸，反对崇文两堡民团总局抽田亩捐，卒被该局长买凶杀毙。花县农民协会副委员长王福三，又被田主维持会劣绅江耀忠等，率民团杀毙，并去手割耳。以上三案发生，不但田主压迫而已，还见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都勾同一气压迫农民。大可异者，广宁地主对农民说，我失败了不打紧，可以直卷起到沙面去居住，谁都莫奈我何。农民虽至愚，总觉得地主与洋人有关，使他们渐渐知道帝国主义是仇敌了，至少是仇敌的靠山。此时是工农团军参加中山出师北伐，韶关宣传及镇压商团叛变之后。因商团叛变，主凶是陈恭受，是佛山的大地主与买办阶级陈廉伯勾结的。同时又被杀死工人同志黄煦，有许多农友受伤，农夫更觉政治压迫之重要。同时轻轻喊出：“冲破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买办阶级、大地主之联合反革命战线”的口号。由这次政治斗争，认识民族解放，举派代表参加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及拥护先总理北上奋斗。在北上奋斗中，又见假革命者投降帝国主义军阀如冯自由、马素之流，农民更加气死了，更认识那敌人了，更决心革命了。其次是市郊农民力争市选。此时商团叛变之后，政府为新政治政策之试验，定广州市长民选。

当事者竟将市郊十余万农民抛在选权之外，经市郊农民几次力争无效。但农友仍然于投票日监视选举，觉得买票贿选，光怪陆离，非常有趣。第一次东征，海丰、五华等之农民，集中万余人，欢迎革命军，向前或做响导，或做侦探，或担任运输，或扰乱敌人后方，或佈疑阵使敌人不敢前进，成功至巨，牺牲至大。“五一”两大伟举，省农会成立，全国总工会成立，此大会已确定，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方针，并主张一致拥护革命政府，加入国民党，致书中央请肃清反革命派，发表宣言拥护政府，号召全省农民联合三铁路工人驱逐杨刘。工农联合为极积反帝国主义运动，发表宣言力争“五卅”惨案，援助省港罢工，如宝安、中山、惠阳一带农民自卫军皆出全力帮助工人纠察队检查仇货，制止粮食出香港。同时又发见一班港商和不肖官吏与军队包运仇货，使工农们知道我们要革命，他们要反革命。此种事实的举证，更表示工农是革命中的奋斗同盟者，也是先锋领导者。自廖案发生，各级协会开大会，皆有沉痛之表示，及一致决议肃清反革命派，请愿收复东江肃清南路，拥护罢工条件，促进广东统一，工农两大革命基础势力，统一广东，将农民运动普遍全省，扩充到全国。现在有了农民协会之县份，就有工人组织工会，商民组织商民协会，学生组织学生会，妇女组织妇女团体，及种种示威运动，如追悼孙总理及廖先生，纪念“双十”、“反段”、“反帝国主义”等都积极起来参加。目下有四十余县，六十几万人有组织的。

希望我们工友大家与农民联合起来，向前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革命成功，是不难的了。我们从上面观察，可知农民与工人是领导国民革命的。同志们自身奋斗牺牲的结果，现在可以把这事实来做一结论：（一）自从俄国工农阶

级革命成功后，就有了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我们中国才有这革命的大力量。(二)常常有人对农民说，“你们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就好，为什么要反对地主资本家呢？倘反对地主和资本家，你们是没有田耕没有工做喇”的诳话，有了组织有了训练有了事实教训的农民，对这番话，不但不相信，且引起农工更加明白一点，就会这样说，事实告诉我们，我们不反对大地主和资本家，却不会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地主和资本家绝对不会给我们痛苦的农民工人一些利益。(三)现在农工已联合起来了，已为中国革命而努力了，此种联合与努力，可使学生、军人、小商人、妇女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都革命化了，都会联合起来在革命的战线上跑，中国革命成功是很快的了。

工农同志们，将广东的全国的工农阶级统一起来，海员统一起来，运输工人统一起来，才可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大地主！我们就可以高呼：中国民族解放万岁！赤色农民国际万岁！赤色职工国际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载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犁头》第五期)

高要地主民团围攻农民 协会残杀农民事件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受地主阶级压迫而成立高要第一区农民协会

高要农民运动始于民国十二年冬，因为此时该处地主们首先成立一个“税业维持会”为压迫农民的工具。此会之设原为向农民强迫加租，并决定通用大斗大秤收租，同时勾通县署游击数十名，穿乡过堡，坐收租谷，如农民少有抗租，或交租稍迟，与及租谷不十分好，当即铁练加颈，出其惯吓农民的泉喊“送官究办”。这么一来，当日孔老二先生羨称“吾不如老圃”而又顶怕事的耕田佬，可是气不过了，也动起来了。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召集农民大会，决议成立端源农工协会，有十余乡，会员人数约二千余人，并发出宣言：如有地主恃势，强迫加租，大斗大秤，种种虐待我们，我们要团结起来以武装反抗。地主们见农民怒潮突起，恐不能施其毒辣手段，乃共出法宝，向县署控告，说农民招集土匪无赖，抗不交租。不敢用“先斩后奏”手段，而用“先礼后兵”的所谓合法手续，可算是对农民降格将就了。殊不知老不怕死的耕田佬，又要开会决议：如果官厅或

军队有听地主指使，勾结压迫农民，我们都要一齐反抗他。搅不起的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风潮又如此过去了。等到民国十四年春增加会员八百余人，及至广东省农民协会于“五一”节成立后，他们的出席代表回去，乃依据第一次全省大会通过章程，改组端源农民协会，从各乡组织起，成立十个乡农民协会，再由十乡协会联合成立高要第一区农民协会。那么，这第一区协会之成立，可说是地主阶级为有组织的加租、勒收、恐吓，逼到农民也为有组织的团结反抗，相因而成的。但是阶级的组织越明显，压迫与反抗的事实越不能免。此次惨杀案之远因就在于此。

惨杀案之近因

自从第一区协会于十四年六月间正式成立后，地主们制造种种谣言，说什么“共产党”，将来农会要“公产公妻”——地主们和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派一样的口吻来中伤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或说是：“乱党匪党”，诋毁恐吓，无微不至，极尽其能事。农民们固然不断受尽地主阶级的威胁与摧残，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停止工作，也许因此，而更加热烈的进行。此时相继成立的协会，除原有十乡外，又多几个乡了。因范围广大，乃筹备第二区协会。地主们眼见农民在自己铁蹄之下还有进无退，乃为反动之联合战线，四出勾结土豪劣绅，纠集该县阖都联团，并设秘密机关于禄步墟，名为“同善社”，实则私运枪械，收买土匪，阴谋扑灭农会。适广州发生刘杨叛乱，政局变动，遂倡言分三面进攻广宁、高要两县农会：一面由怀集县土匪下攻，一面由广宁县土匪横击，一面由内地民团出而响应，并定

六月中旬下动员令。急报传来，本会乃派陈克武、卢耀门、杨日良三特派员同志，前往主持一切，团结农民一致奋斗。地主们就将第一区围得水泄不通，并说要捉拿三特派员枪毙。而新成立之廊源、洞源等乡协会，竟因此被威迫解散。该区协会仍继续奋斗，召集全体大会，组织军事委员会，决议全体会员加入农民自卫军训练，团结内部，防守要隘，保持精锐，取守势而不轻于进攻。敌方也不能越雷池一步。迟数日，省方捷报，刘、杨败走，敌方所勾结之土匪、民团，遂潜伏不敢动。而买凶杀刺农会职员，许以千元之代价，其破坏农会之进行仍不少休也。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地主阶级之联合反革命战线——土豪、劣绅、土匪、民团，静待时机，稍触即发，就有一月三号之惨杀案发生矣！

惨杀之经过与本会之呼吁

刘、杨叛变之政局很短期的转危为安，使高要地主对农民无所施其铁血政策，但他们压迫阶级的联合已有相当的成绩，如果一旦集中起来，就很容易爆发给农民以断头流血之惨祸。此时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并不是风潮停止也。况且十三年十月中山县林警魂之变，广宁反动地主兼土匪领袖李济源，曾一度亲往香港与帝国主义及军阀陈炯明、买办陈廉伯接头，随至中山与林警魂协商，潜回广宁，号召西江一带反动地主阶级，并纠集森、膺二洞土匪约期起事，先进攻广宁农会，削弱革命的民众势力，摇动革命基础，徐图大举。卒为广宁屡经百战之农民自卫军督促县游击队镇压下去，而中山之林未几亦归失败。此屡思动作之反革命势力，虽几次潜伏下去，但总不能消

灭他。吴稚晖先生说反革命联合一气的形容词“垃圾总是成堆的”。的确不错的，一月三日之惨杀，就是垃圾已经成堆之祸，即高要、广宁、德庆三个毗连县分的反革命地主阶级联合土匪、民团、大刀会进攻之火线。

本会为高要惨杀案之快邮代电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广东省政府、各军军长、师长、团长、农工厅、民政厅、各县县长、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罢工委员会、各报馆、各团体、学生联合会、教育会、商民协会、商会、工会、各级农民协会均鉴，顷致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电文曰：

窃自吾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农民政策，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颁布农民协会章程，暨先总理发表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而后，各地农民纷起接受本党切实之辅助，奋然而起，以谋解放。然而试观每一县、区、乡农民协会成立至今，经过情形乃无一不惨被反革命之土豪、劣绅、地主纠率民团恣意摧残之祸。远如民国十三、十四两年，广宁、花县等处迭受民团摧残惨祸，暂置勿论。兹述其近者，今固民国十五年元月初旬也。正在东、南两路反革命势力颠覆之际，广东统一实现之候，而又值大会在革命根据地之广州开会，更加确定引导农工参加国民革命之时，革命空气日见紧张，其间岂尚能使反革命派更有活动之余地？乃中山、南海、高要三县，竟于最近数日间，迭以各该县反革命民团压迫摧残见告。查去年十二月廿七日中山县德能都区农民自卫军队长吴兆元，被张家边乡劣绅吴庆山、林敬孔，民团长吴梅修，第三分署署长吴贯一，护沙

队队长吴旋等主使，买凶乱枪轰杀，此一事也。十二月三十日中山县第三区绩麻沙乡农民协会委员长颜喜就，被该乡劣绅梁社串同民团长麦关截击毙命灭尸，此一事也。本年元月一日南海第四区堤田乡农民自卫军列队前往东村埔，致祭农友梁炉，回时路经石湾，突被石湾三约总局民团，无故放枪制止农军经过，击伤农友梁以、梁桥、梁南三名，此又一事也。元月七日中山第二区农民协会报告，该区涌头乡保卫团局长兼民团大队长李公藩，挟恨涌边、涌头、厚山等乡迭次对于呈究去年十一月廿一日枪伤农军曾华义，及追究去年十二月廿日被强夺农旗强缴农军枪枝事，乃有秘密结合本县青年堂贼匪，尽缴三乡农军枪枝之举，此又一事也。是固均日在压迫之中，呼吁待救，需要吾党农民政策之辅助，而有赖于贵会切实之维持矣。而农民受祸尤不止此。

时至今日，竟有比广宁、花县受迫更甚，被害更深，需救更切者，无有逾于高要第一区农民协会。敝会现据该会连日专人奔报称：敝会正在发展组织于附近各乡之际，都权乡业已定期本月三日开幕，思可、伍村、罗建等乡农民亦均派代表，声请前往组织该乡农会。詎当地土豪劣绅地主卢沂川、梁荣邦、黄慰楼、谢达卿、宋煜初、伍裕文、陈材祐、梁锡赞、甘吉云、陈鉴波等，向来欺压农民，以为农会一旦成立，必于彼辈无利。为先发制人之计，于一月二日乘夜在县属水南三圣宫，联同集合民团五百余人，突于三日上午三时向我第一区农会所在地岭村乡进攻。我农军完全无备，猝起应敌，坚持至上午九时，众寡不敌，卒被冲入岭村，当堂杀毙农军三名，全村居民追随农军四散避匿，敌遂纵火焚村，被烧人家三十余家，烧毙六十三岁逃避不得之会员陈泰一名，并被敌枪毙五十八岁风瘫

卧病农妇谢供庆妻某氏一名，被杀会员麦馨一名，刀枪重伤垂毙者，陈兆材、陆大、陆水、伍宋氏四名，伤者二十余名。其余因四散逃避，生死存亡未卜者，不在此数。同时被敌饱掠耕牛百余头，猪三百余头，家私什物一空，损失甚大。战事起后，本区内各乡农军前出赴救，被谢达卿一部民团倚楼击毙我军陈兆鳌一名。战事复起，在岭村乡内激战竟日。第二区十乡农军及广宁第十六区农军，各百余名来援，而黄慰楼率领一部民团预在塘迳分界凭险抵御，伤广宁十六区农军十余名，卒不得进，十乡农军来至罗板附近亦被陈材祐督领一部民团在罗板截击伤毙二十余人，亦被击退。四日，广宁十六区及高要各区协会农军都乘间前来岭村，以为力保农会之计。迨至五日十时，德庆民团土匪千余人由云楼乡来，广宁土匪及李济源残部亦千余人由森、膺洞来，高要禄步、三都等处联防民团四五百人由罗建乡来，不下三千余人，合围波河、料村、十乡等处，我军接战二小时，仍以众寡悬殊，子弹又复告罄，迫得冲出重围，退至广宁十六区地面。回头看见敌人放火尽烧波河、料村、十乡等处，同时复将岭村乡来烧，各家尽毁于火。是役复毙农军二名，毙农民三名，并有被敌拉往三圣宫枪毙八名，伤者不计其数。总三日、四日、五日迭次接战，我军及会员死伤达百人以上。而四散逃匿生死未悉者，仍不在内。敌又尽掠农村牛猪什物，全体农民逃避深林中，号寒啼饥，无家可归，惨痛莫名。现敌仍屯聚伍村、罗建，仍在派队搜索深林，恣意杀戮，声称仍将第一区未烧各乡，及第二、三区所有房屋尽行焚毁。敝县三区二十七乡^①农民协会，五千二百会员，不特财产不保，家室流离，即

^①《高要地主民团屠杀农民之经过》为“七十二乡”。见本书第208页。

生命亦不知葬身何所。万乞设法救援，立派大军，俾保农民协会，并严惩奸凶等情。

敝会认定高要农民流血惨案，系为农民牺牲力争集会自由坚决之表示，亦即反革命之劣绅土豪地主倚藉民团武装压迫农民之明证。恳请贵会继续孙总理农民政策，确实给予高要勇敢奋斗农民以有力之援助。万望提出通过，电致国民政府，尅日出兵高要，解散匪团，严拿卢沂川等，置诸重典，并勒令抚恤伤毙各会员，赔偿损失，召集流亡。同时对于中山县张家边乡劣绅民团污吏联合轰杀农民自卫军队长吴兆元案，第三区绩麻沙乡梁社串通民团长麦关枪杀颜喜就案，南海县石湾三约民团枪伤农军梁以、梁桥、梁南案，及中山县涌头乡民团大队长李公藩枪伤农军及强缴农军枪枝案，加以相当处置，农民幸甚等语。兹特通电察照，务请执政诸公，本中国国民党保护农民政纲，对于上列高要、中山、南海各县惨案，从严查办，嗣后对于各级农民协会，加意维护，所有对农民树敌之土豪、劣绅、地主、民团，分别严惩解散，以杜绝反革命根株。万望各界为有力之援助，农民幸甚，敝会幸甚。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九日叩。

本会对于此案认为非常严重，除一面通电政府及各界，请求为有力之援助外，一面派农民部特派员、本会西江办事处主任周其鉴偕同特派员陈均权、邓广华三同志前往调查及主持一切。兹将该办事处报告抄录如下：

第一次报告(一月九日)

我们已于昨晚十时抵肇城，今日即持省协会函及农部函往县署。县长李炯，已往禄步或水南，系偕第四军去先行制止双

方毋得冲突，处置办法去到再定。此系得之县署重要职员梁夔说的。我问：事前有无接到什么消息？他说：没有，因为端源、岭村离此地甚远，直至本月五日随接到高要警察第二区署长徐槐堂报告，七日省方亦有电到了，八日便和军队商定，于晚间启行前往办理。我们便将该两函收回到水南见县长及军队后再当面交去。我们已定今晚八点钟乘船到禄步，赶上军队，看他意见如何，再往岭村安慰和训练农民。我们看：军队、县长既去，敌军必退，那时他必主张和平解决，在农民本身，及西江农民运动上，必不能得着多大利益。因为如果对于此案从轻和平了结，则大军去后，敌人大队随时可复至，必不能保，后事更多而且农民受祸必更大也。我们以为为确保原有农会安全计，为普遍农会组织于高要全县计，为打破最岑寂最不革命的西江计，应设法实现下列对于本案应提之条件：（一）严办祸首卢沂川、梁荣邦、伍裕文、宋煜初、黄蔚楼、谢达卿、梁锡赞、甘吉云；（二）解除当地反革命派武装缴交农民；（三）罚取祸首以外参加此次残杀农民之土豪、劣绅、地主罚金，设置有益农民事业；（四）抚恤死亡家属及补助伤废农民医费和生活费；（五）赔偿被烧房屋及掳掠一切损失。更做下列各件：（一）逐日发表新闻（此间自然每日派人来省报告消息）；（二）省农会发函各地同志报告此案真相；（三）请即在省替高要农会发快邮代电声请各界援助。余情待我们到岭村乡再作详细报告及请求。

第二次报告（一月十一日）

我们于元月十日上午八时，由禄步起行，下午二点到岭村，看见被烧各村，果然凄惨。一切状况，都和在省发表的快邮代电及肇城付上的报告差不多一样。现在只把我们到岭村后

所得消息报告，并将此间进行及请求之项，详陈如下。更为省农会诸兄明了此中真相起见，并派邓广华同志到省请求指示。附高要、广宁、德庆三县护卫团布告一则云：团勇所过，毫秋无犯，只除乱首，其余免究。所有乡民，各宜安守，切勿附贼，自罹重咎。十四年旧历十一月廿一日布告。

一、官军情形 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第一营（周士第）带队两连，于八日晚十一时出发，三时始开行，九日上午七时到禄步，十时由禄步起行，下午四时到罗元宿营，十日早开到伍村，午时到岭村，即高要农民协会会所所在地。李县长系偕军队来的，并带两连游击队一齐开到岭村。当李县长到岭村时，有二三十余绅士来见县长，说农军缴枪及农民种种不是。李县长对他们颇觉态度严重。对他们说明三民主义，国民党农工政策及农民协会办法，与农民痛苦的话。更说及你们须即加入国民党成立党部赞成革命，并说你们知识阶级及有钱人，虽非农民不能加入，亦应任农民加入，并须极力赞助等话。态度尚觉不错。周营长不失革命军人本色。所有官长士兵，都待农民异常亲爱。惟县游击队对农民颇多嫌意，然尚能协同军队防卫地方。所差者，该游击队似乎未尝受过政治训练。李县长有进行双方调和意，当到伍村与各地富绅谈话时，已微露此意。及到岭村，农民报告今早八时烧罗板农民屋四间，农民二百人往救，敌人数百人来攻，毙我农军苏成一名，请派队援救。李县长着农军收队，谓我自有和平解决办法。随派游击队长带六、七人往罗板炮台，大声喝谓奉县长命令制止开战，要你们和平解决！楼内敌人答谓我是国民党，国民党打农会，可比兄长打细佬，又有什么不合之处，不说你是县长命令，便是孙文复生，也是不服的。随即排枪扫射，游击队长便

跑回，照实报告，连李县长也要恼了。只得派当地绅士着令劝止进攻，并拟看明日有无效果，再定办法。农军援队不至，抵敌不过，遂即退回。敌追至近兑，于下午四时，复烧近兑农家二间。敌仍进前至岭村西侧山凹，革命军向敌排射，敌始回塘尾。复将塘尾围困，急报到时，已下午五时。周营长以时将傍晚，且塘尾与岭村间，尽属敌人范围内，不下二三千人，暂难派兵救援。且上官派队命令中，声述李军长来电系着派队制止，听候政府秉公解决。且奉令时，只约四日回肇城的，没有着令进攻，须报告上官，得其命令，并多派队来，方能进攻敌人。今已将情形报告上官，并说明三五日不能回军之意，目下只先要在岭村一带布防，以免敌人进攻，听候命令。周营长与李县长，拟明日如无敌人来攻，则退扎竹冈或罗源，军队仍派一部分防卫岭村。本晚周营长派出兵士一连，在岭村西北方山头放步哨。农军及游击队，由李县长指挥，将一半部队放出步哨在岭村东北一带山头。看见今晚除塘尾消息未能知悉外，想敌人不至乘夜进攻也。

二. 农军及农民情形 第一、二、三区农军，都奋勇可嘉，针枪约百杆，粉枪百余杆。自一月三日起，早晨一战，下午一战，及五日一战，连今日援救罗板一战，凡经四次剧战。虽皆败退，而奋斗精神越加猛进。此间广宁社冈、拆石农军，倍觉勇敢，今日因接罗板农村被焚烧急报，要求县长及革命军出队，未得允肯，乃单独往救，追敌至芸洲，将祸首黄蔚楼炮台围困，因敌人来援，众寡不敌而退。及见敌复将近兑农家焚烧，又向李县长求救，曾包围县长，坚请派队，不得结果，而表示态度至为悲壮。我们看见农军一种悲壮态度，激昂慷慨，真令人起敬也。他们到岭村对我们说，甚怪李县长和平主张，

而军队又不援救罗板、近兑、塘尾，亦殊不解。可惜我们连战多日，子弹已缺，否则我们情愿冲锋前进也。今周营长、李县长如果肯出战，我农军愿当先锋，死而无悔。一种勇往直前气概，可以抵人千百矣。惟今日敌人进至将近岭村，枪声不远时，岭村及附近各乡农民，多有扶老携幼搬迁什物再事逃避，情形又至为可怜。我们力劝他们安居，如果今晚无事，则逃往山林者一二日间当可回齐也。在村未有逃避之农会会员，仍属甚多，担任军队向导运转，甚为奋勉。第二、三两区，军力现难照顾周到，农民畏祸，今仍多在山头住宿，情状殊亦可怜矣。省农会安慰农民及奖励农军函已发出，且将此意详加慰勉矣。

三. 敌人方面情形，此次来攻高要农会者，实以高要三都（漾源都、笋洞都、禄步都）业主、劣绅、土豪为主动，而德庆云楼村及广宁大坑等处土豪、劣绅、地主辅之。田主军分子，为德庆民团、土匪，广宁土匪，三都民团及三圣宫大刀会，总共不下三四千人，计民团、土匪、大刀会人数约各占三分之一，而德庆为独多。现田主军势力，在岭村西北一带，而以罗建（离岭村约十二里）、三圣宫（离岭村二十里）为大本营。所过敌人势力范围内各乡，炮楼颇多，而坚楼亦有三两处，恐非炮攻不能早平敌焰。看来敌势非常猖獗，知革命军到，而仍着手烧毁罗板、近兑及包围塘尾，又复拒绝李县长和平解决之主张，可见敌人反革命行为之坚决。且德庆、广宁、高要三县联合，又聚众三四千人。此案殊非细小，倘不迅予武力解决，澈底严办，不特高要、德庆、广宁都必难办，而原有之农会亦将不保矣。

我们在此应付手段及最近进行方案：（1）极力请李县长顾

全农民利益；(2) 劝告逃避在外之农民回家参加革命工作；(3) 加意训练农民；(4) 农会须分部办事，使明斗争应有之组织；(5) 告诫农民联络兵士，收农兵联合之效；(6) 告诫农民不可存有对敌村之无意识复仇观念。

附：祸首姓名：

宋旭初(大地主，一万亩业、居住罗建乡)；卢少典(大地主，居住水南乡十二约，民团局长)；伍裕文(万余亩业，居西河乡东约，民团长)；黄蔚楼(劣绅，居住云洲乡)；陈才祐(小地主，居住罗板)；甘吉云(劣绅，居住水南)；谢达卿(大地主，居住岭村)；梁锡赞(大地主，为神功仔总指挥)；梁荣邦(大地主，三都局长，住伍村乡)。

各乡掠劫毙焚烧屋宇列下

岭村乡：被焚屋宇一百四十八间，劫去耕牛八十五头，家物财产全村掠尽，死伤合计十二名。波河乡：焚屋三十九间，耕牛约五十余头，猪约十余只，家财全劫尽。料村乡：焚屋十二间，耕牛十一头，猪十余只，家财劫尽，毙命十三名。近兑乡：焚屋三间，家财尽劫。双源浪乡：毙命一人。河杜乡毙命一人。笋洞乡毙命二人。洞源乡毙命一人。广宁十六区毙伤各一人。

附：徐区长报告县署呈之公文

呈为转呈事，窃职于一月三日申刻，接二分署长万急飞报称：农民与上迳乡民冲突，致成械斗，请派警兵到境弹压，以解纠纷等情据此。职登即饬警长林其英带同警兵会同二区团勇

驰往该起衅地方，妥为劝解。去后，随据二分署陈焕文呈称：该分署辖内地方，于一月二号夜五点时候，三圣宫乡民会同神功仔(即大刀会)约千余人，由黄蔚楼，陈材祐、谢庭釜、赖展陵、卢少典(即卢沂川)等主动，与岭村农会冲突，枪声隆隆。至上午九时止，闻焚去农民办事处一所；房屋多间，并抢去耕牛约一百余头。惟两造伤毙多少，一时未能查悉，候查明续报。当时虽四出调停，无从着手。现在各自纠众，相持不下，若无官军制止，地方靡烂，更难收拾等语。及查警长林其英返署具报：谓该处火线，不能亲到，惟闻肇事各节，亦大略相同。据此情形，除加派警员分赴二分署会同该署长带领团警往肇事地方制止外，理合备文转呈钧署察核，仍候指令只遵，实为公便。谨呈高要县长李。警察第二区署区长徐槐堂印。十五。一。五日。

第三次报告(一月十三日下午八时发于高要岭村)

一。广华同志十一日去后，李县长、周营长带队回伍村(三都中之漾都团局所在地。亦即暗中助逆而貌为中立之地主劣绅所在地)，约我们同往，到时已下午四时，而李县长预约伍村地主所招集之绅富仍未至，大概是怕扣留而不敢来。后来经几许催促始勉强派出伦超炎、宋瑞鳌为代表。经李县长严厉责成，周营长表示威势，而又由我们对绅士们(此时除伍村绅士外，还有自作调人之陈鉴波、梁砚西、林植西等)说明农会坚持奋斗真相。此时该地主绅士代表等均觉恐惧，愿具甘结，遵令解散大刀会，制止民团，不再向农会进攻，听候政府查办。时周营长以奉令来制止，只带四天伙食，复于是日接得团长转达命令，着依照前令事竣回肇，须日间带队离去。而李

县长炯更以此事已告一段落，须听政府命令。遂与周营长约定日期回肇。是晚我们随周营长到罗院乡农会宣传(因我们恐绅士代表甘结靠不住，故军队只进驻该乡预备有事救应)，李以绅士报告水南等乡农军，有围攻水南地主劣绅消息，则在伍村宿营，十二日早往水南调查。我们于晨早亦往水南(查并无农军围攻地主事)。而周营长亦于是日拔队往。我们在水南乡宣传后，即往竹岗乡农会宣传。而李县长、周营长遂于十三日晨早回禄步，乘船回肇。我们亦即于是日下午回多来乡宣传后(日间查得多来、思可、伍村等处有不日成立农会意，而王元、周乡、官塘等且已定期旧历十二月初二初三成立)，便回岭村。目前我们的工作是：(一)要乘地主劣绅声势稍缩，农民趋向农会，从速作普遍的宣传。(二)高要分九区，而第二区面积人口几等四会一县(现成立之第一、二、三区都在区内)，我们着令各乡担任宣传，务必尽一月内，成立该第二区内各乡农会，以增加农民声势。(三)高要神打(即大刀会)为数甚多，如果仍旧不为设法宣传，使之感化，终为农会大患。现先以农民大联合，穷人不打穷人，务令农民发生阶级观念，以此引起大刀会信仰农会。现更设法联络不来攻杀农会之“神打”，以减少地主利用之势力。(四)同时出巡已成立农会各乡，安慰并勉励我们农民。

二. 十一日至十三日间没有战事，或者是绅士缮具甘结代表的权力。然而“神打仔”还有六七百人驻在三圣宫，民团三四百人驻在龙城，还未解散。各乡农会农民因此仍觉不安。军队去后，而广宁十六区受省农会令派来之农军亦复回去，又以高要农军弹缺械劣，谷米(军食)无着，无法多驻农军。以故农军仍旧恐慌仍旧在山头住宿，日夜恐慌敌人复至，各人日间在

家，夜间在山，为状甚惨。兼之寒衣棉被，悉被掳掠，连我们晚间亦无棉被盖，寒夜非常难过，则山头农民寒苦更可知矣。看来如解决稍迟，农民不死于敌，亦死于寒风中。此事如果有法解决农民棉被问题，则农民感激当不浅耳。前闻罢工委员会有棉被剩下，未知现尚有否？如有请设法寄给农民何如？

三. 李县长以绅士既具甘结，即当此案告一段落，如果政府没有别种办法彼将作了事矣。照我们意思提出下列解决办法，请商决即进行：（一）设立高要绥缉军事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一人，省政府农工厅一人，高要县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一人，省党部一人，省农民协会一人，第四军高级军官一人共七人组织之。（二）在省开会（或在肇城）决定各种条件（其条件照第二号报告所列加多解散高要第二区三都联防团局一条。（三）由该委员会会议决后，严令第四军派兵两营及李县长带领游击队从速依照议决切实执行之。以上三条，我们认定非此不能迅速解决此案，非此不足以确保农会，更非此不足以利西江农民运动进行，而镇压反革命之继起也。

解决此案应注意之点

我们从上项各种报告的事实来观察一下，最少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并值得政府及革命的民众注意的：（一）此次事变，完全为反动势力集中压迫革命的民众势力。此种反动势力，不特足以摧残农会，屠杀农民，破坏党的农民政纲，他们并可以有机会使不止一隅的反动势力联合，而摇动革命基础。（二）反动势力集中，可得以下分析：（甲）李济源勾结香港帝国主义及军阀，利用本地民团、土匪、大刀会为其潜势力。（乙）与帝国

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勾结之佛山大地主兼商团叛变祸首陈恭受和李济源在西江为倚角之势。(丙)“同善社”为西江反动地主劣绅土豪之大本营，底下有三种武装势力：(1)土匪；(2)民团；(3)大刀会，为其主要力量。因反动派用愚民手段，混骗秘密结社之无知农夫以神怪之说，“皇帝大一统天下”是他们利用农民入大刀会之口号。因此，要解决此案要认定：1. 保护及扩大革命的农民群众力量，镇压反动的地主而解除其武装。2. 严缉此次祸首及李济源归案迅办。3. 实行解散同善社及匪团。4. 对于大刀会如果是纯粹农民分子，应设法宣传改变其复古观念，在相当时间使改组为农民协会的组织。5. 痛剿土匪，因为此地土匪是屡年的积寇，非剿办不为功。6. 抚恤死伤农军及农夫农妇。7. 赔偿此次事变中之巨大损失。

高要土豪劣绅招引民团匪类惨杀农民事件发生以来，被难农村焚掠殆尽，以至农民流离失所，悲惨之情，令人不忍目睹耳闻。虽经周营长、李县长带队前往弹压，而匪类尚遍山遍野，声言不日尚来烧村，以至有农会之乡民，均离家野宿，加以天气寒冻，无衣无食者尤属凄凉。故中央农民部及省农民协会连日要求政府速行解决。廿三日经由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关于高要民团焚杀农民事件，组织绥缉委员会办理一切。由中央党部农民部代表罗绮园，省党部代表韦启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第四军代表叶挺，省农民协会代表周其鉴，民政厅代表张介眉，农工厅代表王寒尽，已组织成立，往肇开始全权办理此案。至于连日所得第四军发来报告二通及本会特派员第四、五次之报告录之于后。

第四军(九日报告) 职于八日午后十时半率第二、第三两连及营部官兵共二百七十六人出发，因船不够住，延至九日上午

一时三十分始动程。(中略^①)兹将今日在各处调查所得之情形报告如下:

(一)十二月卅一日,德庆县劣绅陈渭臣及高要劣绅地主宋煜初、梁赞等十余人,组织高要、广宁、德庆三邑联军,开成立会。十八日夜三时,地主劣绅卢沂川、赖农、梁赞、宋煜初、黄渭臣、黄渭流,带民团及神军约千人围攻岭村。攻入村后,即焚农会及农民房屋十余间,并耕牛七十余只,物件抢掠一空。(二)廿一日又有民团、神军千余人攻波河、料村,焚波河房屋四十余间,焚岭村百余间,料村十余间,物件洗劫一空。(三)现农民离散不知下落生死未卜多少。(四)现民团、神军约六七千在罗建一带集中。“(五)(六)略”^②。(七)现双方均无战斗,但各处农民惊惶万状,均搬米谷上山。(八)每到一农村均见农民荷枪实弹,其状可怜,其勇可嘉。(下略)^③

(十日报告) 今日同李县长来乐城墟及岭村调查,并令双方停止战争。到乐城有十余绅士谓民团已经解散,并察他们甚愿停战调和。不久农民报告罗板方面有战事发生(原该罗板与岭村相距五里)。职即率两连向罗板方面前进,到岭村时始知农民包围民团(原驻罗板有民团十余人,被农军百余人包围)。此时职部即暂在岭村止令双方停战。不久他处民团约六百人来救援罗板民团,农军退却,民团追击。职得报即率队前往救援农军,得安全退却。民团见我军来亦退去,道经近兑,又焚近兑农民房屋数间。此时职部即占领高山作正常防御,民团经向我军发数弹,我军也发弹十余,民团即行退去。

①②③原文如此。

特派员第四次报告一月十七日下午十时于高要竹冈乡

一. 蔡、程、邓、伍诸兄已到在竹冈乡和周同志会面，即于本日晚十时，开特派员会议。按照目前情形，以敌人随时可以攻打农会，非武力解决不足以保护农民。且农民现仍日在恐慌中，故农民看见广华等赤手空来，至为失望。基上数因：应仍请求政府设法派兵前来，俾早解决，而农民亦得免颠沛流离之惨痛。万一穹无复之，流为匪类，殊非地方之福，不特停滞高要革命机运而已。查岭村十乡(即端源)，十年前，本为匪窟(完全因贵租及豪绅压迫所致)，其后陆续向善归农，大迳一水(即禄步直入，横直六十多里，据土人说，几等四会一县云。)赖以稍告宁谧。至民国十一年，当地业主设立税业维持会，(因业主大秤收租，农民便充沙混土，以为抵制之计，业主遂设此会。)勒榨农民。而十乡农民，乃相约成立“农民工会”，后改“农工协会”，复改“端源农会”，最后农民协会章程颁布后，始改今名。(是业主维持会先于农会，当以高要该乡农会为奇异，然而于此可见该地田主向来之惨酷矣。)四年之间，禄步一水，完全平靖，都属该乡成立农民团体减平租税之功。今农会被毁，农民被毙，焚杀掳掠，无家可归。若我政府不于旧历年内早日解决，将使良善农民，因成立农会反致破家，万一复流为匪，则本党不特失去此数千勇敢奋斗农民分子，而影响高要、广宁两县交界地方治安不浅，钧部不可不留心及此也。

二. 敌人方面，地主劣绅土豪，其畏祸者或走省城，或走肇庆，然多走聚三圣宫，靠神打保护。而贺海祸首赖农，龙城祸首李公任，及德庆云楼村祸首梁进池，德庆双象村祸首陈龙带，仍在各该村炮楼内；故三圣宫、龙城、贺海、云楼、双象

等处，都各有神打或民团至少卅人，多至六七十人不等。敌方有此常备人数，而又加以神打随时可以呼喝二三千人马来攻杀，又均近在一二十里路程，以故各区农会，随时有被敌乘夜入村乱抢乱砍之危机。因此，敌人在三圣宫连日做“得胜醮”，做了几次，每日都聚有二三千人，真令农民至今寝食不安也。十五号省协会佳日快邮代电到达大迳、禄步各乡，敌心稍寒。而农民听得李炯县长捉得祸首卢沂川、赖农，人心亦稍快。然而敌人方面，仍日日准备战斗。在此间数日来查探所得，谓地主、豪绅复行集起三万元，并补充子弹，购运枪枝，日日倡言攻打某乡某乡协会，更声言暗杀某委员特派员等等，凶恶消息，日甚一日。看来如果军队不于一星期内派来，则再次惨杀，不难再见。现在敌人更造有一种谣言，摇惑乡民。彼竟谓前次周营长之军队，系为弹压农民，帮助田主为辞。而未入协会会员，竟亦信以为真，愚鲁可哂。然而谣言所播，将使农民畏祸，地主生心，军队久不至，亦蒸祸之道也。

三. 钩权去后，广华等未到前，其鉴为临时应付计，急于十四日往广宁十六区，着令预备农军。适与谭雄翔同志相晤，因更函达广宁县协会，着令附近高要之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六区协会，预备农军，听候高要有事，一接急报，即前来救应。一面亲赴各乡宣传和组织，以减少敌人能力，加厚自己声势。至于此案解决，仍宜从速决定，否则敌人必将以军队久不至，政府已不保护农会，因而生心，大祸又将发现，则农民惨痛，或竟至以没有解决而流为土匪，以为自行报复之计，（各被惨烧及被迫各乡，很多对我们表示此种决心，我们只得安慰并诱导以革命途径而已。）则后事将不堪问也。望即决定解决办法，指示进行，是为至要。

特派员第五次报告(一月廿九日)

一、农民以前极勇敢，但现在略起恐慌。其原因：甲无子弹，乙粮食缺乏。

二、农民晚间仍未敢回家，在山头露宿，且乏毡被，状极可悯。

三、农民对于周士第军队极为爱戴，神功仔亦受感动，因该军打死了神功仔几个人便即制止开枪，谓打死都是农民兄弟，所以彼此相传，影响颇大。

四、对方现仍集合有数百多人，但他们随时可以集合神功仔三二千人来作战。

五、广宁农军百七十名，在十六区援助高要农会。

六、该处仍有许多农村，要求去同他们成立农会。

七、二十三日，周同志到思可乡宣传欲打散该处聚众计划，后探到该处地主、劣绅诱惑乡民宴会宣誓。发现此种现象之后，便向该乡群众详细将农民协会宗旨、集合自由、政府威令、团结功效，及阶级意义。为热烈的宣传，听者均为动容。后便有数人私来谈话，拟定期成立，并联络多人，不赴地主招宴酒席。是午同周同志去找县长谈话，闻已出街。旋到三十四团团部，适县长已到此，便问他近来有何消息，及县长对于此案之处置态度。兹将他表示及答复如下：

一、此次屠杀焚掠，当然是地主、民团方面无理。

二、我可派游击队若干协会军队前往弹压。

三、可由县署拨出一千元救济农民(如购买棉被等)。

四、棉被请农民派代表来领款自办。

五、所扣留之卢沂川、赖农二人当然不能释放。

六、地主、民团方面既具结，当不致再来打。

七、绥缉委员会经费可拨助些少。

八、祸首一定是要以相当之处罚。

（载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二月五日《犁头》

第一、二期，署名：啸仙）

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欢迎省港罢工 工友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今天是省农民协会欢迎罢工工友的日子。在这中间，就可看到有组织的重大机关联结一块，一是全国总工会，一是广东省农民协会。我们农民是在农村中，与大地主、土豪劣绅争斗，即是摇动军阀在乡村的反革命基础，也是给工友们打倒帝国主义的一点帮助。现在广东省农民协会开各级执行委员扩大会议，同时有六个办事处的报告。我们此举，即是检阅我们自去年“五一”以后至今九个月期间奋斗之经过，和我们的力量；检阅后，酌量使其更要发展，更要团结，更要奋斗。我工友们的力量，那个人都知道很明白了，所以我们在这检阅期间当中，将检阅得的经验，来贡献于各位。在这次报告当中，是特别把农工怎样关系，尤其是在革命上怎样的关系。农民运动，在广东方面，可是最发展的。广东自有工人运动以来，则有农民运动。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在俄国表示工农成立之国家。自十月革命成功后，我国农工阶级已得了许多经验，有海员向帝国主义进攻之第一次罢工。前三年“二七”京汉铁路之

大罢工，是反对吴佩孚、萧耀南——北方军阀，间接是打倒帝国主义。此时工友们做革命的先锋队了。同时，我们农民在乡村中，亦闻到工友们在社会上活动的消息，农民遂继续亲爱的工友们一同起来。农民在初起来革命的时候，不只是工友们之影响，在前义和团之起，就是农民受压迫过甚而起来组织的，而他之失败，不过组织没有良善。

广东自陈炯明时代，海丰各方面与陈有亲属的，没有一个不是官僚政客，尽其剥夺的能力，例行苛捐杂税。此时海丰农民已受苦不堪。在十一年间，海丰农民已觉到自身之痛苦，同时得有许多同志之指导，于是团结起来，将陈贼之老巢打倒，摇动军阀的基础。这又是我们工农联合之力量。假使工农有好好的组织，任何大的反革命势力，都被我们打倒了。工农在海丰摇动军阀基础后，革命先进的首领中山先生，看到农工阶级参加革命之必要，乃下一决心，将国民党打开大门来改组织了，迎合各阶级革命分子，尤其是工农阶级。在改组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对工农政策。正是海丰工农群众给国民党的经验，能使国民党看到工农的力量，能把反革命的老巢动摇，才有伟大的决议。自从有了农工政策之后，有了广宁、东莞、宝安等县之组织。因农民运动发生之关系，就发生起械斗。广宁提出向田主减租要求，当时地主持着自己的武装来指使农民为他之民团，直接向农民进攻，残杀农民。当时广宁虽死了十多个农友，胜利却是归我们的手。由这次减租斗争后，引起政治的斗争。在当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都站在大地主方面来压迫农民工人，但在土豪劣绅等之压迫过程中，更看到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谁，不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大地主是我们敌人。见到国民党里头分子之复杂，杨刘也是国民党党

员，梁鸿楷、莫雄也是国民党员，在那时工农立一决心，一定要把国民党的反革命分子肃清。同时，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给我们，就是商团变叛，陈廉伯、陈恭受，勾结帝国主义、军阀和国民党中一切不肖军队。当时，工农看到这个形势，只有使我们工农更加团结。于是组织工农团军，把反革命的商团打倒了。由此可见到革命的基础，除了我们农工方面，却没有别的是了。

在广宁斗争那时，地主阶级有一句很奇怪的话，能使我们叫起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那句话是什么呢？是说：“你们怎样大的力量，我都不恐慌，我可以把我的田地卖了，搬到沙面去住”。农民看到这个说话，就知道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劣绅土豪、贪官污吏是串同一气的。一直到广州市市长民选时，我农民群起力争；总理北上，我们工农两势力拥护而随之。同时，冯自由那班糊涂东西，亦跟着说拥护总理北上，但他抵北京时，去向张作霖叩头。在北京奋斗的，只有工农代表；回来时，还带了总理在北奋斗的经验，到广东而至乡村发展了。当总理在北京病时，陈贼在东江方面又起，幸得海丰之工农群众起而抗之，又将他肃清。自陈颠倒后，即有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及第一次广东省农民大会，工农在那时得到见面，工农大联合起来。在这联合当中，有了两大伟举，一是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一是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后，工农方面，知得到国民党党纲虽是很好的，但国民党中的反革命分子，还未肃清，党纲总未能实行。在那时我们知道，如果要打倒帝国主义、军阀，一定要肃清党内一切反革命分子。于此，乃决议加入国民党，致书国民党中央，请肃清党内一切反革命分子。自两大会闭会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发出一篇

严重的宣言，“打倒杨刘”。自宣言出后，三铁路工友罢工，农民或帮政府运输，或做侦探等种种工作，不上二星期，刘杨就倒了。刘杨之倒，就是工农联合之伟举。假使不能将刘杨打倒，在省港罢工期间，一定受他摧残。我工农联合将他打倒后，“五卅”惨案一发，我们欢迎工友回国，帮助罢工纠察队封锁港口，制帝国主义者之死命，使帝国主义者不能勾结军阀扰乱广东。在廖先生之死，能够肃清反革命梁鸿楷、莫雄，就是我们工农闭了勾结帝国主义的门关，使广东政府易于捉拿，就是工农封锁港口的力量。广东之能统一，亦是我工农团结之力量。现在我们的革命基础建固了，又要实行统一中国了，我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工人，我广东省农民协会应号召全国农民，拥护总理遗嘱，促成国民会议，并且要联合世界上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共同奋斗。

广东农民之发展，自“五一”节到现在，已达到四十多县，会员已有六十多万，比“五一”节以前，已增加了三分之二。总之，压迫我们多次，我们反抗力多些。如反革命派胜利，可说他失败，就是因压力越大，反抗也越大。前张作霖入关，却是他胜利，现在呢，亦是将死而不能复生了。陈炯明前时之胜利，现在一点都没有了。邓本殷前时之胜利，现在亦一点都没有。如果工农胜利，工会越多，农会越多，我们根本势力越固。如果我们失败，我们就愤激了，更团结，更奋斗，更进步。前时广宁之争斗，虽是死了十多个农友，现在呢，农民能维持治安，是有重大的牺牲，一定有重大的代价。由此观到上面去，完全是工农团结之效果。希望工农更加团结，实行国民革命统一中国，由国民革命而达到世界革命。

（载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犁头》旬报第六期，署名：阮啸仙）

高要地主民团屠杀农民之经过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高要农民之有农民协会组织，是被地主阶级压迫而成的，此次——“一·三”惨杀事件发生，当然是地主阶级压迫的结果。查民国十二年冬，高要地主们为向农民收租及强迫加租，就成立了“税业维持会”。此会成立，地主压迫农民更为进步的、有组织的，并决定暗中增加量衡，以盘剥农民。同时更进而找着政治势力，与县署游击队勾结，借游击武装，逐家逐户，坐收租谷，如农民稍生反抗，或交租迟些，与及租谷不大好，立即使游击队锁拿，动辄送官究办，正是官力与武力兼施。农民在地主铁蹄践踏之下，实在忍无再忍，乃自动的为防卫计，召集农友大会，不期而赴会者二千余人，即成立端源农工协会，加入者有十余乡，并议决：如地主倚恃官力武力，勒收租谷，强迫加租，及用大斗大秤，一致起来武装反抗。地主见势不佳，又出其惯技，向县署控告，说农民纠集无赖土匪，抗租不交。殊不知地主的压迫进一步，农民之团结反抗，也随之进一步。他们大会决议：如果地主勾结官厅或军队，通同一气压迫我们，只有一齐反抗他。此时，高要农民与地主已在不能妥协的阶级利益冲突的争持中，虽说是未有风潮发生，但酝酿着，

不久便会爆发。

民国十四年春，农民因有组织之觉悟，同时地主压迫之加紧，认为非大团结不可，因而新加会员八百余人。“五一”节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后，他们的出席代表，受了大会影响，回去即依据第一次农民全省大会章程，改组端源农工协会，由各乡一个一个的组织起，再由各乡农民协会联合，成立整个的高要第一区农民协会，该区农民组织遂告成功。

可是第一区协会成立后，地主的反动又利害起来了。在初还是说：农会是共产公妻等谣言——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派中伤中国民族运动，不期地主阶级也同出一气！但农民有了他们的组织——农民协会，自己已找到出路，他们并不因此害怕而停止其工作，也许因此更团结起来，有加无已。地主们此时也进而联合反革命战线，四方勾结土豪劣绅，如围都联团，同时密设机关于禄步墟，私运枪械，收买土匪，美其名曰“同善社”。恰巧广州刘杨叛变事起，遂阴谋乘机扑灭农会，拟大举进攻，一面利用怀集土匪南下，一面广宁土匪横扫，内地则耸民团响应，声言六月中就要动作了。嗣以省农会特派三人前去活动，以地主来势浩大，政治环境不好，力主守势。虽地主种种作势，但农民仍能于三面包围的水泄不通当中，坚持奋斗数日，使敌方因省城刘杨倒台而不敢动。不过地主反动势力仍潜伏未散也。

高要地主此时之反动机会，虽因刘杨失败而去了，但有一事，使我们现在犹在想象中，而为“一·三”惨杀之导火线，就是对刘杨倒后，香港帝国主义重复利用土匪扰乱广东之阴谋。十三年十月，中山县林警魂攻城，广宁著名——尚在通缉中——反动地主兼山大王李济源，也由香港向帝国主义、军阀陈

炯明叩头过来与林警魂共谋扰乱粤局，由北江潜入广宁，纠集西江反动地主及森、膺二洞之积匪，有所动作。事为广宁农会探悉，除一面报告国民政府外，一面统率身经百战之农军协同县警防守，卒之镇压下去，但地主反动的机会，又种一暗箭。此暗箭等到今年一月三日，为高要、德庆、广宁三毗连县份的反动地主阶级，联合土匪、民团、棍遍大刀会之总爆发。此种事实，为广东自有农民运动以来，即发见地主利用民团，武装压迫农民，见惯不怪，但形式上比较严重，原因上比较复杂，所演出之血腥远出广宁屠杀事件之上。兹录此案之报告于下：

一月四、五两日该会连日专人奔报，省农民协会说：敝会正在发展组织于附近各乡之际，都权乡业已定期本月三日开幕，思可、伍村、罗建等乡农民亦均派代表，声请前往组织该乡农会。詎当地土豪劣绅、地主卢沂川、梁荣邦、黄慰楼、谢达卿、宋煜初、伍裕文、陈材祐、梁锡赞、甘吉云、陈鉴波等，向来欺压农民，以为农会一旦成立，必于彼辈无利，为先发制人之计，于一月二日乘夜在县属水南三圣宫，联同集合民团五百余人，突于三日上午三时向我第一区农会所在地岭村乡进攻。我农军完全无备，猝起应敌，坚持至上午九时，众寡不敌，卒被冲入岭村，当堂杀毙农军三名。全村居民追随农军四散避匿，敌遂纵火焚村，被烧人家三十余家，烧毙六十三岁逃避不得之会员陈泰一名，并被敌枪毙五十八岁风瘫卧病农妇谢供庆妻某氏一名，被杀会员麦馨一名，刀枪重伤垂毙者，陈兆材、陆大、陆水、伍宋氏四名，伤者二十余名。其余因四散逃避，生死存亡未卜者，不在此数。同时被敌饱掠耕牛百余头，猪三百余头，家私杂物一空，损失甚大。战事起后，本区内各乡农军前出赴救，被谢达卿一部民团倚楼击毙我军陈兆鳌一

名。战事复起，在岭村乡内激战竟日。第二区十乡农军及广宁第十六区农军各百余名来援，而黄慰楼率领一部民团预在塘径分界凭险抵御，伤广宁十六区农军十余名，卒不得进。十乡农军来至罗板附近，亦被陈材祐督领一部民团在罗板截击伤毙二十余人，亦被击退。四日，广宁十六区及高要各区协会农军都乘间前来岭村，以为力保农会之计。诘至五日十时，庆德民团、土匪千余人由云楼乡来，广宁土匪及李济源残部亦千余人由森膺洞来，高要禄步，三都等处联防民团四五百人由罗建乡来，不下三千余人，合围波河、料村、十乡等处。我军接战二小时，仍以众寡悬殊，子弹又复告罄，迫得冲出重围，退至广宁十六区地面。回头看见敌人放火尽烧波河、料村、十乡等处，同时复将岭村乡来烧，各家尽毁于火。是役复毙农军二名，毙农民三名，并有被敌拉往三圣宫枪毙八名，伤者不计其数。总三日、四日、五日迭次接战，我军及会员死伤达百人以上。而四散逃匿生死未悉者，仍不在内。敌又尽掠农村牛猪什物，全体农民逃避深林中，号寒啼饥，无家可归，惨痛莫名。现敌仍屯聚伍村、罗建，仍在派队搜索深林，恣意杀戮，声称仍将第一区未烧各乡，及第二、三区所有房屋尽行焚毁。敝县三区七十二乡^①，五千二百余会员，家室流离，不知葬身何所。

……^②

省农民协会认此次事变，较之十三年广宁屠杀之役，同样重要。目前救急办法：一面派省农民协会西江办事处主任周其鉴，偕同该处委员陈均权、特派员邓广华三人，前赴岭村主

^①《高要地主民团围攻农会残杀农民事件》为“二十七乡”。见本书第185页。

^②原文如此。

持一切，收集残局，并携省农民协会慰问书，深入重围，慰劳死伤，勉厉农军坚持奋斗。一方请求政府派兵弹压。一面向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声请援助及通电各界力争，并由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蔡、黄、韦三同志，以出席第二次大会代表资格，向大会提出严重讨论。旋得大会议决：

- (一)令国民政府火速派得力军队前往救护农民。
- (二)解散匪团。
- (三)缉拿祸首。
- (四)召集流亡。
- (五)抚恤死伤。
- (六)赔偿损失。

继则政府接受国民党大会决议就近令国民革命第四军三十四团及高要县长率游击队前往弹压。同时，广宁农民协会亦令该县第十六区农民自卫军前赴救援。地主方面仍进攻不已，卒以援军从三面而来，高要第一区农军亦勇敢血肉相搏，地主之势力稍煞。

地主阶级虽一时停止进攻，但围困之势未解，不难再张旗鼓，为祸正长也。我们为彻底了结起见，由省农民协会决议，根据周其鉴等报告，请政府设立高要绥辑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一人，省政府农工厅一人，高要县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一人，省农民部一人，省农民协会一人，第四军一人，共七人组织之，以专权处理此事。现中央农民部派出罗杰，省农民部韦启瑞，军事委员会及第四军叶挺，省政府张次眉，农工厅王寒焜，省农会周其鉴，于前日亲赴肇庆组织高要绥辑委员会矣。

最近接得报告：地主民团仍集有二三千人在三圣宫，并积

极运枪运弹，准备再行屠杀。农民见此情形，益为恐慌，走避者日众，晚间多在山谷丛林露宿，悲号痛哭，状极悲惨。虽迭经地方官派员向地主制止，但凶恶异常，不服命令。广宁农会对此次惨案，愤激非常，除派农军三百名前往援助外，并由农工学各团体，组织慰问团，买备饼食数百斤，前来慰问。肇庆农工学各界十余团体，亦有同样之组织，前往慰问。该地农民，因衣服被盖，尽被焚掠，当此冬候寒冷，露宿山林殊难抵御，虽经省农会请愿政府转饬高要县长拨款千元，以赈济农友，事经办到，然恐赈恤难周。此次农民迭遭惨祸，伤残已极，但民气激昂，有奋斗到底，虽死不惧之坚决态度云。而各县农民协会及农工兵学各团体，亦为此事通电援助，日有数起。

我们从上项各种报告的事实来观察一下，最少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并值得政府及革命的民众注意的：（一）此次事变，完全为反动势力集中压迫革命的民众势力；此种反动势力，不特足以摧残农会，屠杀农民，破坏国民党的农民政纲，他们并可以有机会使不止一隅的反动势力联合，而摇动革命基础。（二）反动势力集中，可得以下分析：（甲）李济源勾结香港帝国主义及军阀，利用本地民团、土匪、大刀会，为其潜势力。（乙）与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勾结之佛山大地主兼商团叛变祸道陈恭受和李济源在西江为倚角之势。（丙）同善社为西江反动地主、劣绅土豪之大本营，底下有三种武装势力：（一）土匪；（二）民团；（三）大刀会，为其主要力量。因反动派用愚民手段，混骗秘密结社之无知农夫以神怪之说，“皇帝大统一天下”是他们利用农民入大刀会之口号。同时我们看见各方面之极力援助，尤其是广宁农民，实力参与奋斗，足证革命的民众势力

之勃兴，正未有艾。而革命与反革命势力之互相消长，更为明显，吾人正宜培植革命势力，以打倒反革命势力，使中国革命达到成功。因此，解决此案之必要条件，应认定：（一）保护及扩大革命的农民群众力量，镇压反动的地主而解除其武装。（二）解除地主的武装，应交回农民自卫而卫国。（三）严缉祸首归案讯办。（四）实行解散同善社及匪团。（五）设法宣传大刀会，使改变其复古观念，而导之归于农民协会正当组织之下。（六）抚恤死伤农军及农夫农妇。（七）赔偿此次事变中农民之巨大损失。（八）祸首田地充公，由政府给回失业农民及烈士家属耕种。（九）各界及政府应发起赈济被难流亡民众。如果以为地主停止进攻，便敷衍赔款多少了事，而不根本断绝祸根，则第二次之爆发，必有更甚于此次。吾人认此与省港罢工反帝运动同一重要也。

（载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人民周刊》第三期）

国民党与农民协会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唯一政党，他有很好的政纲和全国大会的宣言，兼有很好的而且确定要实行的保护农工的政策。孙总理遗嘱上面有讲：“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所谓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就是说：使全中国人在国外不受帝国主义侵略，在国内不受军阀统治与压迫，人人都能够生活自由，待遇平等过日子。

遗嘱上又说：“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想做到中国自由平等之目的，必要使中国好多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好多人都去实现这个道理。所谓好多人的民众，当然不单止这些读书人和有钱佬，还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农民，百分之十五以上的工人，都要算在内，才算得一群的民众，所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就是孙总理所要说的民众了。所以孙总理就主张要工农群众起来参加，国民革命才可以成功了。不但只国内的工农群众要起来参加，就是国外的工农群众也要和他联合。因为国外的工人、农民，也受他们的帝国主义——资本家、大地主——压迫的，他们也要去革他们的资

本家、大地主的命。也惟有国外受人压迫的工人、农民才能以平等待我们，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国外的资本家、大地主等就不是，他们是帝国主义。还有俄国，他是工人、农民的国家，他们国内已未有资本家、大地主了，他对中国已自动的放弃种种不平等条约了，他现在更是积极的以全国的力量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工农，及各弱小民族，去反对、打倒帝国主义，所以俄国也是以平等待我们的。这就是孙总理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意思。

因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了，中国国民党是革命的党，是要保护工农利益的，是要工农群众来参加的。换句话讲，凡是不但口里赞成而且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军阀，来求中国自由平等的，都可以加入国民党。也唯有这样才算是革命的 中国国民党。

农民协会是农民为自己谋利益的唯一团体，也有很好的章程和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宣言。章程上“前文”就说：“农民协会为本三民主义解放劳动阶级之意旨，集合全国受压迫之贫苦农民而组织之。其目的在谋农民自卫，并实行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这就是证明与国民党在中国革命的意义，有密切关系的。他当然是集合为国民党总理所要唤起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民众而组织的。

章程第一条：凡居住在中国之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农村中之手工业者，及在农村中为体力劳动者，不论国别性别，凡年满十六岁，而愿履行第二条所列入会手续者，皆得为本会会员。但有左列条款之一者，得拒绝之：（一）有田地百亩以上者；（二）以重利剥削农民者；（三）与农民处于利益相冲突之地位者；（四）为宗教宣教师者，如神父、牧师、僧、

道、尼、巫等类；（五）受外国帝国主义操纵者；（六）吸食鸦片及嗜赌者。由此可以看见，农民协会的会员，断不以国界、省界、县界及姓氏、男女不同，而分出等级来的，凡是真正农民，就可以一样的做会员。又可以看见拒绝入会之六条件，是表明：（一）农民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受外国帝国主义操纵者及神父等是帝国主义之走狗）。（二）农民是反对军阀、贪官污吏、劣绅、土豪的（以重利剥削农民及与农民处于利益相冲突之地位者，都是军阀、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三）农民是反对大地主的。（因为大地主重租压迫农民的，有田地百亩以上者就是大地主。）由此更可以看出：（一）农民协会的主张与国民党是一样的。（二）国民党凡是赞成及实行革命的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但农民协会是为农民谋利益的，与农民利益相冲突的地主绅士等就不能加入。这就是说明农民协会是农民一阶级组织的，与国民党各阶级的人都可以加入的，就不同了。这就是国民党与农民协会关系的地方。至其组织上，一是各阶级分子同站一条战线上去共同革命的一个政党，一是职业的本身阶级联合而为本身利益奋斗的团体。这也是国民党与农民协会之区别处。

现有些人加入国民党之后——此种人或是地主或是绅士或是顶斯文的人，发生三种的论调：（一）农民“满脚牛屎”，不配加入国民党；（二）农民加入国民党就好了，不必再加入农民协会；（三）农民协会与国民党一样的，无论何人都可以加入。说第一种话的人，他简直违背孙总理遗嘱，不承认农民是中国百分之七十五分以上的民众。但是“满脚牛屎”也好，说农民不是民众也好，只看海陆丰的农民在第一次参加打倒陈炯明之役；南路、北江、东江、西江的农民在参加打倒刘、杨之役；此

次，肃清东江，收复南路，农民怎么样帮助革命军，拥护国民政府，就可以证明“满脚牛屎”的农民，的确是不错罢。说第二、三种话的人，他完全不懂得国民党对于各种职业团体的态度，未有看党纲及全国大会决议案的。同时对农民协会的宗旨及组织的系统，完全未有了解。其实他们还有别种用意，我现在可以拿出从东江、南路、西江、北江等处所得来的一种口号分析一下：有很多人说：“国民党是父亲，农会是儿子，我们要加入国民党去做父亲管理孩子。”又说“国民党是坐轿的，农民是抬轿的，我们要加入国民党去坐轿子”。这样说，无论其对与不对，总之压迫农民的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地主们，看见广东在工农群众的基础势力上而统一了，一班坏东西，不敢在廉洁的国民政府之下来压迫农民，也不能于工农势力澎湃的广东来压迫农民，但是他们无论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在压迫农民的，因为他们的利益与农民相反。因此，他们就想利用加入国民党，冒革命的招牌，做压迫农民的事实，就说出“做父亲管理儿子”和“加入国民党来坐轿”的话，现在各地已发生这样的事实不少了。

其实国民党是唤起中国民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来革命的党，断不容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地主拿在手上来做压迫农民的工具。这一层国民党的最高机关中央与广东省党部要负责的，必不许他们一班坏东西胡里乱做，来破坏国民党，破坏工农政策，破坏中国革命运动。

农民协会呢，农民们自在东江打倒陈炯明，广州打倒买办阶级陈廉伯、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南路打倒邓本殷之后，在广宁、花县、高要、海陆丰为减租而镇压了地主的反动；在东莞、宝安、中山，为反抗苛抽而抵制了民团的反动。他们已为

有组织有方法的做政治经济斗争，斗争多一次，经验多一次，团结更坚固一层。现在已有力量保护为自己利益而奋斗的农民协会，任你一班坏东西如何去弄巧，必至弄巧反成拙的。

农民同志们！

(一)如果我们要打倒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大地主，我们就要做第一步工作，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因为帝国主义及军阀是地主阶级的靠山。因此，我们认为有做第一步工作之必要时，我们更要加入国民党，实现孙总理遗嘱，共同奋斗。我们要革命，谁也不能阻止我们的。

(二)我们要联合全国民众，加入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时，如果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大地主仍是压迫我们，我们也要为自己利益一致反抗他。因此，我们要团结自己，要加入我们的农民协会。加入国民党就不要农民协会，这是骗我们的话，信了此话就会上当。

(三)农民协会是农民一阶级利益的组织，与农民利益冲突的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大地主就不能入会，好象资本家不能入工人的工会一样。准他们加入，就是引狼入室。如果地主阶级说：我们是革命的，不压迫农民的。我们也可说：好极！大家联合战线一齐加入国民党去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奋斗罢！看看再说。但是农民协会是农民自己的组织，你们总不好加入。你们什么“田主维持会”，我们也总不加入的。

(载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三月五日《犁头旬报》第三、四期，署名：啸仙)

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之经过

(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

一、农民运动之初起

惠阳农民运动起于今年二月间，在第一次驱逐陈炯明的时候。当陈炯明乘孙总理在京病危，受香港帝国主义主使而反攻广州，本党党军将要进攻的时候，我们即注意惠阳农民运动，乘此时机将此地农民团结起来，发展民众势力基础，阻止军阀复兴，即调在农民部工作的同志秘密潜往惠属平山、淡水活动。及至本党党军出发东江，道出淡水向海陆丰进攻，又选调同志多人偕同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三届东江籍学生十人，组织宣传队随军出发，担任宣传工作。此宣传队有随军到五华、紫金、龙川等县去组织农民协会的。惠阳县农民协会即于此时乘军事胜利，由随军留下来的宣传队两位同志及二三个农所学生去宣传组织起来。一位同志在淡水方面发展组织，一位同志在平山方面发展组织。同时高潭方面因与海丰毗连受其影响，自动的起来组织，并由平山方面选派得力农民前往帮助，成绩更好。今年五月一日广东省农会成立已有平山、淡水两方代表到会。平山方面成立了这协会，有乡会十余个，人数千余。淡水方面亦成立了这协会，有乡会八九个，人数四百余。高潭方面

虽未组织得好，加入者亦有五百余人。此为惠阳农民运动春云初展，方兴未艾的时候。

二、农民运动取守势时期

本来惠阳农民运动在省农会成立后，应当有很好的发展，乃因军事及政治影响，竟尔反攻为守。就因为黄埔军向潮汕移动，留下来的民军、土匪与地主、劣绅土豪勾结一起，就中以警备司令林海山为最，阳假革命军之名，实则纵容部下，摧残农会，压迫农民，无所不用其极。于三月间竟想缴农军枪械。此时农民乃团结与之抗，反将他的枪械收缴，稍挫其锋，颇为敛迹。但或明或暗的破坏农会进行，为其阻挠不少。因此农会乃取守势，团结固有实力，暂不向外发展。刘杨变起，党军返旆，农民又蓬勃起来，随军之后，参与驱逐刘杨，使军行平山、石龙间，毫无阻隔，皆农民向导之力也。刘杨已倒，许总司令遄返广州，放弃东江，予陈炯明以死灰复燃之机会。因之陈逆余孽，蠢蠢欲动，妨害农民之谣言四起。加之许总司令欲起用杨坤如，得复其原有地盘，农会区域又再受军阀铁蹄之践踏。农民大失所望，只有退守，巩固内部。杨坤如复起，公然在澳头一带偷运粮食给香港，偷运仇货图利，破坏罢工运动；同时阴谋与香港帝国主义勾结，日思反攻。农民得到此种消息，无不愤恨填胸，阴派代表来省告密，不下三四次。我们对于每次派来的农民代表都给与政治的报告及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析，以好言抚慰之，同时以省农会名义勉励农友们巩固自己营垒，好好团结，准备进攻。同时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力争打倒反革命派杨坤如。适廖案事发，在杨坤如压迫之下的农运更为紧张。我们乃派同志前往主持，中途被匪军截击折回，后设法卒

使同志达目的地，但只可向农民谈话及安慰他们，仍不能有一点活动。

三、农民运动复兴

东征军出发，为第二次驱逐陈炯明，同志们仍如前随军出发。十月十三、十四两日乃将自宋以来从未有攻破过的惠州名城，一鼓而荡平之。此役影响至巨，因为惠城已破，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摧残农民的反革命派所据以为天险者，从此不足为患。但杨坤如虽去，其余孽仍潜处农村间，其军队则散为土匪重为农民之患。农民经过几次政治斗争的教训，从实际上所得的经验与觉悟，更认为非团结起来不可。此时高潭因拒绝海丰陈炯明军之暴行，联合廿余乡联防自固，支持半月而东征军适来，因此未受损失。即以廿七乡农会，进而组织农民协会。同时鸭仔步方面亦有数乡，白芒花方面亦近十乡有了组织，即可以成立两个区协会了。统上三区已有五个区协会，在事实上已有组织县协会之必要，照章程的规定亦有组织县协会的可能。

四、筹备县农民协会经过

惠州城已下，农民运动可集中在政治中心点，因为以前只侧重西南隅发展，东北及附城一带还未开手。乃派同志三人进驻惠州城内，设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一面开始向东北及附城发展，一面整理原有协会区域，同时在相当期间成立统一指挥机关——惠阳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成立未久，即想马上成立正式县会，并派人来省请示办法。只以整理各原有农会区域，工夫仍未做好，认为时期尚早。旋由省农民协会派啸仙同志于十一

月十二日前往策划一切，相机进行。十四日到惠，得同志何友邀诸人报告，筹备已经成熟，请各界参加及召集各乡会选派代表之函亦经发出，并确定十一月十六日开成立大会，势难更改。筹备经费，由东征军政治部在抄得逆产中指拨千元为暂时使用，于经济上，也不虞缺乏。不过筹备期间仍嫌短促，恐只成立一空招牌之县会而无实用。但事势至此惟有力谋补救办法，乃注意于代表大会之组织及训练问题。十四日晚即召集担任农运工作之同志会议，并决议：

(1) 惠阳县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及代表团组织法：

(一) 以区为单位，每区组织一代表团，公推主席一人；

(二) 以代表团主席组织代表大会主席团，并由筹备委员会派一人，广东省农民协会派一人；

(三) 每日未开会以前各代表团开会一次；

(四) 在未开会以前主席团开会一次；

(五) 代表团报告大纲：

(甲) 总说——农民运动之经过及其趋势；

(乙) 协会统计——每区若干乡，每乡若干人及各级协会职员姓名；

(丙) 农民自卫军统计——组织法、枪械、人数；

(丁) 民团、商团、土匪之调查——组织法、枪械、人数、头目、对协会的态度，及其经济的来源；

(戊) 地方官及驻防军队对协会的态度；

(己) 逆产——逆党——有无枪械；

(庚) 协会成立后有无发生风潮及其经过详情；

(辛) 农民目前之要求；

(壬) 提案。

(六)各代表团在代表大会未开会之前开会时，由本筹备处派员参加——参加人下列：

1. 高潭区参加者——何友逖 何 聪
2. 平山区参加者——何友逖 戴耀田
3. 淡水区参加者——黄 克 黄超凡
4. 白芒花区参加者——黄 克 古柏桐
5. 鸭仔圩区参加者——卢耀门 余子光

(2) 制定代表调查表，以观察各代表思想行动，及过去之工作。

(3) 制定各乡协会调查表。

(4) 宣传问题：(一)县农会成立之意义：(A)东征军之出发，是惠阳、海陆丰一带农民为有组织的与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压迫农民之反革命派斗争，经过无数摧残，使东征军不能不来。东征军之胜利，是惠阳一带农民已认识敌人，一致起来拥护革命军，使东征军得到胜利。但我们的经验：还嫌团结未够，不能得到很大的胜利，因此，为达到更多的胜利，应力谋农民统一，成立全县的统一指挥机关。(B)广东农民运动经过一年来之奋斗，已能与省港罢工工人联合起来，做反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运动。实际参加国民革命，为的就是有全省统一机关省农会去指挥。我们也应该在省农会统一指挥之下，统一惠阳农会，使农民团结更加巩固，指挥更加有力。(C)惠阳农运是广东农运在东江、中路之一支主力军，我们希望这支主力军进到东江尽头去，去发展各县农会。现在东江右路已由海陆丰进到潮汕去了，我们要好好的巩固这中路的基础——惠阳县农民协会。(D)我们县会统一之后，要使农会组织普遍全县，凡是农村都要组织农会，凡是农民都要加入协会。(二)政

治宣传：根据本党中央对于最近政治出版物及“为什么要打倒陈炯明”——平山同志主讲的，去向各代表尽量宣传，使他们明了中国的、广东的政治状况。

(七)大会决议及今后进行计划由何同志负责，观察各代表团会议实际状况而起草，交筹备处同志开会议审查，提出大会。县会成立宣言，由喇仙同志起草，经筹备处同志们审查，提交主席团通过发出。并决定大会开两日，十六日开幕，十七日报告及决议，选举。

有以上会议七项之决定，乃于十五日下全体同志动员令，去实行训练此次大会。

五、盛大的全县农民代表大会——镇压反革命派的农民示威

(1)此次大会到会者，分五区，八十六乡，每乡至少派一代表，五十人至百人派代表二人，百人以上至多不能过三人，共计代表到者百二十三人。如下表：

区名	总数	佃农兼 手工业	自耕农	半知 识界	信仰三 民主义	主张联合 世界无产 者
(二)淡水	20人	15人	3人	2人	20人	18人
(三)平山	30人	29人	1人	无	半数	半数
(四)白芒花	24人		多半是老农，一少年基督徒			
(六)高潭	33人	23人	7人	3人	全数	全数
(九)鸭仔步	16人	15人		1人	16人	16人

注：二、三、四、六、九是政治区域

至其所代表的区农会数、乡农会及会员数，则如下表：

区 会 数	乡 会 数	会 员 人 数
第二区	10个	561人
第三区	20个	1166人
第四区	10个	553人
第六区	27个	1074人
第九区	9个	459人
合 计 5 个	76个	3813人

(2) 十六日开幕情形：会场在惠州府城内第一公园，是日到会团体或派代表参加者如下……

学 界

惠州中学全体学生

时化学校

昌明学校全体员生

惠州女师校长余浣香

县立第二高小校长黄植祯

惠州工读学校全体员生

县立第三国民学校全体员生

县立第二高小全体员生

新学生社惠州分社代表江耀幹

惠州学生联合会代表林宝良

惠州中学校学生会代表黄宣文

大中小学校代表蓝耀奎

县立第一高小全体员生

惠阳县教育会代表郑钟奇

南区国民学校代表周逊基

军政界

黄埔军校第二团二营全体官生

军校特别党部代表
政治部

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

东江警备司令代表张浩

东征军惠属财政整理处代表罗尚武

东征军第三纵队部后方留守处代表李信圭

东江宣抚使署代表郭清芬、李道轩

军校第二团部代表林英

赣军司令部代表周际云

东江运销缉私总局代表何醒初

惠阳县长

党部

惠阳县党部代表李勉周

一区、五区分部代表苏民望

第九区党部代表李乃英

第一区党部代表廖玉堂

各社围

改造惠州同志会代表张槐青

惠阳县商会代表秦序东

淡水青年新社代表赖逸群

广东第七队盐警队长钱沧

惠阳第二区党部代表邓秉真

博罗县第十区署代表叶广孚

工 界

惠州理发工会代表罗汉珊

东江船业工会代表周泽棠

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曾国钧

广东省农民协会代表阮啸仙

中央农民部代表何友述

到会群众约三千余人，为惠州空前未有之大会。会场派出之传单有：县协会成立宣言，及东征军政治部、各工会、县党部、黄埔军校党部、新学生社惠州分社、学生联合会、惠州中学、淡水青年新社等团体庆祝农会成立宣言。演说者有：阮啸仙同志代表省农会致训词，首述县会成立之原因并作政治报告，次说广东农民运动一年之经过大要如下：（一）工农团军参加中山出师韶关及镇压商团叛变；（二）举派代表出席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及拥护中山北上奋斗；（三）市郊农民力争市选；（四）第一次东征打倒陈炯明；（五）五月一日全省农民大会主张一致拥护国民党实行国民革命，并致书本党中央请肃清反革命派；（六）发表宣言，拥护政府号召农民联合三路工友驱逐杨刘；（七）发表宣言，赞助省港罢工，反抗帝国主义；（八）廖案发生，各级农会开大会追悼，并一致决议通电肃清反革命派；（九）请愿收复东江，肃清南路，拥护罢工条件，促进广东统一。约有一点半钟之久才讲完。参加各界皆为动容，尤以学生及黄埔入伍生队更为感动。次为惠阳罗县长宣布政见：拥护工农利益，并说：压迫工农的就是反革命派。次农民代表朱观喜答词，略谓：刚才省代表所说的话，都是我们做过的事实。为什么这样做？为的就是自己团结起来解除自己的痛苦，并不是

受人利用。如果有人骗我们起来，来牺牲我们自己，我们决不妥协的，我们也要打倒他云云。在初朱氏说时人人多不经意，间有些知识界浅视他是衣服蓝缕头脑简单的农民，及听至此处，也就不禁拍掌叫绝了，相信其影响是不少的。各人演说后，举行大示威巡行，沿途高呼口号及各代表唱农工歌及国民革命歌——农民大会各代表能够唱歌者，以此次为仅见。本来惠州为陈炯明辈反革命的策源地，未开会前，其余孽仍是活动，及开会示威后，革命空气浓厚，现象为之一变。

(3) 十七日继续正式开会情形：是日为代表会，除代表外，间有三数人旁听者——是国民党部职员，逆党的侦探亦有。开会秩序为省农会代表报告：(一)农民运动之初起，只在职业的意识上联合。(二)微露阶级意义的组织，暂发生敌方之压迫与本身之反抗，是农民运动第二期。(三)由经济斗争急激趋于政治的斗争。此为农运第三期即去年底广宁第一次减租运动而发生斗争的时候。(四)由政治斗争而认识民族解放运动。此为第四期，即省农会成立期——“五一”节。(五)由民族运动之意义进而联合罢工，为积极的反帝国主义。此为第五期，即刘杨倒后至省港罢工的时候。(六)将前进为国民革命之两大势力，即工农联合运动。此为最近期，在此时期农民组织必普遍全省并扩充到全国。次各区代表团主席报告。在他们报告中，已看见农民们觉悟了本身痛苦与阶级的利益，并渐能为有组织有方法有纪律的活动。次解释提案及通过。此项提案是先由我们起草审查过并印好向大会提出的，颇近于实际，系根据各代表团会议，目前之要求而做的，在大体上完全通过。兹将各项决议案照录如下。

六、大会的决议及选举

惠阳县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属于政治经济的：

(一)凡各区警察学校经费有关于农产品之抽捐，应请县署飭令各该区警察学校详细报告县农会审查。如有害及农民者，应请县署核免之。同时各区警察学校应发给凭证以防滥抽。

(二)请政府出示豁免旧租及凶年免租。

(三)请县署出示禁绝征收钱粮委员之勒索，如轿价、茶水等费。

(四)请政府取消父债子还之法律。

属于政治的：

(一)已成立农民协会之农村耕地，各田主不能自由起耕。

(二)请政府禁绝烟赌。

(三)请县政府规定度、量、衡。

(四)请县政府肃清反革命派及严办破坏农民协会之土豪劣绅。

(五)各区乡现藏有逆党枪械应请县政府及驻防军收缴拨归本乡办农民自卫军。如无驻防军及警察地方，得由农民自卫军自行收缴之。

(六)请国民政府将此次收缴逆党枪械拨归农民协会开办农民自卫军。

(七)请愿政府自县署以下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公共机关，如有关于农民事项，各该级协会有派代表请求开会或参加会议之权。

属于教育的：

(一)请政府出示，将各区公产拨归农会以为提倡农村教育之用。

属于经济的：

(一)规定本县会员，每月应纳月费半毫。

属于纪律的：

(一)请政府严办勾结奸商包运仇货入口之曾宪文，并报告省农会开除其会籍，及第二区协会副委员长职务。

(二)肃清会内不遵会章不守纪律之会员。

(三)各乡会员应自身禁绝烟赌，如有发觉，处以相当之惩戒。

(四)各乡会员如有发生争执，应由各该级协会执行委员会解决，并不得互相打架。如先起手打人者，无论有无理由，应先罚银一元，然后判决。

属于农民自卫军的：

(一)充当农民自卫军，以本会有耕作之会员为限。各级农民自卫军应从速按照广东全省大会之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组织之，尤须服从各级执行委员会之指挥，如有违背，当按照军律严处之。

(二)农军经费，不能取之苛捐杂税。

其他：

(一)取消送租例。

属于进行计划的：

(一)现在除高潭、平山、白芒花、淡水、甲子埗成立区会，其余永湖、稔山、多祝、龙岗、梁化、横沥、平海各处尚未着手组织，应由县会就近选派能干会员前往运动，以收联络普遍之效果。

(二)现在各级协会组织尚未紧密，应由县执行委员会酌量于各区选出会员若干人到县会实行训练后，派回各区专任宣传及训练会员之职务。

(三)请省协会派人来县整顿各区乡协会。

(四)证章费拟定每个收回二毫，除原价八仙外（每毫十仙计），所余一毫二仙，以七仙归区会，三仙^①归县会为经费。

(五)前各区、乡会多不能按照定章依时开执行委员会或大会，以后县执行委员会应严紧督促各区乡执行职务，依时开会，以资训练，实行自治。

选 举

各决议案通过之后，发票选举县协会职员，结果如下：

正执行委员长朱观喜（佃农）

副执行委员长戴云昭（半自耕农）

秘书何聪（家庭是农民，自己是商人）

执行委员：林喜（佃农）

余子光（农所学生，知识界）

黄星南（自耕农）

何有（佃农）

候补委员：黄发统（自耕农）

罗志白（农所学生，知识界。）

叶煜墀（私塾教员）

七、大会的威权及影响

拘拿反革命派情形：惠城已下，杨坤如余孽，多潜入附城民家，或农村间，及东征军向潮汕移动，剩下来的，都是一些

^①原文如此，似应为“五仙”。

狗头狗脚，专好收容杨逆余孽，借其熟悉地方情形来坐地分肥，故余孽又异常蠢动，如李集、杨灼生两人，都是从前杨氏的爪牙，或做过营长，或做过司令，又曾在平山、淡水一带拆毁农会，戕杀农民的，他俩也到惠城乘机活动，包揽苛捐。恰巧农民代表大会期间，为代表们探悉，即由代表大会名义请县长拘拿到案。此不但农民称庆，即市民曾被其荼毒者也莫不称快。同时淡水区农会被一土豪曾宪文侵入，盘据副委员长席位，竟勾结奸商，受贿包运仇货，此时他也来惠想运动做警察区长，又被代表们设法拘拿，并在大会通过开除其会籍，及停止其一切职务。此三事之影响：一方使会场革命空气高涨；一方予反革命派以打击；一方引起农民信仰团体而觉悟到自己的力量；一方使农民尊重农会的纪律。

给与工人的影响：自农会开幕及举行大示威后，惠城空气转换。此地虽然是手工业工人，亦自动的纷纷起来，要求我们帮他组织工会，计两日间成立者有船业、车衣等工会。

给与学生的影响：此地有一中学校，学生百八十余人，高小学校亦有四五间。学生们为一般陈腐的教员所蒙蔽，一点政治常识都没有，简直不知道中国是谁家之天下，讲到世界更不用说。因为连年战争，交通梗阻，不论是新出版物，即新闻纸都未有看，的确是可怜！自他们参加农民大会后，也弄出他们革命的要求来了，一连请我们演讲了几次，我们替他们报告中国的及广东的最近政治情况，与欧战后世界之形势，并说点国民革命中学生的使命去激动他们。不上两日，他们更进一步要求组织革命的学生团体——新学生社惠州分社。此社已于廿日成立了。成立时全城的学生，无论大小，都集中一处来开会听讲，很是不错。同时一般不明白的教员们，以为我们给他闹出

乱子来了，一方愤恨，一方又是害怕，竟有一次想提出总辞职，为新学生社员以“陈炯明时代种种困难都不辞职，现在困难已过去了，反提出辞职，岂不是分明表示反革命吗？”的话对付他们，便打下去了。后来我们觉得肃清反革命的口号，用得大周到了^①，给他们缓和一下子，使学生们有充分团结的机会，乃于东征军行营召集各界开会那一天，用农会、工会、党部名义替他们争回教育经费及维持校务办法。在后，我们设法探听教育界的口吻，他们又觉得农会、工会的确是不错的。

八、惠阳经济调查

(一)农产品：以谷为大宗，次则麦、糯谷、梅菜（为广东之名产，陈炯明最盛时代，人多呼惠州人为梅菜客者以此）、烟叶、萝卜（用以制菜脯亦颇有名）、黄麻、沙梨（淡水沙梨亦为广东名产）、荔枝、芋、盐（濒海一带农民多业盐田，为稔山、范和岗、平海、盐洲等处）。

(二)农民生活概况：他们生活非常艰苦，衣服不完，最好的如自耕农亦不过到了过新年的时候，做一件粗的土布衫撑持下面子。居住多属几百年遗下的颓墙破屋，还有编茅为屋的。至食料则以薯芋为主，每年逢时节或什么喜庆的事，或有三五餐真的纯粹的米饭作食，但已用尽力量去张罗，才得至此。因为他们收获所得的谷，除七成给地主之外，其余三成又已经化在买种子肥料用具去了。所以惠阳农民口头常有“不怕大水风颶，只怕薯芋无着”之谚。可见惠阳农民是耕而不得其食者。

查普通佃农生活统计：

^①原文如此，似应为“太过分了”。

每家约五人，最多能耕二石种^①的田；

每石种的肥料……^②二十五元。

谷种……十元

犁耙
铁搭
禾镰
蓑衣
笠帽
箩筐
} ……五元

以上各种农具虽非年年要买，但每年亦必须修理或添补。

牛租……五元

以上约支出四十五元

每石种的租谷——纳给田主，中等田要二千五百斤

每石种的田可收获三千五百斤

每百斤谷值时价四元

每石种除纳租外可得谷一千斤值银四十元

以上收入可得四十元

出入相抵不敷五元

至说到儿女教育费，居住、衣服及丧葬，婚嫁与各种应酬费，除努力于副产品，如种地豆、蔬菜或业挑担工作，仅足以维持。常食用外，则左支右出，负债累累。

捐税：有烟、酒、屠猪、盐等税，是间接取之农民的；有牛、猪、谷、甘蔗、各种果品、烟叶、黄麻、地豆、梅菜、菜

①“石”，容量单位，“石种”，是广东一些乡村用作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一石种”是指一石种子所能种植的土地面积。

②原文如此。

脯、沙糖、薯粉等杂捐是直接取之农民的。

借债：利息寻常，每月每元利息三分，要人担保或物品抵押，才可以向地主借债，如果对田主们很恭顺驯伏的，也可以不用担保借到。若在早季二、三月间和秋季七、八月间，青黄不接的时候，食粮不足，且需各种肥料、种子、农具等费用，不得不向地主借债，为期不过头尾两个月，常要一倍的利息偿还，如借银二元，还谷百斤（时价值四元）。

九、农民教育状况

农民视自己子女好象是货品，农民子弟一到七八岁，就要出田做轻的工作，或替别人做工找一餐饱。因此，子弟不读书可以做工谋食，若读书还要自己拿钱出来，他们便认为不上算，所以农民子弟，（因为农民女子是永远不能够读书的，故只算男孩子）很难得有读书的机会。乡村中有些叫做蒙馆先生的，其设塾情形：每学童每年学费约一元至二元，另外米一斗，油一斤，柴十斤，茶叶钱一毫子。自旧历正月杪起开学，至九月九日就一定散学，所以童谣云：“九月九，先生不走学生走”。所读的是什么书！更用不着说是骗劳动者的“圣贤书”。凡农村在百家以上者，约有蒙馆一所，学生最多二三十人。所有蒙馆多是自耕农起而提倡设立的，佃农们就低头不敢说了。因此，各农村粗能写字者仅得百分之三而已。

十、进行计划

惠阳农会现有五区，七十余乡，将近四千会员，在数量上都是很少的。农民虽知道自己痛苦而组织农会，但除几个职员比较明白外，大多不懂农会的主旨，及农会进行策略，与办事

方法。同时各农民多半是贫农，知识程度又低，因此，他们多数除了感觉得被人压迫有个农会来呼喊外，实际上仍未十分得到农会的兴趣。现时有东征军驻防各地，关于政治的压迫稍为放松一点，至经济及教育方面，还未有理到。我们要想发展及整顿农会，应同时注意到建设方面。一方可引起会员的兴趣而继续努力，一方可引起未加入的农民有需要农会的观念。因此，可分别进行以下的计划：

教育方面：发起农村教育，设立农民夜学、农民子弟学校、阅书报社等，以该乡公款为基金，以抄得之逆产补助之。

经济方面：提倡合作事业。现各乡农产品之卖出，肥料、农具之购入，均为一般商人所操纵，受害不少，农民对此多已明白。但合作常识，各特派员应极力提倡，考察情形，于可能做到时，应小小的试办，以引农会会员互助团结。

组织方面：可于各区选择耐劳而能宣传的农民，担任向各区乡附近未有农会之农村中活动，其生活费拟由抄得逆产农会应得项下，酌给每人每月廿元。现划分发展区域如下：（附图略——编者）

平山区——向稔山、平政、塘角、平海、梁化、新圩等处发展。

淡水区——向澳头、沙鱼涌、龙岗、平湖一带发展。

高潭区——向埔心、三多祝、李坑屯各处发展。

白芒花区——向永湖、下涌、大山口一带发展。

鸭仔步区——向黎村、镇隆及惠樟公路一带发展。

附城区(县会)——向横沥、平潭、博罗县，河源县方面发展。

（载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中国农民》第三期，署名：阮啸仙）

两张农会章程拿在劣绅 手里就值得三十五块钱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

近来劣绅土豪翻打筋斗翻得太利害了，他们除了拿国民党金字招牌，借名组织国民党部来破坏农民协会，摧残农民外，还要向农民身上“索油”。如南海朗边村江太史的介弟江少彬老先生，他不知用什么方法，在省农民协会骗了两张土纸式的农会章程，本来不值得两文钱的，但到他手上，就值得三十五元；一张是给西隆堡廿一乡农民，讨了二十元去，一张是给上七约冼姓农民，讨了十五元去。他讨钱的时候，对农民说得更妙，道：“我拿这张章程，坐了几多次汽车，住了几天东亚酒店，还要请人家喝几天酒，花费了几十块钱，现在廿块十五块给你们，算是减价平沽了！”唉！拿农会章程，比较旧时“小生上京求取功名”、“见皇帝”，真是利害得多。

省农民协会印送给各地农友的章程，总在十万张以上，以最低价钱计，十元钱一张，至少值得一百万元。那么，省农会章程如果给江老先生专卖，岂不是不要收租放利，就发大财吗？

(载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犁头旬报》第五期，署名：笑)

我们怎样纪念孙总理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

中国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先生，自从去年逝世到现在，已是一个年头了！我们总不会忘记：当去年北京政变，曹、吴军阀倒台，中山先生号召国民会议，躬行北上奋斗；我们农民，刚在组织农民自卫军与工团军，到韶关助先生宣传回来，刚在镇压商团叛变，打倒买办阶级陈廉伯之后；正是市郊农友要起来力争广州市市长民选之初；我们各县的农民很闹热的为国民会议运动，选举代表参加北京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大会，与先生北上共同奋斗。

可是国民会议促成会，终于因人民团结不力，被段祺瑞重登舞台而压下去了！孙先生也以孤军奋斗，单骑匹马，病重北京而长逝了！回首从前，这是何等痛心疾首的事！

现在奉张军阀内溃，日本帝国主义苟延其残喘，扶植奉张继起作走狗，居然向关内进攻；死灰复燃之吴佩孚，又乘机与奉天张作霖联合，弄成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直联合互相勾结的反动僵局；包围与民众接近而能为民众效力之国民军，使北方时局陷于更危险之地步。

但是自去年孙总理带领民众北上奋斗之后，“五卅”反帝国

主义运动，继长增高，普遍于全国，变作牢不可破的民众革命势力。更有广东省港大罢工，以工农两大势力而统一了广东，巩固了中国革命基础的广州，更成为中国革命铁的反帝国主义的联锁。因此：目前中国政局，为南方民众势力向北进展，北方为反革命的帝国主义与军阀势力，同革命的民众势力及国民军火并，短兵相接的机会，同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薄弱，国内军阀一天一天的瓦解，民众势力正在高涨，表示的非常明显。此是最近国民会议复兴，武装人民夺取政权的呼声之所由蓬勃而起，也即是孙总理遗嘱上说促其实现之时机到了。这是我们在孙先生周年纪念中，何等要奋兴努力的事。

农友们！孙先生生前已定下了国民党对于农民的政纲，孙先生亲自出席指导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上说：“……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荒徼，以均地方；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又说：“国民党现在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

孙先生在民国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对农民第一次演说有讲：今日第一件事，便留心到农民，便是要救济这种农民的痛苦，要把农民的地位提高，并且要把农民在从前所受官吏和商人的痛苦，都要消除。并说今日是中国政府同农民见面的第一次，是政府为农民谋幸福的第一日，为农民争利益的第一日。这是何等亲切而有味！我们可以说这是国民党以前所未有的，

到了国民党改组后，到了孙总理要弃我们而去的前一年才有的。这是何等的不幸而伤心！

第一次东江打倒陈炯明，广州驱逐刘杨，第一次革命军帮助广宁农民减租，这是孙先生手定第一次国民党大会对农民政纲宣言，及亲对农民演说之初步实现。农民之实行参加打倒军阀和与地主阶级作经济斗争，是第一次对国民党政纲之初步响应。也即是国民党根据孙总理意旨为农夫工人而奋斗，而农夫工人则为自身而奋斗也。

大家奋斗的结果：一年来——孙先生死后一年，广东有了五十县以上的农民协会组织，有了七十万以上的农民，加入协会，不顾种种牺牲流血断头而起来为有组织的发展。

国民党呢，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为更进步的农民运动决议案（见本刊第二期）。可惜孙先生不得而见了！

农友们！孙先生死了一年了，我们要怎样为更热烈的纪念先生呢？我们仍然继续奋斗，实现我们此次扩大会议宣言：

（一）拥护国民党第二次大会决议和宣言！

（二）实现国民会议，武装人民夺取政权，使孙先生遗嘱成功！

我们相信：国民党必能信奉总理遗训，为农夫工人而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而奋斗，必能实行第二次大会决议“无论何时，本党应站在农民利益方面奋斗”。

我们也敢自信：我们要纪念孙总理，我们要以孙总理为农夫工人奋斗之决心，猛进的为自身有组织的而奋斗。我们要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打倒反革命派！

打倒一切压迫农工的特殊阶级！

孙总理精神不死！

中国国民党万岁！

农民万岁！

（载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犁头旬报》第五期，署名：啸仙）

敬告德庆和紫金的农友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前两日在报章上看见紫金县农民协会恭颂县长及总务科长德政的一连两张告白，就是该县长要走了，而总务科长当然也跟着走。紫金县农民协会的——从前一般绅士们所谓坐局见老爷，现在恐怕该县协会职员也要坐会见老爷，也会学人迎新送旧了。——一般先生们！说该县长及总务科长如何好，也即是他们所谓“去思”两个字，向来粗惯的农友们，当然是不懂得如此斯文雅致，不消说是坐会的先生们写出来的。

但其中所说的县长、总务科长如何好，纵算是千真万确由两位老爷亲手做出来的事实，也不过几次很平常，为县长很应该做的事，并非古往今来，横贯中外，空前绝后的未曾有的奇功伟绩，犯不着大惊小怪，象一班绅士们，送往迎来，为老爷们抬轿，歌功颂德。如果每个县农民协会，都学紫金一样去抬轿，试问一个月内有多少卸差的县长，恐怕农民们抬不胜抬，而现在广东有组织的协会，已有七十余县之多，恐怕《民国日报》亦未有如此之多的告白位。似这样一件脱不了要如坐局的绅士们做的勾当，真是怪事！

可是怪事真多，近两日又发见德庆农民协会会员，来省请

愿省政府委任他们人民选举的，他们梦想的，好县长李伟先生，这也是脱不了象绅士们坐局送迎老爷的老把戏。李伟老先生如何好法，是未有人知道，纵使该县人民知道得很详细，而且很相信李老先生一定会做好县长的，但我们敢相信李先生也不会做出古今中外所未有的事情来。退一步讲，假使李先生是德庆的一个地主或是一个坐局的绅士，或是一个呱呱叫的民团团团长，我敢说李先生做起县长来，不会即刻减租给农民的，或不要农民的租；不会就取消所有一切归绅士把持的乡政——如团保局之类，交还农民自治；不会马上能解除地主武装民团，交回农民自卫的。我们从古数到今，并未见过一个真实能为农民利益奋斗的县长。因为现今做县长的，好到极，都不是农民阶级的人，他就不会彻底专为农民谋利益。李先生如果真的做起县长来，农民有何保证他不会如一班县长一样，将来站在地主阶级利益方面，他纵不损害农民，但亦不为农民谋利益。如曲江县长说的：“我是做人民的官，农民是我的人民，地主也是我的人民，我不向左，我也不向右，我只是站中间”。所谓“中间”的话当然是骗我们的，那农民，就因此害死了，恐怕转眼间，请神容易送神难，这是何苦来由呢？

据德庆农友们说：“我们看见国民党总理主张，县长由人民选举，故此我们也实行总理主张，选举县长，来省请愿委任”。这是有点理由。县长民选，谁人都不反对的。不过县长民选是一个制度，是国民党推行民治的政纲。这个政纲、制度，一定要一个准备时期，并要普遍进行，至少要一省普遍的现状，即是要多数人民感觉着需要而为普遍的要求，一方面要各种人民职业团体——如工会、农会等——有了相当的组织，才可以做得到。不然，聚着一堆无论什么人，你也说民选县

长，我也说县长民选，结果，必变成狡猾有钱的人做县长。因为他们有钱有鬼计可以设种种方法弄得官来做。陈炯明在广东专政时代，岂不是做过一次民选县长的把戏吗？弄把戏的大老爷主张民选，不知得了多少钱；弄把戏的小老爷得到县长，固然花了不少钱，但亦扒返好多钱，或者有赚；总是看把戏的小百姓吃了大亏！即此次德庆农友来省请愿政府委任县长，他们口里说出，来省的费用，一半由自己荷包挖出来的，一半由德庆同乡会供给，那就有点意思了！由农民自己荷包挖出来的，当然是浪费自己的血与汗，由德庆同乡供给的是谁的钱呢？请农友们去调查，明白来由才好！还有现在睡街边，被风吹雨射，自己出钱仍要捱苦，李先生反高坐家中，或安睡酒店，听候佳音，将来能不能给农民利益总是未有把握，农民们眼前已经吃亏了。

当然我们很明白的：紫金和德庆的农友，断不会这样聪明，抬县长上任，和抬县长卸差；也不会这样蠢，来讨自己没趣，吃人家的亏。紫金县农民协会，我们老早就下令要解散他了。因为他不是正式农民组织，和经过最高机关省农民协会承认的。并且弄了很多不妥当的地方。德庆此次之事，也是自称为德庆县农民协会筹备主任做出来的；他的主任头衔也经最高机关省协会于前十几天在此事未发生以前，已正式取消了。但在事实上，德庆的和紫金的农友，已被一班坐会与坐局的先生们卖了，有意无意的好象一般绅士们所说，他们坐轿，我们抬了轿了。因此，我们现在很过意不去的，除派员前往向农友解释及慰问外，应该很诚意的对紫金和德庆的农友们说几句话，并敬告所有农友们知道：

县长好不好，用不着去抬或去打他。根本就要我们的协会

组织的好好，凡是农民就要加入协会，凡是农村都要组织协会，并要与各乡、区、县协会发生密切关系。上级协会要监督和指导下级协会，各级协会要接受上级协会监督和指导下。同时要团结自己内部，申明纪律，多开会讨论和训练。这就是巩固自己阶级的组织，扩大自己阶级的范围，团结自己阶级的力量。如果组织巩固了，范围扩大了，力量团结了，此时遍各县都是农民协会，普遍农民都是自己会友，试问县长坏到什么地方去？试问谁敢委任坏的县长来？就是坏的县长来，农民有了组织，而且是统一的组织，怕他做什么！不但如此，到了这个时候，真的民选县长要实行了，此时实行民选县长就有把握了。

不信，如宝安、广宁现在农民协会组织比较好些，农民就可以实行为农民自治自卫。东江如海丰、惠阳等县农民协会组织好些，不但可以自治自卫，并可以帮助革命军打倒陈炯明军阀，帮助省港罢工，封锁香港，制帝国主义的死命。此是证明农民有了组织，就可以起来参加革命，为解放中华民族，干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买办、一切反革命派的运动。

农友们！不要管县长好歹——坏的固然不用怕他，好的也不必去抬他，只有我们好好的去组织为自己阶级利益的农民协会，并联合革命同盟者工友们，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努力的统一革命的战线。这是很对的事情，有方法的革命，成功的秘诀。

（载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犁头旬报》）

第六期，署名：啸仙）

给杨道融、郭金阶的复信^{*}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道融
金阶两先生：

接读你们关于四川营山县农民运动的通讯，真是喜出望外！我们可以说，农民运动已普遍全国了，中华民族解放之期，当不在远！我们谨代表广东省农民协会六十余万会员向营山县农民协会全体农友深致革命的敬礼而视其进步。当然不在话，我们要时常通信，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使农民阶级组织扩大与巩固，我们尤望各地农友同一样，时常有消息来与本刊相见。我们要高呼：营山县农民协会万岁！

广东省农民协会叩

附：杨道融、郭金阶给阮啸仙的信

啸仙先生鉴：

迳启者，四川农民的痛苦，较各省为烈，兵匪的蹂躏剥削，滥绅土豪的横肆榨取，以及时有的天灾，弄到全川几千万

^{*} 这是阮啸仙以广东省农民协会名义给四川省营山县农民协会杨道融、郭金阶的复信。

农民，求生不能，求死不能，以至万般的绝望。川省文化程度，较他省为低，又因地理上的关系，内部既无唤醒农人的组织，与农人自动的进行；外边的农民运动消息，又不易传入内地，所以一般受苦的民众，在水深火热中，虽有急极的解放要求，却不知道怎么办。川省没有多少产业工人，而将来做国民革命的主力军的，只有农人。去年年假中，我们回县去携有农民协会章程及宣言，利用二十余日的假期，在乡间各地讲演农民一切痛苦的来源，以及解决的方法。十余日中，因得农民之信仰，入会者甚踊跃，自阴历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本年正月初十日成立了十五区，每区在百人以上，总共人数二千余。当于正月十一日在蓬莱场小学内开筹备会委员会一次，次日即在杨家坝文昌宫小学内开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三十余人，和筹备员共五十余人。是日经过另纸报告。自正初进行，几乎全县宣传殆遍，许多地方，均望我们去组织，惟学校开堂在即，不能久留；且我们成立了正式县农民协会，所举职员均能胜任训练及扩大组织之任，是我们虽离县亦于工作无妨，预计本年暑假当有一万以上的会员。希贵会多给指导，凡贵会所有关于农民运动的刊物出版品等，望多多寄些，以便有所遵循，尤其是要紧的。望贵处时时与营山县农民协会通函，并发生密切关系为盼。

营山县农民协会

杨道融 谨启
郭金阶

(载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犁头》旬报第六期)

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

(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一)

广东自有农民运动以来，自有农民协会组织之后，素来散涣，而久受几重压迫的农民，已能奋起为有组织有系统有方法的，做经济政治的斗争。一向把持乡政，握着农村经济政治教育的实权底地主阶级，他们以为被压迫在下面的农民，有了农会的组织，就有损统治阶级的威权，利诱胁迫，无微不至破坏农会，摧残农民之事，层至叠出。这么一来，将农村中混合的组织——如从前的保卫团、民团、自治局等、为绅士、土豪、地主、农民合笼起来组织的，渐渐划分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组织的两个营垒，地主阶级就要了民团、保卫团等，农民就要了自己阶级的农民协会，这是很明显的农村阶级斗争之初步发展，它的发展程度比较城市工人与资本阶级的斗争还快些。所以，广东农民运动起来不久，就有民国十三年冬广宁县农民协会曾为减租运动，而引起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最初由单纯的经济斗争，进而为政治的斗争。因为当时战事一开，地主阶级的力量有军人、官僚、政客、劣绅、土豪站在一边，对方就是农民与手工业工人。同时花县、市郊、顺德、中山等县有同

一样的事实发生。农友们就感觉到政治的需要，喊出政治斗争的口号：“帮助农民的是革命军”，“帮助农民的是革命政府”，“不为农民利益奋斗的是反革命派”，“农民大联合冲破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大地主的反革命联合战线！”从此可以证明：地主阶级的压迫，与农民的反抗，所必然发生的初步阶级斗争，使农民更为有组织的向着经济政治的解放路上跑。

(二)

广东农民在组织之初，民国十三年秋间，因参加“双十”警告节，在商团叛变的牺牲，就发觉买办陈廉伯、大地主陈恭受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同时反革命的军人滇军廖行超等与于此次事变而为压迫工农的行动。同年春间^①，市郊农民力争市长选举，各县农民代表参加北京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大会，遇着冯自由在北京叛党，使农民更加明白帝国主义、军阀、官僚、政客、买办阶级、地主、土豪、劣绅、国民党右派之互相勾结压迫中国民众势力之发展，尤其压迫工农运动发展。民国十四年二月间，农民就积极参加在东江打倒帝国主义走狗陈炯明，此时东江农民运动因此开一新局面，广东全省农民运动实有长足之进步，农民更为同阶级的团结。他们一方面以阶级组织的力量防止地主进攻，一方面实际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为打倒军阀，反帝国主义而努力。在充满阶级的民族的意义而发展的广东农民运动，并日进于全省的统一，要求他们独立的唯一的总机关实现。所以有民国十四年“五一”节乘全国第二次劳动

^①应是同年冬间。

大会在广州开会，同时开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成立全省农民协会。广东省农民协会之成立，完全是农民阶级自身奋斗牺牲所得来的经验，而为统一的急切的要求。此际，广东农民运动，已由一阶级性的民族运动，进而扩大劳动阶级联合战线，他们找着先进的革命同盟者工人阶级。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与第一次广东全省农民大会，异口同声的喊出“工农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谋工农阶级之初步解放”的口号，他们已认明白工农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之必要，他们并是开始领导国民革命向前进展。

(三)

民国十四年六月六日广州刘镇寰、杨希闵叛变之役，各县农民在全省大会刚闭会不久，就能应省农会之号召，联合广九、广三、粤汉三铁路工友罢工，一致起来，援助革命军打倒刘、杨，建筑广州革命基础。“五卅”惨案延至六月廿三日广州沙基之屠杀，全国一致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特别是广东有了工农联合的两大势力，使省港罢工支持至今，使国民政府因廖案而肃清了反革命派，使广东革命基础更加巩固。工农一致帮助国民政府东征、南征：使广东统一了。同时，广东省农民协会指挥之下的，已有六十余县有了组织，已有八十万以上的会员。可是统一之后的广东局面，又形成一新的趋势，尤其在村间表见出来，就是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流氓、政客、失意军人、买办、地主、土匪、民团，花样翻新的，庇荫革命旗帜之下，阻碍工农运动发展。他们有从新让军阀反革命派以复兴之危机，让帝国主义以伸手制造其工具之机会。革命的农友们，为避免目前危险，创造农村新机，断绝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派勾结之路，使广

东进于有基础的统一，使统一的广东能够出兵北伐，进而统一全中国，所以有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之举。

(四)

民国十五年二月廿二日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开幕了。此次扩大会议是召集在内在外做实际指导工作的全体执行委员，在潮汕、惠州、西江、北江、南路、琼崖六个办事处的中坚分子，及在各农村间各级农民协会为农民利益而冲锋陷阵的全体特派员，在一块地方开的。它要检阅过去的工作，在组织上，在策略上，有无错误？本阶级团结力量是否巩固？在中国革命的意义行动上，是否适合而有了进步？及今后应怎样继续努力，使农民运动为有组织、有方法的发展？

它的使命是有历史意义的，它在广东农民运动史上有继往开来的责任。它不但为本身利益做了经济上政治上的奋斗工作，它在中国民族运动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它曾说出：“有农民协会的地方，手工业的工友也在工会之下统一起来了，小商人也组织商民协会了，学生也组织学生联合会了，妇女也组织妇女解放协会了，各被压迫的民众，各有其自身组织的革命团体。”它更随着高呼：“各阶级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实现”！

它并决定今年“五一”，要开第二次全省农民大会，同时请各省都派代表来参加。它对于政治的决议有说：“五卅以后中国中、北部各省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更因农民组织之未发达，使工人阶级单独奋斗，而终为帝国主义勾结军阀所压服。如此，更足以证明各省农民有赶快组织起来与工人联合共同奋斗之必要”。

因此，它决定的第二次全省农民大会必将为全中国农民运动统一之开展，我们相信最近期间必能实现全国农民协会。我们更相信国民政府要出兵北伐，统一中国，它必能领导和实现全国农民协会组织的使命随北伐军而进展。

现在，我们更听它的口号罢——它的继往开来的口号：

- 一、全中国的农友们统一于有组织有纪律有方法的农民协会旗帜之下，冲破“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买办、地主联合的反动战线”！
- 二、进攻“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买办、地主、流氓、土匪民团”，消灭军阀在农村政治经济的根基！
- 三、打倒军阀、削平帝国主义的工具！
- 四、实现农民代表大会！
- 五、农民解放万岁！
- 六、工农大联合万岁！
- 七、中国国民党万岁！
- 八、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 九、农民国际万岁！

（载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人民周刊》第七期，署名：笑仙）

广东省农民一年来之奋斗报告大纲*

(一九二六年五月)

第一章 广东省农民协会未成立前之奋斗

一、农民运动发生之原因及协会组织之起点。

(甲)帝国主义者之经济的政治的侵略(海关、不平等条约,利用国内军阀、买办、基督教徒做工具)。侵略的现状:煤油、洋纱、火柴、用具、田料等农民必需品尽量输入,农米、麦、蚕丝、麻布、糖、豆、茶、鱼、盐等农产品不能销售,并由大商买办操纵物价,运械借饷,造成军阀及土匪内乱,创办教会教堂以愚民或借避乱敛钱。法帝国主义的教会在海南一带,英帝国主义在三角洲一带,日帝国主义在岭东一带,美帝国主义在各地的教会。

(乙)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之压迫。压迫的现状:外则勾结帝国主义以自固,内则利用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土匪植其势力,拉农民当兵充伕役,筹饷,强迫种鸦片,抽收苛税杂捐,强占民房,或焚烧民居,预征钱粮,借名保商卫旅抽收运输费(即收行水)——龙济光、莫荣新、陈炯明、沈鸿英、刘震寰、

*这是阮啸仙在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

杨希闵时代。

(丙)封建的余孽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之摧残。摧残现象：把持乡政，如民团、保卫局等，坐糜公款，强迫收租、收捐、收税、收饷，藉端引起械斗从中渔利，放高利债，还有莫须有的敲诈，如普宁劣绅之收契仔租等。

(丁)地主之盘剥。现状：重租加租，种种不平等的苛例，如押租、铁租、送租例大斗大秤、田信鸡等。结果：农村经济破产，自耕农变为佃农，佃农变为雇农，或流为兵匪、苦工、出洋当猪仔等，余的或终身负债、流离、疾疫、死亡。

(戊)鸦片战争前后广州之平英团运动，是广东农民受英帝国主义之侵略所必然发生之暴动。

(己)法占广州湾之役，雷州农民赤手空拳为反抗法帝国主义而奋斗。

(庚)太平天国之役，洪秀全起两广农民而争天下，是广东农民反抗封建的满清专制，反抗外人侵略的奋斗。

(辛)三十年前广宁梁龙、姚德带领农民群众为抗租抗税的奋斗。

(壬)民国十一年至十二年间的海丰农民为有组织的奋斗。起因：海丰农民外受帝国主义之侵略，内受新兴资产阶级之压迫——一班由陈炯明提拔起来的新官儿，因升官发财变成地主，就发生很大的农民群众运动，且渐趋于为组织的奋斗，组织海丰总农会及粗有头绪的广东农民联合会——有惠来、惠阳、紫金等数县农民起来。为今日广东东江有农民协会之起点。奋斗的现状：

(一)拾粪农民罢工反抗城厢绅土地主。

(二)抗收重租取消苛例。

(三)因水灾而举行减租运动，农民领袖被捕。

(四)农会被陈炯明下令解散，秘密组织奋斗时期。

(癸)十二年至十三年间：

顺德农民为反对民团苛抽，组织顺德第一区云路乡农团，为劣绅土豪勾结县长周之贞不准立案，转而秘密运动。此为广东近南路有农民运动之起点。

广宁农民因受重租及种种苛例之苦，联合广州油工组织江屯区农民协会，为地主劣绅勾结县长李济源用民团武装焚毁会所，拘捕办事人员，转而秘密奋斗。此为广东西江有农民协会之起点。

花县农民因受民团之苛捐，组织九湖、仙阁、元田等乡农民协会，并成立第一区农民协会，不久受该区民团局之威迫而秘密运动。此为北江农民协会组织之起点。

以上是民国十一年至十三年为陈炯明专政时代递到中国国民党改组之初期，此时东江农民已觉悟组织起来，有摇动军阀基础之可能。近来农民已渐能领略国民党政纲为组织自身而奋斗。不过，此时仅仅是简单的普通的联合，农友们只知道有农民协会，为何要有农民协会？还不十分懂得。但别一方面：土豪、劣绅、地主等特殊阶级，便认我们有了组织，于他们自己不利，很不愿农民有这样的团结，便即放出种种谣言，如“农民满脚牛屎不配有会”，是嘲笑奚落我们的。如“成立农会是用来抽捐，当兵的”，是恐吓及离间我们与农民运动者之感情的。如“农会是共产公妻”，更是挑拨我们恶感，中伤农民运动的。同时，农友们间中也有被其恐吓、挑拨、利诱而不敢起来的，或明知其非而畏其势不能起来的。有时担任宣传组织者，在初期或宣传口号过高，或有过信政治势力贪图工作便利，使农友

们一方过于高兴而忽视自己团结的力量，容易引起敌人反动而失败。一方农民协会成立只存空招牌，农民协会与农民关系不密切，或竟由几个职员包办，好的苦了几个职员仍不成功，坏的，农会跟随而消灭于无形。此为农民运动初期中发生不好的现象。但同时因地主阶级之压迫，使农友们渐能脱离地主、劣绅、土豪之束缚，冲破地方主义、家族主义范围，而为各姓、各乡之联合，有凡是农民都应该不分畛域联合起来的意思。

二、广东农民为有组织的做经济政治的奋斗。

(一)民国十三年秋，工农团军出发韶关宣传，赞助中山先生出师北江。

(二)同年十月十日双十警告节，工农参加大示威巡行，为买办阶级的商团叛变而牺牲，认识了反革命军人及买办、地主与帝国主义之勾结。

(三)同时，东莞霄边、锦夏等乡，因反抗虎门要塞司令廖湘芸及联团之卅余种苛捐成功，并成立了第一区农民协会，该副委员长李海东，竟因此被民团买凶暗杀毙命。

(四)同年十一月，广宁农民协会为改良农民生活而做减租运动的奋斗。此事件之发生，正在广州商团叛变之时，广东政局反动时候，所以地主积极压迫农民，引起武装斗争。斗争中所见到的：

(1) 贫农(佃农、雇农)当农军在前敌冲锋陷阵，勇敢激战，自耕农筹饷守备后方。

(2) 工人、革命的知识界取积极帮助态度。

(3) 小地主及商人守中立，有时偏于大地主方面。

(4) 国民政府第一次以军队援助农民及兵士革命化。

(5) 地主方面有民团、大刀会武装、驻防军及地方官站在

地主利益方面，特别是地主一失败时，说出借沙面洋人及香港保护，使农民认识地主与帝国主义有关系，并知帝国主义是帮助地主的。

(6) 应付此项事变，在省方面，引起政府人物之注意，使得到政府之保护；引起各界之注意，使得到社会之同情援助；引起各地农民之极力援助，使不分畛域的同职业的联合。宣传当地小地主及商人、学生与此次事变之关系，引起其表示同情。

(7) 结果：收缴最反动的一部分地主武装，开和平会议，减租成功，农军因此而牺牲的十一个烈士；革命的军人，牺牲了一个排长，两个兵士，伤了几个。同时成立了很有纪律很勇敢的农民自卫军，强固及普遍了协会的组织。

(五) 同年十一月间镇压商团叛变之后，试行广州市长民选，因选权农民除外，引起市郊农民大示威巡行力争市选举，及农民亲自到场监督选举，农友对于政治问题，饶有兴趣。迄今有三农民代表参加市政，未始非当时力争之功。

(六) 同年十二月间，各地协会选举代表出席北京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与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同奋斗，对于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勾结，更为深切之认识。同时看见国民党内反革命派冯自由、马素投降帝国主义及军阀，引起农民之愤恨。

(七) 同年十二月，花县农民协会因减租事件被地主勾结地方官，率领民团、商团、土匪拆毁会所，焚烧元田乡协会，副委员长王福三同志因此而被割耳断手殉难以死。此后秘密进行，迄今该县分子甚纯洁，未有土豪、劣绅地主侵入，人数虽比较的少，但颇能团结一致。

(八) 同时，市郊第一区协会，因反对民团抽收禾捐，委员

长林宝宸被该局买凶身中九枪而死，该会员仍能坚持到底。迄今会员增加，且能向外发展，为广州市郊之中坚。

(九)十四年二月间，实际参加第一次在东江驱逐陈炯明之役。因孙中山先生在京病危，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买办阶级及一切反革命派，想乘机进攻广州，消灭革命民众势力，演成反动政局，其最著的是陈炯明在东江反攻，陈廉伯等运动民团、土匪从西江、北江、南路、三角洲等处起来响应。及黄埔党军进攻东江，农民事前已在东莞霄边等处实行应敌，海陆丰、惠阳、五华等处秘密活动。及党军出发，各地农民群众纷纷起来响应，或担任运输，或担任侦探，或断敌前后两方消息，使党军由惠州到海陆丰直达潮汕，军行无阻。且许崇智、蒋介石到海丰之日，农民不期而集合者三万余群众。此是农民积极参加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军阀的奋斗。此时东江农民运动开一新局面，不但海陆丰农民协会得以恢复，且有五华、紫金、惠阳等处起来组织。此足以证明农民起来使革命军容易得到胜利，亦是农民起来参加，为自身而奋斗也。

(十)同时，在此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互相勾结反动局面之下，顺德理教乡会，亦被劣绅串通土匪、防军，闯进农会大肆焚掠，三执行委员完全因抵敌毙命，三岁幼孩都被枪尖锐毙，殉难者十余人，焚去农居数百间，迄今埋冤未雪。

(十一)同时，东莞夏岗乡农会在成立之次日，亦被劣绅谭启秀部捣毁，死三四人，此案至今未结。

(十二)同时，中山横档乡会被英帝国主义用巡洋舰，掩护防军及土匪，开炮轰击，死者无算，焚烧全村。

以上是民国十三年至十四年春间，为国民党在广州与小军阀及官僚组织混合政府时代。此时革命派积极想实行国民党党

纲，保护工农运动；反革命派则阳假革命之名，阴实破坏工农群众组织，到处都发见一班武人、官僚，外则结好帝国主义及陈炯明、陈廉伯等军阀、买办、内则利用土豪劣绅、土匪、民团，阻碍工农运动发展，每一次农民做生活改良运动，必引起政治上——地主、劣绅等得地方官及驻防军之帮助而极力压迫农民——的斗争。此种接二连三的因政治局面反动，影响农民组织身上，一方使农友们受了不少的压迫与摧残；一方因奋斗的经验，使农友们更加明白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地主，及国民党与其政府之下的反革命军人、官僚，互相勾结压迫中国民众运动，尤其压迫工农运动发展。农友们一方已能用本身团结力量防止地主进攻，一方实际参加民族运动，对于此时国民党党纲不能实行愉快，都有相当的谅解，都能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打倒军阀及反帝国主义努力奋斗。但同时，在经济的政治的奋斗过程中，看出此时农友们不明白职业组合的意义，不能在每个具体事实发生，去扩大宣传和组织，不能使各地各级协会发生密切关系，经不起反动派之摧残，就是只有表面的组织，未有真实的基础。别方面不能向社会各界宣传，不能引起学生、工人，及小商人同情，有时反使小地主与农民利益不大发生冲突者站在反动方面，使农民运动变成孤军奋斗，得不到胜利。又一方面农民缺乏政治常识，每因政局变动，而轻举妄动失败。此是很大的缺憾。

第二章 广东省农民协会之成立

三、广东农民为本身统一的组织与指挥及参加民族运动。

(一)在东江第一次驱逐军阀陈炯明，运动开展，增加了东江一带的组织，但潮汕与惠州有联合奋斗，使军阀不再复兴之

必要。

(二)经过广宁、花县之减租运动奋斗经验，有与各县联合，以壮声援之必要。

(三)在反动政局之下发生斗争失败之教训，使各地协会，都要有统一指挥机关，以为指导全部奋斗及作战计划。

(四)民国十四年“五一”世界劳动节，就有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同时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同地开幕，使我们更进而找着革命的同盟者——工人阶级。

(五)大会分子之纯粹及团结之精神。

(六)各种决议案之切合实际。

(七)全体通过致书国民党中央党部，一致加入国民党，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共同奋斗，并以年来所受党内不良分子之压迫，国民党肃清反革命派，此为我们省协会在政治奋斗上之确定的策略。

(八)大会到的代表一百十七人，代表廿二县十八万以上有组织的农民群众。

(九)通过工农大联合决议案，使同利害的革命同盟者，实际联合共同奋斗。

(十)加入赤色农民国际，表明农民在革命的意义，带有世界性。

第三章 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后之奋斗

四、在组织统一之下，团结本身，促进各界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

(一)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十四年六月六日至十三日之一周间，号召全省农民联合粤汉、广三等铁路工友罢工，驱逐反革

命派刘杨运动。

(甲)东江各地农友为驱逐刘杨帮助黄埔军，以三千余人的运输队使党军迅速到广州平乱。

(乙)番禺及市郊农民与自卫军追随党军前后侦探敌情，或骚扰敌人后方。在广九路一带。

(丙)南海南浦农军收缴反动滇军胡思舜“保护”广三路的枪械。

(丁)西江广宁农军出驻江屯，断刘杨西窜之路。因沙基事件地主乘机反动，农军被困五日，粮尽弹绝而外援不至，冲锋陷阵殉难的农友有八个烈士。

(戊)南海、顺德、宝安农军准备集中到广州参加作战。

(己)北江清远农友二百余人革命军运输，牺牲一个乡会委员长赖成就同志。

(二)同月廿三日援助上海“五卅”惨案，参与沙基大屠杀日示威运动，并每农友捐助一毫给罢工工友。

(三)援助省港罢工工友。农军帮助罢工纠察队，截留仇货，封锁海口；东江农民帮助封锁汕头、汕尾、平山、淡水；南路农民帮助封锁虎门、容奇、澳门、深圳；近市郊农民帮助封锁沙面白鹅潭，最近牺牲了一位农军黄新同志；雷琼农民帮助封锁琼州海口。为积极反帝国主义运动。

(四)八月廿日廖仲恺部长被刺案发生，工农联合断绝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派勾结之路，使政府与人民合作，决心肃清反革命派——熊克武、梁鸿楷、魏邦平、莫雄、郑润琦、谭启秀等。

(甲)宝安农民自卫军因缴谭启秀枪械，固然捉了他的营长八九人交到省协会转送黄埔惩诫，但牺牲了一位麦同志。

(乙)各地协会如中山、顺德、清远、曲江、广宁等县都有万余以上农民群众追悼大会，并一致决议致电请政府肃清反革命派。

(五)九、十月间，工农大示威请政府收复东江，肃清南路的统一广东运动。

(甲)中山县因廖案发生之后，香港帝国主义耸动林警魂勾结土匪攻城，县农会职员与匪军激战，仅以身免，县会被毁，各乡多受摧残。

(乙)广宁受林警魂攻城影响，摧残农民，主凶李济源亲到香港与帝国主义及陈炯明勾结，并到中山见林，转回广宁纠集土匪、民团图乱。素有训练之广宁农民自卫军即出而联合各界，极力镇压之，使李贼计不得逞，保障西江安宁，减少政府后顾之忧。

(丙)惠阳农民以杨坤如(陈炯明余孽)阳则投降革命政府，阴实勾结香港，包运仇货，破坏罢工即破坏政府，决定其是始终反革命的，一面集中农民军反抗，一面派代表来省请愿收复东江。

(丁)海陆丰因陈炯明余孽，勾结劣绅土豪卷土重来，大肆焚杀农民，死者以百计，损失以万计，重要职员且被剖腹挖眼以死。农军为保存革命精神，千里间关退来广州，请愿东征及追随政府军队回去杀敌。

(戊)五华农民被劣绅土豪勾结逆党刘志陆，大肆屠杀。农军与抗三四次，死者亦以百计，损失甚巨。农民代表来省请愿，有病殁于公医院。

(己)东征军未出发前有如上述的奋斗，出发时各地农友如第一次一样起来响应。十月十四日以民众之帮助，军士之死

战，攻破自宋以来未曾下过之惠州名城，占据军阀的根据地，不一月收复了东江。

(庚)南征之役，未发动前，雷州海康、遂溪等处农民，已秘密起来组织，准备响应革命军；琼州万宁、澄迈等处农民，也秘密起来组织。此为南征胜利，琼崖、高雷农民协会之起点。

以上是国民政府肃清反革命派，收复东江、南路之后，为国民党统治时代。此时为革命派尽量实行党纲的机会，工农运动有相当的保障，发展比较容易，可称农民运动发展时期。但同时也有缺憾：一是不能做下层基础训练工作，使协会失其重心，组织松懈。二是不注意客观事实，时常有超过时代之过分要求。三是不明地位不同利害便会发生冲突之原因，及本身组织上奋斗的方法，时常表现出与土豪劣绅、地主演成打官司诉讼行为，或互相仇杀举动，即不能教育革命群众。四是不注意纪律和组织系统，时常犯着越权干涉，或不听上级命令，变成无政府状态，有时各自为政，演出分裂组织之破坏现状。

五、统一广东后之农民运动。

(一)宝安进攻县长梁树熊勾结张我东及一班劣绅土豪恢复联团警察各种苛捐的运动。

(甲)引起农军与张我东部决战，战争中劣绅土豪勾结土匪、民团起来帮张我东部队，屠杀农民。

(乙)结果农军牺牲了六人，但使张我东离防，现在已解散；地方官不敢再来压迫，劣绅土豪、地主因势孤也不敢大肆活动，联团无形消灭。

(丙)现在状况：农军组织差不多各区乡都有，协会组织差不多重要地方都已成立，民团抽收苛捐杂税完全取消，防军与

农军合作，维持地方治安，尤其罢工纠察队与农军相依为命。

(二)顺德抵抗民团压迫之经过。

(甲)仕版乡会执委三人，因向民团收捐项办学被杀毙命，因此，取消了该处民团及收缴其军械。

(乙)西教农友区于容因组织农会及帮助女工组织工会被民团枪毙，因而解散该处民团及收缴其枪械。

(三)高要一月三日之大屠杀。

(甲)地主、劣绅勾结三县民团、土匪、大刀会向农民屠杀。

(乙)本处农军和广宁农军联合作战。

(丙)工人及革命的知识界同情援助。

(丁)商人及小地主守中立，第二次大会之重视此案。

(戊)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第二次派兵援助与革命兵友之勇敢。

(己)地方官僚因革命空气高涨，不得不表面上帮助农民。

(庚)拘拿主要劣绅及地主，焚烧地主台垒及缴其枪械，和平罚款了事。

(辛)农妇有了运动，并组织妇女团体。

(壬)西江一带因此农民运动发展。

(四)普宁农民与地主斗争事件。

(甲)起因由地主压迫之残暴。

(乙)农军围困城内地主绅豪，取封锁政策。

(丙)东江行政委员之调停及潮汕本会办事处主持之得力。

(丁)和平解决之四条件。

(五)广宁农军为各界请命剿匪事件。

(甲)土匪、防军霸占河道，强收强抢，使河道梗塞，商民

失业，农民乏食。

(乙)组织人民治安委员会，商民出饷，学生宣传，工人侦查，农军出师。

(丙)农军剿匪为人民出死力，政府派军协助。

(丁)土匪与极端反动的大刀会——朱明光之皇帝梦——之勾结。

(戊)农军努力与人民合作，并与防军合作，促进其剿匪决心。

(己)广宁减租成功后，农民生活改善，间接使市场兴盛，引起商民好感，表示农商联合。同时农民有纪律，能维持地方治安，使各界同情信仰，即从前反对农会之地主、民团都与农会发生好感，而不敢破坏。尤以攻击县长受贿事件，使地方上特别表同情。

以上是民国十四年夏季至十五年春为农民运动高涨时期，亦为革命政府与革命的民众为诚恳合作时期。此时农民继续奋斗的成绩，组织普遍了，且能引起各界都起来为同一战线的团结，如各地工人组织各业工会；商民组织商民协会，现在已发起全省的组织；学生组织学生会，现在已成立全省学联会；妇女组织妇女解放协会，现在也决定开全省妇女解放协会代表大会。凡此种组织，都与各县农民协会有密切关系的。农会组织发展到六十余县，人数达八十万，比初成立时增加四倍不止。

第四章 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及第二次全省大会

六、扩大会议：

(一)设六办事处之计划及工作情形。

(二)本年二月廿二日全体执行委员及各办事处代表、各特

派员扩大会议情形：

(甲)训练问题——拟设训练班养成各级协会干部人材。

(乙)各地报告——检阅自己力量及批评过去错误。

(丙)各办事处及政治决议——决定工作方针及策略。

(丁)决定开第二次大会及请各省派代表参加之意义。

(戊)规定组织协会手续——为防备广东军政、民政、财政统一后，一班失意军人、无聊政客、土匪流氓去侵入农会，破坏纪律，紊乱系统，分裂组织，根本损害农民利益，并引起外间对农会怀疑。

七、第二次全省大会为团结本省促进全国统一。

(一)第二次大会注意事项。

(甲)对内的：团结内部，巩固其基础。

1. 组织问题；2. 宣传问题；3. 财政问题；4. 纪律和训练问题；5. 合作社运动与教育问题；6. 目前生活要求：(1) 预征钱粮问题；(2) 高利债问题；(3) 煤油专卖问题；(4) 取消地主苛例问题；(5) 除暴安良问题；(6) 取消苛捐杂税问题；(7) 民团问题。

(乙)对外的：

1. 发表宣言；2. 致书国民党中央表示意见；3. 致书农民国际；4. 告全国农民书；5. 拥护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宣言；6. 慰问省港罢工工友书；7. 与各界合作的决议。

(二)发展全国运动。

(甲)现在河南、湖北、湖南等省已成立省协会。(乙)四川、直隶、山东、浙江、安徽、广西等省已有了县协会等组织。(丙)河南、湖北、湖南、山东、福建、江西、广西、贵州等省，此次派有代表参加大会。(丁)我们观察北方此次反帝国

主义运动工人、学生单独奋斗失败，农民运动有扩充到中国中部、北部各省，统一全国之必要，又为完成国民革命之唯一条件。(戊)在事实上已有必要而且有了可能了，此次大会应决定某一时期统一全国，开第一次全国大会，成立全国农民协会。(己)为使早日实现，目前就要开始与已成立省会、县会等省发生较密切的关系。

附：农界死难烈士统计表(一)

地名	死人之数
高要	九人
宝安	七人
顺德	廿余人
花县	一人
五华	一十六人
海丰	五十三人 男四十八人，女五人。
陆丰	三十八人 男三十六人，女二人。
中山	七人
东莞	四人
清远	一人
市郊	二人
广宁	二十人

以上死者一百七十余人，其余伤者未计。

附农界死难烈士统计表(二)

死难原因	人数
为减租	廿余人

反抗民团	卅三人
反抗贪官	七人
反抗军阀， 为国民革命者	一百余人
反抗帝国主义	一人

(载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中国农民》第六、七期合刊。署名：阮啸仙)

廖仲恺先生殉难一周年纪念与农民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五日)

廖仲恺先生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是我们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所公认的顾问。廖先生在党和在政府方面，生前做了不少帮助我们工友农友的事情，就是死后也给了我们工农群众不少的愤恨和激进了我们的进步。廖先生是我们的热血朋友呵！

廖先生在国民党的中央农民部长时期不久就弃我们而长逝了，但廖先生在未做农民部长以前，他已赞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而确立保护农民政策，并且在理论上最了解农民政策也是他。他在国民党改组之初，设立中央农民部之始，他虽非负专责的农民部长，而且此时廖先生身膺党务及政务之重要地位，非常之忙，他都出席农民部的农民运动委员会，参与讨论农民政策之实施方法。这就是廖先生在他对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学生所说的“我国国民革命成功与否，全在乎农民之了解革命与否一问题”的论据做出发点，而切望其见诸实行也。

廖先生在十三年任广东省长兼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期间，他于百忙中和谭平山先生亲到中山县召集万余农友开会，

就开首向农民解释国民党对于农民的政纲，第一次实际参加农民运动。犹记得廖先生到步的时候，中山县公署专备肩舆多乘欢迎，廖先生乃舍舆马登陆，步行至该县党部，参与欢迎之工农友们觉得这些国民党中央委员、省长们，竟如是其行程单简，不见得有老爷的威风，而充满了平民的精神，都讶为奇观，至先生亲找农民谈话时，更叹为得未曾有。此是廖先生能接近下层群众之好处。

同年十一月间广宁农民协会发生大规模减租运动，而地主阶级竟勾结地方官、防军，纠集民团、土匪向农民屠杀。此时廖先生的主张，站在国民党农民政纲上面，帮助农民反抗地主，并派铁甲车队、大元帅卫士队以武装拥护农民，镇压地主之反动；并一面严电县长、防军，责令其帮助农民勿偏袒地主。同时，政府对农民第二次宣言也于此时经廖先生之主张而发出。此宣言是重申党及政府拥护农民利益之坚决态度，并申飭各地负责党员及政府命官不得纵任或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农民，否则以脱党撤差抵罪，且科以重罚。这是廖先生站在党及政府为农民利益上面，第一次实际为农民利益奋斗，第一次养成在行动上拥护农民利益的革命军。

至于廖先生对于各地农友被反革命的骄兵悍将、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大地主之剥削、摧残、杀戮事件，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站在民众利益方面以镇压之。可以说廖先生毕生精神都牺牲于党国及为民众利益方面，尤其廖先生下半世的精神，牺牲于为大多数工农利益奋斗的多。而廖先生亦竟于为民众利益，力谋广东军民财政统一，死于落伍军人、无聊政客、土豪劣绅，及一切阴谋家反革命派之手。现在距廖先生殉难之日不远了，已是廖先生殉难之一周年了。我们在廖先生殉难周年纪

念日当中，应如何追想廖先生生前之功业，和不死的精神，一面引起其悲哀愤恨和激动其勇气与前进！！

我们现在要说廖先生精神不死的话。

但杀死廖先生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和一切反革命派肃清了没有？只说在广东的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比廖先生生前减少了或是增进了呢？一切革命的势力如农工群众、学生和小商人是否有了保障而得到在组织上、在政治的行动上、在本身的利益上现在进了步？关于这些全般问题之总解答，是在于全体的民众。现在我们只回答关于农民的一部分。

在廖先生生前我们固然不能说广东农民已经很好了，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了。但未有以下几个问题，这是现在才有的，尤其在广东统一后渐次发见，在出兵北伐时闹得天花乱坠。

1. 农民协会就是土匪。这个问题在政府将近北伐而决定除暴安良政策时就发生了的。因为魏邦平这班反革命派，他想纠集土匪扰乱北伐后方，而先要摧残民众组织，尤其南路一带农民协会的组织，以达到其捣乱政治的目的。为的就是农民协会是拥护国民政府的，故先谋破坏之，就时常发见在顺德、中山各县有土匪假冒农军农旗行劫之事。此是反革命派及香港帝国主义的阴谋，此种阴谋是很聪明的，就有人说，不但口说而且形诸公牍都说农会是土匪，不想反革命派的阴谋竟如此容易推销的。更加之以一般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法军人，平日嫉视农民协会的，为之张目，众口铄金，变成“依据先大元帅明令公布之章程及向为国民革命而努力的农民协会的组织”为土匪机关，不但为各界人民所厌恶，且亦为政府除暴安良政策所不容。反革命的阴谋固然聪明，但承受其阴谋的革命人们何以这样相信愉快？其实农民协会就是土匪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

的。若说有农民协会的地方或其会员有土匪，就说农民协会是土匪，则未免太未有常识了。现在做一个譬喻：国民政府是全国人民公认的革命的人民政府，若以为国民政府之下的国民有些是土匪，就说国民政府是土匪，对不对呢？国民政府是实行国民党党纲而为民众利益奋斗的总行政机关，他最近决定了除暴安良政策和实行剿匪是完全为人民利益奋斗，若说国民政府的坏话，这明明是反革命派，谁都公认的。同一样，农民协会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根据国民党拥护农民利益的政纲，和先大元帅明令公布的章程而组织的，是广东农民为自己利益奋斗的总机关，他最近——前三个月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除暴安良决议案，并迭次宣言及向政府提出剿匪计划。如此反说他是土匪，一般在革命上负责的人们，也去公认这句话，真是岂有此理！廖先生如果在天之灵，他必不忍由他一手扶植的农民协会伤于反革命派之阴谋。况且在事实上农民协会受土匪摧残的一夕数见，农民自卫军协同防军剿匪的，如广宁农民受土匪之大屠杀其尤著者。最近如淡水事件，香港帝国主义指挥土匪罗坤勾结当地民团、奸商向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屠杀，死者十余人，农民运动特派员黄超凡同志亦在殉难之列；顺德农民运动同志陆荣生被土匪掳去死中逃生；农运特派员李民智同志，现在增城被土匪掳去，生死未卜！农民协会就是土匪，若出诸革命者之口中，真是伤心无限呵！

2. 农民协会是干涉行政与司法独立。农民协会干涉行政与干涉司法独立，也是最近发生的最重要问题，而且现在为一般贪官污吏攻击农民协会的唯一口号，无论四面八方都是如此说的，在一般未曾明白事实的人们，看见以为是了不得的东西。因

为五华县长的布告竟说出：“……^①农民协会是政府的骄子……恃功而骄……”(?)的说话，东江绥靖委员与行政委员会衔布告亦说这类禁止农民干涉行政的话，同时国民政府也因各属各级行政人员之请求，也曾通令，不准“人民干涉行政”，特别以农民为举例，好象是煞有介事。我现在特介绍两件远的近的所谓干涉行政的事件，给大家看看：一，前几个月顺德农民自卫军把一个在去年摧残第五区党部，政府下令通缉有案的，及目前摧残剥削农民的著恶陈子光一名捕获，立时解往县署，隔日县长竟自放了他，不但如此，县长邓刚并因为此事打电到省政府说农民协会干涉行政。后来查出陈子光虽然是旧案新案的重犯，但是他现在是县长老爷治下的催粮委员，怪不得他要说农民协会干涉行政。二，前几天市郊农民协会反对前加抽禾更并主凶杀死该会故委员长林宝宸同志之彭础立复任崇文两堡民团局长，并向省农民协会请愿转请番禺县长收回成命，因为彭础立前任崇文两堡民团局长，已演成加抽杀人惨剧，并经大元帅下令公安局拘禁过的。虽是未曾赔林宝宸而死，得侥幸苟延其生命，但究竟是杀人的至凶，摧残农民的首恶，农民惩前毖后，提出收回成命，这当然是应该的要求。但番禺县长回答又是简单八个大字：“农民协会干涉行政”。至说干涉司法，也是一样的，就是农友们无辜被土豪劣绅诬告拘禁，农民协会去请保，法官便说这是“农民协会干涉司法独立”。庶不举证罢！恐怕这班法官是赵士北主义者，因赵在大理院长任时，反对在大理院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并自己不愿入党，说是“司法独立，无党”。那班现在的法官，不但主张“司法独立，无党”，还更深

^①原文如此，下同。

一层“司法独立，无党，无农民”，是赵士北主义的修正派。比之廖先生在日，主张发第二次政府对农民宣言，申斥贪官污吏及不法军人摧残农民，其相去为如何？更比廖先生在日，因广宁减租事件，县长袒护地主，廖先生亲叫县长到农民部，责骂其违背党纲压迫农民，并直斥其为升官发财之贪官污吏，现在只得廖先生之言如在！！

3. 农民协会主张自治是反对官治与法治。最近各地协会以贪官污吏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剥削压迫农民之事件层见叠出，自己协会不是行政机关已无权解决，请愿政府解决，但稍一不慎涉及官长之威严，又犯“干涉行政”四大字之重压，于万无办法之中，只提出乡村自治口号，主张农民自己打理自己之事，乡民间发生是非争执提出乡民公断处理，以求避免贪官污吏与土豪劣绅之勾结压迫，同时减少“干涉行政”之嫌，这是农民自求出路之唯一办法。但乡民间是非争执如果由乡民公断处理，则土豪劣绅不能包揽诉讼从中敲榨，农民——乡村大多数之人民——打理自己之事，则“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句话变成空想。贪官污吏与土豪劣绅如无压迫的事实，便不发生勾结的关系，故大家一齐喊出“反对官治与法治的口号”，这就是强迫农民要去衙门送死。但我们又回想廖先生生前对我们农友说的话：“要完全倚靠政府来解救你们，是很困难的，大家都要知道，要人家来帮你，先要自己帮助自己”。又说：“你们一定要自己起来组织，不能依靠他人，要解除痛苦，通通都要团结起来，自己救自己”。现在的农民当然希望有不苟取不痛民的政府保护的，我们一面也要拥护此不苟取不痛民的政府来保护自己，我们并非主张自治连什么官治法治都不要了，这是不是农民国了么？但在满布了贪官污吏勾结土豪劣绅、民团、土匪向

农民大屠杀，大抽特抽的局势，反正都是碰钉的时候，只有自治之一法。这是廖先生遗嘱所许，就是现在再不能来依靠他人，只有自己救自己了。咳！抚今追昔，爱护而且替我们农友设法自存的廖先生何在？！

4. 农民协会是反对国民政府的是反革命派。这个问题是在北伐期间预征钱粮和派公债票生出来的。就因为预征钱粮和派公债的权，一落在贪官污吏手上，他们就可以勾结土豪劣绅、地主们，弄成预征和分派的方法，花样翻新，一齐责任有钱的可以不负担或负担少些，反过来放在贫困的农民身上。同时在预征分派的正额以外，还有附加什么？给贪官、豪劣们索其油，分其大利。而派游击队、警察落乡勒索，伏马、招待费动辄以百数十计，贫农们更为火上添油，安得不因受不住而反对呢？一有反对，贪官们就说农民协会反对国民政府，是反革命派了，挂以天大的罪名。其实农民协会在今年“五一”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时，已决定了对于预征钱粮的态度，对于预征钱粮是全体赞成的，不过对征收办法请愿政府注意：一，以不抽及无地无钱粮的贫农；二，以不给土豪劣绅、地主们以藉端意外索诈的机会；三，以政府收入多而且成功迅速；四，使政府与人民合作，以固革命基础等为原则。因此，定有地三亩以下之贫苦农民，应予怜恤，一律停止预征。况且当第二次农民大会讨论预征钱粮问题时，有一东江农民代表，因不会说广州话，写一字条给主席说：如果政府真的出兵北伐去解救广东以外的同胞，就抽人头税我都愿意。于此可见农友们对国民政府的希望和态度了。乃不几多时候，农友们竟自反对国民政府做起反革命来了，胡谁肯信？农民反对贪官污吏苛抽，竟挂祸到反对国民政府而赐以反革命的大名，这真是食饭而不嗅米气的话。廖

先生的遗训说：“……吾人不欲国民革命成功则已，否则必先去干农民运动，故今日之农民运动，其根本原因为国际问题，国民革命问题”。质言之：廖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国民革命不得到农民参加便不会成功的，这是何等的重要。现在广东农民协会竟反对国民政府了，竟是反革命了，这是何等的危险！究竟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实？如果有的话，我敢请北伐军返旆先解决广东农民问题，因为这是北伐心腹之患！呵！廖先生你在日所重视的农民问题，所认为关于国民革命成功与否的农民问题，竟在你死后造反起来了，你眼见这班贪官污吏、不法军人、土豪劣绅们，这样违反你的遗训，你可能瞑目么？！

呀！！廖先生殉难一周年纪念日到了——八月廿日。同时我们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执行委员会议也于此时开了——八月十七日。我们到会的各地的代表和各级协会的全体农友，当然在八月廿日有很热烈纪念廖先生——我们的顾问。但我们要在廖先生纪念会中回答这些廖先生死后到现在的问题，给廖先生以安慰，给后死负责者以定去取。

到扩大会议的各执行委员和各地代表各实际农运的同志也要代表农友们回答这个问题。我现在是代表农友们，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一，农民协会是接受而且实行是国民政府除暴安良政策的，并不是土匪。

二，农民协会是为农民利益奋斗的机关，是国民革命中一个革命的团体，他在政治上领导农民的行动是于农民有利益的，于中国革命有利益的，在中国革命和农民本身利益范围内，并不干涉行政与司法独立。

三，农民协会要为自身利益而奋斗，也要根据国民党第一

次宣言，希望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为农民利益而奋斗，因此，一面主张自治，一面并非反对官治与法治。

四，农民协会始终是革命的，要做担起国民革命中重要责任的一部分，积极反对使农民与政府分离的反革命派，打倒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及一切反革命派离间的阴谋。

还有积极的回答：

一，拥护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对于农民之政纲！

二，拥护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对于农民之决议案！

三，拥护国民政府屡次对于农民之宣言！

四，拥护廖仲恺先生遗言：“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是我们全国人的公敌，那一派人代表民众来打销这两种力量便是革命派。占全国最多的是工农阶级，那一派替农工阶级打销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迫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

五，继续廖先生为农民利益奋斗的精神！

六，实行全国农民大集合，统一于有组织有纪律有计划的农民协会之下，拿着犁头旗联合各阶级革命健儿，冲破“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大商买办及一切反革命派的联合战线”！

七，庆祝为民众利益奋斗的北伐成功，建立统一的人民的国民政府！

八，筹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

九，廖先生的精神不死！

十，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万岁！

- 十一，中国国民党万岁！
- 十二，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 十三，农民国际万岁！

(载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八日《犁头》第十三期，署名：啸)

全国农民运动形势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九日)

以前我们做农民运动，都只是在一乡一区的，只看到一个地方。但是两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农民运动是整个一致的工作，只有全国以至全世界一致联合，一致奋斗，才能成功的。所以我们除了注重地方以外，还要讨论全国的问题和全国的工作。以前就是在全省代表大会都没有做过全国的报告，为什么这次扩大会议，便提出全国的报告呢？因为现在全国的运动，已开始发展，这是于我们有很大关系的。尤其在这北伐的时期，对于全国农民运动的影响很大，也正是从事全国工作的紧要时期。我们必须懂得全国的形势对于革命的关系，才能发展全国工作，所以这次于扩大会议决定作这个报告，还更加以讨论。

这个报告的事实，是全国的，不是番禺，也不是顺德的，各位或者因此难懂一点，但各同志都是农民运动的负责人，谋全体农友之解放的，所以务必要打起精神来，注意这个报告才

* 这是阮啸仙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好。

这个报告分三段讲：一，全国农民运动普遍发生的原因；二，各省农民运动情势；(A)革命势力底下的省份——广东、湖南、广西。(B)反动军阀统治底下的省份——河南、湖北、四川、山西、陕西、直隶等；三，结论。

一，全国农民运动，为什么发生，凡是会谈几句国民革命的人，大概都可以讲出两个简单的原因，我们要讲的是下面的几点，这确是农民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

(1)中国的工业不发达，完全是个农业社会，工业发达的
外国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中国农村便最受着影响。帝国主义者，把他的机器制造出商品，不断的输入，在城市和乡村推翻了手工业生产产品的地位，于此所有的几乎都给他赚去了。另一方面，他又从荷包内拿出一点资本来，购买中国贱价的原料，制造出商品，运来吸收我们的财富，又满载而去，这样川流不息的，用我们很贱的原料，制造出商品来，很贵的卖给我们。我们永给他原料，也永替他消货，即是我们永远送钱给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只是努力把我们的财富移到他手里。

同时，国内军阀，连年的内战，简直使农民不能生存了。农民和土地好象自来水笔和墨水一样，不能分开的，如果没有墨水，自来水笔便是一个废物，农民得不到土地，便没有方法耕种以生产。但是现在的现象，恰恰是农民无田可耕种，城市小手工业发展的速度，赶不上乡村的破坏，新工业的兴起，不能够补偿因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军阀战争而引起的农村破产，结果农民离了他的土地，找不到职业，便成为土匪、兵士，土匪、兵士也算成了农民失业后的职业了。

这是全国农民都感受的一种极大的痛苦，在这无法生活而

失业的普遍现象底下，农民除了自己起来，是找不到一条生路的。

(2)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以前农民在社会上是没有一点地位的，有钱人读书人才配讲话，就是革命也是智识界才配讲，耕田佬是没那种资格的。但是从一九一七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世界上一部分工农由奋斗得到成功，从压迫中把自己解放了出来，耕田佬实在并不如一般人所轻视的那样下贱，倒真是世界的主人啊。

革命后的俄国，成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由十月革命的成功，使革命潮流在各国增长，他给予中国民族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最先感受这种趋势而起的是学生运动。其次便有很剧烈的工人运动，如海员大罢工，京汉路“二七”屠杀与唐山大罢工，都是中国发生工人运动以来几次极大的斗争。接着这种影响就达到农村，农民也渐渐起来了，在广东便产生广大群众的农民运动。由工农群众的兴起，使革命势力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民族革命因得工农群众参加，方走上了轨道，成为真正的民众革命运动了。

(3)土匪和军队的扰乱。土匪的绑票勒赎，在广东到处都可以见到。最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农民运动特派员都被土匪擄去勒赎了。在外省也是一样利害。同时，军阀打仗不息，兵溃了就当匪，匪一收编了又是军队，挂了军队的招牌，作恶更凶，所以兵匪分不出来，都是一样的抢掠，以至烧村屠城也成常见。在兵匪扰乱之下，农民所受的痛苦更大。

(4)苛税杂捐繁重。如中山县有三十几种捐税，各省都是差不多的。同时，军队拉夫，强住民房，弄得田没有人去耕，农民被逼失业，造成人为的饥馑。农民在这种压迫底下，除了

暴动，也没有第二个办法。

(5)强买公债票和行使军用票。强买公债在外省是很普遍的，就是现在东江方面，农民也是很多受强买公债的痛苦。军用票在北方更是普遍，不晓杀死了多少贫民，军队买东西，一个现钱也不给，就是拿不能兑现钱的军用票强迫使用。农民的东西不能不拿出来卖，但是遇着丘八爷，就算白给他货物，换得一张军用票在手，是一个钱不值的。农民在军用票的威迫底下，没有法子维持生活，结果便只有暴动。

(6)土地集中与农业资本化。因为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下，农村破产，大地主变成中地主，中地主变成小地主，一步一步往下堕落。但是，顽固的地主，并不认识堕落的原因，只是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加租便是他们取偿的方法。同时，大城市的中国资本家，因竞争不过，就跑到西北一带去买地皮，开工厂，用很贱的价格，购买原料及雇用农夫工作，拿不够吃饭的工资，一天逼着整天整夜的做工都可以。许多大地主也卖了田地，把资本集中起来干这种事业。再则便是基督教在各地传播购买农村土地，修造很华丽的教堂，如我们的广东的西村白鹤洞一带，就可以看见。

以上这些例子，都是把土地集中变成农业资本化，弄得农村的田不够分配，农民自然而然就无田可耕，痛苦加厉，结果也是造成暴动。

(7)天灾水旱。这两年内天灾水旱，差不多各地都是，并且很利害。或者赤地千里，如去年各省大旱，今年湖南的旱灾，湖北的水灾，也弄成陆地成泽国，灾区的农民，也是无田可耕，到了走头无路时，也只有暴动了。

(8)广东农运的影响。因为广东农民群众奋斗的影响，使

各省、县受压迫的农民觉悟到自己的利益是可以用自己团结的力量去斗争得到的，并且只有自己的奋斗，才靠得住。因此，各省农民运动都慢慢发生，农民起来走上自己的路去了。

(9)五卅罢工的影响。去年五卅、沙基等惨案发生以后，各地都发生很剧烈的大罢工，省港罢工现在仍然支持着。在这个罢工当中，工人同农民合作起来做了打倒反革命派和封锁香港等的许多工作。这种合作的影响到全国农民，使农民运动更加发展，不特革命势力底下农民运动发展，就是军阀势力底下，农民运动也同样兴起了。

以上九点，是最近全国农民运动发展的最大原因，我们必须弄清楚。总之，最近因为各种原因，农村一天一天崩坏，而农民所受的压迫剥削，日见增加，使他们只有暴动反抗，一点不能忍受了。同时因为世界革命潮流，国内工人运动，情势剧烈，及广东农民运动的影响，使这种反抗成为有组织的、有力量的、全国一致的农民运动。懂得运动发生的原因，以下便分开各省来讲。

二，讲各省的情势，我们可以分做两部分：一是革命势力底下的省份，就是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三省，在这些省份底下，因为政治比较自由，所以农民运动也比较可以自由发展。一是在军阀势力统治下的各省，因为政治上的反动，所以农民运动多是秘密进行，但是农民的反抗也很强烈。现在开始报告：

(A)革命势力底下各省农民运动情势

1，广东

(1)广东农民运动发生的原因在哪里？这点各位或者多难解答，但是一定要解答。大概说来有这几个原因：(a)广东因为近海，同外国往来最早，所以受帝国主义侵略也特别利害。因

为买卖洋货事业发达，造成一种买办阶级。在外省人很少懂得买办阶级的，但是在广东，自从商团叛乱以后，什么人都知道买办阶级了。农村在洋货横行之下，崩坏得很快，而农民就受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的宰割，特别痛苦。(b)广东农民算佃农最多，在百分之五十五以上，不如别处的自耕农多。地主收租从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农民所受地主、劣绅土豪的压迫和剥削最利害，地主、劣绅土豪并有武装的民团，勾结防军地方官吏，压迫农民，同时土匪也多。农民贫苦失业的趋势一天天利害，也正因这些缘故。农民很容易组织起来，并且一有组织，就要求武装自卫，组织农民自卫军。因为地主有武装，动不动就杀农民的头，因民团的武装是压迫农民运动，农民要抵抗这种压迫，自然便需要自己的武装自卫了。这也就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特别地方。(c)广东很早便是国民党革命的根据地，政治上总比较别处自由一点，人民比较可以公开活动，所以农民运动也很容易起来。(d)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给农民很大的影响。广东工人有组织最早，工人运动是先由手工业工人做起的。本来手工业工人，是农民出身，有时还回到农村去，和农民并没有很大的分别。他们组织的发生，直接间接都要影响到农民，使农民觉得自己也非组织起来不可。

(2)广东农民运动，因有以上四个原因而发展起来了。现在且看他发展的趋势，这可以分成做四期来讲：第一时期，民国十四年五月第一次打平东江后。这一期因为农民帮助党军打平东江，陈炯明反动势力减少，所以农民运动很发展，当时全省有组织的二十二县，二十余万人，能够开全省代表大会，成立起省农民协会。第二时期，民国十四年十月，刚是廖仲恺先生死后，因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决心肃清反革命派，扶助民众势

力的发展，所以农民运动依然很发展，那时有组织的达四十县，四十六万九千人。第三期，民国十五年五月。这时广东已归统一，农民运动成为自动的发展，计有县农会组织的二十三县，没成立县会的四十三县，有组织人数到了六十二万六千余人。这一期内，并向各省发展，所以第二次全省农民大会时，许多省都有代表参加，如广西、湖南、河南、江西……^①等省。第四期，从十五年五月，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后到现在，是困难时期，低落时期。在前三个时期，都因为有不断的打倒反革命的工作，即是革命势力还在进攻时期，所以农民运动也都是向前发展，但是第四时期是怎样来的呢？

第一，广东的统一，只表面的统一，实际军阀的基础还好好安置着没有动摇。因为军阀的基础是建筑在农村的统治阶级地主、土豪劣绅上面的，现在政府虽用了军事的威力，把军民财三政统一了，却不能动得买办、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及失意军人的分毫。政府未能铲除这一大批反动势力在农村中的根基，所以表面上没有他们的势力，而他们却都伏在农村里破坏国民革命基础的农民运动，时时刻刻一致向农民进攻，明的压迫屠杀和暗里的造谣中伤。

第二，驻防军因为实际利益上与农民冲突。军队驻在一个地方，总想多抽点捐税，这就同农会主张废除苛捐杂税冲突，有了农民运动的地方，防军是首受打击的。现在广东的军队，固然是革命军，但有些军队乃为他自己的利益，总不免讨厌农民运动，对于他有利益的才干。这次广宁打匪便是个很好的例子，最先军队只是旁观不同农军一齐剿匪的，后来我们才决定

^①原文如此。

多给防军点利益，剿匪获得的枪枝，防军百杆得九十杆，农民只得十杆，这样才比较好点了。虽然防军没有摧残农会，但因为利益冲突，恐怕农民起来了，可以维持乡村治安，用不着防军，不纳防军的捐税，所以有意无意不满意农会，给反动派以摧残农会的机会。

第三，现在因为北伐问题，政府不得已要发行公债，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把公债票派给贫苦农民，农民因此受了莫大的痛苦，政府和党又有许多照顾不到的地方，反革命派遂乘机起来在农村中活动，造成最近农村的冲突与纠纷。

第四，工农是天然的同盟者，此次罢工工人，在过去曾同农民合作，做了许多扑灭反革命的斗争，并且得到胜利，所以省港罢工同农民的关系更密切。假使罢工给帝国主义者压服下去失败了，那反革命派的势焰便会增炽，在乡村向农民进攻。现在罢工虽未完全失败，但是一般人对于罢工都很漠视，罢工工人陷于孤立被反革命派攻击的境地。这一影响到农民身上，也就使人怀疑农民运动，反革命也就敢于向农民进攻了。

第五，农民因为参加各种革命斗争牺牲很大，结果虽然胜利了，本身却还是没有得到一点利益，于此他们便自动起来找出路，同敌人奋斗，但是因为经验缺乏，党及政府又因种种关系未能切实援助，广东农民运动便发生很严重的困难了。

这是目前的事实，我们可以简单举出四件事来说：

(a) “农会是土匪机关”。这个口号本是反革命派故意造谣来破坏农会的，事实上农会乃是主张政府除暴安良的政策。但是，这个口号经过右派的鼓动，影响到最革命的左派也有时起了动摇，同时农民与土匪激斗的时候，军队反置之不理，或横加干涉。

(b) “农会干涉行政司法”。反动的官吏拿政治来做压迫农会的工具，滥派捐税，剥削农民，农民当然会起来反抗，他们便喊农会干涉行政，到处鼓动，政府也下令禁止。这样一来，农民不特没有法子反抗压迫人民的贪官污吏，农会也不能代表农民的痛苦向政府讲话，就连发个传单攻击贪官污吏，也要遭禁止了。

(c) 农民在这种压迫底下，没有出路了，于是只得要求自治。这本是很正当的办法，但是，一般贪官污吏，却自称是国民政府治下的官吏，是政府在一地方的代表，农民无论如何，要遵从政府的官吏，不能提出自治，因此，他们就说农会反对官治与法治的口号，农民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d) 派公债票事件。因为北伐而发行公债票本是很对的，但是一般贪官污吏，拿到公债，专派贫穷的农民，特别是农会会员买，农会当然要代表农民利益，起来反对，反革命派就大叫农会反对公债，就是反对北伐，便是反革命。在这个反对北伐反革命的诬陷底下，几乎要解散农会了，可是农会只是反对强派公债给贫苦的农民呵。

总之，反革命派到处向农会进攻，而与农民利益冲突的又乘机挑拨，弄得农民走头无路，才自己起来解决，他们更加上了“干涉行政”，“反对北伐”，“反革命”的帽子给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给反革命势力四围联合进攻，使目前农民运动到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但是广东农民运动，绝不因此罢休。就在这几月艰难困苦中，农会的发展，仍在四万四千人以上，可见农民已觉悟到自己的出路了。要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不是靠政府能够成功的，完全要自己去奋斗，要自己努力去造成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

府，在斗争中去取得自由和自己的利益，只有自己才能找得到。

所以在这次扩大会我们应当注意的是：

(1) 提出目前政治的经济的总要求，为实现这些要求而奋斗；(2) 讲出我们所受的痛苦，并且要写出给各界人民看，使他们明瞭我们痛苦的情形，消除对于我们的误解，这是为自己利益，为中国革命利益，都应该做的；(3) 注意我们内部的问题，如整顿内部，统一组织系统，如以整个省协会向政府立案，注册等，开训练班训练和整饬农民自卫军，注重调查教育宣传工作等等，这也是为巩固自己发展组织的必要工作。

2，湖南

(1) 农民运动发生的原因：

(a) 地主收租过重，农民纳税都在六成以上；

(b) 苛捐杂税太多；

(c) 借贷利息太高，农民借钱很吃亏；

(d) 官吏、劣绅土豪压迫农民，乡村的团防局，都是地主劣绅土豪把持着做压迫农民的工具；

(e) 农村破产，农民生活一天天低落痛苦；

(f) 去年旱灾，差不多二十六县至四十县没有收获，米价每升最低六百文，最高八百七十文，便有钱都买不到米吃，农民多吃树叶，甚至泥土也吃，有七天不举火的农民，在这种大灾之下，那种惨痛是说不出的；

(g) 政府预征粮税到民国十八年，农民简直没有方法担负得来。

(2) 发生以后的情势：

湖南农民因为在痛苦的环境下，所以农民运动也象广东一

样，很快的起来了。民国十四年八月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对湖南农民运动有点津贴，同时农民运动讲习所有二十九个学生回去湖南各处实地工作，农民运动在湖南便萌芽起来了。

民国十四年十二月，湖南政局起了变动，军阀势力崩坏，那时政局没有中心的统治，各方都想利用民众势力的帮助，起来执政，他们都知道民众势力之利害了，所以在这时对于农民的压迫也放松了些，农民运动的工作，便由秘密进步到成为半公开的形势了。

民国十五年四月，唐生智把赵恒惕打倒了，自己的力量还未巩固，在被人压迫的地位，所以表示倾向国民政府，对于农民运动，也未加压迫，能给以相当自由，所以这时湖南的农民运动，也很发展了。不过因为农民以前所受痛苦太大，所以自身组织还没有完备，便提出过高的要求，如查仓、平价、强买等口号，本来这种口号完全是对的，可是在农民运动的初起，才有组织的时候提出，便容易给反动派口实，来破坏这初起的运动，后来看出这点危险，才把政策改变了一下。

现在因为唐生智已受国民政府委任，湖南是国民政府的领土了，湖南民众平时就有了组织，工会完全是统一的，不象广东这样分裂，并且有一百几十个小学教员，都是帮助农民运动的，所以湖南的农民运动一定是很能够发展的。现在省农民协会已准备成立，有七个县协会，有区协会组织的四十三县，只有乡协会组织的四十三县，共四万多人，出版物有《镰刀圈报》，并编有“饥荒国民北伐”等歌曲。

3，广西

广西农民的痛苦情形，和广东相同，可以不讲。广西农民运动完全受广东的影响，十五年春间抽广东广宁县几位做农民

运动的同志，到梧州去组织，第五届农民讲习所，也有学生回去。广西现在是国民政府统治之一省，但是广西政府领袖都不十分了解农民运动，他们说农民运动是要做，可是广西的人用广东的章程去做，便不适合，要等他广西的党部有了经验了，才能做广西的农民运动。

在东兰县有两个农所学生从事组织农民协会，奋斗了很久，才有点成绩。最近便给县长、防军，大加屠杀农民，一般土豪劣绅、地主也同县长勾结，还用“赤化”、“过激”诬陷农民。武篆一区，烧去十几个农村，农民被杀了二百多人，逃亡出外者六十多人，这真是惨极的屠杀。

现在广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虽已成立(编者按已取消了①)，但完全是绅士、官僚包办机关，和旧农会一样，并不是由区农会，乡农会的下层组织产生的，恰如广西先成立了政府，才产生国民党一样。成立县协会的有两县，乡协会有三十四四个，人数约八千人。

广西农民也是很痛苦很受压迫的，所以农民运动还是能够发展，不过少人工作，并没有多大经验，成绩也就不大好了。

(B) 反动军阀势力底下各省的农民运动情形

1, 河南

(1) 发生的原因。

河南农民是自耕农占多数，统计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都可以自给，好象农民运动很难发生一样。但是现在河南农民运动澎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a) 兵多；河南在国民二军的时候有兵额二十八万人，到

①原文如此。

处收编土匪成军，兵匪是一样的惨酷横行。土匪因为有了招牌，抢掠更加利害，政府主抚不主剿。二军失败后，寇英杰又来，更增加到三十万兵，计有案可考的有十五师十四旅，还有张治公的八旅，没有计数，每月军需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余元，一年军需共要一千九百六十九万二千元。而河南全省一年收入，不过二千万元，仅够支军饷，其他还有政费。防军都是就地勒索，硬派日用品，便强要农民负担；战事发生，便是强占民房，拉夫等常态，不在话下。平时总是常有兵变，一排一连的叛变，人民受害实不浅了。

(b) 匪乱：因为兵化为匪，匪一编就成兵，土匪的势力便十分猖獗，而土豪劣绅也招纳土匪，做他的爪牙，挂个民团的名义，红枪会也有是土匪的组织的。在这种扰乱的局势下，土匪只有一天天增加，差不多成了土匪世界。

(c) 滥发纸币的祸害：河南的纸币在国民二军时代，就有了一千多万，寇英杰来后，越更加多了，现在跌到一成多，人民受害不浅。

(d) 苛捐杂税最多，人头捐都有，这是人民感觉最痛苦的一点。

因为这种缘故，人民没有方法解除痛苦，只有自己起来。民国十四年五卅惨杀后，河南农民运动起来了，那时一方面受了京汉铁路工会的影响，一面受广东省农民协会的影响，当时有一个国民会议促成会广东军人代表从北京回到河南，用广东省农会特别专员名义，从事工作，很得农民的信仰。

(2) 红枪会：

河南因为自耕农多，乡村的民团势力很大，农村的枪枝都是在民团手上，后来给防军缴了械，于是改用大刀。全省农民

因为要抵抗军队，都起来练拳使力，吞符念咒，他们很相信这样枪弹便打不死他们，可以同军队反抗，到了同军队冲突的时候，喊一声：杀！便一齐向前。他们头上都缠一块红布，所以叫做红枪会。

红枪会完全是在军阀压迫之下的中国农民没有出路而产生的一种反抗军队的自卫组织，在北方受军队蹂躏得最利害的几省都起了这样的组织，可见不是偶然发生的。红枪会运动在中国农民的政治斗争，表示很严重的意义，如岳维峻的失败，吴佩孚的成功，可说完全是红枪会的向背问题。岳维峻在河南在革命情势讲，自然比吴佩孚好得多，但是他抽苛捐杂税，使农民对他恶感太深，所以红枪会都帮助吴打岳，结果岳失败了。但是，现在吴佩孚在河南的军队还比岳的坏得多，对农民的压迫也可说有过之无不及，所以现在河南红枪会又积极反吴了。

吴佩孚初利用红枪会的时候，委任土匪红枪会及劣绅土豪的红枪会做反赤司令，等到他打败国民二军，便大杀红枪会首领，围剿红枪会，所以现在河南就是土匪、绅士的红枪会都投到农民协会一边来反吴了。

红枪会有是土匪的组织，有是劣绅土豪利用的组织。还有一种完全是农民的组织，专门反对不良军队的，他们讲，如果岳维峻取消了苛捐杂税，不压迫农民，他们便可马上不反对岳。最近汶山、宁阳的红枪会暴动，占城七天，都是住在庙宇、学校、机关，吃的都是自己带来的大饼、馒头，绝不扰害人民丝毫，可见他们完全站在人民利益上去反抗军队的。这种红枪会的分子，已经很多变成农会会员了。他们能够认识农民协会比较红枪会的方法要好些。

(3) 农民运动情势：

从民国十四年五月到十月，农民运动发展，有二十几县有协会组织，四个县协会。十五年三月二军大失民心了，但农会的策略还是不攻击国民二军，且设法帮助他打倒吴佩孚，要岳不加重农民负担，但是他不明瞭，弄得红枪会都被吴利用。二军失败后，各地农民协会多被解散，只有杞县还能领导五万多红枪会牵制别的红枪会助吴。这次洪阳县协会七个执行委员被杀死两个，在医院又死一个，还有一人失踪了，至今不知下落，其余都受重伤，差不多完全解体了！荜阳县也被捕去两个，到现在才释放了。现在因为红枪会倾向农会，局势又转了一下，农民运动都在秘密进行的，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的有信阳、杞县、许昌、荜阳等四县，只有区农民协会的有长葛、睢县、密助、安阳、修武、郾武、郑县、开封、洛阳等九县。有自卫团约十万人，办了一个《农话周报》，文字很浅，是给农民读的，也有画报。

2, 湖北

湖北农民运动发生的原因与各省差不多相同，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去年的大水灾，农民多自动起来抗租，有几万农友起来向有钱佬要饭吃等等自救的举动，农民运动也就在这时候开始，许多同志便趁这机会到农村中去宣传、组织。

省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在民国十四年十月成立，有农民协会组织的是汉川、黄梅、黄安、黄冈等县，总共有七个区农民协会，十四个乡农民协会，会员有一万多人。平民学校有三十八间，俱乐部四间，合作社两个，自卫团两个，读书社一个，书报室一个，这些都是农民协会的代表组织，因为农民协会难得公开的。出版有《湖北农民》半月刊(销行四千份)及画报

(销行一千份)。从张、吴联合讨赤后，省农民协会便在三月间被封了，捕去一个同志，损失很大。现在省农会虽然被封，但工作仍然是在进行呢！

3, 四川

(1) 农民运动发生的原因

(a) 地主的剥削。收租在六成以上，各种剥削形式，如高利贷等都不亚于各省。

(b) 官吏的搜括。四川钱粮有预征到民国三十五年的，至少现在也征到民国三十年了，各种苛捐附加数也数不完，最奇怪是到处强种鸦片，种了就大抽烟捐，不种还要抽懒捐。

(c) 土豪劣绅的榨取。遇到抽捐要税时，他们便出来包办，从中重抽渔利，没有一个时候不在榨取人民的。

(d) 兵匪扰乱。兵便有了四五十万，匪也遍地都是，时常都在打仗。农民从自耕农以至雇农，都是饱受了这种痛苦，大地主和土豪劣绅便是常和军阀、官吏勾结，自己又有很强大的武装——民团。办团的有保皇党、进步党，甚至国家主义者，所以造成很大的团阀势力。

(2) 农民运动情势

民国十四年八月以后便起了农民运动，到十月时就发生了组织，在宜宾、巴县、高县、南充、江北、綦红、营山等县，不过都是秘密活动，没有公开的。

最近安岳县农民给防军师长李其相部下姓廖的一旅，于六月二日肆行惨杀，计被杀的有成年农民五百八十五人，妇女五十六人，老年十八人，童年三十五人，被强奸妇女二十一人，奸后自尽的十七人，因强奸不成功而被杀死的二十八人。从老年到孩童，男的女的被杀了这样多，死状的惨酷有割腹取肝

的，焚烧了的房屋有百间。

这种骇人的大屠杀自然是很厉害，但我们相信，这只有更使农民找不到出路，更起来反抗！

4, 山东

山东农民所受的痛苦和河南同样的，没有什么差别，也有红枪会的组织。今年正月间，红枪会起来反抗张宗昌，被屠杀到两万余人之多！

农民运动也是十四年八月后发生的，现在有了乡农民协会的为安邱、济南、齐河等五县，南部一带的红枪会也已经有了运动。

5, 陕西

陕西没有个统一的军阀势力，各派军队分割区防，就地筹款，预征钱粮到民国十八年了；并且强迫种鸦片，每亩抽捐，每亩烟捐最低是从十三元到十五元；高利借贷很利害，三四月的短期借贷一百元便要利息四十元。所以农民受不住这种剥削，常有“交农”之事，即是一种暴动；聚集几万农民，携带起农具，到城里请愿，要求减轻粮税等，得不到结果便捣毁衙署。民国十四年八月间，开首秘密组织赤水农民协会，有千多人，刘镇华打陕西的时候，曾做反刘工作。

6, 直隶

去年有次大水灾，接着又发生国奉战争，在战地人民都失业离家，现在北京城内还有十余万灾民，无家可归呢！

直隶农民运动，民国十五年秋间^①便有好几县有组织。如顺义是在北京总工会和广东省农民协会影响之下组织的。去年广

^①似应为“民国十四年秋间”。

东省农会代表参加北上外交代表团在顺义工作，被县长拘禁。但从国民军失败后，农民运动便大受打击，组织都无形解散。现在农友们虽已经认识了反赤运动与赤的差别，倾向革命一方，但在军阀的严重压迫底下，很难活动的。

7, 江西

江西的情形和湖南相同，民国十五年方本仁失败，各派军阀争为首领，没有稳定的统治时候，农民运动才发生了，先从南康、赣州、吉安、华阳、九江、永攸等十县起首组织的，现在有六个区农民协会，三十个乡农民协会，人数大约有一千人左右。

8, 三特别区

三特别区农民运动，是今年三月才开始的。这些地方是在马贼侵袭之下的，农民有武装，并且有相当的团结，所以还容易组织。现在热河有了五个地方有了组织，人数共有二千多人。察哈尔只有一个地方有了组织，人数有六百多。绥远现正在开平开始工作，没有组织好。

9, 江浙

江苏、浙江、安徽这几省的农民运动，还没有发展，只在江苏的江阴在去年有周水平在那里组织一个佃农协会，后来周给地主劣绅勾通县长用“赤化”的罪名来枪决了。现在周水平的棺材还停放着没有埋，那里的农民都络绎不绝的跑去看他，可见他们是很信仰农民运动的领袖的，将来一定可以发展。

现在北方各省的农友们，都是在很黑暗的反动压迫之下奋斗，想找出一条出路。他们最希望的是广东的北伐。上海工人一开会就非有政治报告不可，总工会这次被封后，没有人去工人会场上去作政治报告，工人便自己起来，他们报告的就是说

北伐，就是说省港罢工纠察队要来北伐。河南农民同军队打仗时，他们很坚决的说：“打败了到广东去”！他们总想着：怎么广东有八十万农民组织好了还不快来北伐呢？

这都是不可能的，河南农民打败了，不消说不能来广东，广东虽有八十几万有组织的农民，但那里能去北伐呢？但是，从这两个口号可以见到他们急切需要解放，他们极力奋斗，他们在同敌人苦战的时候，唯一的希望便是广东农友能去帮助他们，国民政府能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为解放拯救民众去北伐！

我们现在虽然在困难时期，但我们总还比较北方农友自由点，我们看了北方农友那种苦斗不屈的情状，就应该分外努力，无论多大困难，都要鼓起勇气去干，我们的困难只有自己从奋斗中得到解除。

三，结论

由上面这个报告，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

(A)自从俄国革命成功后，世界革命潮流激到中国，鼓起中国民族革命的高潮，由单纯的学生运动，进步到工农群众的参加革命运动，使中国民族革命真成为谋大多数民众解放的运动，真能积极的为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而奋斗。总之，中国民族革命因为有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才有意义，才上了轨道。

(B)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香港都有二十万工人大罢工，香港的大罢工现在已一年多了，还是坚持着。广东八十万有组织的农民历次参加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为自己的利益而实际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在这些斗争中，得到了很大的经验。如两次打东江的战争，打南路的战争，打倒杨刘，肃清反革命派，统一广东的战争，都因为有农民积极参加而得到胜利。在

这些斗争中，广东农民运动有了很大的进步。这种影响传到各省去了，使各地在深深压迫之下底农民感觉非自己起来不可，同时又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注意农民运动和农民讲习所学生回到各省工作的缘故，全国农民运动都发展汹涌澎湃，什么势力也阻止不住了。

(C) 五卅以后，英、日帝国主义者和张、吴两大军阀，互相勾结起来，造成一个反赤联合战线，把国民军打败，又一致向民众进攻，极力压迫。北方才起来的农民，组织还很幼稚，当然受不住那样严重的压迫。所以北方民众革命运动便渐次低落，农民运动很阻碍不能发展了。这一影响到广东，也造成反革命势力开展的局面，使国民政府底下比较有基础的农民运动都受反动派的破坏，造成目前这种很危险困难的形式。

从这点可以证明农民运动不单是广东局部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广东是不能够单独成功的，并且农民运动也不是单靠农民自己去奋斗能够成功的，必要联合革命的同盟者——工人们去扩大全国的革命联合战线才成功。我们要筹备全国农民协会，号召全国农友一致起来，统一全国的组织。

(D) 北方的工人农民在想象中和口头上说出：“打败了到广东去”！“省港罢工工友和广东八十余万农友及农民自卫军快到北方来”！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知道他们打败了并不能到广东来，广东的工友和农友也不能到北方去，但是总有这两个意义：（一）国民政府的北伐，要得到广东工农群众的拥护，才可以成功；（二）国民政府的北伐，要为贫苦的工农的利益，解放北方大多数被压迫民众才有意义，才能得人民的赞助，离开了工农，单是军事的行动是不够的。

(E) 中国农民所受的痛苦，被压迫和剥削的程度差不多，

所以农民运动发生都有同一的趋势，经过同样的阶段。开始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斗争，由反对重租和高利剥削，反对田主对于农民的种种不平等条约，渐进步到政治的斗争，反对苛捐杂税、预征钱粮、强派公债、行使不兑现的军用票，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战争的扰害，反对民团的压迫，同时更积极的要求有自己的组织，要求武装自卫。这时政治的要求比经济的要求更要利害些。他们进一步便必要求有一个不苛取人民，不扰害人民的政府，这个政府要保护农民的利益，为农民谋利益！在广东更要进一步取得一部分自治权（乡村的政权，如县长民选，财政公开等）。这是比较显著的事实，在各省农民运动中，必定要走这条路经过的。

现在中国农民已经晓得他们实际痛苦的来源，自动起来反抗压迫和剥削他们的阶级了，同时他们很认识了革命，实际参加革命，中国国民革命战线上农民已站在一个极重要的地位了。广东国民政府的胜利，河南国民二军的失败，完全在于农民的帮助和反对，这种事实表明农民在政治上已发生很大的作用了，谁是拥护农民的利益，谁便胜利，如果是违反农民的利益，压迫农民的，马上便会失败！

还有一点事实，凡是农民运动发生的地方，都是国民党党务发达的地方，也是革命进步的地方（如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这可以证明农民在国民革命中是占极重要的地位。

(F)我们现在应当注意全国农民目前急切的要求是什么？在广东农友们因为有组织的大群众作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受了很大的牺牲，现在亦有事实上满足我们相当的愿望，得到一条出路，激起继续为民族奋斗的勇气。因此，我们这次扩大会议

应提出一个目前最低限度的总要求。在各省要扶助他们组织，使农民运动发展，也应该有相当的要求，才能够鼓励前进奋斗的精神：

1,经济方面我们应要求：(1) 规定最高租额和最高利息；(2) 取消苛捐杂税和预征无地无钱的贫农钱粮及强派公债与行使军用票；(3) 统一度量衡；(4) 提倡合作运动，禁止积屯居奇。

2,政治方面，至少要有这些要求：(1) 农民集会结社自由(要有组织农民协会和得到防御的武装自卫的自由)；(2) 农民出版言论自由(组织讲演队、办宣传学校、游艺会、壁报、画报等)；(3) 县长民选；(4) 乡村自治机关及财政公开；(5) 民团、团防局等，是属于人民武装的团体，不得压迫农民及有执行逮捕审判等司法的职权；(6) 免除诉讼积习，禁止差役藉端敲诈。

3,教育方面，我们也应当要求：(1) 开办农民义务学校或农民子弟学校；(2) 要求政府规定税收项下划出若干做农村教育经费。

(G) 从上面的视察，这次扩大会应该决定我们的总要求，提出主张，发表一个告全国农民书，号召全国农民组织起来！并要在广州设立全国农民协会筹备处，以促全国农民大团结之早日实现！

(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犁头》第十九、二十期合刊)

中国农民运动

(一九二六年)

一、农民在社会上的地位

“农民”二字，在普通一般人说的是耕田佬，这还不够包括“农民”二字的范围。我们要知道农民的历史，自最初由猿类变成人类的时候，换一句说，即系原始社会当中，人类已有耕种，而且在原始社会，站在生产的重要地位者，唯有农民。即由原始社会经过封建社会而至于现在工业资本社会，一切社会都是由农民创造出来。但农民在社会上经济上居何等地位，应列于何阶级？今以无产阶级而论，都是大家知道除了两只手以外没有财产或生产工具的人；而农民则不然，不是尽属无产阶级。农村之中大致可分为数种：

(一)大地主：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有许多田地雇人耕种，剥削农民而生活。

(二)土豪劣绅：是一般知识分子与大地主勾结，为大地主的走狗，亦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专依附地主以压迫和剥削农民而生活。

大地主的思想是守旧，主张复古，有封建社会的思想，尊崇旧礼教，非常专制，比资产阶级更甚。以上是属于地主阶

级，是压迫农民的阶级。

(一)自耕农：自有土地，自耕而食。

(二)自耕农兼雇主：一方面自己耕种，一方面将耕不尽的田，雇人耕种，而取其利息。

(三)自耕农兼佃农：自己小有田地，但一方面仍租人田地耕种。

(四)佃农：自无田地，而租人田地耕种。

(五)佃农兼雇主：自己租人田地而耕，一方面雇用工人耕种。

(六)佃农兼雇农：自己租人田地而耕，一方面又为别人雇工。

(七)雇农：自无田地，而受雇于人耕种。

以上自耕农兼雇主、自耕农及自耕农兼佃农，皆为小有产阶级；佃农等是半无产阶级，惟雇农是无产阶级，与工人的痛苦一样同受资产阶级压迫，但微有不同之处：(一)雇农间接受大地主的压迫。(二)农民散居乡间，不易集中。(三)受宗法社会之旧思想习染甚深。自耕农因为他是小有产阶级，可以自己生产，供给自己的需要，或有时有余，或有时多取其他雇农的利息，常有想做大地主的幻想，所以他有一种特性，不热心革命而且要怀疑革命，不敢前进。大佃农亦时有做大地主的幻想，但究竟机会甚少而难得，故有倾向革命之趋势。唯无产阶级的雇农，生活困难，觉得非革命不可，但每找不得出路，间多流入土匪队伍，或为人欺骗，作猪仔卖出南洋，变成流氓式的无产阶级。

自耕农以下至雇农，都是生产的重要者，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他们所站的地位尤为重要，如中国人数，农民占百分之

八十，以全农民人数计算，佃农及雇农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以数量上而论，所占的地位已属重要，至在质量上而论，中国农民人数百分之六十是贫农，是很可以革命的。所以农民在社会上经济上占很重要的地位。

二、农人与工人阶级

在工业发达的欧西各国，社会革命，农民也占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各国工人革命同志，皆讨论怎样才可以唤起百分八十之农民来参加革命。俄国革命，在一九〇五年之所以失败，因工人单独起来革命，不顾农民；到一九一七年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工人能够使农民爱护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即一八七一年法国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亦是由于没有与农民联合的缘故，由此亦足以证明农工的关系如此重要。因为农工地位相同，在社会上受经济压迫是一样痛苦，农民受土豪劣绅、大地主的压迫，而工人受资本家的压迫，亦是一样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都由农民出身，所以革命感情浓厚，他们是革命的天然同盟者，可以合作到底，共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建立无压迫无阶级的共产社会。

中国现在的革命，是国民革命。自辛亥以来的革命，亦可说是国民革命。辛亥革命还是没有成功，到民国十五年以后，革命才换一新形势，就因为农工起来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分子，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外国留学生，所以成功难。一定要工农起来，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即如五卅日纱厂工人罢工，使日本资本家要向工人屈服；省港罢工，亦使英帝国主义叫苦。假使工农能够联合，不供给以生产原料，不用外国货，真可致他们于死地。

中国在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之下，无论各阶级都是居在死路，惟有革命才是出路，所以大家都要起来参加革命。但居生产重要地位的工人、农民，若不积极起来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力量的。因为除了工农能够始终革命到底之外，其余各阶级时常有妥协的倾向，比方“五卅”运动，上海大资产阶级——买办、学生和小资产阶级，不久就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妥协了，或竟投降敌人，反来压迫工农群众，是其明证。所以第一在国民革命中，要有工农的联合，中国革命才能成功。

现在北方工农已有密切的关系，北京、河南、直隶、山东的农民受铁路工人的影响，湖北、湖南农民受安源、唐山等矿工的影响，已有相当的组织。到了现在，我曾在上海等处亲耳听见工友们希望中华全国总工会带广东省港罢工友十余万人和武装纠察队出发北伐，希望广东省农民协会带领八十万余农友和农民自卫军出发北伐；或是他们和帝国主义军阀奋斗失败，就说要到广东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全国工农群众希望有革命的广东工农联合拥护的北伐才能成功，能为工农利益奋斗的北伐才有意义，这是何等的重要！

三、中国农民问题

现在中国农民问题与工人问题很有关系。因为在工业不发达的中国，受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不特手工业工人失业，而农民亦发生失业的恐慌，至大地主亦渐渐变作自耕农，中农日趋于无产阶级化。大地主因生活渐觉困难，每向农民增加租税，一方面在经济上有军阀、土豪劣绅的剥削（如派印花公债等），所有农民，不单没有求学的机会，而且娶一妻室都是不易，只有流为土匪，或被人家当作猪仔卖出南洋。但是做土匪

须有一枝枪的本钱，出南洋，则时有受人排除之患，因此迫得他们没有生路可走，他们就只有起来革命。如鸦片战争，平英团的农民暴动，及义和团的排外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率两广农民而争天下，都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当时因为没有组织，没有革命理论和方法，所以变成流氓群众，为领袖们所卖而终归失败。

现在农民向地主提出经济要求，必受土豪劣绅地主压迫，所以他们对于组织农会的心很急切，一方面还要有不苛取不扰民的政府以得到政治的解放。希望有一个革命政府来解决他们切身的种种问题：

(一)土地不要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以免耕地分配不均。

(二)减轻租谷。

(三)减除重利息。

(四)废除地主的平条约。

在他们视为目前所应解决的：

(一)夺取乡中政权和财政权，如乡政由大会选举，财政公开等。

(二)参加普通选举，如乡长、县长民选。

(三)组织农会及合作社、农民银行。

以上是属于经济方面的多，其属于教育方面者，则与求普及平民教育。

其对于自卫方面，则要求农民武装自卫。

以上数种问题，是他们所欲解决不容迟疑的。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运动，比工人还激烈，就是他们被封建政治压迫得太利害，直接被敌人所伤害者非常多，即广东一省而论，为敌人杀死之农民，前后约三四百余人，这是很重

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想法来解决的。

农工间冲突问题，多发生于菜贩和蓬厂的手工业工人。菜贩因生计问题，常限制农民的生产产品的消售。农民每因省钱起见，常自己搭蓬厂，致与工人生计有碍，所以他们常常发生冲突，这是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必然发生的现象，并非在阶级利益上的冲突，我们想解决这问题，就要很和平的由农工的联合机关去解决之。

四、全国农民运动形势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①

五、方法和策略

农民运动的理论和事实，以前既经说得很多，现在应说其运动的方略，去应付客观的条件，把我个人过去的工作当中所得的经验，略献给各位，藉作农民运动的准则。兹分五种方法说明，请各位特别留意，就是调查、宣传、组织、训练和策略这五种。

(一)调查。调查事件，很为重要，因为调查是运动的基本工作。有了调查，才有宣传的材料；有了宣传，才能做组织的工作；有了组织，才可得而训练之；得到训练之后，才能运用其策略。倘若调查的工作做不好，则不论什么宣传、组织、训练、策略各种工作，都失其效用了！故调查亦须用种种方法，才能调查确实妥当。例如乡居与城市，其风俗习惯，各自差别，若不懂该处的风俗，做事常生误会，反得恶果，谚云“入乡从俗”，就是这个意思。好似对极顽固，极迷信的农民，说

^①这一部分的内容与阮啸仙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九日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雷同(见本书第277页至第298页)，此处从略。

破除迷信的话，他一定怀疑你是个耶稣教徒，或新学乱党，把信仰你的心完全失掉。从前四川省有一处地方，因学生有焚毁菩萨事件，农民就暴动起来，把某校三百余学生，付之一炬，这也就可见一般了。故调查的方法，也可分五项做法：(A)经济的调查：对于农民的家庭状况、生活情形，亟须注意，耕几亩田？收几石谷？除田租、肥料、人工、食用外，有没有盈余？是否须种薯类、豆类、茶、花等件，以补助其不足，甚或须抬轿、拖车以助其生活？这类都要明白，以求解脱他们的痛苦。同时须揭破地主、土豪、劣绅利用收租、借债、契约……^①种种剥削农民之不平等待遇。(B)政治的调查：各处的乡村，到今还存着封建制度，沿用黄帝诸侯军阀的劣制度。一则因为交通不便，见闻闭塞，二则因为被土豪劣绅、军阀拿住了权力，使农民不得已屈服，甚至有某处农民，因得罪了大地主的不关痛痒的事，就遭杀戮之祸的。故乡村的农民，不独受经济压迫得利害，还要给大地主、土豪劣绅勾结军阀加以政治势力压迫呵！这也极值得我们调查的哩。因此就要调查地主、劣绅、土豪怎样在乡村间把持乡政？如民团、自治会、保卫团、团保局之类怎样侵吞公款？怎样压迫农民？同时，他们与地方官——县长、法官、驻防军有何互相勾结压迫农民的关系？(C)教育的调查：乡村教育，最为幼稚，许多农民没智识，没有钱，且有讨厌读书的。因为乡民的经济最困，一文钱都罕见，若要他给一元读一年书，都不行的，看到一元的价值，重过于读书，故对于热心给子弟读书的很少很少。已有此种现象，这是他们一方面未有钱读书，一方面反对贵族式教育之表现。我们应调

^①原文如此。

查明白，加以解释，并鼓吹办平民义学，给予农民读书的机会。我在高要看见一种怪事，有所谓“二分二”的话说，即系“农奴”的别称，不准他到学校里去读书，纵使要去，应得当局的许允，须早晚到校扫地二次才可，你看这是什么一回事呢？

(D)农村组织的调查：农民因受经济压迫太利害，恐身无完衣，死无埋葬，乃有长生会、经济会、公益会、三益会等种种组织，这是农民被压迫后之自由的经济组织。还有如红枪会、大刀会之秘密组织，是抵抗大地主、土豪、劣绅的革命举动。惜其组织不良，属于迷信，失了革命的意义，其领袖也没有远大的眼光，只图利用拜菩萨，欺群众，冀群众的拥护。倘能调查明白，引邪归正，那就很有意义的了。好比花县的大刀会，有了一千多人的组织，曾冒险冲锋上前杀了那般大地主，后来调查明晰其领袖是良好分子，乃引导归入正途，把他的旧思想改变，现在居然变为有力的农民自卫军了！各农村中其抽收杂捐，最复杂的，莫如中山、顺德二处地方，那处的土豪劣绅，非常猖獗，勾结政治势力，处置农民，压迫农民，竟有旧时的庚子赔款，到今该团局还要向农民抽收一毫的数目，这是很值得我们调查的呵！又有普宁地方，有方姓某大地主，好似做了乡村的大王，有孙儿在北京读书，扬言每年要五千元费用，农民要代他负担三千元，供给他孙儿在北京嫖赌食住的费用。各姓人氏，想在他们支配底下立足，得到有田耕，须改姓方氏，拜方姓土豪劣绅为义父；如此认贼作父，已经大吃其亏，还有做长子的要纳四十担契仔租谷，做次子的至少三十担。那方姓的土豪劣绅，未有田地可以坐收租谷，又有许多口称父亲的契仔来供使唤，多么便宜，真是说不尽的黑幕呵！有时还要与驻防军、县长勾通欺压可怜的农民。如果不去调查，那里有方法去

解脱这种农民的痛苦呢？(E)风俗习惯的调查：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对于各阶级还不能分析十分清楚，谁是无产，谁是有产，相交间的界线，是不能划定的。在乡间只有家族姓氏之分，较为明显，故常有二姓斗争之事。而土豪劣绅，遂利用家族主义，作移民政策，藉以扩大他的地盘，巩固他的利益。曾见东莞地方，有两个佃民，一蔡一李，遇见即行打杀，恨之入骨，问其原因，蔡氏则曰李姓可恶，而李氏亦曰蔡姓可恶，互为土豪劣绅利用而不自知，后经一番解释土豪地主之阴谋，二人恍然大悟，认为亲爱朋友，一同回乡里去向地主土豪进攻，李氏率被地主打死，而蔡氏至今尚努力农民运动。且有素不相识之人，因沿旧俗，如刘关张结义之三国演义遗留下来的亲兄弟，乃不论何时何地，三姓相见，俱极亲密，俨如兄弟。还有许多莫明其妙，依据风俗习惯而来的事。故我们对于此种事，尤不可忽略。以上所说五种事件，都是调查工作中最紧要的元素。但调查的方法，切不可直接询问其内幕，免起他们的怀疑或惊慌，可从中观察或无意说话间得到之，较为妥当。总之能调查确实毋使人怀疑为标准。

(二)宣传。根据调查的结果，把农民一切痛苦，尽量宣传到农民群众中间去，以刺激起他们的同情心；同时，尤须解释他们致苦的原由，把大地主和绅士们等罪恶，赤裸裸地宣布出来。同时给方法他们去组织，并喻以“单者易折众者难摧”之义，巩固他们的团体，如农民协会。若根基未巩固之前，切不可开口说打倒大地主或绅士。因为他们平时有一种很大的魔力，潜匿在农民里面，若不先把农民唤醒，组织起来，就说打倒土豪劣绅，一定反为他们所打倒的！扩大我们的组织，当然是目前紧要的工作，故宣传上应打破地方主义，说明社会的阶

级性，把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分化开来，努力宣传利害不同必立于互相冲突的地位，打破家族主义，使不同姓的，凡是同一利害的农民兄弟都要联合起来，避免地主、土豪、劣绅们利用地方及家族主义去破坏农民团结。那么，就可以团结农民为有组织的，由自身利益的经济要求，进而为政治的要求；由减租、取消高利借贷等运动，进而为反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军阀的运动。此时可给以革命和反革命之认识。在广东克复东江，征服南路，得着农民之实际参加，就是宣传的力量。

(三)组织：农会的组织，是仿行民主集中制，很有系统的。全国以中央为最高机关，中央以下为省，为县，为区，为乡，乡以下有时还可以分为小组以乡为基本组织，由会员全体大会组织乡，由各乡代表大会组织区，由各区代表大会组织县，由各县代表大会组织省，由各省代表大会组织全国成立中央。使大家都有发言建议的机会，代表由公举，直接代表农民意思。同时乡受区的监督，区受县的监督，县受省的监督，省受中央的监督，故乡会成立须由区批准，区会又须由县批准，余类推。先则由下以上，继则由上以下，互相衔接，互相监督。其始则组织省协会，由省协会乃到各地设办事处，作下层的组织，以成系统，以利指挥，以巩固内部及集中势力。好象现在的省党部指挥各县党部、本市各级党部一样，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运用。现在省农会十一个执委中，已分派若干个为各办事处特别委员，指导各县农民，使一般土豪劣绅不得施其巧，来破坏我们的组织系统。这种民主集中制，简言之，其组织是由下而上的，其指挥则自上而下，我们应明瞭他的作用才好。还有一点，我们应该懂得，就是章程曾规定无论县、区、乡农会，有了三分之一的地方或人数才可以组织的。这完全是

关于组织上力量表现的问题，不如是恐怕力量不够，发生其他的纠纷和危险。

(四)训练：训练的方法，不是靠着开会仪式上的训练，亦不可把秩序单以自己包办，或报告，或演说，或做主席，多使农民实习，多使农民说话，多代为解释，至紧要的方法，勿多用灌输式，须多用启发式，使他们的意见，得着发表的机会。因为农民群众，也有很聪明的，好象顺德第八区有一位农民，叫我先生，随即有一农民，就阻止他的说话，纠正他要说同志，因为先生二字，是卑鄙之词，“先”和“生”的头等，都是“牛”字，你叫他先生，岂不是叫他做牛吗？那末你就得罪同志了！大家闻言，皆然其说，于是大家都不叫先生，而呼同志了。这样聪慧的农民，恐怕不止一个呢。所以在训练当中，须选择其中较觉悟的分子，做宣传员的工作，使全部农民群众，认识他们为唯一出路，了解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利害关系，非革命没有别法的了，把过去事实取去给群众看看，巩固他们的信仰心。原来要召农民开大会，是很难的事，不过要用方法去宣传，使他们感觉着兴趣，勿使他发出厌倦的心态，那末开会就不成什么问题了，训练的机会，也就可以实施了。

(五)策略：

(1)工农联合问题：农民运动，是长期奋斗的事业，非一朝一夕就可以成功的。同时，农民因小农经济生产的种种客观所影响，尤非独立自己所能解决的，必受工人阶级的领导，结成很好的战线，然后可以成功。同样的意义，工人阶级亦必要得农人的援助，才不至于失败。在任何种属性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亦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好，半殖民地多阶级的国民革命也好，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农民就

是工人阶级长期奋斗的革命同盟者。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之失败，就是没有农民起来参加；反之，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成功，就是得到一九〇五年的教训，使农民起来参加运动。一八七一年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巴黎公社运动，亦以得不到农民参加为其失败原因之一。最近保加利亚^①革命之失败，就是农民党领袖出卖农民，不与无产阶级政党合作，得不到工人阶级领导之原因。就如目前广东事件来说，第一次全省农民大会和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去年“五一”通过农工大联合决议案后，在广州驱逐杨刘之役、省港罢工封锁港口，反帝运动，廖案发生肃清反动分子事件，东征，南征统一广东运动，无不表现工农联合之关系重要。此后，在革命的过程，应有农工兄弟携手并进，逐步经营，以达完全解放成功。况且在中国革命之趋势观察，(a)农民运动所号召或影响联合起来的“乡村联合战线”——手工业者、农民、小商人、职教员、学生等，是打破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势力的唯一武器，因为他是与买办、地主、贪官、豪劣及一切反动势力斗争的死敌。(b)工人阶级所领导的都市革命的联合战线——民族资产阶级、中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是打倒帝国主义军的急先锋，这两道——工农阶级所领导或影响而联合的整个“国民联合战线”就是中国革命的一把并州剪，就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唯一工具。

(2)乡村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很需要整个的国民联合战线。联合战线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中心策略。乡村的联合战线，固然一方面是唤起各界起来，共同奋斗，但过去的经验，如广宁剿匪之组织全县人民治安委员会，曲江减租之组织

^①原文如此，“新”字疑为“利”字。

曲江减租各界救济旱灾委员会，余如各县之农工商学委员会等，其主要政策，是勿使农民陷于孤军奋斗的危险。为其如此，然后可以共同奋斗，打破共同危险和彼此间不必要之冲突，得共同的利益，而扩大革命之宣传和充实革命的力量。

在联合战线中仍有应注意之点，各地之小商人和学生其力量非常薄弱，其心理多是苟安的，所谓“得过且过”，就是他们处世的金科玉律，要引起他们的联合战线非易事。当时常注意于发起运动，做他们有利益事件，或特别多给他们一点利益，使他们因有利益可图而起来。在革命潮流高涨时或农民运动成绩卓著或普遍时，他们也会受影响而起来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帮他们有自己独立的组织，如组织学生会，商民协会等，他们有了团体，参加联合战线才有力量。还要注意的一层，他们固然苟安的，不容易起来，但他们也许有妒忌心和怯懦心，故此当他们起来参加之后，我们在某种名义的联合会内不可太过包办，太过出风头，令他们过意不去而发生退步或冲突，有时还给机会让他们自己起来主持某种事件。只有这样，这个联合战线才可在实际上发生效力。否则，我们不去联合他们，甚至幼稚些攻击他们，就是助成反革命战线扩大，这是很错的。

(3) 乡村小学教师及塾师运动：小学教师和塾师们，是和我们农友最接近的人，天然与我们发生密切关系，如果他们是进步的，当然帮助农会不少，同时他们是要在指导青农分子的地位，青年就是革命的后备军，其重要是如此。因此，我们应向塾师们运动，以取得他们的同情，最好向他们说明农会之组织意义及其作用，并说农会成立于乡村是有利益的，如农军可以保护乡村安宁的话。

(4) 对地主、土豪劣绅的政策：我们的策略是团结雇农、

佃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取联合战线，如此可使不积极作恶或胆小的大地主中立，只是攻击极反动的大地主，使地主阶级分裂而弱其势力。

土豪劣绅有些是地主，不是地主就是地主的走狗，非打倒他们不可的。但不可仅仅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应提出于农民本身求利益事件，去号召农民起来奋斗，如打倒土豪劣绅包办乡政、侵吞公款等口号，同时可提出最著名的某某土豪，因为这样是向土豪的基础进攻——土豪的基础是建筑在经济政治的侵略农民上面，使农友容易懂得其意义，并可使别个土豪劣绅不敢效尤或乘机侵入利用。

(5) 对民团、土匪、秘密结社的策略：(a) 民团固然是地主、土豪利用以压迫农民、拥护自己阶级利益的一架机器，但现时要希望根本有消灭他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策略：对于纯粹农民做团丁的，给土劣包办的民团，应一面向团丁宣传，使不助土劣作恶，一方面积极发展农运，影响团丁退出而加入农会；另一方面如果农会组织得普遍，团结得紧，农民训练得好，可以煽动农民自动的不交团费而无形消灭之。对于土匪式的或势力大的民团，可以详查其劣迹，向社会各界宣传，以取得一般人同情，然后唤起各界人民共同消灭或改组之，或用适当方法，第一步设法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长而加入各界分子以监督之，而不为农运的障碍，然后才设法取得为农民的武装。(b) 土匪。对于与军阀帝国主义反动派有关的土匪，如中路一带及东江陈炯明以前散军土匪，当然要极力反对之，但反对的方法，不一定是农民单独进行。因为这些土匪是为各界人民之害，应向各界宣传，使各界联合起来，设法剿办之。至于目前，可用各级协会联防办法，提出各自肃清乡内不良分子或互

相防御口号，以保暂时之安宁。就是不压迫我们的土匪，亦不可使他加入协会组织之内，使发生腐化作用，只可使他在农友与地主土豪斗争时站在中立地位，不为土劣所利用。(c)秘密结社，如果其中分子多是有业的农民，我们应向他宣传，指出其缺点，说协会的好处，使其破除迷信或种种旧头脑筋，而他们会里的会员如果内中好歹不齐的，应拉其进步分子出来，加入我们的队伍，或使他们内部发生分化而改造之。如果是土豪包办的，则设法进去活动，使其进步分子反对之，我们在外边加以援助。

(6) 对目前政治经济斗争问题：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谋得完全解放之成功。想谋得完全解放之成功，除非将我们敌人，一概打倒不可，此是存待世界革命。若在目前，我们要为一步一步的解放，故在中国革命之意义上，要联合各革命民众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除去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买办、地主的靠山，谋农民第一步解放成功。同时，我们要联合全体农民，以多数人应享的幸福之原则，争回为土劣所把持之乡村政权和财权及参加地方政治运动，如要求派代表参加地方行政、教育、司法机关于农民事件之会议，以取得实际之利益，如要求限制高利借贷，减免苛捐什税，取消地主对农民不平等待遇，兴修水利，建筑公路，办平民义学，设立阅书报社、公共市场，规定公用度量衡，农民协会有代表农民诉讼权及改良司法运动等有益事项。同时调查农民生活状况，得知农友目前之痛苦和需要，如天灾水旱，或租税太重，可以设法提出减租运动。不过事前应有很好的准备，和充分的宣传，才可以提出行动的口号和政纲，所以调查和宣传的工作非常之重要。

以上是消极的反抗种种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和要求，公共机关改良经济条件外，在积极方面应择其轻而易举者，自设方法举行之，如办各种合作社、义务学校、农民俱乐部，减少干枯无味地位，亦为目前应注意之事件。

(7) 武装自卫问题：(a) 武装自卫之必要：因为地主阶级有民团等为压迫农民的武装，故为保存农会之存在与发展，应自己有武装的必要。(b) 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应根据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组织大纲及最近省协会农军部发出之章程进行之。(c) 农军要绝对服从上级之指挥，同时某级自卫军之成立，必要该级协会组织有群众做基础，群众的权威可以使该级协会执委有指挥监督之能力，然后该自卫军才不致肢离群众而只见军事独立的行动，这样才是真正农民的武装。(d) 自卫军之政治训练，尤重于军事训练，否则素无组织训练的农友，在有了武装之后，很容易发生超于客观限度以外行动，甚至有反戈的危险。

(8) 农妇运动与青年运动问题：照我们协会章程当然农妇和青年农民可以加入协会的，并且在乡协会的组织章程有妇女部和青年农民部之设立，其重要在：青年农民是我们的后备军，将来是很有用的，我们应乘着他年轻之时，给予特别训练，如在各级协会内办俱乐部，办劳动童子团、平民学校等，教他们唱歌，有意义的游戏，读书识字，尤其是使他们参加农军训练。农妇运动，也是重要，因她们是占人类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半数，同时，如果她们反对农会，或反对她们的丈夫入农会，当然有很大的阻碍的。不过农妇运动与都市妇女运动不同，她们不是解放运动，不是男女平等运动，也不是离婚结婚自由运动，她们是参加农民运动与农夫共同奋斗，反抗他们公共的

敌人，一切压迫剥削他们的人，她们如此与农夫共同奋斗的成功，便到男女平等之路也——是他们解放之路，这层做农妇运动的应该十分注意的。不然，只提出简单为农妇谋解放，脱离男子而平等自由，便会失败的。

仁化报告

(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

鸣兄转特委并转省委：

冯同志(农民)二十八日早回来。你们给我们的指示，已于本晚县委全会完全接受了。兹将近几天进行情形报告于下：

一、党务：

(一)县常委天天都能够开会，每会都有党务及农运报告及讨论，精神颇紧张。常委除啸仙比较多的时间在家里计划及颁发命令、接见群众外，余的多跑到各乡去做工作，早出晚归。

(二)县委全体会议每三天一次，都能执行。各委员工作与县常委无异，都各有其专门委员会的责任。

(三)安岗乡已发展同志四十五人，完全是贫农，而且是武装党员，能冲锋陷阵的尖兵——乡农民完全武装动员，枪不够用，但轮流训练守卫及放哨，男女老少都取一致行动。昨日正式成立支部，分五小组。军事编制——四分队及特务队。由啸仙训练了三点多钟，题目：1、什么是共产主义；2、什么是C.P.党员；3、怎样做C.P.党员；4、C.P.的组织，C.P.之历史及其目前的任务与策略。昨夜支部第一次干事会，并决定重要工作，组织安岗赤卫队，如洋枪队、粉枪队、大炮(土的)队、镰刮

锄头队、工兵队(无武装的)、慰问队(妇女)、少年先锋队(孩童)等,并准备以安岗为模范,扩充到各区乡。如此做去,形成全县群众武装大暴动。

老董塘吸收同志二十八人,杨屋十余人,仍未成立支部。因党务人材缺乏,我一个病夫分身不开,所以发展得很迟。

二、农暴:

(一)二十六日晚,是日各乡委联会后,各乡都曾开过热烈的全体大会。可是因时间关系,不能完全去参加;因此,只有他们自己承认是乡苏维埃,并没有改选。

(二)二十七日午开全区武装大会情形:

1、地点在董塘市外大广场——离县城三十里,地主集中地夏富二十里,豪绅集中地岩头十多里。开会时他们可看得见,听得到。

2、乡数二十三个,人数二千余人,子弹枪、粉枪、铲刮千余。中有农妇二百多人,有四五个担土枪大炮的。我跑去问她们:是否可烧?她们很坚决回答:已杀死土绅地主好多个人了。

3、大会重要事项是:C.P.代表、省农会常委训话(这是农民自己写的);海丰苏维埃代表训话;追悼死难烈士(为清党而死十六人);举行群众阅兵及提案、呼口号等。阅兵时,高举枪头、锄头、杆头、拳头,红旗招展于空中,欢呼如雷动。

4、提案:

(1)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归原耕农民,限七日内掘去田基,限七日后起册,领土地使用证。

(2)即刻拆毁董塘市反动商店,以示威。

(3)即刻锄田基,群众巡行大示威。

(4) 追悼邓祝三诸烈士，并建立一烈士纪念碑。

(5) 邓烈士(C.P., 有土地值三万余) 所有土地归原耕农民，另由区政府划出若干亩为纪念田，抚恤烈士家属。

(6) 刘建中同志(C.P., 有田百亩) 放弃土地权，归原耕农民，另由区政府给回若干亩归刘同志自耕。

(7) 蔡卓文同志(同上办法)。

(8) 豪绅、地主自耕土地由区政府收回发给失业农工、烈士遗族、兵士家属耕种。

(9) 没收或征发豪绅、地主谷石、银两、财物、枪械：(甲) 谷石十分之五归农民，十分之三归区，十分之二归乡。(乙) 银两、财物一律充公，归区政府经济委员会及军事机关管理。(丙) 银两财物不满十元者，由农民自己取用。

5、口号：

(1) 我们要以至诚接受吴、阮诸同志的指导！

(2) 照海陆丰的样子去做！

以上是农民自己提出的。

(3) 拿下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旗！

(4) 高举我们工农兵的红旗！

(5) 我们即刻大暴动起来！

(6) 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

(7) 杀尽豪绅地主！

(8) 锄平田基，焚尽田契！

(9) 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归农民！

(10) 组织我们的工农政府！

(11) 拥护代表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

(12) 工农革命成功万岁！

6. 是日之前夜，由附近农民带农军围捕龙王宫，拿获男女老少共二十余人，中有清党委员会张伟成^①一名，由大会通过枪决，群情奋激，人心大快。余的由大会选出五人组织审判委员会判决之。

(三)安岗乡二十八日开大会成立苏维埃，准备以此为倡，以后各乡次第成立苏维埃，俟有半数即行召集区代表会，成立区苏维埃。

(四)组织慰问队。工农革命军大会，由安岗乡发起，联合各乡，各备可食可用礼物，在大会慰劳后，并分途到各乡慰问，因为各乡放哨兵士不能齐到大会。

(五)组织招待处，招待各区乡派来农民亲到五区革命乡村参观。

(七)^②散发《驻北江各军革命委员会致兵士书》。

(八)散发《第五区农会敬告被压迫农友书》。

(九)二十八日拿获夏富民团一人连枪，缴其枪，毙其人。此事考查做得不好，因该民团不愿意当地主守卫而私逃的，不过农军愤恨极了，却不问而枪毙之。现在农军也明白了，以后要藉此□□^③。

(十)锄田基，担豪绅地主的谷石，缴其枪械，执豪劣地主反动派或枪毙或征发粮食出军饷，(如附从反动)则罚苦工，如锄田基，焚烧及拆毁豪绅地主屋宇，有些则扣留其子派其父到敌人地散发传单及侦探等(由一二个农民同去)。诸如此类之

^①原件此字不清，似是“成”字或“民”字。

^②原件顺序号缺(六)。

^③原件此两字不清。

事，每日无时无之。总之，要使农民每日都听到胜利的消息之事件做出可以奋兴农民进攻的事情。计三日内没收谷石三百余担，缴枪十枝，银二百余元，是有数可数的。

(十一)石塘问题，因被压迫之周围各小乡村仍害怕，而未有起来，拟派宣传队加紧宣传，使他们起来，然后照特委指示办法，以多量群众围攻方法取得之。目前该乡利害的跑了，又未有枪枝，留下弱的地主已和该乡农协妥协分子讲和了，暂时未有问题，它是革命乡村包围的。

(十二)广东工农革命军北路第一独立团拟二月四日正式成立，编成为三营。余外还有各乡赤卫队，统属于参谋团，为工农革命军常备，率周围之武装群众，团营长则由滕、范、孙、杨军事同志充任。军中的军事同志很好，而且颇足用矣！农军每晚都出发围捕，每次都有农民同志跟在后面(群众在后头)在跑往前面。

(十三)自二十七日开会，宣布耕者有其田后，不但本区群众动起来，即第二区、三区都动起来了，每日都有农民代表来接头。客观形势是非常好的来。可是组织和宣传人材的确缺乏。

我一个人当然高兴极了，但苦死了，病得不得开交，真不派人来的话，气死了。同志们起来干罢!!!

三、反动方面：

(一)仁化城驻的军队非常恐慌与摇动。前晚因放哨答口号不符，自相打起来，打死一人，伤十余人。对于回乡的人检查非常之严格，但我们仍然可以探消息及发传单。夏富乡反动武装自己竟与邻乡民团打起来。因为该民团堵截农民到龙王宫担谷，误认以为我们打他，所以自己打起来。

(二)历林豪绅地主派人来讲和，愿缴田契、掘田基、缴枪、缴款，只求不杀他，不焚烧房屋。我们昨晚特别召集农民去烧了几处房以示威，要他马上缴枪、谷、契、钱来。

(三)夏富与岩头，查仍有二百余枪，他们有很巩固的广大的石岩炮台，很充足的粮食，很戒严的守备，硬攻是不容易。我们的办法：(1)设法在附近疑阵，放空炮，骚扰反他，乱其心。(2)传单分裂其群众，摇动其武装。(3)远交近攻的方法，先和弱小绅士，以打破其结。

四、其他：

(一)范石生与许克祥冲突很利害，而且戒备甚严，将以仁化为缓冲。

(二)朱德部队达宜章，拟由郴州下城口再来仁化。因湘军没退，大部到郴州，故计不行。现在大部完全离宜章，退回乳源之梅花。此是一位杨同志在郴州与宜章之间与敌军作战，因众寡不敌，败散回到此地说的。此间用特委名义主张以前的办法，带信给朱德去了。查朱已正式成立第一师，枪枝由七百增至一千四百枝，子弹仍甚充足云。

(三)我们现在正派人去仁城调查防军动摇情状如何，拟进攻仁城，缴枪筹款，大杀大烧，然后放弃仁城，取夏富、岩头与董塘、安岗成倚角之势，造成海陆丰第二。是否可行，仍在考虑中。

五、请求事项：

(一)请省委派宣传、组织人材来。仁化农民领袖可以懂广州话，一般人可以懂客话，中坚分子可以懂普通话，所以诸色人等可以派来。总之，聋跛盲同志，只要他嘴可以喊出杀、冲锋的都可以来，万不能迟!!!

(二)C.Y.同志马上要来，童子团、少年先锋等待他们很久了。

(三)女同志说普通话、客家话的，能吃苦的也要来。此地农妇时常要求参加暴动，要求派人训练。她们入了农会必缴会费二仙，因为缴了钱就表明实际加入，恐怕人们空口应承白敷衍她。

(四)省委如派人来，或恬波来，请带以下东西给我：

1.哮喘药水药饼、伤风药饼多带来。

2.照相机，并多买胶片。

3.广东全省邮务地图(多买一份，因为特委也要，特委上①。)

4.有望远镜带个来。

注意：省委要钱，应派一个财政人员来拿，因为此地的钱取之不禁，用之不竭，但货弃于地，如不派人来，恕不奉送。消息也要时常通知。

浩二月一日

①括号里这句话，是中共北江特委转此报告给省委时加的。

仁化报告第五号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

声兄转特委并转省委：

我们的第三号报告，因带报告的交通，持他是剪发匠且年老不怕，竟不走小路，从岩头走大路，现查确是被豪绅杀了，真可怕。但报告总不会失去，因豪绅地主不懂得我们的秘密用法。

现在严重的问题来了，就是仁化五区苏维埃，由攻势转至守势，守且恐不保了。其原因，一是六日我们军事退却的错误，当韶特务营被缴械，张积同志逃难来此报告，几位军事同志听到太慌张了，马上召集军事会议决定退却。此时县委没有接到此项报告，也没有负责同志参加他们退却的会议，至夜深九时才知道他们退到山边的乡村来了，而且纠纷也发生了。七时以前，县委得到张同志来报告特务营消息，我们马上决定如第四号报告(六日下午九时写的，因军事退却的影响，迟至八日始送给你们)办法，即下令军事负责同志藤铁生，要他在董塘严密布防，派一侦探到曲江去乐昌那条路，派一侦探去曲江来仁化这条路，即来开会。殊此令下去，他们已七零八落，退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此时县委只得我一人，无方法找他们，也不

知向何处找去，但仍四方八面的去找他们来。卒之候至夜深十一时，滕、蒋两同志慌忙的来了，我很严厉的指摘他们不知道政治情形和民众生活，只知军事上的进攻退守之大错特错，并告知以党决定的办法，即令他们二人率领第一营武装同志星夜恢复董塘。出发时已两点钟，我们以为从此可以挽回，殊不知明天竟发生内部的分裂。我先前说过，五区农会领袖是动摇妥协的，现在居然反动起来了。藉军事退却的理由，煽动农民反对湖南佬（军事同志多湖南人），说他们不顾我们的死活，一有事便想回湖南带我们的枪跑。在农军中有勇敢的当然反对不战而退，一部分落后的走上山去的也藉口反对湖南人来遮自己的羞，故反对湖南人变成普遍的空气。至于一般农友更因退却太不成样而反对湖南人。因此，反动领袖来得更凶，通令各乡取消工农红旗、红旗带，取消“共”字及撕去各种标语，取消工农革命军第八独立团等，在董塘完全实行，其他各乡将信将疑。自六日至九日，白色恐怖一来，内部恐慌得更利害。我们除一面向群众宣传解释外，并定十号召集全区大会，及各乡代表会。恰好内部分裂风声传出去，夏富、岩头的地主豪绅，率带武装百余人对平岗（距董塘十里）会议进攻我们，县委即令军事同志带领农军到前敌冲锋，此役计毙敌六人，伤十余人，缴械四五枝。平岗和岩头的屋通通烧完了。经此次之胜利和军事同志之冲锋陷阵，群众空气挽回一大半。又经十号全体会和代表大会，我们同志全体动员活动，反动领袖则提出辞职逃去了，已恢复以前原状了。

二、豪绅地主对我们不妥协了，他们跑出各方去绝对不同我们讲和，只有背城一战。因此五六区农民只有饭食，多余的财物谷米不能卖出去，无钱买茶烟菜及剪发，所以生活发生问

题。向外发展又感困难，派人去宣传，就没有命回来，别区乡派代表来也不能回去，内变外合之势做不成功，因别乡农民枪杆都没有，农暴不能发动。豪绅地主看五区不能发展，敌日谋反攻，请土匪请民团请兵无所不用其极。五区自己也感觉不向外发展，变成局处一隅之困难。春耕来了，日日还要作战，夏富、岩头不打下，没收土地没用。

三、是外边消息太隔绝了，东江海陆丰一点消息不知道，尤其北江各县暴动的消息毫无闻见。我们革命新闻，农民却不相信了，因此五区总觉得自己是孤立无援。

有了以上的三个原因，仁化五区农暴，变成一个取守势的局面。自从内部重复团结后，一改组五区农协，剔除妥协调摇分子，正式成立苏维埃。二成立仁化县革命委员会，发展和指挥全县的暴动，委员五个区都有人。三在“革委”下组织参谋团，将各军事同志放在参谋团内，取消团、营、连等名义，完全以参谋团名义，派去各团做训练工作，战争时做指挥，以无反动分子反对湖南人之藉口，因为在每次打仗，非有军事人指挥不可。四放火烧仁化城，仁城是政治中心，但四面受敌不能守的，自防军退出后剩了一个空城，豪绅地主想取得来控制我们。土匪首领周文山，想取得我们同意，一面虚与豪绅地主敷衍，做其县长。曲江土豪何月秋也想联合仁化豪绅进攻我们取得县长地位。因此，我们决定，十三日晨六时，派武装同志卅名，其余担箩拿尖刀的群众去取仁化城，其意义宣传各区农民起来。二是放火烧去，使民团、防军，得之无所用。我们因武装单薄，不能据为己有，所以也不为人所有。是日进仁化城即发表“革委”政纲及号召大暴动宣言。次即烧去衙门公所，及各大商店，并说明如有贫民房屋被累，即请到五区有房子住，并

有饭食。十三日午，即搬师回五区。搬了不少可食可穿的东西。下午周文山，真是进城做县长，看见了烧得七零八落，懊丧而回。今晨何月秋也如此的回去了。本来我们不放火，何月秋和周文山又发生冲突，却不料他们先后来得如此之巧。

十四日夏富、岩头分四路约五百人来反攻，他们之来完全是听得我们六号退却后内部不稳之故。是日因他们分四路来，所以分四路抵抗。卒因兵力不敷，被他攻入，烧去十余乡。此时人心惊惶万分，差不多完了。正在危急中，即组织冲锋队，由军事同志组织之(只有子弹枪二枝)，即向董塘敌人正面冲去，敌人即溃退廿余里，旋转败为胜。是役毙敌数人，缴枪二枝，伤不知其数，我方冲锋队八人死一人(由朱德部散失归来的勤务兵)。可惜最后的冲锋太迟了，被烧去十余乡，未免大伤元气。现在局面非常严重，夏富、岩头不致再反攻。目前农军草鞋、零用发生问题，子弹经几次之斗争，更为缺乏，非马上补充不可，但全区农民都未有一个零钱。如果省委有钱付来，特委可借数百元给我们买子弹，子弹在本地有得买，此钱是可以偿还的。

自我们来仁化，差不多一月，计前后送报告五次，但未得省委有半字的批答。特委目前无人主持，对于报告只说声收到而已。至于消息方面更形缺乏，我们在此工作，真不知今日之城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昨C.Y.同志冯广小孩子来给我们老人家做一个政治报告，令我们眉飞色舞。省委置我们于不顾，真是可怜极了。每派一人来，问省委情形，他们总是一概不知。

军事人材已够了，今后不必派来，组织和宣传人材可派来，尤以懂客话的为好，食饭人材可不必来了。

省委要我到曲江来，事实上做不到，如果此时离开仁化，

人家更说我们C.P.靠不住了。

我自军事退却后，出尽二虎九牛之力来挽回危局。现在病又复发，比前更利害了，无论如何请派一得力同志来助我，最好派广州市交通张其祥同志来。

省委兄，北江特委无论如何要派善鸣回来主持，不然马上就僵了，仁五区的危险，必得特委鼓动各县起来暴动，有以救之。

浩

二月十五日

组织地方暴动的意义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地方暴动”！已在全国革命形势日益开展的道路上涌现出来了。

军阀混战之继续不断的蔓延与扩大，从蒋桂、蒋张、蒋冯、蒋唐战争到目前蒋阎的战争，还有川、滇、黔、桂、粤、闽等省大大小小军阀之内溃角逐。这一混乱的内外八方错综复杂的变化局面已动荡了中国全部的生活，自南而北，自东徂西，由都市到穷乡僻壤，使无时无地不受着军阀战争之巨大灾难。因而民族工业日益衰败倒闭，交通机关日益破坏而无法恢复，商业日益凋谢与塌台，农业危机与灾荒更加日益深入与普遍。因而群众痛苦生活更益陷于绝境：饿死的，战死的，被屠杀而死的，成千累万，有已足惊人的数目；失业工人，破产农民，灾民伤兵，失学青年，以及被拘捕囚禁，压迫限制毫无自由可言而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毫不夸大的，作算打一个对折，遍全国最少有二万万令人不可忽视的数目。这是什么！这是千千万万群众迫得要自己找出路而造成革命高潮更加成熟的客观基础。因而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日趋崩溃，特别是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益剧烈，伦敦海军会议之露骨冲突，自然表现

在华冲突加紧——更加促进各派军阀混战，加紧对苏联之进攻，正是如国际第十次全会所指出：“将要达到帝国主义新的战争，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之具体表现。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军阀统治在帝国主义新的剧烈战争反映之下，已经表示不能挽救其必然崩溃的前途。

民众革命斗争已经是日益成熟复兴与开展，工人的罢工斗争，自上海开始发动，便由南方普遍到北方，不仅是重要的都市，就是偏僻的小市镇都有工人自发的罢工运动，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资本的进攻，反黄色工会的政治斗争非常剧烈，甚至工人自动的起来武装与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黄色工会、资本家、工贼肉搏作战，上海、武汉、天津、北京、青岛、厦门、汕头，都发生了这一剧烈的斗争方式，由去年“五一”、“五卅”、“八一”一直到最近的“三八”；由反帝国主义一直到一般的争自由运动的群众示威，一天一天的发展与扩大，无产阶级领导的贫苦群众，变成“街上之王”。农村游击战争的发展，红军的壮大与战斗力加强，得到群众亲密的联系与热诚的拥护，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土地革命的深入，形成红军一、二、六、八、九等军集中湖北，三、四、五等军集中江西，均向敌人的要害为致命的袭击。在反动军队(军阀军队，豪绅地主的民团、靖卫队、挨户团等)中，更有不断的自发的及有组织的兵变发生，鄂、赣、闽、粤的反动军队在最近所谓“会剿”过程中，均避免不敢正面与红军作战，不敢使兵士群众与工农武装正式接触，为的就是恐怕兵变之到来，送枪弹来壮大红军，“转白为赤”，是兵变的流行症，“弟兄们都到红军来”，

是兵士们唱得最高的口号。现在的形势是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最主要的表现，是工农兵革命斗争总的汇合之前途，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日益加强，有使农村革命斗争与城市群众革命斗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联合起来，首先夺取一省或几省政权的不远的前途。这一前途在革命的斗争向着平衡而有配合的方向时，将更有在伟大的工人斗争领导之下实现的可能。这一形势正确的估计，足够解释：已经造成了地方暴动的前提。

反帝国主义！武装保护苏联！反军阀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反抗资本进攻！是目前党最急切的中心任务；争自由！要土地！要饭吃！是动员群众最中心的口号；组织同盟罢工——尤其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是群众动员最中心的行程。组织地方暴动，是农村革命斗争建立城市无产阶级领导的取得胜利的唯保障，这是无疑义绝对正确的农村斗争的中心策略。

（载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九日《红旗》第八十八期，署名：啸仙）

农民要为夺取政权而斗争

(一九三〇年四月九日)

中国农民在乡村里做了几千年被人统治的阿斗，豪绅地主便是乡村的土皇帝。他们不单只利用土地在田租上来剥削农民，来锁住农民的头脖子，并且利用政治势力，可以操纵农民生杀之权。如果农民不动手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土地，不将乡村政权拿到自己手上，便无从翻身过来。因此，没收土地与夺取政权，建立农民自己的苏维埃政府，是目前农村斗争的中心问题。

太平天国运动，农民自广西金田暴动起来，夺取了满清政权的三分之二。义和团运动，北方农民杀教士焚教堂的反帝国主义大暴动，震动了全世界。但这些暴动，农民做了阿斗，农民并没有自己跑上政治舞台去，只是站在台下替反动领袖——豪绅、官僚、富农——助威。结果，农民暴动遭了可惨的失败。

辛亥之前，广东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所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大部分是死的农民，尤其广东花县农民占多数。这些农友们已经是烈士，已经做了革命前驱牺牲者，谁都不能否认的。但他们为什么死？至今自己做了鬼也不知道。这是农友们受雇于豪绅、贵族、资产阶级而革命，结果，农民还是得不到政治

上的解放。

“五卅”大革命爆发，中国农民在“打倒土豪劣绅”口号之下发动群众起来了，成千成万的农民都在反豪绅口号的周围而斗争，这个斗争由广东发动，普遍到湖南、湖北，更广泛的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与国民党所谓“善良地主，正直绅士”对抗着。此时，农民已开始没收豪绅地主土地财产，开始逮捕或杀戮豪绅地主，开始推翻乡村土皇帝的政权，农民协会就是农民自己的政府，农民协会可以发号施令，处理乡村的一切的事情，豪绅地主在乡村的统治一点作用也没有了，这是农民开始夺取政权，建立农民苏维埃，走向民权革命正确的道路。可是，这一运动因国民党之叛变，受了很大的挫折。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了，此后，资产阶级再也不能而且也不愿意革命了。但豪绅地主对于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一点没有解决而且加重了，增加了白色恐怖之洗杀，使农村血流成河，农民尸骸山积。欲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农民，他仍为生活问题，要得着土地，要拿着政权在手，便一日未有忘记斗争，游击战争之此仆彼继，农民苏维埃政权之旋失旋复，成为去年一年来乡村肉搏战争的全部生活画图。

现在全国革命形势开展一日千里，工人罢工反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改良主义派的走狗，从上海发动，普遍到了广州、香港、厦门、景德镇、自流井、武汉、天津、青岛、北京、哈尔滨，并且发展到武装直接冲突，肉搏巷战，工人群众到街头闹市中来了。兵士兵变自南而北的也普遍的发生。城市贫民、学生争自由运动，也渐渐的与工农斗争配合起来了。农村游击战争之继续扩大，红军之集中作战，苏维埃区域向外发展，广西龙州苏维埃之直接与帝国主义武装斗争，更是革命形

势发展的彻底的战斗。同时帝国主义自己内部冲突日益剧烈，伦敦海军会议闹得未有下文，国民党军阀混战快要从蒋阎开火，更爆发凶残广大的战祸，他们的政权已日趋崩溃，必至不可收拾了。农民同志们！革命高潮，也许很快的要摆在我们面前。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特发起于五月卅日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无疑的，这个大会的任务是谋全国工农兵之大汇合，为有组织有计划的一致准备武装暴动，向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进攻，推翻他们的统治，建立中国工农兵苏维埃共和国。

农友们！这是夺取政权的时机到来了！起来吧！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为夺取政权而奋斗。

（载一九三〇年四月九日《红旗》第九十一期。署名：啸仙）

“五一”与农民

——红色五月中农民应该怎样斗争呢？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六日)

第一，发动春荒斗争，要号召广大农民群众，组织以贫苦农民为基础的闹荒委员会，如分粮会、抗债(强迫豪绅地主借钱)会、闹赈(如公田公产粮食为豪绅地主所把持不放的)会等。农民群众男的的女的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成千成万的人一齐准备武装起来，到豪绅地主家里去闹，到乡村公所、庄会里头去闹，一开始就要将豪绅地主的统治机关、武装团体(如民团、挨户团)包围起来，收缴他们的枪械，没收他们的粮食、金钱、衣物，分给最穷苦的农民使用。要准备武装冲突，组织赤卫队、游击团，马上发动游击战争，实行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转变到地方暴动，夺取政权，组织苏维埃。

第二，发动更广大的由春至夏急转直下联结起来的大闹荒斗争。这一斗争，一定要与城市失业工人、受伤兵士会合起来，由乡村闹到城市，由豪绅地主家里闹到工厂、兵营、县公署、公安局、国民党机关里去，实行工农兵全武行的由闹荒而进展到地方暴动，夺取政权，组织苏维埃。

第三，发动更广大的游击战争，实行普遍的没收和分配土地。由游击团武装变成红军，更加扩大红军，扩大苏维埃区域，坚决执行集中进攻策略，成千成万的农民群众以武装斗争破毁乡村豪绅地主秩序，锤碎地主阶级封建基础，建立自己的新的政权苏维埃，便要更进一步向城市进攻，夺取铁路，霸占交通河道，没收税饷机关，与城市工人、贫民、兵士红色的五月斗争汇合起来，夺取政权，组织普遍的全国苏维埃。

第四，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响应“五卅”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实行武装大示威，拥护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公开举行群众大会，选举代表，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红色的苏维埃区域，更要于代表大会前后，做广大的武装示威，欢迎代表大会，告诉代表大会以武装斗争的经验，公开宣布你们从前怎样受豪绅地主的剥削压迫，现在怎么样打倒豪绅地主，怎样夺取了政权，怎样组织了红军，怎样组织了苏维埃，怎样没收和分得了土地。你们以前的茅房草舍被国民党地主白色恐怖烧光了，现在住的是高楼大厦，地主的房子一概为农民所有了。你们可以穿着长仅及膝，或长得掩地的宽袍大袖的礼服，戴着仅能覆额，或盖着眼鼻都看不见的高帽子，龙行虎足的演给代表们看。你们可以告诉他们：这是从肉搏斗争中得来的，没收豪绅地主的战利品，你们应号召全体农民和你们一样的普遍全国来干，大家干起来，就会得到解放，就会达到全国的革命大胜利。

总之，工人阶级在城市应该发动斗争起来，领导贫民、兵士们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黄色工会，反资本进攻，争自由，武装拥护苏联，准备武装暴动，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是红色城市的斗争演习。

农民们！也应该一样的斗争起来，作红色乡村的演习，使红色城市与红色乡村渲染成一片通红。武装暴动成功的一天，就是豪绅资产阶级统治崩溃的一天，也就是工农兵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一天。

取消中国革命的取消派先生们，一定与国民党一样的说我们是盲动，是杀人放火的土匪行动(?)^①我们不要害怕取消派先生替豪绅资产阶级来嘲笑陷害我们！我们应该这样回答它：从前是杀人放火的豪绅地主、军阀、国民党屠杀我们，到如今是我们打倒豪绅地主、军阀、国民党的时候了，这是极残酷流血的阶级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最后决战，世界快要翻转来了，看你取消派先生们愿意倒到那边去！

农友们！我们要从红色的五月，创造出红色的中国。团结起来！到明天……^②工农兵苏维埃共和国就一定要实现。

(载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六日《红旗》第九十四期。署名：啸仙)

①②原文如此。

地方暴动与帝国主义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九日)

执行组织地方暴动的任务上，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反帝国主义问题。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没收外国的资本的企业和银行，推而至于没收教堂教会的土地财产，没收教会医院学校，拘捕外国领事和神父牧师，都是土地斗争问题应有的回目，应该彻底的毫无顾忌的做去。广西工农群众和红军于三月三日夺取龙州，组织苏维埃，没收天主教堂，拘禁法国领事，这是中国革命历史最光荣之一页，工农苏维埃政权阶段，反帝国主义大革命最伟大的著作。粤电：法帝国主义准备用四架飞机，四百磅炸药，炸毁龙州苏维埃。如果真的龙州苏维埃在法帝国主义炸弹政策直接摧毁之下消灭了，在广州、香港、上海、武汉、天津、北京、哈尔滨，将要有更广大的工农兵贫民群众突出“五卅”反帝运动范围，起来拥护中国苏维埃，尤其龙州苏维埃，反帝国主义进攻的革命高潮，柏林的、巴黎、伦敦的，尤其莫斯科、列宁格勒的无产阶级主人翁，必将起来高呼：拥护苏联，拥护中国革命，拥护中国苏维埃，推翻帝国主义，世界革命万岁！龙州苏维埃纵使被法帝国主义破坏了，龙州苏维埃只有几天或几小时的寿命，但它的影响是国际的全国的政治

伟大意义，它将掀起反帝大革命高潮之更快到来，仍不失它历史光荣的一页与革命的伟大著作。因此，凡是海岸的接近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甚至在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军阀统治的飞机炮舰光临之前的地方暴动，尤其在地方暴动前夜的广东汕头，地方暴动的一开始就要给帝国主义以彻底的严重的威胁。帝国主义必更严重的来一个以威胁回答威胁，但最后世界无产阶级、中国工农兵的总汇合的威胁，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寿命将从此完结，开辟中国苏维埃政权新的道路。

如果认为帝国主义威胁太大，恐怕苏维埃冒不可避免的牺牲，要对帝国主义暂时妥协，躲避帝国主义的地方暴动，这无疑的是取消地方暴动的右倾观念。

（载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九日《红旗》第九十五期，署名：啸仙）

反对富农

——富农路线的危险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九日)

在实行没收和分配土地，尤其是土地革命深入到彻底平均分配的时候，在全体农民群众为反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而发动到武装斗争的时候，在游击战争发展到高度的更广大的普遍的争斗的时候，在许多苏维埃区域和红军更加扩大引展到地方暴动的时候，在整个革命形势走上平衡发展快要到直接行动的目前状况之下，毫无疑义的富农路线已经成为目前这一革命形势中极严重的危险现状。富农由动摇妥协而最后叛变到封建地主阶级的反革命营垒中去，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在闽西、鄂西、赣西南、粤东江都曾有过这一事实的表现，都曾经给我们工作上多少困难，都曾因我们对富农路线之缺少注意而蒙着或多或少的损失。在顺直、满洲和江浙皖有些地方还停留在土地革命初期，富农正暗藏在农民队伍里，施行他们的扒手作用，他们当然要来领导反军阀反捐税运动，为他们自己利益奋斗。这一斗争如果转变成抗债抗租分粮深入到实行没收分配土地方

面去，一点也用不着考虑的富农便一样的跑进反动营垒中去出卖革命。中国富农始终背叛革命，南北一家，绝没有异样；反之，农民斗争行程迟缓，不迅速转变到贫农的基本力量上，则富农路线之危险更大，这是铁一般的正确的估量。

富农路线发生危险之所在

在第六次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上，说得很明白的：“中国农民力争土地的斗争，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土地者反对封建的地主之斗争，而是几千百万完全被掠夺而无土地的农民，以及还没有完全被没收的农民，反对独占土地的阶级，力争经营使用土地的自由，脱离封建式的束缚、剥削、强制和压迫。”这完全是正确的，目前农民斗争一般的主要的形势，也完全证明这是正确的。为要使这一斗争形势更加正确的发展，更不会混乱我们目前斗争的主要目标，我们要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农村中，那一种是富农的人？那一种人是自己积蓄着金钱资本，准备买良田美土而从事耕作，渐渐雇农替他耕作，渐渐的来剥削农民的人？这种富裕的农民，对贫苦到极点的农民将取何种态度？他们对于全靠土地收租而自己不动手足的乡村土皇帝（豪绅地主）将要发生何种关系？谁是友？谁是敌？谁是半路朋友终久会变成仇敌的？谁是笑里藏刀，现在甜言蜜语，将来拔刀相向的人？这些嘻皮笑脸的半路朋友为什么一定会如此做法？

中国富农有他的社会根据，这就是说有他的社会特性。很明显的，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是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本统治，军阀、豪绅、地主之封建式的土地剥削关系，决

定富农的命运，少数之中最大多数是小地主或半地主性，他们在农村的作用是建筑在半封建的剥削关系上面。他们生长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尤其中国土地关系复杂的环境中，使他们觉得有了积蓄资本，购买土地应用雇农劳动，同时利用资本来改良土壤整顿水利，反不如对农民群众用半封建式的剥削，出租田地坐收田租较为有利益些，可避免军阀战争捐税的痛苦，可逃脱年荒岁歉的灾害，将这些已成为中国目前农村中意中的亏耗损失，完全转嫁到佃农群众的肩背上。一方出租田地，仍可以兼营商业放高利债，因为富农处在整个农村破产，成千成万的农民群众过半饥半饱的贫困生活中，如果不如此，便会遭同一的命运而降落到贫农的地位。一方仍要取得乡村的小绅士地位，因为绅士在乡村是有一切特权的，他的身分与一般平民老百姓不同，他有役使老百姓的头一等的资格，他有交官接府的极好机缘。俗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是中国历史上描写富农心性之出色当行的文章。富农必要蜕化成乡村的小绅士，才可欺压农民群众，勾结官府，包捐包税。现在国民党所谓村长、甲长等忠实同志，多是加官进了爵的富农。这些富农——半地主、商业高利贷者、绅士——是已站在全体农民之外，是豪绅地主阶级组织部分，他们之背叛土地革命，是意中的事，并没有例外耐人寻味的真理。纵使有少数又少数的资本主义式的富农，但他的雇农工作条件，更为苛刻些，工资更为低微些，此是中国农村经济必然使富农如此做的。况且，有些资本主义式的富农，他的剥削还是与封建方法互相勾结着，就是利用亲戚朋友关系，欺骗雇农和他耕种，与雇农偕来共同耕作的妻儿，惯常是只吃饭而不领工价的，甚至有限制雇农减少饭食的事情。

如广东富农有这样一句刻薄雇农的话：“世界几微，吃香蕉要连皮。”中国富农纯粹资本主义式的实在是异常薄弱的。中国富农是带有资本主义式与封建式两种剥削关系，而后者尤甚于前者。总之，中国富农半封建半地主性占主要成份，他在中国农村土地斗争过程中，必然的站到反革命方面去。但富农已是乡村中裕足的人，同时也是乡村中读书识字的人，能说又能写，能吹又能打，他有接近农民的机会，他有欺骗农民的天才，暗藏在农民队伍里，使农民不容易察觉他的改良欺骗作用。说富农是地主阶级派来农民中的奸细，是豪绅地主隐藏在农民中的扒手，决不是言之过甚。富农在农民中的作用，较之豪绅地主，实有“明枪易避，暗箭难防”的危险。

（载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九日《红旗》第九十五期，署名：啸仙）

组织地方暴动的主要工作路线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组织地方暴动是艰难困苦的伟大工作，是整个中国革命形势日益开展局面之下，党的总策略中心行程之一，开始就要加紧下列工作：

第一，要坚决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发动游击战争，壮大红军，集中红军的战斗力，扩大苏维埃区域，向铁路、重要交通路线、经济政治的中心城市发展，顺利条件之下，夺取城市。但这并不是放弃城市工作，专靠军事攻城。

第二，加紧城市工作，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工人罢工，兵士兵变，贫民和学生争自由运动相汇合，促成这一地方暴动之快的到来。也不是等待城市工作起来，而延缓农村斗争的行程。

第三，扩大和深入土地政纲宣传，实行彻底没收和分配地主阶级土地，以至富农的土地。

第四，积极加紧对反动军队——军阀军队、民团、靖卫队、挨户团等——兵士工作，积极挑动反动军队士兵兵变，准备勇敢号召与红军游击队接触前面的反动军队士兵倒戈到红军来。

第五，加紧反帝、武装拥护苏联、反军阀战争的工作，尤其反帝斗争，必须利用农村种种眼见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发动群众起来，形成广大的反帝反国民党的示威运动，准备坚决的给帝国主义以巨大的威胁，提出没收帝国主义企业财产、教堂教会土地、教会医院和学校，拘禁领事、神父、牧师的口号，掀起广大群众反帝的决心。

第六，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政纲，以斗争方式肃清富农分子，将他们在农协、在红军游击队中、在党内、在苏维埃政权之下驱逐出去。加紧对于中农的联合与领导，使其脱离富农的影响。组织上农协中，苏维埃政权机关，红军游击队里，必须树立贫农雇农坚强的领导，尤其重要的是雇农工会之独立组织，必须成为党在农村支部中最迫切的任务，成为反富农路线的坚固壁垒。

第七，广泛的巧妙的运用农民委员会的组织，号召无组织的农民，发动他们斗争，参加农民委员会，以团结广大群众，围绕于土地政纲之周围，促成地方暴动之实现。

（载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三日《红旗》第九十六期，署名：啸仙）

由苏维埃区域到全国苏维埃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目前全国范围内已经建设了许多地方的苏维埃，他的趋势是跟着全国的革命形势而逐渐发展的。过去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广大的劳苦群众不仅已经觉悟了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必要，并且事实上已经在许多地方消灭了地主豪绅的统治，执行了土地革命，甚至于消灭了帝国主义在那里的统治，组织了真正的工农劳苦群众的政权。这不仅表示了广大的中国劳苦群众、已经实际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在目前中国革命中所提出的苏维埃政纲，并且表示中国革命的浪潮已经在组织苏维埃政权的群众行动中更加深入与扩大。现在的任务已经不只是在许多局部的地方，更扩大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并且，现在必须要配合各种革命群众的力量，在中心省区及重要城市中，首先建立一省或几省的苏维埃政权，更进而争取全国苏维埃区域的胜利。

就全国的政治形势说来，革命的发展已经提出了建立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问题。就各苏维埃区域的本身说来，地方苏维埃区域只有更扩大与深入，才能保障现在苏维埃区域的胜利。因此，现在的问题，便是要配合着苏维埃政权的扩大，红军的发展，一般农民斗争的高潮与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共同促进

革命高潮之更迅速的来到，以建立一省或几省的苏维埃政权。

所以现在的任务，必要更扩大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这种政权不是只要在偏僻及边境的农村中，而且必要在重要城市及交通区域中。不是只靠红军及游击队的军事胜利，而且要在地方暴动的基础上，使城市工人贫民及广大的农民群众自己起来推倒统治阶级的政府。同时，在每一个苏维埃区域中，必须坚决的执行革命的政纲，对一切反革命派都必要有坚决的态度。在有帝国主义势力的区域，必须彻底执行反帝国主义的政纲，没收帝国主义的企业与银行，绝不能畏惧帝国主义之飞机大炮的威吓。每一个苏维埃区域中，都必要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彻底的消灭地主阶级，消灭任何人的地租式的剥削。必需建立真正的工农劳苦群众的政权，必须使广大群众真正的站在有政权的地位来解决问题，消灭各种形式的官僚制度。必须尽量的扩大红军，从土地革命中产生红军，消灭军阀军队中的阶级制度，施行真正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必须尽量的扩大政治上的宣传，不仅对于苏维埃区域内部，并且要对于围绕其近郊之白色统治下的群众。这一切一切，都必要有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毫不动摇的去执行，然后动员最广大的革命群众，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将苏维埃政权扩大到全国范围内去。

（载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六日《红旗》第九十七期，署名：啸仙）

怎样来反对富农

(一九三〇年五月七日)

第一，建立农村中广大的全体农民之反封建势力的联合战线。贫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雇农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这一革命战线的阵势，应当从雇农起至中农止，富农是全体农民之外的，当然不能掺入这一联合战线。

第二，从这一革命战线出发，反对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联盟，反对这一联盟背后的帝国主义，反对这一联盟分支到农民队伍中来的半地主的富农，反对一切出租田地，兼营商业高利贷及包捐包税的绅商来剥削农民的人，反对地主阶级的奸细与扒手，与反对地主阶级一样，只有加重不能放轻。

第三，实行坚决的深入土地斗争，夺取一样的受军阀、豪绅地主之残酷剥削与压迫的中农群众，夺取为土地斗争的要求一样的迫切而坚决的中农到革命战线来。要巩固和中农的同盟，坚决领导他们站在贫农雇农基础上，发动他们反对豪绅地主、军阀以至于对富农的斗争。要向中农解释与富农联合用妥协方法，仅仅企图取得反对捐税的利益，是一种幻想，要想从此同跻于富农的地位，更是万分做不到的事实。只有坚决的土

地斗争，打倒豪绅地主及其奸细(富农)才是正确的出路。

第四，肃清一切改良主义(从蒋介石、汪精卫、谭平山到陈独秀)的影响，尤其是富农改良、妥协、动摇的影响，即使富农仍参加反军阀反捐税的时候，当然不应有丝毫改变对富农斗争的总路线，反之，更应和他争取农民群众的领导权，决不让富农贪图自己私人的利益而利用群众。打倒奸细，谨防扒手，是这个时候斗争的严肃阵容。广东农民俗谚“富农‘发浪里’，贫农要‘投泥’”。“发浪里”是写意的意思，“投泥”是倒霉之意。这是最切合事实的说法。

第五，独立的组织雇农，领导雇农的阶级斗争，不能使他们对富农有任何的让步。要解释雇农与农村资产阶级的富农是相对抗，不可调和的。同时要领导雇农成为反帝及土地革命中的积极战士，要建立他们在土地斗争的坚强的领导权。在农村组织上，农协中，游击队中，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必须树起雇农与贫农的领导力量，这是党在农村中肃清富农路线的基本工作，成为每一农村支部之最迫切任务。

第六，坚决的在组织上，农协之内，农民委员会之内，红军游击队与苏维埃机关中，驱逐富农出去，尤其党的组织内，根本不能容许富农分子存在，要公开的开除富农出党。要号召党员群众，说明无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包含阶级对立的分子；要教育革命群众，解释富农意识及其在土地革命中的危险路线。

第七，坚决执行土地政纲，深入土地革命，扩大红军苏维埃区域的斗争，集中力量和实行进攻策略，以斗争方式肃清富农，在行动政纲中来夺取群众，而抓紧对于中农的同盟。

(载一九三〇年五月七日《红旗》第九十九期，署名：啸仙)

苏维埃政权的特点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七日)

苏维埃这个怪物，自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暴动开始在中国出现了！此后，苏维埃的红旗，便从中国的南方飘扬到全国去，苏维埃的名字，便从广州工农叫起，普遍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到了现在，中国的劳苦人民不管是高谈阔论的公开宣言，或是交头接耳的秘密传说，几乎都可以听到苏维埃这个词。而在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的心目中，的确是对苏维埃这个怪物，感觉得万分的不安。他们一听到苏维埃三个字，起初是咒骂，“恶化”、“反动”、“土匪”、“流氓”、“匪共”，有如狂狗乱吠。现在是要发抖了，“赤焰嚣张，红旗飞扬”，出诸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之口，总带有十二分莫奈之何，其实可怕的神气。

苏维埃为什么这样令工农群众可爱，而使反动的统治阶级害怕呢？因为苏维埃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工农群众武装暴动推翻了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便拿工农自己组织起来的苏维埃政府来代替。一方是表示反动派在工农武装暴动之下要灭亡，一方是表示革命的工农在苏维埃胜利之下要复活。

究竟怎么样才成为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呢？

第一，苏维埃政府有工农革命的武装，就是工农革命的红军。红军不象旧式军队一样脱离群众的，而是工农自己从艰难困苦，在肉搏战斗中，武装创造出来的，与群众有不可分离的亲密的关系。军阀军队，是摧残剥削民众，惹起群众仇视的。红军便不是这样，举一个很小的例来说：去年十月间，赣西南红军第三独立团——现在中国红军第三军之一部，和敌军在东固地方打了一个决死战的仗，该团因种种关系受了挫折，当时失散了，只剩下几杆枪与十几个兵士，人人都说红军完了。但不到一天，红军又通通集中起来了，一杆枪都未有散失，一个兵都未有伤害，反而乘敌军恃胜而骄漫无防备之中，打了一个最后的胜仗，敌军真的完了，枪械通通被红军缴到了。我们考查红军为什么打散了，能够很快的集中起来，不特没有损失，反而得到最后的胜利？原来这些红军是由当地工农群众自己武装起来，他们是了解为自己阶级利益而战争的，有时免不了失利，他们拿武装跑到乡村农民中去。这一次他们一回到农村中去，便很迅速的找到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不如此，农民群众便会向他们质问为什么打败了，为什么不很快的去找自己队伍恢复起来再向敌人进攻！他们便在群众督促之下，或自觉的，或受农民的引导，就很快去找得自己队伍，并且在群众拥护之下，提高他们战斗的勇气和决心，必然得到最后的胜利。因此，这种力量比旧式军队强大得多，就革命的意义讲，这种力量是任何东西不能比得上的，在反动的统治阶级里，是找不到这样东西的。说红军是“攻不破，打不烂，踢不开”的，断非过甚其词。

第二，苏维埃政府，是工农自己选举他们的领袖做代表组

织起来的，与最大多数的群众打成一片的，中间没有什么隔离的，因此，便很容易检阅自己的错误，容易恢复自己在战争中所受的损失，这是从来任何国家机关所未曾梦见的。因为群众自然而然的知道自己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非常愿意的来纠正其错误，自觉的大家负起责任来打破种种困难，恢复意外的伤害。豪绅资产阶级政府是由上层官僚分子包办的，他们要顾面子，要妆饰门面好看，当然不愿意说出自己的错误，更无从来纠正其错误。他们的政府是豪绅资产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机器，绝不是以群众力量来建筑政府的基础。苏维埃政权则完全是由群众斗争中产生的。

第三，苏维埃政府的人员是出自工农群众自己意思的选举，也可以由群众意思而撤换的，没有专靠做官吃冤枉饭的官僚主义。因为政府的代表是由民众意思选举的，当然当选的是能为民众谋利益的人，否则民众有自由撤退代表之权，不好的，就要请他滚开去。那有官僚主义的存在，谁能够摆官僚的空架子？所以比之豪绅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好到几千百倍。

第四，苏维埃政府参加管理的人，有工厂的工人，有兵营中的兵士，有农村中自己耕种劳动的人，有学校中的革命学生，有贫苦的下层小商人、自由职业者、贫民，各人都懂得各人自身的痛苦，各种职业的人又互相知道大家的生活情形，就发生各人之间的亲切关系，大家都是为着劳动而生存的人，没有剥削制度的存在，所以没有剥削别人而安坐享福的官僚地主及资本主义，因此，能设法进行群众生活各种的改善。在工厂作工，可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待遇优良，得到休息和读书机会；在农村里，可以改良生产，增加收入，不交租，不欠债，生活充裕，读书和自由娱乐；在兵营里，红军经济公

开，生活改良，无长官压迫兵士的事情，并可以自由和工农一块儿相亲相爱过快活日子，退伍可以有工作做，有田耕种，工农兵都可以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

第五，苏维埃政府的人员，是工农革命的先锋队，是被压迫的工农群众中最觉悟最努力最进步的分子组织而成的。他们可以将自己群众的生活情形向政府做报告，又可以将政府办理的事情向自己群众做报告，使久远以来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以外的劳苦群众亲身去了解政治生活，自己参加管理自己的事。他们的领袖经过这个苏维埃政府机关，有组织的拿自己的经验去教育训练群众，领导群众参加政治生活，向自由幸福的道路上走。

第六，苏维埃政府是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最接近劳苦群众，便于工农自己直接管理生产的政府机关组织。同时也是最能够集中的，最有威权的政权组织。一切权力集中到代表会议，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委员，由代表会议选举，一切法令及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交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执行，是经过会议然后坚决的执行，执行的人是曾参加会议的人，会议的人也就是执行的人。所以苏维埃政府不但比之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党皇帝政府不同，就是与一切所谓文明国家的资产阶级官僚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也完全两样。苏维埃政府是兼有议会制度和直接民权二者之好处，而没有他们的坏处，工农群众直接选举代表，代表直接选举执行委员，同时有立法行政之权，既彻底自由民主，又实行权力集中，这是最好的工农民主共和国家。

（载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七日《红旗》第一〇二期，署名：啸仙）

致阮镜波信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镜波叔台暨镜庵、介眉、贺龙、少充、玉周诸兄钧鉴：

敬启者睽违芝宇，瞬近十秋，缅维诸兄长履趾嘉祥，为颂为祷。频年浪迹，到处依人，事非得已，实迫出此，乃马齿徒强，仍然故我，不足为同乡爱我者道也。差幸受之父母者仍在，良堪告慰。只恨有怀未达，影对斜阳，面上羞耳。

去冬，受本行命，前往辽宁设立支行^①，营业颇旺。迨至今夏，日人肆虐，占我满蒙，支行即遭浩劫而解体。弟只身脱虎口，扶疾回沪。途次幸遇石先生，萍水相逢，辄成莫逆，一切叨蒙照料，并赐以米，提壮其行色，可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矣。到沪住生泰旅馆，听候本行办法，并曾函吾家大兄。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旅居多时，因无事且暇，拟出外访友，弗料旧病猝发，痰壅气闭，倒于路上，不省人事。比得一慈善家载弟到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打针施药，翌晨始获更生，医生嘱一星期内不得开口动作，过此乃能决定有无性命危险。该院知我是家远不得归之难民，准照免费规例为弟诊

^①本行，指中共中央，支行，指中共辽宁省委，下同。

治，乃延迟至今始见稍痊。

自病起迄今，都蒙石先生时来照料，并与以些须零用，得以安稳度日。中间得阅报载，本行因东事影响，宣告停业，迁移别地。待弟惊悉，力疾前往找寻，知昔年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常百姓家矣。事已至此，上无亲下无故，不禁悲从中来，即使流血不流泪之大丈夫，当之亦肝肠寸断。现在医院通知弟，照医生诊断，不久当令出院，另寻别就。本来免费病院，愈后理应出院，不过弟出院后，家山远隔，又鲜良朋，何去何从？石先生是属新交，但渠月薪只二三十元，一家四口嗷嗷待哺，借弟存身则可，养活则非所能，真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十余年来如何艰苦备尝，今若此则未之有也。再四思维，与其身死他乡，沦为异地之鬼，以贻乃祖乃宗羞，何不汗颜乞怜于诸兄长之前，以活涸辙之枯鱼乎。弟曾计及：（一）继续找本行消息，以三个月为限，必有所获；（二）重新另谋别业，以孱弱之身及附近各地人浮于事，虽小就，亦当准备两三个月用度。在都市生活，最省三个月生活须得伍拾元之谱，如蒙诸兄长共同筹划（数人尚易为力），照上开数目，赐以再造之机会，则结草舍环图报有日。此不啻起死人而肉白骨，胜造七级浮屠者也。如数汇来，仍望另函书明某也多少，以便稍有寸进，按期归赵，越快越好，越多越妙。急不择言，书难尽意。诸维朗照不宣，并叩
钧安！

小弟曦晁上言

十二月二十七日

介兄，此信只能为知己者道，不足为外人人言，恐贻笑大雅

也。尤不使家父知之，弟不肖，重贻父母忧，则其罪更大矣。
又及。

汇款通信处：上海法租界东新桥街宝安坊内大中转□□^①
公司石杰英转许亚仙收便妥。

^①此两字原件残缺。

致阮乃纲的两封信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六月十六日)

—

乃纲爱儿：

你的来信和你的鸡牙山的禁谕，我都收到了。我简直不知道你已经十三岁，还以为是在广州兰苑住时一样童稚呢。其实在那时我也不知道你多少年纪。这样对于自己儿子不相关的父亲，说起来真难为情呀！

爱儿！你不要怨恨我这不尽职的父亲。为什么？请四叔替你解释好了。为父的接到你第一次的来信，正当最烦闷不过的时候，就使我多吃一碗饭，多睡了一点钟，对镜自照，发现几年来未有过的笑容，其喜可知了。

爱儿！你能尽心尽力来侍奉慰藉祖父是最好不过了。同时你要一样的侍奉慰藉你的母亲。因为她是自少至长保育你的慈母而又兼严父，她并且为我尝尽人间未曾有的痛苦，她真是你的父和母。我呢？你能不怨恨我就好了。

爱儿！你十三岁少小年纪，能够如此好学向上，我是满意的，但百尺竿头要进一步。为父的当十三岁之年，好象比你会进

步些，最好你问一问祖父，当我十三岁之年如何？祖父定能告诉你的。你能进一步赶上我十三岁之年的好处，那我更乐意了。我最近想设尽方法得一元五角钱买一部有用的书给你，等着吧！想你一定喜欢的呵！

下次再谈，望你时常来信。

父字 三月十日

二

乃纲爱儿：

你前次的来信，我已经收到好多时了，刚巧那时碰着我困难的时候，遭遇那年在江西时一样的命运，简直弄到我无有是处。因此，你的来信，我当时草草看过之后，就放在一边，理也无从理得，现在想起来已不复记忆了。

爱儿：你不是要我买什么书给你吗？我本来是很穷的，现在更穷上加穷，变成一顿找来一顿吃，有了今天明日愁，就由得明日忧了，连今写信给你的邮票，都费了很大力量得来的呢。说起来，恐怕有些人不大相信吧。其实这些年头，这些事，这些人多着咧。

爱儿：我希望你好好的读书，放学回来或暇日要助家中做一些日常应做的事，譬如弄饭煮菜等事。我过去一向都是坐着吃现成饭的，等到高妈妈去世之后，烧火煮饭都要自己动手了。起初竟有一两次弄不成功，不是饭太生，就是大烂或焦了，有时生、烂、焦混在一气，还挨了几顿该饿的呢。煮饭虽小事，但含有许多道理科学作用，不过“前人种竹后人享福”，见惯不怪，以为无希奇被人忽略过去了。总之，一事虽小，增长的见

识就不少。古人说：同君一晚话，胜读十年书，这是经验之谈也。望你从实际上去学习。

爱儿！读书做事之外，还要时常学习体操，锻炼好你的身体。人生无病便是幸福，象我过去不注意自己身体，得了哮喘病疾，演成终身之忧，影响一生事业非常之大。我什么病都未有，只此一疾，就够我煎熬了。后生可畏，你将来责任还重而且多着咧，你不要以为处在乡间山高皇帝远呀，“好做太平狗，莫作世乱人”，飞机、大炮，有时会向鸡牙山顶落下来的呀！记得在你还未出世那年，吾乡正走刘达庆之乱，人人都以杨岗为安乐窝，纷纷向那里跑。那时祖父、二伯和你的母亲已担箱挑笼先往那里布置了。不久，大炮流弹如穿梭一样的飞来，听着使人牙齿打震，四叔也不得不跑了，最后我扶着先祖母，手里还挽着一甑炖好而不及吃的鸡，踉踉跄跄从鸡牙石背后抄出黄坭岗(?)，扒山越岭的，一颠一扑的跑到目的地。此时老军已在吾村杀人放火了。回头一望，火光媚天，弹如雨下，现在想起来，还怪有趣的。你可以问祖父和母亲详细说给你听。恐怕现在杨岗也不能算安乐窝了吧？象这样的事，我这几年来不知遇着多少，已如家常便饭了。

爱儿！你想学好，你应该向你眼前的事情去学，事无大小，都有它的道理的。想见识多，有本事能耐，不必向上海或外国花花世界去学，随时随地随事都是书本，都有够学的道理在，那怕是烧火煮饭的小事，你想知道火是什么东西？从何而来？它对于人群社会有何益处？有何害处？如何用之才有益而无害？那就够你想了。

今晚因为下雨，未有伞又未有雨鞋，不能往外边跑，抽暇写这封信给你，望你给我回信！回信时望你多写祖父、母亲起

居，以及乡间新闻给我知道。

祖父各人以下得希问候安好!

父字

六月十六日晚上十二时

（The body of the letter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low contrast and scan quality. It appears to be a long, multi-paragraph letter writte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containing news from the countryside and greetings to the recipients' families.)

武断欺骗和虚伪的傀儡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

为挽救垂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维持其帝国主义走狗的地位，万恶的国民党，正在刽子手蒋介石蓝衣社控制之下，企图以法西斯蒂的残暴的匪贼统治，找求其反革命的“出路”。刽子手蒋介石正在帝国主义的命令和援助之下，向着不可战胜的中国工农红军与苏维埃，开始了他的拚命而绝望的第五次“围剿”，而且在这次“围剿”之中，向着各方伸展着他的法西斯蒂的魔手。

文化战线上的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挺进军，不消说的，是这次“围剿”的一个部分。在反对并粉碎国民党匪的第五次“围剿”运动中，阻止并粉碎国民党法西斯蒂在文化战线上的进军，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主要任务之一。

国民党的六年血腥统治，对于摧残并破坏文化运动所采取的手段，早就在实际上是法西斯蒂的残酷的暴力手段，而直到现在才挂起“为三民主义文化的迅速实现和实际执行起见，应当极端容纳法西斯蒂的精神，排斥文化上一切非组织的自由主义的现象”的招牌，和自招“凡有助长一切反动文化的人或物的标

的，当不计代价而使之破坏消灭”的口供的缘故，是想在它的绝望的第五次“围剿”中，有组织的散播法西斯蒂的反苏维埃革命的武断宣传，并使它的屠杀和疯狂的棍棒政策合理化起来，企图在意识上，在文化上来阻止并阉割广大工农以及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情绪和斗志。

国民党法西斯蒂的刽子手们，为了掩盖并合理化它在文化上的匪贼的暴力行为，无耻的宣传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法西斯蒂在意、德二国中的匪徒行为的前例说：“墨索里尼为要维持法西斯蒂的统治，推翻一切有碍意大利极端的民族主义发展的一切文化，而创造(?)^①法西斯蒂的文化，才能使法西斯蒂的统治愈趋巩固(?)。最近取得政权的希特勒党，也极力建立希特勒党的法西斯蒂文化，乃不惜焚书毁图，以摧残旧文化(?)，因为不能摧残旧有的文化，则新文化不能建立起来；新文化不能建立，新的理想的社会就不能存在或发展。”而最卑鄙的是他把这法西斯蒂的摧残文化的匪贼行为，去与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相比较而使之并立起来，好象法西斯蒂的摧残行动也有布尔塞维克党所领导的文化斗争一样的革命意义。但是，国民党法西斯蒂必须知道：墨索里尼、希特勒和你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的“文化”政策，是完全的匪贼行为，是摧残并摧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是镇压一切代表着进步倾向的理论和文化，是使整个人类再一次的堕落到宗教权威和迷信的深渊之中，是剥夺工农以及一切劳苦群众在文化上的享受和创造的机会，而把发展文化的所有的物质条件，尽情控制在地主资本家的手中，使居民的绝对多数禁压在监狱与屠杀之中。希

^①原文如此。下同。

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就是这样的 一个实例。但是，苏联不是这样的，在苏联自然禁止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各种颜色的文化运动和思想，剥夺他们文化上的一切享受和利用，但这为的是居民的绝对多数的工农以及一切劳动群众，能够充分的享受并利用文化上的一切设备，为的是使一切劳动群众能够充分的自由的参加并创造共产主义的文化，使人类的文化发达到最高峰；决不是象法西斯蒂那样把人类前进着的文化倒拖到中世纪以前的黑暗时代去！因此，企图以这种武断宣传来合理化法西斯蒂在文化上的匪贼的暴力行为，是徒然的，反而把法西斯蒂的罪恶愈益暴露而已！

国民党法西斯蒂一方面这样宣传并鼓吹法西斯蒂在文化战线上的匪贼行为，同时并装出努力发展文化的样子，架起拯救民族危机“舍我其谁”的招牌说：

“在目前，我们的民族国家，已濒于死亡之线（但这是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卖国统治的结果！），拯救民族的危亡，复兴国家的任务，是非常迫切的。这诚然有待于各方面的努力，而改造文化，毫无疑问的是许多任务中的主要任务之一，但要改造文化，先要明白文化的现状，尤其要明白那些有碍于民族的发展的文化，要给以无情的摧残。在目前中国社会中，我们应该反对的文化主要的有下列几种：

- 一、侵略我民族利益之‘帝国主义’。
- 二、危害我民族生命之‘共产主义’。
- 三、不顾民族生存争图个己发展之‘个人主义’及‘个人集团’。
- 四、阻碍民族意识发展之‘乡土观念’、‘家族观念’。

五、资产阶级独占的虚伪的‘德谟克拉西’——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滥调。

六、消蚀民族意识之‘黄色国际社会主义’。

七、反对民族思想的‘无政府主义’与无原则的‘恐怖主义’。

八、戕贼民族生命力的堕落的淫荡的自杀的‘颓废文化’”。

以上八种，据说是国民党法西斯蒂“应该坚决反对的，因其立场与形态虽各有不同，而其为害民族则一也。我们要创造民族的新生命，首先要肃清这些妨害民族生命的微生虫”。

国民党法西斯蒂拿着“民族”二字的幌子，大吹大擂的摆起反对上述那些种类的思想或习惯，企图引诱并欺骗尚被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所蒙蔽着的群众，引起他们好象走进到与国民党统治不同的境地的幻想，而死心塌地的为中国法西斯蒂——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去当炮灰，做匪贼的抢掠杀戮的工具。对于这种阴险的欺骗的武断宣传，我们必须一刻不忘记的戮穿它的面孔。

在中国法西斯蒂们所列举的上述八种之中，除了他们用死力来作绝望的摧毁和破坏第二种即所谓“危害我民族生命之共产主义”之外，其余的几条，不消说的是一种装饰品和武断宣传。

首先他们说反对“侵略我民族利益之帝国主义”的文化，这是最无耻的烂言！事实胜于雄辩，在国民党六年的血腥统治之间，国际帝国主义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在中国建筑起了愈益巩固和雄厚的力量，以压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血汗，而且在文化上也是愈益开展其影响，基督教、天主教等等所开

办的教会青年会学校与“慈善”机关，是在国民党特别保护之下到处横行而扩大着，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遣队基督教等等，国民党不仅不能反对，而且法西斯蒂的唯一领袖蒋介石刽子手都成为基督教的信徒而洗礼磨顶于帝国主义牧师之前！但是，问题还不只此，满洲、热河和华北，现在是整个的送给日本帝国主义去发展其帝国主义文化了，而国民党还在请求国际联盟来向全中国各省发展其帝国主义的文化！国民党法西斯蒂是以破坏并镇压反帝运动、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为其职务的，竟不知廉耻的高唱什么“反对侵略我民族利益之帝国主义文化”，真是臭到透顶了！

国民党法西斯蒂说要反对封建文化，要打破“地方观念”、“家族观念”，这又是一个欺骗。固不论国民党统治下何健大帅下令尊孔祀孔，韩复榘下令祭孔扫孔墓以及陈济棠下令读经，戴季陶拜佛念经，就是法西斯蒂的本尊蒋介石，也在积极的提倡什么忠孝仁义的“道德”，在努力宣传曾国藩的“教义”等等充满着臭不可当的封建遗臭。所以国民党法西斯蒂除了只喊反对封建文化以欺骗群众外，最多最多只能做到一些“反对缠足”那种对于目前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没有多大关系的封建残余的枝节的文化而已，更何说“国粹”是法西斯蒂进行他武断宣传的一个重要工具呢？

国民党法西斯蒂说要反对“德谟克拉西”，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对的，法西斯蒂是要独裁的，是要反对非法西斯蒂的一切观念形态的，但是，这一切不过是为要反对并摧残法西斯蒂的主要敌人共产主义者文化运动时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所以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还要说几句马克思的话来欺骗群众，他所以反对“德谟克拉西”和

无政府主义，是因为这二者还要说几句自由和平等的空话，有不利于法西斯蒂的绝对专制而已。

因此，国民党法西斯蒂的主要目标，完全是朝着我们共产主义者的文化运动，是为了要使中国广大工农劳动群众，永久的被压榨在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重重鞭鞑之下，才拚命的进行其所谓法西斯蒂的文化运动，组织起“干社”一类的“文化”机关，作欺骗的武断宣传，并以全力来封锁和摧残中国左翼的文化运动。

这在中国法西斯蒂所要“创造”的新文化原则上，也可看出来的：

“一、以民族至上主义作为这一文化的最高原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民族主义的年代，如果没有民族，就没有社会(?)，没有阶级(?)没有一切(?)，我们必须拥护民族的利益，作为我们生存的基础。

二、必须具备有最勇敢的精神，最伟大的气魄。这种精神，这种气魄，是以毁灭一切，克服一切的，绝对摈弃颓废畏缩犹豫消极的倾向，以最积极的态度，牺牲的决心，为民族争生存。

三、必须具备有流血的决心——换言之，必须有一种空前的暴力，去摧残一切民族敌人，绝对排斥懦弱虚伪的人道主义。

四、必须有一种坚强的自信，极端打击悲观主义、失败主义、逃亡主义、取消主义等一切倾向。”

这是中国法西斯蒂所谓“新文化必须包含的几个原素”，但除第一条不通的叙述之外，其余三条完全是表白法西斯蒂疯狂的杀人狂的态度，不成为“新文化的原素”。于此，也可以知

道，法西斯蒂是根本不懂得文化的，所以要挂起文化运动的招牌，为的是欺骗和摧残真正的革命文化而已。

中国法西斯蒂说他们要以“民族至上主义作为这一文化的最高原则”，而共产主义者的文化运动是“危害民族的”，所以他们要用“流血的决心”，“最勇敢的精神”，“最伟大的气魄”，而且以一种“空前的暴力，去摧残一切民族敌人”。但是，人们可以问一问：在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并吞东三省热河、华北和进攻中国其他部分之时，这些“最勇敢的精神”和“最伟大的气魄”到什么地方去了？中国法西斯蒂和国民党各派在这敌人狂妄进攻之际，不但向真正的民族敌人投降屈膝求饶，而且反把“最勇敢的精神”、“最伟大的气魄”来摧残且进攻真正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的反帝运动和中国苏维埃红军！法西斯蒂口头上说要为“民族争生存”，实际上是为民族求死灭，不是已经很明白了么！无耻的中国法西斯蒂，无论怎样努力来掩盖自己的投降，然而事实是不能由花言巧语所能够洗涤的！

文化这个概念，在中国法西斯蒂的错乱的脑筋中，是被弄成为一种三不象的东西了的，只要看一看他们上面所说的话就可知道。同时所谓“民族文化”或所谓“民族至上主义文化”，只要看一看法西斯蒂们所下的定义，人们就会笑落牙齿。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间(?)的文化——它在某一民族，便成为某一个民族的文化（好一个空虚的重复！），换句话说，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它在社会组织的自然(?)过程中，生出了无数的产物，如学问、艺术、道德、法律、经济、宗教等。”（《社会主义》月刊第七期七六页）

这个莫名其妙的定义，据说作者还是翻了中华百科辞典和文学术语辞典之后才“创造”出来的东西——或者这就是“民族

至上主义文化”的典型罢！——真是难乎其有的“一种坚强的自信”啊！

任凭法西斯蒂怎样挣扎，但是对于文化的盲目所犯的这种错误，混乱和颠倒是不可避免的附属于法西斯蒂的议论之中。因为说到文化的类型，是不能离开社会发展的类型的规定的，各民族在其各时期发展阶段上，尽管有他特殊的特征，但文化的类型却是一致的。因此，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以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化，才是所谓文化发展所必须采取的类型。民族文化或民族至上主义的文化，根本就不能成为一个文化的类型，那是再明白不过的。所以中国法西斯蒂尽管高唱“民族至上主义的文化”，其实质乃不问可知的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殖民地文化而已，再没有别的出路！

因此就从文化本身来说，中国广大的工农群众不仅不需要法西斯蒂的这种东西，而且是必须把它铲除的！

尽管中国法西斯蒂怎样反对，但是共产主义的文化却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尽管中国法西斯蒂怎样武断的说共产主义是“危害民族的”，但是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真正拯救中国民族于没落的深渊之中；尽管中国法西斯蒂怎样陷诬中国共产党不要民族，但是为中国民族彻底的解放与统一而斗争，却是全中国的工农群众所知道的，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阶段的基本纲领之一，苏维埃的中国，这就是中国民族真正从帝国主义重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的独立与统一的新中国。而左翼的革命文化运动，就是在这中国共产主义者领导之下，为创造中国苏维埃的工农大众的文化，并同时准备发展到共产主义的文化去的文化运动。只有这一文化运动，才是真正的革命的文化运动！

但是，法西斯蒂的所谓文化运动，根本就是武断宣传的政

策，就是挥动棍棒与大施屠杀的护符。对于法西斯蒂在文化上的这种匪贼行为，不消说的是必须用群众的力量来克服的。共产主义的文化运动必须立刻起来为拥护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绝对自由，反对法西斯蒂的恐怖手段，去在各工厂、学校、农村和各种群众组织或机关之中，建立广大基础上的下层统一战线，敏捷的、活泼的来反驳法西斯蒂的对文化领域的每一动作，严厉而迅速的暴露法西斯蒂的无耻的武断宣传，揭穿墨索里尼意大利和希特勒德意志摧残文化的面目，同时要用最大力量来扩大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胜利和伟大的成绩，使广大的群众真正为参加中国苏维埃文化的创造而斗争。同时，这一反法西斯蒂的斗争必须与反对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紧密的联系起来。

(引号内皆引自“社会新闻”)①

(载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红旗周报》第六十一期，署名小山)

①此为作者原注。

把“节省每一个钱，为着战争， 争取前线上的胜利” 提到福建省苏面前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三日)

最近接到福建省苏财政部“三月以前行政费透支理由报告”，告诉我们如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单就二月至三月来说，二月份省苏本身透支二七三元七七一，各县共透支三一—四元〇二八；三月份本身透支三九〇元—四八，各县共透支四六三八元〇一九。

这是说明什么？毫无疑问的，省苏本身三月份不但未有执行人委会第一号指示信，节省行政经费百分之三十，恰恰相反，比二月超过百分之三十以上，比中审委本月核定数超过百分之七十以上。

(二)再来看财政部说明省苏本身透支的理由，不外是：

- (1) 因各部翻印各种文件，无计划的多翻印；
- (2) 因财政部与裁判部下级解来的犯人日见增加，没有迅速解决，以致透支囚粮；
- (3) 因以前没有抓紧集中办公及规定灯子用油；
- (4) 土地部开办了短期训练班，没有追加预算。

这是说明什么?! 这显然是不成理由的理由，正是一幅浪费的画图。我们曾经批评省苏印笺的纸足供三年之用。省苏同志说：三年恐怕不至于，半年的确是有之，难道无计划印笺的纸头可供一百八十多天之用，还不够说明惊人的浪费吗?! 这里还可以指出不仅是浪费，犯人久延不决，办公散漫，不遵守预决算制度。可见省苏各部这一时期工作的转变，还未有可观的成绩。

(三) 财政部说明透支理由最“响亮”的是：省苏本身在三月份中府人委会发下第十三号命令裁减不必要人员，此命令在三月十五日才收到，十六日才进行减少，故上半月透支了照五十号命令规定人员的伙食。

在这里似乎看见十五日命令才收到，十六日就实行了，足够对中央命令以“布尔塞维克的响亮”回答了。且慢！下面发现一个奇景：人委会中字第十三号命令是三月二十二日发出的，难道财政部事先在三月十五日就向人委会订下预约吗？抑是“未卜先知”了呢？如果说财部是对第七号命令的误写了，但第七号命令又是二月十二日发出的，为什么从中央到省苏一个命令要化个把月才收到呢？这不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是说明什么?! 不可争辩的是财政部负责同志企图藉政府命令到得迟，来掩盖自己的浪费，却暴露了自己对苏维埃、对中央命令采取不尊重态度！

这些事实，省苏主席团知道了没有?! 现在怎样转变的？

当着“死亡或者胜利”的决战关头，我们没有时间找别的话向省苏说了，只有把“节省每一个钱，为着战争，争取前线上的胜利”提到省苏面前！

六月十三日

(载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红色中华》，署名：啸仙)

给林匡、刘英的命令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

林匡支队长

刘英政委：

现在仁风仍是敌一团，□□^①布一营，重板石两营，唐村一营零两连，合头一营，小兴牛岭三营，安远增兵一师，安思石背一团。

在上述情况下，部队集中，这样，你们随军走，一定没有办法进到白区去。另一方面，行动犹豫不决，这样，行动前途不可乐观，甚至有被消灭的危险。

因此，你们的部队应以连或两个连为单位，这样的来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三南与河西去活动。详细计划，由你们决定。此时，任何犹豫不决，都是等于帮助敌人、自杀的方法。

阮啸仙

蔡会文^②

四日十时^③

•一九三四年八月，阮啸仙同志任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这是在他率部突围时给支队长林匡、支队政委刘英的手令。

①此处两字，原件无法辨认。

②蔡会文当时任赣南军区司令员。

③一九三五年三月。

附录：

阮啸仙同志生平年表

林水先 刘林松

1897年8月17日 生于广东河源县义合乡下屯村。原名熙朝，字建备，号瑞宗，别号晁曦。投身革命后，曾用笑仙、阮比力、肖铎、笑、浩、猿、许亚仙、小山等化名和笔名。

1910年 在本村读私塾后，入道南初级小学读书。

1914年 入河源县城三江高等小学读书。

1916年3月 因刘达庆之乱而辍学。

1917年春 复入三江高等小学，于同年秋毕业。在此期间的作文中，常念国家之贫弱，人民生活之艰辛；推崇民族英雄；主张变革，振兴实业。

1918年3月25日 考入广东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开始阅读《新青年》，接触新思潮。

1919年5月4日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5月25日 代表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学生在广州各校学生集会上讲话，力主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走出校门，积极投入反帝爱国斗争。

5月30日 参加广州全市学生反帝爱国示威游行。

6月17日 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在广州成立。阮啸仙和刘尔嵩、周其鉴为该会的主要负责人。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在广东学生爱国运动中，起了实际的领导作用。

1920年5月1日 参加广州工人团体组织的“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

6月4日 参加广东学生联合会举行的欢迎全国报界联合会代表的活动。

8月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阮啸仙参加了青年团的活动。

1921年1月21日 撰写《我对于筹办各县自治的忠告》，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二日《广东群报》。

1月27日 陈独秀应陈炯明聘请抵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于是日应邀到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演说，阮啸仙、周其鉴担任记录，并将记录稿整理发表在一月二十八、二十九两日的《广东群报》。

春 广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阮啸仙为该会主要成员。

4月12日 参加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全体大会，要求学校当局整顿校务。这之前，工校学生校友会成立，阮啸仙为该会交际委员会主任。

4月18日 工校学生再次举行大会，议决：上书省教育委员会，请愿派员整顿学校；上书广东省长陈炯明，请愿撤换该校校长；请校长高崙自行辞职。

4月19日 和工校学生前往广东省署、省教育委员会递交请愿书。陈独秀接见学生，表示支持学生的正当要求。

4月24日 和工校学生向省署、省教育委员会递交第二次请愿书。

4月27日 高崙在唆使部分学生破坏学生运动失败后，于是日在校长室用短剑刺伤前来责问的学生代表三人。

5月4日 陈炯明签发省署布告，指责工校学生运动。

5月9日 和来校调查的参议院议长林森谈话，要求参议院支持学生。

5月24日 和工校学生再次向省署、省教育委员会请愿。

同日 主持工校学生退学团举行的师生话别会，并发表演说。

5月27日 和工校学生集体退学离校。

5月29日 往参议院，见议长林森，要求给予帮助。

6月12日 在广大学生坚持和社会舆论压力下，校长高崙被迫向省

署提出辞职。行前，宣布开除阮啸仙和丘鉴志、周其鉴等七人的学籍。

6月13日 新校长上任，全体学生抵制复课，以抗议学校开除阮啸仙等的学籍。

6月29日 工校校务会议决定恢复阮啸仙等七人学籍。

7月23—3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同年，阮啸仙加入中国共产党。

8月30日后 复入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就读。

10月10日 编就《甲种工业学校改造日记》，记述工校学潮经过。

10月14日 撰写《一个奋斗的女子》，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工业杂志》第一期。

10月16日 撰写剧本《爱情是甚么?》，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工业杂志》第一期。

10月18日 写就《青年创造环境的工具》，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工业杂志》第一期。

10月25日 写诗《观排球》，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工业杂志》第一期。

1922年1月26日 写就《一个人家的蜜蜂》，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青年周刊》第三号。

春 在阮啸仙、张善铭、周其鉴的筹办下，《工业杂志》创刊。

2月26日 在《青年周刊》第一号发表《青年自觉》。

3月7日 在《青年周刊》第二号发表《社会主义与军人》。

5月1日 参加广州纪念“五一”劳动节游行，并在《劳动号》发表《“五一”略史》。

6月16日 陈炯明发动反对孙中山的叛乱。

秋 从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随即投身工人运动。

9月 与冯菊坡、刘尔崧等在广州惠福中路玉华坊中约二十号之二创办爱群通讯社，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的公开活动机关。

同月 阮啸仙参与筹办的《珠江评论》出版，旋即遭陈炯明查禁。

10月20日 与冯菊坡、刘尔崧、周其鉴联名写信给俞秀松、张太雷等，报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的工作情况，要求沟通南北劳工运动消息。

1923年2月 陈炯明被滇、桂军逐出广州，2、3月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称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政府。

同月 在阮啸仙等的积极筹备下，广东工会联合会在广州仙邻巷四十四号成立。

初夏 受陈独秀委托，着手整顿广东团组织。

5月13日 主持召开广州地区各团小组长会议。会议决定改组团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代行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职权，选举阮啸仙为团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代行团区委书记。

5月20日 致信施存统，报告团广州地委改选情况，说明自己从从事工人运动转为从事青年运动的心情，表明对搞好广东青年运动的态度和决心。

5月23日 参加京汉铁路“二七”被难工友追悼大会，声讨残杀京汉铁路工人的直系军阀吴佩孚。

6月4日 致信施存统，提出团广东区委工作方针：开展青工运动。和学生运动，组织青工俱乐部和广东新学生社。

6月12—20日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阮啸仙出席了大会。

6月17日 广东新学生社在广州司后街四十五号成立，阮啸仙为该社执行委员会书记。

7月8日 主持召开广州地方全体团员大会，讨论如何开展学生运动、国民运动、青年运动、青年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等问题，在会上被选为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8月20—25日 出席在南京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9月中旬 回到香港，向香港团员传达团“二大”情况，推动和指导团香港地委的建立，并参加香港团组织举办的演讲会。

9月18日 从香港回到广州。

9月23—26日 亲赴博罗调查东江战况。

9月27日 致信邓中夏、卜世畴，汇报团广东区委与广东党组织共同开展西、北江农民运动情况。

9月29日 主持召开代行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四次常会。会议决定于十月中旬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9月30日 复信陈独秀，汇报广东各地团组织活动情况。

10月7日 在广州地区全体团员大会上，传达团二大精神，报告广东各地一年来团的工作情况，传达团中央局第五号通告。

10月10日 向团中央报告双十节广州革命群众游行示威情况。

10月13日 主持召开广州国民大会，筹备反对曹锟贿选示威大会。

10月14—16日 主持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被选为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十八日举行的区委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0月21日 主持召开团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改组会议，选举张善铭为团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0月23日 与郭瘦真联名向团中央报告广州各界群众反对曹锟贿选示威大会情况。

同月 参加由苏联代表鲍罗庭召集的会议，讨论帮助国民党改组等问题。

11月7日 在省教育会主持苏联十月革命六周年纪念大会。

11月10日 向团中央报告香港团组织情况。

11月11日 国民党召开广州全体党员大会，决定在广州成立十二个区分部。阮啸仙当选为第一区分部执行委员。

11月中旬 中共广东区委和团广东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党、

团共同组织国民运动委员，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进行。阮啸仙被选为该会执行委员。

11月22、26日 率领国民党广州市第一区分部慰劳队，先后出发到仙村、石龙慰劳抵抗军阀陈炯明进攻的前敌将士。

同月 广东新学生社改组，阮啸仙再次当选为该社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12月24日 广东国民外交后援会所属各团体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示威大会，阮啸仙担任大会主席。

12月25日 主持广东新学生社成立半周年纪念游艺晚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

1924年1月24日 向团中央报告广州等地团的活动情况。

2月7日 在广东工会联合会举行的纪念“二七”和追悼列宁大会上，发表题为《“二七”之前后事略及军阀摧残工人之残毒》的演讲。

2月10日 前往东莞、新会、顺德、香港等地视察团的工作，十九日回到广州；二十三日在团广东区委第十次常会上报告视察各地情况。

同月 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改组，阮啸仙仍当选为该会委员。

3月10日 前往上海参加团中央扩大会议，回到广州后患病月余。

4月4日 撰写《一年来之s.y.粤区》。

5月6日 以团广东区委特派员的身份到达香港。七日晚在团香港地方大会上传达团中央扩大会议情况。

5月14日 与郭瘦真联名向团中央报告香港、花县团的工作情况。

5月25日—6月1日 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6月1日 致信邓中夏，汇报团广东区第二次代表大会情况。

6月9日 团广东区第二届执行委员会成立，阮啸仙当选为书记。

6月12日 向团中央报告团广东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届区委分工情况。

6月18日 致信林育南，汇报庆祝中俄恢复邦交情况，揭露国民党

右派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共宣传活动。

同日 与彭湃就广宁县农会遭地主武装捣毁及花县农会办事处被地主劣绅流氓围攻事件，向团中央作书面报告，并提出从事农民运动的政策和策略。

7月 致信刘仁静、卜世崎，汇报援助广州圣三一教会学校学潮问题，并要求团中央在上海给予言论上的援助。

同月 前往花县处理地主劣绅流氓围攻县农会办事处事件，并指导建立花县农会。

8月9日 致信林育南，汇报广州民权社情况，提出应付办法。

9月初 周恩来从法国经香港乘船回到广州，阮啸仙和彭湃等到码头迎接。

9月7日 广州各界民众举行“九七”国耻纪念大会，阮啸仙代表广东新学生社在会上演说。

9月下旬 奉孙中山之命，与谭平山率农民自卫军赴韶关训练。

10月5日 向团中央报告广东各地团组织发展和活动情况以及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问题，指出农民运动讲习所要政治训练与军事训练并重，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材，总结了农民运动的七条经验。

9、10月间 中共广州地委改选，阮啸仙当选为委员。稍后，又当选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

10月10日 广宁县农民协会召开成立大会，阮啸仙代表中共广东区委、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给广宁县农民协会授旗授印。旋即返回广州。

10月15日 参与指挥工团军、农团军配合黄埔学生军及滇、桂军等军作战，迅速平定商团叛乱。

10月27日 向团中央报告团广东区委第二十六次常会情况。

冬 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会委员、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1月1日——4月3日 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阮啸仙任该所主任。

3月17日 团广州地委召开全体团员大会，阮啸仙在会上作关于一

月来国内政治状况的报告。

3月18日 在中共广东区委、团广州地委联合举行的纪念巴黎公社起义五十四周年大会上作报告。

5月1日 出席并主持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

5月30日 上海学生及其他群众举行反帝的游行，租界巡捕开枪镇压，酿成“五卅”惨案。

6月2日 出席广东各界一万多人在广东大学操场举行的援沪示威大会。

6月中旬 广东革命军自东江回师广州，在工团军、农团军协助下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阮啸仙参加了平叛的领导工作。

6月19日 省港大罢工爆发。

9月前后 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

9月6日 出席广州各界青年举行的国际青年纪念日大会。

9月12日 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二十三次大会上作报告。

9月24日 在中共广东区委推动下，广州各界群众十万多人在广东大学操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阮啸仙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号召人民与国民政府合作，实现统一广东、肃清反革命。

秋 在仁化指导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

10月13日 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是日，东征军攻下惠州城。

10月20—26日 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前，阮啸仙与彭湃为大会起草了《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及提案》。十月二十六日阮啸仙在大会上宣读了该报告及提案要点。大会通过了上述报告和提案。

11月14日 前往惠州指导成立惠阳县农民协会。

11月16日 在惠阳县农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阮啸仙为该会起草了成立宣言。

12月13日 参加林宝宸烈士牺牲一周年纪念会。

12月20日 为声援京、沪人民反对段祺瑞政府的斗争，中共广东区委发动广州各阶层群众十五万人在东较场举行大会。阮啸仙代表中共广东区委在大会上发表演说。

同年 迁往仰忠街兰畹五号三楼。翌年，迁至兰畹七号二楼。

1926年1月3日—5日 高要地主民团勾结广宁、德庆两县民团捣毁高要农民协会，残杀农会会员。

1月6日 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七十二次大会上报告高要地主民团围攻农会、残杀农民的经过，呼吁罢工工人支援高要农民的斗争。

同日 广东省农民协会召开欢迎会，欢迎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阮啸仙到会作《广东农民运动之现势》的报告。

1月10日 广东省农民协会召开大会，欢迎出席全国海员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阮啸仙到会讲话。

1月11日 在欢迎被捕的香港工人出狱大会上讲话。

1月25日 在《犁头》旬报第一、二期发表《高要地主民团围攻农会残杀农民事件》。

同月 参加东莞石龙工农兵学联欢大会。

2月5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成立，阮啸仙被任命为该会委员。

2月22日 参加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

2月23日 广东省农民协会在广东大学礼堂召开欢迎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阮啸仙到会讲话。

2月24日 在《人民周刊》第三期发表《高要地主民团屠杀农民之经过》。

2月25日 在《犁头》旬报第三期发表《国民党与农民协会》。

2月26日 在广州促成国民会议示威大会上发表演说。

3月1日 在《中国农民》第三期发表《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之经过》。

3月15日 在《犁头》旬报第五期发表《我们怎样纪念孙总理》和《两张

农会章程在劣绅手里就值得三十五块钱》。

3月16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问题。会议决定阮啸仙等为该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

3月24日 出席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省农民协会成立前后情形》的报告。

3月25日 在《犁头》旬报第六期发表《敬告德庆和紫金的农友》。

3月30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同月 在《人民周刊》第七期发表《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

4月13日 参加国民党广东省青年部召开的广东省青年运动人员大会，并在会上作《青年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

4月15日—17日 广东全省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阮啸仙到会演说。

5月1日—15日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阮啸仙参与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并当选为省农民协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5月7、8日 在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作《广东农民一年来奋斗之经过》报告。

6月 因病入颐养院治疗。

7月 曾往香港一次。

下半年 撰写《中国农民运动》，该书后由省港罢工委员会出版。

8月15日 在《犁头》周报第十三期发表《廖仲恺先生殉难一周年纪念与农民》。

8月17日—24日 出席广东省农民协会执委扩大会议，并作《全国农民运动形势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的报告。会议期间，与彭湃一起率会议代表及广州市郊农民千余人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省党部请愿，要求惩办国民党右派和贪官污吏。

8月25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宴请出席省农民协会执委扩大会议的

代表，阮啸仙到会讲话。

9月14日 广州市召开欢迎赴花县支援农民自卫军反击地主民团进攻的军队归来大会，阮啸仙到会发表演说。

10月10日 在广州市有三十万人参加的庆祝双十节、拥护省港罢工工人自动停止武装封锁香港、扩大反英斗争示威大会上讲话。

11月中旬 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成立，阮啸仙为委员。

11月28日 主持省农民协会召开的追悼在农民运动中英勇牺牲的李民智等七位烈士，并在会上介绍七位烈士的简历。

12月2日 省农民协会举办的广东农民运动训练所开学，阮啸仙兼任该所教员。

1927年春 因哮喘病和肺结核病发作，住广州二沙头颐养院治疗。稍愈后，即往粤北指导农民运动。

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十五日，广州地区发生反革命大屠杀。阮啸仙闻讯即从粤北潜回广州。

4月27日—5月9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阮啸仙未出席大会，但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

5月14日 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阮啸仙等九人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

5月20日 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广东工作和组织问题，决定由阮啸仙、彭湃、穆青等组织广东省委。

10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的联席会议，改组广东省委，阮啸仙当选为省委委员，负责省委农委工作。

12月上旬 朱德、陈毅同志率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分队伍至仁化，帮助农民恢复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

1928年1月中旬 离开香港到达韶关北江特委。

1月23日 抵仁化安岗。中共仁化县委成立，阮啸仙主持县委领导工作。

1月27日 参加董塘全区武装大会，并发表讲话。

1月28日 在阮啸仙指导下，安岗乡苏维埃成立。接着，安岗区苏维埃成立，阮啸仙当选为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蔡卓文为副主席。

同日 接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信。

1月31日 参加安岗乡党支部成立大会，向党员讲授党的基本知识。

2月1日 写信给北江特委并转省委，报告仁化暴动情况。

2月4日 在阮啸仙的推动下，广东工农革命军北路第八独立团在安岗成立，下辖三个营，团、营干部均由朱德派来的干部担任。

2月6日 因对情况判断有误，独立团从董塘后撤，阮啸仙闻讯后，即令独立团原地待命，并派一营重占董塘。

2月9日 地主武装民团进攻安岗，农军反击取胜。

10日前后 仁化县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下设参谋团，指挥全县农民武装。

2月13日 农民武装进入仁化县城，旋即退出。仁化县革命委员会发布《政纲》及暴动宣言。

2月14日 地主武装民团再次进攻安岗区苏维埃。阮啸仙抱病指挥农军反击获胜。

2月15日 写信给北江特委转省委。

2月下旬 敌范石生第六十军的一个团在仁化地主民团的配合下，“围剿”安岗。

3月1日 离开仁化抵北江特委，研究如何在仁化进一步开展武装暴动问题。稍后，奉命回到香港，不久转赴莫斯科。

6月18日—7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阮啸仙出席了大会，并分别在二十六日讨论政治报告和七月二日讨论农民与土地问题时做了发言。大会选举阮啸仙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下半年 在莫斯科整理总结仁化农民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经验教训。

1929年 从莫斯科回国，奉命赴上海参加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

作。

12月25日 夫人高恬波因叛徒出卖，在江西南昌被捕，数日后即被杀害。

1930年春 奉调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3月29日 在《红旗》第八十八期发表《组织地方暴动的意义》。

4月9日 在《红旗》第九十一期发表《农民要为夺取政权而斗争》。

4月16日 在《红旗》第九十四期发表《“五一”与农民》。

4月19日 在《红旗》第九十五期发表《地方暴动与帝国主义》、《反对富农》。

4月23日 在《红旗》第九十六期发表《组织地方暴动的主要工作路线》。

4月26日 在《红旗》第九十七期发表《由苏维埃区域到全国苏维埃》。

5月7日 在《红旗》第九十九期发表《怎样来反对富农》。

5月17日 在《红旗》第一〇二期发表《苏维埃政权的特点》。

9月24日—28日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统治。

秋 赴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

冬 赴辽宁重建辽宁省委。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随即辽宁省委遭敌破坏，阮啸仙只身逃脱。

11月7日—22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阮啸仙未出席，但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约12月 扶病抵沪，得一工人相助，住生泰旅馆。因党中央机关转移，与党失去联系。

12月中旬 外出寻访党中央机关，旧病猝发，倒于路上，不省人事。幸遇路人帮忙，入海格路红十字医院，翌晨方醒。

12月17日 写信给家乡亲友，请求给予接济，并表示要继续寻找党

组织。

1932年 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后，奉调上海济难总会工作。

1933年初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3月10日 复信其子阮乃纲。

6月16日 写信给阮乃纲。不久，奉命离沪到达中央苏区。

9月15日 撰写《武断欺骗和虚伪的傀儡》，发表于十月三十日《红旗周报》第六十一期。

10月20日前后 在福建长汀和张鼎丞同志会见国民党十九路军派往瑞金的代表。

12月11日 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福建建宁县召开。在这前后，阮啸仙曾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

1934年1月21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2月3日 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

6月13日 撰写《把“节省每一个钱，为着战争，争取前线上的胜利”提到福建省苏面前》，发表于六月十九日《红色中华》。

9月 调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

10月上旬 在宁都主持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打破敌人“围剿”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

10月21日 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阮啸仙奉命留在赣南坚持斗争。

11月 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陷入敌手。

1935年3月3日 指挥主要由赣南省委、赣南军区机关人员组成的后续部队突围，于是日在信丰、大余交界的马岭被敌包围。

3月4日 命令被敌分割的部队毫不犹豫地以连或两连为单位迅速分别突围。

3月6日 在作战中壮烈牺牲。

编 后 记

阮啸仙同志(1897年—1935年)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纪念他英勇牺牲五十周年，我们选编了这本《阮啸仙文集》。

本书收集了阮啸仙同志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三五年牺牲前的绝大部分文章、讲话和书信，按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在编辑时，编者作了必要的技术整理，对于著作的内容未作任何增删改动。文章的标题都是原有的，讲话、书信的标题是编者加的。

《阮啸仙文集》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学习室、广东省档案馆选编，刘林松(广东省委宣传部)、林水先(广东省档案馆)负责编辑、校正。在文集的史料收集和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张江明同志和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山大学图书馆、农讲所旧址纪念馆有关同志，以及阮啸仙的亲属阮乃纲同志的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封面
目录
正文